

第三十六回 虎落平阳 险渡色关

黄衣女子道：“你还有一点人所难及之处，不知你自己是否知道？”

俞秀凡道：“不知道。”

黄衣女子道：“要不要小妹告诉你？”

俞秀凡道：“请说吧！”

黄衣女子道：“你的人，生的很俊，更难得的是一脸书卷气，没有一点江湖人的气息。

”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倒未觉得。而且，在下自觉着流气还很重。”

黄衣女子微微一笑，道：“俞秀凡，有很多传说的话，看来是不可以相信了。”

俞秀凡道：“由来传言多误人，姑娘千万不可相信啊。”

黄衣女子道：“那么，俞秀凡，可不可以说说你最喜欢什么？”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最喜欢三件事。”

黄衣女子道：“能不能告诉我，你喜欢哪三件事？”

俞秀凡道：“名，自三代以下，无有不好名者。”

黄衣女子道：“有道理。人死留名，雁过留声，应该喜欢才是。但不知第二件是什么？”

俞秀凡道：“利！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可通神，神鬼都爱财，在下也无法免俗了。”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是，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但不知俞少侠喜爱的第三件事，又是什么？”

俞秀凡笑一笑，低声道：“女色，美女动人，实叫人难以锁住心猿意马。”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俞秀凡，一个受人崇拜的英雄，不应该犯的毛病你似乎是全犯了。对么？”

俞秀凡道：“英雄怎么样？英雄也是人啊！英雄总不能不吃不穿啊！”

黄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俞少侠，你似乎是想得很开啊！”

俞秀凡道：“不错。在下一向是想得很开的人，英雄肝胆，那不过是作给别人瞧瞧罢了。”

黄衣女子道：“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俞少侠的想法，和咱们城主颇有相似之处。

不过...”

俞秀凡道：“不过什么？”

黄衣女子道：“不过，俞少侠如若真是这么一个人，似乎是不应该和我们的城主作对了。”

俞秀凡道：“为什么？”

黄衣女子道：“因为，你只是在想想罢了，造化城却已在开始行动了，我们正在这样作，而且，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黄衣女子道：“可以。事情很简单，我们就用你说的方法，建立起这座造化城。”

俞秀凡道：“只此一端，就有这样大的成就么？”

黄衣女子道：“自然，还要有别的配合。简明点说，两句话就可概括，再加上两个字，就构成了造化城这个组合。”

俞秀凡道：“两个字，有此等大的力量，想那两个字，定然是深含玄机了。”

黄衣女子道：“愈是简明的事情，愈是精深，造化城能有今天这个局面，除了深解人性外，还加上神秘二字。”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对！造化城中，充满着神秘，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造化城三个字用的太妙。”

黄衣女子点点失笑道：“不但是三个字用的好，而且也确然是具有了功夺造化之能。俞少侠请想一想经过的地方，那一处不是极尽曲折变化之妙。”

俞秀凡道：“姑娘！造化城主究竟有多少替身？”

黄衣女子道：“这几句话，就问的不够洒脱了。”

俞秀凡道：“怎么说？”

黄衣女子道：“造化城主可能有千百个化身，那要看他的需要。”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造化城主只是一个人了。”

黄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你可是认为那造化城主，是很多个人，是吗？”

俞秀凡心中暗道：任你奸似鬼，也被我探出口风了。口中却说道：“一个人有此才能，确是非凡了。”

黄衣女子道：“一个人，在扬名立万的时候，虽然不畏死亡，但在成名立业之后，却要善自珍重。仙道无凭，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自应及时行乐，人人都有此想。愈是聪明的人，觉悟愈快，不过，他们想在心中，不敢说出来罢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造化城主的厉害，不但是他武功高强，有所成就，他对人性邪恶的一面，了解得十分透彻。而且还能扩大运用，掌握了人性中的缺陷，才使这样多武林高手为他效命。

不闻俞秀凡回答之言，黄衣女子又开口接道：“俞少侠是聪明人，才能稍经历练，就想到了十分深远的事。”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可惜在下想到的还是晚了一些。”

黄衣女子道：“还不算太晚。”

俞秀凡苦笑，未再答话。黄衣女子接道：“俞少侠，我们不谈这个，咱们谈谈你目下的处境如何？”

俞秀凡道：“身陷绝境，等待死亡而已。”

黄衣女子道：“如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你不死呢？”

俞秀凡道：“什么办法？”

黄衣女子道：“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因为有些事，在各人感觉中，有着绝对的不同。”

俞秀凡道：“此话怎说？”

黄衣女子道：“举一个例子说吧！要你杀死金钧翁、无名氏、石生山，对你而言，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呢？”

俞秀凡吃了一惊，忖道：这女人只怕不是举例而言，难道三人已早被他们制服了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故作轻松的笑道：“伤害三条人命，对一个江湖人而

言，确不算什么重大事，但他们不是救过在下，就是在下的好友。下手取他们的性命，那真是一件难事，不过……”

黄衣女子道：“不过怎样？”

俞秀凡道：“在下要是能够保全性命，这就可以商量的了。”

黄衣女子道：“那是说，你如能得某一种条件保障，可以考虑杀他们了。”

俞秀凡道：“如是一个人不能为人时，那只有为己了。”

黄衣女子道：“说的是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俞秀凡道：“姑娘，在下是否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黄衣女子道：“我希望阁下多想想，这是生与死的抉择，阁下如是一步走错了，那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啊！俞某人身陷绝境之后，竟然还有这样好的机会。”

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见到造化城主的机会。

但也有着死亡的危险，一种可以致人于死的危险。可悲的是，他全身穴道受制，全身无法挣动。

心念转动之间，到了一座石门前面。

黄衣女子停下了脚步，笑一笑，道：“俞秀凡，走的很累吧？”

俞秀凡道：“很疲累，这短短数十步的距离，走的我筋疲力尽。”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咱们进去休息一下吧？”

俞秀凡心头震动一下，道：“休息一下？造化城主，就住在这座石室中么？”

黄衣少女道：“不是。这地方住的是城主的一位妃子。”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的一位妃子，咱们怎能进去休息？”

黄衣女子笑一笑，道：“你可以见识一下造化城主妃子的美丽。”

俞秀凡道：“哦！”

黄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你可是很害羞么？”

俞秀凡笑一笑，道：“也许是在下的经验不丰富，所以，还无法放得开。”

黄衣女子道：“胆大一些，造化城主喜欢胆大的人。”

一面说话，一面向内行去。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缓步向内行去。一股沙烈的香气扑入鼻中。

但闻黄衣女子叫道：“花花夫人，有贵客登门了。”

但闻一阵环佩叮当之声，一个身着粉红外裙的少女，缓步行了过来。

俞秀凡抬头看去，只见那粉红外着少女，长的秀美之极，而且，有在股动人的妖媚之气。

只见她眼神一掠黄衣女子，道：“这一位是-----”

黄衣女子接道：“俞少侠，咱们城主最大的敌人，也是城主最赏识的人。”俞秀凡道：“不敢，下敢。在下么，俞秀凡。”

花花妃子笑道：“原来是俞少侠，在下久仰了。”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

花花妃子道：“黄使者，把俞少侠送入我这里，用心何在？”

黄衣女子道：“这是城主的意思。”

花花妃子道：“城主的意思？”

黄衣女子道：“是！城主要夫人善为招待俞少侠。”

花花妃子嫣然一笑，道：“要我怎么招待呢？”

黄衣女子道：“全部招待。能使俞少侠投入我们造化城中最好。”花花妃子道：“这我就明白了，请去吧！”

黄衣女子目注俞秀凡，脸上泛起了一片奇怪的笑意，道：

“俞少侠！花花夫人，也许不算是天下第一美女，但却有很多别人难及的地方。”俞秀凡虽然是聪慧绝伦，但对这等男女间事，却是了解的不多，一时间听不懂她言中之意，呆了一呆，缓缓说道：“你说地和别人不同，在下倒是瞧不出来。”

黄衣女格格大笑了一阵，道：“俞少侠，这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事，必需要试验之后，才能了解。”

俞秀凡只觉脸上一热，垂首不言。原来他忽然想通了个中原因。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好吧！城主吩咐下来，我自会全力以赴，你请便吧！”

黄衣女子淡淡一笑，道：“那好，我就把俞少侠交代给夫人了，不过此人武功高强，意志若钢，夫人要特别的小心一些。”

花花妃子笑道：“他虽是意志如钢，但我是情火如炉，你只管去吧！”

黄衣女子一欠身，低声道：“夫人，要特别小心啊！这个人不好对付。”

花花妃子点点头，道：“我知道，你请出去吧！”

送走了黄衣女子，花花妃子顺手掩上了房门，搬一把木椅，放到俞秀凡的身侧，低声说道：“公子请坐。”

俞秀凡却有着站立不住的感觉，钢铁一般的汉子，身上多了那六根金针，竟然变成站立不稳的人。晴暗叹息一声，缓缓坐了下去。

花花妃子伸出玉手，及时的扶住了俞秀凡，一股幽香之气，借势传了过去。

嫣然一笑，花花妃子胆大的把娇躯偎入了俞秀凡的怀中，缓缓说道：“俞秀凡，你好像还未经过人道？”

这句话，俞秀凡听懂了。抬头望了花花妃子一眼，微微颌首。

他明白，此刻发作不得，六根金针，把他变的柔弱无比，只要一个健壮些的普通人，举手一拳，就可以取他之命。这牺牲大无价值，但如想保全性命，又必需忍下气忿。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公子，你对我的评论如何？”

俞秀凡心中暗道：只有和她虚于委蛇，才有除去金针的机会。只要想法子能借她之身拉下一条手臂上的金针，立刻可以恢复武功。但在对方的严密防范之下，这机会很难实现。

花花妃子突然伸出了嫩葱似的玉手，指在俞秀凡的脸上，笑道：“小兄弟，不要一直盘算歹主意，妹妹我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只要你眼珠儿动一动，我就会知道你想的什么，不知你相信不相信？”

俞秀凡道：“在下相信。”

花花妃子道：“虽然是城主有命，但我是愿者上钩，你先看看我这份人才，值不值得你奉献出处男之身。”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你怎么知道我是还未涉人道的处男之身？”

花花妃子笑道：“姊姊我阅人多矣！像你这样初出茅庐的人，姊姊我么，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俞秀凡道：“哦！原来这中间还有如此的奥妙。”

花花妃子笑道：“奥妙的事情很多，我虽然已非处子之身，但床第间的风流情趣，确非一般的女孩子能望项背。我可以使你尝试到从未有过的滋味，但也给你选择的机会。”

俞秀凡笑一笑，道：“那位黄衣姑娘说的不错，你不算太美的女人，但却有一股使人着迷的风韵，”

花花妃子笑道：“那你是答应了？”

俞秀凡道：“现在还未想奉献，我想先知道一点内情。”

花花妃子道：“好吧！你想知道什么内情？”

俞秀凡道：“我答应了你之后，咱们是不是永远能相守一起？”

花花妃子心头震动了一下，道：“这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事，你就不用问了。”

俞秀凡道：“如是我不答应你，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花花妃子道：“不答应，我就招来那位黄衣使者，你怎么样进来，要你怎么样走。”

俞秀凡道：“以后呢？”

花花妃子道：“你还要再经历过几关，才能见到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唉！那真是一件很叫人难以决定的事了。”

花花妃子道：“你可是很怕死？”

俞秀凡道：“不怕，不过，我不想这样的死了。”花花妃子笑道：“飞针使者的钉穴之术，能使一个人全身失去了劲力。”

俞秀凡点点头，道：“不错，现在，在下就没有一点气力。”

花花妃子沉吟了一阵，道：“俞秀凡，你自己决定吧！别问我应该如何。”

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如答应留在此地，欢好之间，总不能还制住我的穴道。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夫人，你真是造化域主的夫人么？”

花花妃子道：“谈不上夫人，只能说是他一个妾婢。”

俞秀凡道：“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但你总是她枕边的人，怎能要你布施色身？”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这件享，用不着你操心，对么？”

俞秀凡突然间有着一种技穷之感，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是不是经历过夫人这一道色关之后，仍无法保住性命？”

花花妃子摇摇头道：“你可以活，不过，你活的不能自主而已。”

俞秀凡道：“夫人！在下答应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俞秀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么？”

俞秀凡点点头。

花花妃子道：“以后，你可不能说是我施展媚术，诱惑你作入幕之宾。”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在下完全自愿。”

花花妃子伸手扶着俞秀凡，进入内室。

俞秀凡转头望去，只见锦帐绣被，红绞幔帘，一股淡淡的幽香，扑入鼻中。

花花妃子扶着俞秀凡在锦榻之上坐下，笑道：“俞少侠，要不要再想想？”

俞秀凡道：“决定的事，不用再想了。”仰身向榻上躺去。

他早已相准了形势，向后仰卧时，把右腕上一个金针，故意向帐子上挂去，希望能借这一躺之势，能挂落下臂上一根金针。

但他失望了。那金针刺人臂中极深，锦帐虽然挂便住了金针，但却无法把金针勾落下来。俞秀凡一试未成，立刻挺身坐起。但他只能挺起一个脑袋。

却无法坐起身子。

这真是人间最大的痛苦，心有余，力不足，一身精深内功，胸怀无敌剑术，却连坐起身子力量也是没有。只觉一阵悲伤之气，冲上胸头，两滴热泪，涌出眼眶。

花花妃子缓步行到了锦榻之上，道：“俞少侠，你哭什么？”

俞秀凡凄凉一笑，道：“我有些紧张。”

心中暗暗忖道：她如真的要使我尝试一下人道的滋味，至少也该拔去我身上部分金针。

花花妃子缓缓解开了胸襟，道：“俞秀凡，你现在还有拒绝的机会。”

俞秀凡暗忖道：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就算是造成大错大恨，也要赌它一赌了。

心中念转，语气坚决的说道：“在下决定了，只可惜，我身上六道受制，无法帮你宽衣解带了。”

花花妃子道：“看来，你倒是一个很有豪气的人。”

伸手由前胸双乳之间，取出了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了一粒红色的药物。右手食指、大拇指，轻轻捏着药丸，道：“俞秀凡，吞下去这粒红色药丸，我就拔去你身上的金针。

”

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道：“夫人，能不能告诉我这粒药丸的作用？”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可以。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机会，这粒药丸，服用之后，可以使一个人少去很多的忧虑、痛苦。”

俞秀凡道：“变成了一个白痴，是么？”

花花妃子道：“没有那么严重，不过，服下这药丸之后，会使一个人变的迟钝一些。”

俞秀凡道：“变的迟钝一些，为什么不说是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花花妃子道：“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坏，多少会变一些，但日子会过得很快乐，除了工作之外，不会想很多事情。”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牛和马也是一样，他们过得很快乐。”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俞秀凡，咱们不用再争辩了，这粒药物，你必须吃下，要不然，我不会帮你拔去身上的金针。”

俞秀凡道：“夫人，你可以强自撬开在下的牙齿，把药物投入口中，似是用不着和在下这样的商量了。”

花花妃子道：“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不希望使你在无法自主下，吞服了这粒药物。”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不答应，夫人可是要准备取在下之命？”

花花妃子道：“不会，我希望能说服你，如是说不服，也不会伤害你，任由阁下离去就是。”俞秀凡道：“想不到夫人竟然是如此一个良善的人，只可惜没有分清楚是非。”

花花妃子接道：“俞秀凡，不要想说服我，那不会有用，你现在倒应该用心想想看，作一个抉择。”

俞秀凡道：“夫人，你一直很冷静，不热情，也不太冷淡。”

花花妃子道：“你可是觉着很奇怪？”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错，在下有些不太了解夫人。”

他要尽量拖延时间，以便想出个解决的办法。”

花花妃子道：“你觉着我应该如何？”

俞秀凡道：“你应该热情如火，想法子诱惑我不能自禁。”

花花妃子道：“俞秀凡，我看的很清楚，你是属于那种不受诱惑的人。”

俞秀凡道：“所以，夫人换了一种方法，对付在下。”

花花妃子道：“谈不上什么方法，我只是把事情告诉你，我相信你俞秀凡会权衡利害，作一个抉择。”

俞秀凡道：“好吧！在下决定吃下那粒毒药。”

花花妃子道：“不再想想么，吃下了毒药之后，再后悔就无济于事了。”

俞秀凡双目凝注在花花妃子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夫人是希望在下吃下呢，还是要在下别吃？”

花花妃子笑道：“我已经告诉你利害得失，吃与不吃，似乎是要你自己决定了。”

俞秀凡道：“实在在下很不愿吃下那粒毒药，不过，在下似是已没有拒绝的能力了。”

花花妃子道：“至少，你可以不吃吧！”

俞秀凡道：“身上六枚金针，便在下变成了废人，诸位给我选择的，一种是行尸走肉的活死人，一种是真正的死人...”

花花妃子道：“但你最后仍然选择了行尸走肉的活死人，对么？”

俞秀凡道：“生命未到真正的结束，应该有万分之一的生机，我想赌赌那万一的机会。”

”

花花妃子道：“看来，你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啊！”

俞秀凡道：“夫人可否说的详尽一些，”

花花妃子道：“事实上，我经历了很多桩像你一样的事，他们也都和你有着同样的选择，都想睹睹那万分之一的机会。事实上，那是人性的弱点，强烈的求生欲，会使一个人改变了自己。

铁胆侠心，尽付流水。”

俞秀凡道：“夫人，已经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了？”

花花妃子点点头，道：“是！”

俞秀凡道：“夫人，你没有食用过迷魂药物吧？”

花花妃子摇摇头，道：“没有。”

俞秀凡道：“我佩服造化城主的气度，也佩服你夫人这份慈航普渡的胸怀。”

花花妃子淡淡一笑，道：“俞秀凡，不用讽刺我，我奉命行事，算不得背夫败德。”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固一世之雄也，怎的竟甘愿受绿巾压顶，不觉此为人间羞耻事。”

花花妃子道：“量大容万物，造化城主，能有今天这份成就，自有非平常人能及之处。”

”

俞秀凡笑一笑道：“夫人也觉着他这等做法很对么？”

花花妃子道：“谈不上对不对，他是当空皓月，我们只过去是衬托皓月的星星罢了，明月只一轮，星星却有万千。”俞秀凡道：“夫人，不觉着这有些自贬身份，自趋下流么？”

花花妃子脸色一变，道：“俞秀凡，你好放肆的口舌。”

俞秀凡道：“忠言逆耳，在下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如是造化城主对你有一份真实的情感，我相信他不会让你作出这等红杏出墙的事。”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你对那造化城主的了解大少，环绕他周围的美女。

妾婢，有如众星捧月，怎能企求他雨露普施。”俞秀凡道：“似乎是夫人很乐于这等生活？”

花花妃子道：“像他那等的雄才人物，我们得近身侧，已用幸运，怎的还能妄图苛求。

”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夫人，看来，你那对造化城主是惠诚不二了。”花花妃子道：“你对造化城主知道的太少了。”

俞秀凡道：“夫人能不能解说一下，唉！其实以夫人之美，造化城主纵然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也应该把夫人收宠专房才是。”

花花妃子脸上绽开了一份愉悦的笑意，道：“造化城主有很多妾婢，但他决不是滥收妾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她的专长，特点。”

俞秀凡道：“夫人，是精于那一道呢？”

花花妃子道：“内媚。我习的是桃花内媚术，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能接触我一次，就永难忘怀。”

俞秀凡道：“只怕未必吧？”

花花妃子道：“不信，你可以试试。”

俞秀凡道：“不用试了，你如真能使男人一见难忘，为什么那造化城主，会把你冷落香闺，长夜孤眠？”

花花妃子笑道：“你想挑拨离间？”

俞秀凡道：“在下说的是肺腑之言。”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有一种特别的男人气质，不论什么样的女人，只要和他见上一面，就情难自禁，一夕夫妻之后，更是情意难忘。”

俞秀凡笑一笑，道：“这么说来，那造化城主，是一位很年轻、英俊的人了？”

花花妃子道：“他人虽年轻英俊，但他却有着长者的气度，唉！能使我这样女人，对他倾心相爱的人，天下能够抗拒他的女人，那是绝无仅有的了。”

俞秀凡道：“但在下听说的造化城主，却是一位年纪很大的慈和老人。”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岂是任何人都能见到他真正面目？”

俞秀凡道：“照夫人的说法，造化城中，观过城主真正面目的人，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

花花妃子道：“也不能算太少，不过见过他真正面目的人。

都是亲信之人，所以他们都不会泄而其中的隐密。”

俞秀凡道：“但夫人泄漏了。”

花花妃子笑道：“我的俞少侠，以你这等聪明的人物，难道还不明白吗？你如不能变成造化城主的心腹，那就是死路一条，难道你真的还想活着出

去，”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好吧！你把药丸放入我的口中。”

花花妃子重又打开瓶塞，取出药丸。俞秀凡闭上双目，张开了嘴巴。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小兄弟！一个人变的傻一些，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坏处。”

俞秀凡脸上泛现出一抹苦笑，内心中却不停地警惕自己，暗暗祈祷说；俞秀凡，你不能被药物所迷，你可以把毒性逼集于一处，只要能够支撑到见了造化城主，出其不意的一剑把他杀死。

那时，再行自绝而死，就算自绝不及，毒发变作白痴，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的奴才，也只有认命了。他只忖恩祈祷，根本未听到花花妃子说些什么。

花花妃子纤巧手指捏着药丸，将要放到俞秀凡的口中，突然停了下来。缓缓说道：“俞秀凡，你真的准备认命了？”

俞秀凡突然睁开了双目，目光满含着委屈、凄伤，黯然说道：“这不是一个意志力和耐力所能抗拒的事，你如要我吃下毒药，似乎是用不着和我商量。”

花花妃子轻轻叹息一声，道：“俞秀凡，就算不给你服下这粒合有毒性的春药，你又怎么能逃离此地”

俞秀凡道：“只要我能恢复体力，我没有逃走的打算。”

花花妃子道：“你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我要去见造化城主，在下经历了千辛万苦而来，怎能未见到造化城主就悄然离开。”

花花妃子道：“就算你见到了造化城主，你又能如何？”

俞秀凡道：“我可以和他放手一拼。”

花花妃子道：“你一个人么？”

俞秀凡道：“就目下情景而言，似乎是只有在下一个人了。”

花花妃子道：“你这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别说造化城主身侧有亲信从卫，就算是他和你单独相见，你也不是他的敌手。”

俞秀凡道：“姑娘没有见过在下的剑术，怎知我不是造化城主的敌手？”

花花妃子道：“因为我知道他一身武功，已臻化境，像他这样翻云覆雨的人物，如是没有绝世武功和过人的才智，怎会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俞秀凡道：“他也是人，一个人的武功成就，都可能面对着体能极限，我不信，他能够练成了金钢不坏之身，因为人人都怕他，才把他造成了不可一世的气焰。”

花花妃子道：“你一点也不怕他？”

俞秀凡道：“不怕，我渴望见他一面，也希望能放手和他一搏。”

花花妃子叹息一声，道：“你身上伤痕处处受了很多的折辱，但你的豪勇之气，似是全未受到损伤。”

俞秀凡道：“我体肤受伤愈多，意志就愈是坚强，只可惜在下过不了夫人这一道关口。

”

花花妃子道：“你能过了我这一关，又将如何？”

俞秀凡道：“能过了夫人这一关，在下就自信有和造化城主一拼的机会，”

花花妃子道：“你一定能够胜他么？”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倒是不敢妄言，不过，我如能和他放手一战，不论胜败，都可以启发起后继之人，使他们感觉到造化城主也是人，不是造化之神。”

花花妃子点点头，道：“这话倒也有理，造化城主没有人敢惹他，如是一旦有人和他动上手了，别的人就会明白，造化城主并非是绝对权威的人物。他也是人，只不过是武功练得高一些罢了。”

俞秀凡望着花花妃子，道：“夫人，你……你……”

花花妃子接道：“你觉着很奇怪么？”

俞秀几道：“不错，在下确实有些怀疑，夫人这些话……”

花花妃子接道：“你不用怀疑，我在此地，阅人多矣！但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有你这样的勇气。”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就算你胆大包天，此情此景之下，也是无法反击，”

花花妃子道：“可以，问题在我愿不愿意帮忙。”

俞秀凡道：“你帮忙又能怎样？”

花花妃子双目凝神，黯然说道：“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十二个男人，自然，这些男人，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第一流高手，他们到了此地之后，不但豪气尽梢，唯一能做的，只是苦苦哀求于我，早些给他药物食下，我所看到的，都是男人的渺小，他们那等贪色怕死的模样，四个字可以形容——恶形恶状——。所以，我虽然是个荡妇，但我却瞧不起男人。”

俞秀凡道：“那不能怪你，实在是我们男人的表现的太没有骨气。”

花花妃子道：“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有骨气的男人。”

俞秀凡苦涩一笑，道：“有骨气又能如何？在下此刻，有如虎入铁笼……”花花妃子接道：“自有放虎归山的人，问题是你是否真的敢斗那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在下来此的用心，就是要斗一斗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你如是真有勇气，我倒可以帮忙。”

俞秀凡道：“如何一个帮忙法？”

花花妃子道：“我拔去你身上的金什，然后，带你会见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那岂不是害了夫人么？”

花花妃子道：“不用替我担心，这些年来，我就在等待今天，希望能见到一个有骨气的男人，斗斗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夫人！你等到了，我不敢说一定能胜造化城主，但我可以和他动手一战。

”

花花妃子道：“这就是我救你的原因，世上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迫害的人，我比别人强一些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

俞秀凡道：“夫人！这下是做梦吧？”

花花妃子道：“很真实，而且，立刻就可以使你重获自由。”

口中说话，右手立刻拔出了俞秀凡两臂上的金针。

俞秀凡双手骤然间恢复了活动之力，立刻间双手并施，拔去了身上所有的金针，挺身坐起。他心中兴奋，拔出的金针，全部投掷在实地之上。

花花妃子嫣然一笑，只笑的媚态横生，道：“俞少侠，别太兴奋，贱妾

所知，一个练剑的人，应该喜怒不形于色。”

俞秀凡脸色一整，道：“夫人说的是。”

花花妃子道：“别叫我夫人，我厌恶这两个字，这些年来，我忍辱偷生，就为了等待今天的机会。”

俞秀凡道：“你终于等到了。”

花花妃子道：“等待得我很苦，等了这样多年，我以身体、美色，替那造化城主又多罗致了不少的高手。”

俞秀凡道：“那不是你的错。”沉吟了一阵，接道：“现在，咱们如何去见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我有办法，不过，委屈你一些了。”

俞秀凡道：“如何一个委屈法？”

花花妃子望望地上的金针，道：“咱们把金针截短，仍刺入你原来的位置，不过刺的很浅，使它不发生制服穴道的力量，然后，我去找造化城主。”

俞秀凡接道：“去找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是，我会告诉他，你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意志坚定，不可屈服，我不敢下药，也不敢拔下你身上的金针。”

俞秀凡道：“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花花妃子道：“这结果可以预料，那就是，不是他来此地看你，澈是要我带你去见他，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之下，你才能见到真正的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好吧！加是只有此法，咱们就只有这样作了。”

花花妃子转身在妆台之下，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道：

“俞少侠，你能记得金针刺人的部分深浅么？”

俞秀凡道：“大体上可以记得。”

花花妃子道：“那很好。这把匕首很锋利，加上你的内力，足可以切断金针，要切的恰到好处，要知道那造化城主，是一位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人，只要那金针的部分稍有不同，立刻就可能被他瞧出破绽。”

俞秀凡接过匕首，沉吟了一阵，道：“我想，大致上不会有很多距离。”

俞秀凡用匕首切断了主针。花花妃子收回匕首，道：“你自己刺入原来的穴道吧！”

俞秀凡接过金针，分别刺入了原来的穴道。

花花妃子道：“装龙像龙，扮虎像虎，活动一下看看，不能把主针掉下，”

俞秀凡伸展一下双臂，双腿，金针未见落下。

花花妃子道：“行啦！你自己是否感觉到妨碍行动呢？”

俞秀凡摇摇头，道：“行动自主。”

花花妃子道：“那就行了。”

俞秀凡道：“现在你去通知造化城主吧！”

花花妃子点点头，道：“这个很快。”举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接道：“夫人！”

花花妃子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那位金针使者，出针手法，妙逸武林；不知是何许人物？”

花花妃子道：“她呀——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四大金钗之一的针钗汤兰。”俞秀凡道：“原来如此。”语声一顿，接道：“四大金钗，我已见过了三钗。”

花花妃子接道：“那三钗？”

俞秀凡道：“飞钗，刀钗和针钗，在下见过的三大金钗，有两钗投入在造化门中，还有一钗，不知流落何处？”

花花妃子道：“似乎是也在造化城中。”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这么说来，造化城内，果然网罗了不少的高手，单是四大金钗，他就罗致了三个人。”

花花妃子道：“你对那位针钗的看法如何？”

俞秀凡道：“很老练，也很深沉，尤其是发射金针的手法，似乎已到无懈可击之境，她能一举分取六大穴道，针钗中的，不差分毫。”

花花妃子沉吟了一阵，道：“她很受造化城主的器重。”

俞秀凡道：“哦！”

花花妃子道：“她负责监视我，也负责管理这第一段洞区。”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连你也不肯信任么？”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不会真的去相信任何一个人，针钗汤兰，虽然是这一洞区的总管，但在表面上，她却不敢对我有丝毫不敬之处。”

俞秀凡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花花妃子道：“不管如何，我总是妃子的身份。何况，造化城主，每一月中，总有一天，在此留宿。”

俞秀凡道：“那一天是固定的么？”

花花妃子摇摇头，道：“如是固定了，怎的还会称作造化城主，谁也不知道他几时要来。”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他对夫人，还是有些留恋之处了。”

花花妃子道：“那倒不是，他来此的用心，不过想从我口中，知道一些针钗汤兰的举动。”黯然叹息一声，接道：“我为了博得他的信任，每一次，都据实告诉他很多事。”

俞秀凡道：“看不出啊！你还是一位很富心机的人。”

花花妃子道：“一个人，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时，不用些心机也不行了。一种保护自己的本能，激发出潜力，也学会用心多想。”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说的不错，人的才慧，有很多是逼出来的。”

花花妃子道：“别叫夫人了，行么？”

俞秀凡道：“那要在下如何称呼？”

花花妃子道：“你随便叫吧！我本性花，小名中月，你怎么叫我都行。”

俞秀凡道：“那在下就叫你花姑娘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俞少侠！你看，咱们要不要先对付针钗汤兰？”

俞秀凡道：“最好能先对付了针钗汤兰，免去后顾之忧，不过，如何对付她，这要你花姑娘设计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我想法子去把她骗来，你怎么对付她，你自己策划一下。”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那针钗汤兰，除了金针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武功？”

花花妃子道：“四大金钗，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但凡人武功各擅胜场，各有绝技，顾名思义，自然以他们的武功标榜。针钗汤兰，自然以针法最好了。”俞秀凡道：“好吧！你去带她来。”

花花妃子转身向外行去，一面说道：“不可大意。造化城主，用人唯才，针钗汤兰如若没有一身好本领，只怕也不会受到造化城主如此重用了。”俞秀凡道：“一个人把飞针之术，练到了那等出神入化之境，单是说发针的手法，这中间目力、劲力，都要配合得恰到好处才行。”

花花妃子道：“那你要小心戒备了。”转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望着花花妃子的背影消失，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感慨。

忖道：以号论人，有时也会犯很大的错误。谁会想到，这花花妃子，内心之中，竟然也会蕴藏了很多的痛苦。

定定神，俞秀凡吁一口气，暗中凝神戒备，随时准备出手。

花花妃子去了足足有一顿饭的工夫之久，耳际间才传来了步履之声。俞秀凡缓缓闭上双目。

步履在木榻前面停了下来，耳际间响起了针钗汤兰的声音，道：“听说你不肯听劝……”

俞秀凡霍然睁开双目，凝注在汤兰的脸上，冷冷说道：“是你！”

汤兰道：“很抱歉，俞少侠，咱们是敌对相处，如是换了别人，只怕手段会更为毒辣一些。”

俞秀凡道：“在下经历了不少的风浪；想不到今日竟栽倒在一个女人手中。”

汤兰笑一笑，道：“有一句俗话说，中帼不让须眉。咱们作女人的，也不能太过示弱了。”

俞秀凡道：“在下既已被擒，唯死而已，你可以下手了。”

汤兰道：“我如存下杀你之心，似乎也用不着把你带到此地来了。”

俞秀凡道：“那你用心何在？”

汤兰道：“劝降，咱们希望能说服你，使你归入造化城中。”

俞秀凡道：“这是你的意思呢，还是造化城主的意思？”

汤兰笑一笑，道：“自然是造化城主的意思了。小妹嘛，只不过是一个奉命行事的人罢了。”

俞秀凡缓缓说道：“既是造化城主之意，在下自然要见到造化城主才能决定了。”

汤兰道：“不错，咱们就是要带你去见造化城主，不过，在见造化城主之前，有些条件阁下先必需做到了，咱们才能带你会见造化城主。”俞秀凡道：“什么条件？”

汤兰笑一笑，道：“这些条件，对你而言，并非是什么为难之事。”目光一掠花花妃子，接道：“像她这等绝世夫人，送入你俞少侠的怀抱之中，俞少侠怎的竟不肯接受呢？”

花花妃子突然叹了一口气，道：“汤使者，我已尽心力，他坚持不肯食用药物，小妹实在无能为力了。”

俞秀凡心中明白，花花妃子抢先接口，用心在提醒他，怕他和自己的谈话，说的前言难对后语。

俞秀凡立刻冷笑一声，接道：“如是你首先拔下区区身上的金针，在下才会考虑食用药物。”

花花妃子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俞秀凡道：“所以，在下也只有坚拒食用药物了。”

汤兰突然微微一笑，道：“俞少侠，咱们很敬重你，你如是不吃敬酒，

咱们就要让你吃罚酒了。”

俞秀凡冷冷说道：“姑娘的意思是……”

汤兰接道：“先吃药丸，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不吃的机会，请夫人把药丸交给属下吧！”

花花妃子伸手由怀中摸出药丸。

汤兰伸手接过，冷冷说道：“你记着！这药丸就算是立刻可以致命，你也只好吃下去了，你自己吞下呢，还是我迫你服下？”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看来，你倒是那造化城主很忠实的一位属下了。”

汤兰道：“不错，造化城主既然很看重小妹，小妹自然要投桃报李。”突然伸手向俞秀凡牙关之上捏去。

这是煮熟的鸭子，汤兰的想象之中，还不是手到拿来，却不料俞秀凡突然把头一偏，竟然闪避开去。

针钗汤兰，警觉性也很高，眼看俞秀凡一闪避开，已知情势有异，立刻一吸气，向后退去。但为时已晚了，俞秀凡右手一抬，指一合，扣住了汤兰的右腕。

俞秀凡人同时挺身而起，淡淡一笑，道：“汤姑娘，现在，咱们主客易势了。”

汤兰双目圆睁，望着俞秀凡，脸上是一片迷惘之色，缓缓说道：“我这金针制穴工夫，从未有过失手，你怎么还能行动。”

俞秀凡道：“现在，似乎在下问你汤姑娘的时候了，”

汤兰道：“你要问什么？”

俞秀凡道：“在下也想劝劝姑娘，咱们合力对付造化城主如何？”

汤兰摇摇头，道：“不行！咱们没有成功的机会。”

俞秀凡道：“姑娘只怕成功的机会不大，并非是完全忠于造化城主了。”

汤兰道：“不只是机会不大，而是完全没有，你应该死了这条心。”

俞秀凡道：“和造化城主对敌搏杀，是我俞某人的事，姑娘只要从旁稍助一臂之力。”

汤兰道：“我不能助你，也不会背叛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在下只好先杀了你汤姑娘了。”

汤兰心中一动，道：“你怎的知道我姓汤？”

俞秀凡回顾了花花妃子一眼，道：“要不要告诉她？”

花花妃子道：“就算不说，造化城主也会查得出来，不如干脆点告诉她算了。”

俞秀凡道：“好！你自己说吧。”

花花妃子淡淡一笑，道：“汤兰，是我告诉他的。”

汤兰道：“不错，确使在下有些不解，造化城主，对你十分宠爱，你竟然出卖了造化城主。”花花妃子冷笑一声道：“我出卖了他，造化城主-----他对我十分宠爱？哼哼！你几时见过，一个受尽了宠爱的人，竟然会被当作工具，要我布施色身，替他网罗高手，难道这算宠爱么？”

汤兰道：“不管如何，你总是城主妃子的身份。”

花花妃子道：“这算什么妃子身份，和妓女有何不同？”

汤兰道：“以造化城主之尊，甘愿绿巾压顶，你难道还在乎多几个男子么？何况，你习的桃花魔功，讲究的采阳补阴，多几个男人，对你而言，有

什么不好？”

花花妃子道：“这有很大的不同。”

汤兰道：“哪里不同了？”

花花妃子道：“他是情愿，我是被迫，我们之间。彼此的感觉，绝不相同。”

第三十七回 针钗反正 歼四将军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你背叛了造化城主，难道不顾后果，不怕报复么？”

花花妃子道：“最大的报复，不过是一条命罢了。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汤兰嗯了一声，道：“这么说来，你是至死不悟了。”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汤兰！不论我们将来身受何等悲惨，不过，眼下先死的是你。”

”

汤兰笑一笑，道：“俞秀凡！花花妃子鬼计多端，你如是真的相信了她的话，那就有你的苦头好吃了。”

俞秀凡道：“不用挑拨，俞某人不吃这个。至少，她取下我身上的金针。”

汤兰道：“原来如此。我还想你真的不畏金针伤穴之苦呢？”

俞秀凡道：“话已经说完了。你如何决定，似是也该给咱们一个确定答复了。”

汤兰道：“可以，但要再给我三个时辰的时间。”

俞秀凡直：“你的花招不少，不，你必需立刻决定。”

汤兰道：“一个时辰呢？”

俞秀凡道：“半个时辰也不会等，汤姑娘如是无法决定，咱们就代你作主了。”

汤兰道：“代我作主，用意何在？”

俞秀凡道：“很简单，可以杀了你，也可以使用很残的手段，迫你就范。”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我有办法，咱们只要给她吃下一粒药物就行了。”

俞秀凡道：“什么药物？”

花花妃子道：“就是给你食用的那粒药物。”

俞秀凡道：“那不是专门对付男人的药物么？”

花花妃子道：“对付女人也是一样有效，至少，它可以使一个人的思想改变。”

俞秀凡道：“好吧！咱们试试看这药物是否灵验？”

花花妃子道：“汤姑娘，仔细的看看我。”

汤兰道：“不用看了，贱妾对你早已记忆的十分清楚了。”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当你思索能力逐渐受到控制时，你会忘去了很多事，只有记忆得很深刻的印象，才会永记不忘。”

汤兰道：“贱妾不明白夫人的意思。”

花花妃子道：“吃下那药物之后，你会减少思维的力量，除了常常见面

的人之外，你会连自己的儿女，也逐渐的忘去。”

汤兰道：“可惜，我没有儿女。”

花花妃子道：“天下至亲，莫过父母、子女，我不过是举个例子给你听听罢了。”一面伸手取出药物，接道：“俞少侠，想办法把她牙关捏开，我把药物冲入她的口中。”

汤兰脸色一变，道：“不行！”

花花妃子道：“汤姑娘，你自己心中很明白，你已无法反抗。”

汤兰道：“夫人，咱们可不可以再谈谈？”

俞秀几道：“不可以，我们时间宝贵，何止寸阴寸金。”

汤兰道：“我如是答应你了，你们会相信么？”

俞秀凡道：“自然要有一些表现才行。”

汤兰道：“难处就在此了，要我如何表现呢？”

俞秀凡道：“自然要能让咱们相信，姑娘确已决心脱离造化门。

背弃造化城主。”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我可以给你们个证明：不过，我要先了解一件事。”

俞秀凡道：“你请说。”

汤兰道：“你们是要我带你们逃走呢，还是要我帮你们对付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在下千辛万苦而来，岂可轻易离去，但也不用你帮忙对付造化城主。”

汤兰道：“既不用我带你们逃走，又不用我帮忙你们对付造化城主，那要我作什么呢？”

俞秀凡道：“至多是让你给我们打个接应，主要的是要你心向我们。”

汤兰道：“你能够相信我么？”

俞秀凡深吟不语。

花花妃子道：“不相信，除非你能给我们一个证明。”

汤兰道：“证明很难说了，是不是要我杀几个人，要他们知道我背叛了造化门？”

花花妃子道：“正是这个意思。”

汤兰冷笑一声，道：“你们证实了，造化城主也知道了内情。”

花花妃子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俞秀凡接道：“汤兰！先回答我一句话，你要不要背叛造化门？”

汤兰道：“这个么，小妹就很难说了，我在造化城之中，也不是尽如人意。”

俞秀凡冷冷说道：“这是说，你也可以背离造化门了？”

汤兰道：“我要看背离了造化门，有好多生存的机会。”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汤姑娘，在下不是和你谈论机会，我想知道的是你心中是否有是非之分。”

汤兰道：“是非之分么，自然是有，不过，我觉着有些事，对我个人来说，比是非还要重要一些。”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姑娘，一个人不能活千秋万年，你苟安偷活下去，难道真的会活的愉快么？”

汤兰道：“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那只有苟安偷生

下去了。”

俞秀凡道：“汤姑娘，我们处于劣势危境，实在是担负不起任何一点轻微的挫折，但我们心灵上距离的太远，只好委屈你了。”

汤兰道：“杀了我，是么？”

俞秀凡道：“我如因此杀了你，那和造化城主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同。”

汤兰道：“不杀，总不能放了我吧！”

俞秀凡道：“不能，若放了你，我可能就见不到造化城主了。”

汤兰道：“那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点了你的穴道，使你无法传出消息。”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不怕我运气冲开了被点的穴道么？”

俞秀凡道：“我的手法很特殊，我相信三个时辰之内，你不会冲开穴道。”

汤兰叹息一声，道：“你太低估造化城主了，还会给你三个时辰的机会么？”

俞秀凡抬头望了花花妃子一眼，道：“她是不是虚言恐吓？”

汤兰道：“她虽是妃子的身份，但这一区段的负责人是我，传讯内情，只怕她也不知道。”

俞秀凡道：“汤兰！你是自己说呢，还是要在下问？”

汤兰道：“你准备如何一个问法？”

俞秀凡道：“这要你自己决定了。”

汤兰淡淡一笑，道：“每隔上一个时辰，每一个区段，都要有一次暗记传出。这暗记有不得任何一点错误。而且，十分机密，除了每一区段的首脑之外，别的人都不知道。”话声顿了顿，接道：“现在，已是传暗讯的时间了。”

俞秀凡道：“这不是威胁吧？”

汤兰道：“那要看你怎么想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你去吧！”松开了汤兰腕穴上的五指。

汤兰笑一笑，未说一个谢字，转身大步而去。

花花妃子道：“你怎么放了她？”

俞秀凡道：“不论她是否已通知造化城主，我来此的用心，只在能求得面对面和他来一搏的机会。如是我无法对付他，讯息是否传出，都是一样。”

花花妃子道：“如是汤兰传出讯息，你根本就没有看见造化城主的机会。”

俞秀凡道：“杀了她，也一样没有法子见到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愣了一愣，道：“为什么不迫她和咱们合作？”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是那样一个谨慎的人，汤兰如非诚心和咱们合作，她很快会传出这些变化的讯息，杀了她也于事无补。”

花花妃子道：“那总比放了她好些。”

但见紧闭的木门，突然大开，针钗汤兰，缓步行了进来，她神情严肃，手中捧着一把长剑。

花花妃子拔出一把匕首，道：“你要干什么？”

针钗汤兰望也未望花花妃子一眼，目光却凝注俞秀凡的身上，道：“你一定要见那造化城主么？”

俞秀凡道：“是！”

汤兰道：“至少你应该有一把剑，对么？”

俞秀凡点点头，道：“我对剑法上，下过了一番苦工。”

汤兰道：“天下最好的剑，对一个用剑之人而言，就是他自己常用的佩剑。”

俞秀凡道：“不错。自己的剑，会顺手一些。”

针钋汤兰道：“看看，这是不是你用的剑？”缓缓把长剑递了过来。

俞秀凡接过长剑，有些说不出的感慨，轻轻叹息一声，道：“多谢姑娘！”

汤兰笑一笑，道：“我送还你的长剑，只有一个心愿。”

俞秀凡道：“什么心愿？”

汤兰道：“我想看一看你和造化城主动手的情形。”

俞秀凡道：“那只有一个办法，请姑娘和我们同行一趟了。”

汤兰道：“可悲的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你也很需要……”

俞秀凡道：“在下需要什么？”

汤兰道：“需要一个人，一个为你拿着长剑的人。花花夫人，不能拿着剑去见城主，那会立刻引起他的怀疑。”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汤兰道：“我似乎是最好的人选。”

俞秀凡道：“那岂不是太过委屈了你姑娘。”

汤兰道：“不要紧。我自己选择决定的，从来不会后悔。”

俞秀凡道：“这个，这个……”

汤兰道：“现在，我们可以去了。”

俞秀凡道：“在下身上的金针……”

汤兰道：“位置相差不远，证明了你是个很细心的人。”

俞秀凡道：“姑娘夸奖了。”

汤兰道：“就这样办了。咱们走吧！我替你带路。”

俞秀凡道：“在下应该把剑还结姑娘。”

汤兰伸手接过，举步向外行去。

花花妃子道：“我也去。”

汤兰摇摇头道：“你最好别去，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花花妃子道：“我不去，也没有活的机会，是么？”

汤兰笑一笑，道：“不过，至少你可以死的安适一些。”

俞秀凡道：“两位对在下似乎是完全没有一点信心。”

汤兰道：“没有。你不是造化城主的敌手。甚至，根本用不着造化城主出手。”

俞秀凡道：“那姑娘和在下同行，岂不是死定了。”

汤兰道：“是！我如是还想活下去，自然不会跟你去了。”

花花妃子快行两步，追上汤兰，道：“汤姑娘，让我同去吧！我向造化城主证明一件事。”

汤兰道：“证明什么？”

花花妃子道：“我要让他瞧瞧，他一向认为最懦弱的人，也敢面对死亡。”

汤兰道：“想不到，你竟有这样的勇气。”举步向外行去。

汤兰提剑当先，俞秀凡身上插着六枚金针，走在中间，花花妃子走在最后。

转过了两个弯，只见雨道中并肩站着两个手提宽刀的红衣大汉，拦住

了去路。

汤兰淡淡一笑，道：“两位认识我么？”

左首红衣大汉，道：“汤段主。”敢情已离了汤兰的辖区。

汤兰道：“那就让过路吧！”

两个红衣大汉对望了一眼，闪身让开。汤兰举步而过，穿过两个红衣人。

两个红衣大汉四道目光盯注在举步艰难的俞秀凡身上，道：

“这一位，就是俞秀凡么？”

汤兰道：“不错。两位有何评价？”

左首红衣大汉道：“这小子细皮嫩肉的，怎么能伤了我造化门下那么多高手？”

汤兰道：“很可惜，他身受金针制穴，要不然两位可以试试了。”

左首大汉冷笑一声，突然伸出右手揪住了俞秀凡的耳朵，冷冷说道：“就凭你小子这副德行，怎会胜了我们的人？”

汤兰道：“他的人虽然十分文秀，但他剑招，却是凌厉得很。”

左首大汉用手拉了一拉，道：“俞秀凡！你这小子，当真是胆大包天。不过，走夜路多了，总会遇到鬼，你小子这一次，吃不完要兜着走了。”

汤兰道：“够了，别再折腾他了，应该如何，由城主发落就是。”

左首红衣大汉放开了俞秀凡的耳朵，道：“汤段主，咱们割下他两个耳朵如何？”

汤兰道：“为什么？”

红衣大汉道：“让他整个脸的去见城主，岂不是太过便宜他了？”

汤兰道：“不行，我把他整头整脸的生擒来，自然要整头整脸的带他去见城主了。”

红衣大汉身份虽然不高，但他不是汤兰的直接属下，笑一笑，道：“汤段主，这么办吧，我在这小子的脸上划两刀如何？”

汤兰道：“这个么，我不同意。”

红衣大汉嘻嘻一笑道：“这小子这张脸太好看，汤段主的看法如何呢？”

汤兰道：“你们敢对我如此无礼么？”

红衣大汉道：“不敢，不敢！咱们只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左首红衣大汉突然一扬手，刀光一闪，直对俞秀凡的脸上划去。

俞秀凡一闭眼，肃立不动，他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毁了这张脸儿，也不放在心上了。

汤兰右手一抬，食中二指，挟住了刀背，冷冷说道：“你要干什么？”

红衣大汉道：“想过咱们这一段，不留下一点什么，如何能叫咱们兄弟甘心。”

汤兰笑一笑，道：“去请你们段主出来！”

红衣大汉摇摇头，道：“不行，咱们段主忙得很。”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来这造化城中，矛盾很多，大约是每深入一段，愈是造化城主的心腹了。

汤兰脸色一变道：“你们两位虽非我的属下，但也不该对我如此无礼。”

红衣大汉笑一笑，道：“汤段主，每一段区，有一段区的规矩，这一点，汤段主大概还不明白。”

汤兰突然娇媚一笑，道：“两位可真是胆大的很啊！”

突然，双手齐扬，分向两人袭去。她动作快速，金芒一闪间，两个人已同时哼了一声，倒了下去。两人于中拿着长刀，但却没有机会把手中的长刀举起，人已倒了下去。

汤兰的动作很快速，双手十指，一伸一抓，已经把两具将要倒下去的尸体给抓住，缓缓把两具尸体，给靠在墙壁上。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原来姑娘这金针，还可以当作兵刃施用。”

汤兰淡淡一笑，道：“这个，倒叫你俞少侠见笑了。”她口中虽然说的轻松，但神情间却流现出一片紧张之色。显然，她内心之中，正有着无比的紧张。

俞秀凡目光转动，望了两个红衣大汉的尸体一眼，举步向前行去。

汤兰神情冷肃，一侧身，超过了俞秀凡，快步向前行去。

这山腹之内，盘转曲折，规模很大，而且，有时候还有天光透了进来。显然，这石腹之内，距离山崖绝壁不远。连转了三个弯，行了十余丈，竟然未见有拦阻的人。

汤兰放缓了脚步，回顾了遇遥随身后八尺左右的花花妃子一眼、举手招动，花花妃子快步行来。

汤兰低声道：“你到过这后面来过么？”

花花妃子点点头道：“来过。但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

汤兰低声说道：“你来过多久了。”

花花妃子道：“那是两年了，我来的时间，这地方有很多守卫的人？”

汤兰叹息一声，道：“愈是如此，愈是可怕。”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只要你汤段主对城主忠心不二，有什么好怕的呢？”

汤兰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红衣，手执双刀的大汉，肃立在那八尺开外。他神情冷肃，双刀平架胸前，大有立刻动手之意。

汤兰笑一笑道：“原来是平段主，咱们久违了。”

红衣大汉冷冷说道：“那位满身金针的，可就是俞秀凡么？”

汤兰道：“不错，正是俞秀凡。小妹用网兜兜住了他，然后，施用飞针钉穴之术，制住了他的穴道。”

红衣大汉道：“汤段主，你怎么进来的？”

汤兰道：“小妹就这样走进来的。”

红衣人冷笑一声，道：“汤段主，咱们这一区段的规矩，只怕汤段主还不清楚。”

汤兰道：“什么规矩啊，小妹确实不知。”

红衣人道：“凡是进入本段之人，都要留下一点纪念。”

汤兰道：“原来如此啊！平兄那两个手下，也确曾要俞秀凡留下一只耳朵，但是小妹反对。”

红衣人道：“汤段主为何反对？”

汤兰道：“那是因为小妹于辛万苦的把他生擒了来，准备见了城主，请功领赏。如果把他弄得缺鼻子少眼睛，那岂不是一场很大的憾事。”

红衣人道：“汤段主劝他们几句，他们就听信了？”

汤兰道：“他们原不肯听的，后来，小妹只好出手点了他们的穴道。”

红衣人冷笑一声，道：“汤段主，你好大的胆子，竟在本段区之内，出

手伤人。”

汤兰道：“你我都是段主的身份，如是小妹的属下，冒犯了平兄，你也不会饶过他们了。”

红衣人道：“汤段主错了。这并非是区区的主意，令谕是城主所下，规矩也是城主颁下，你伤了兄弟的属下，也就是犯了城主的令谕。”

汤兰道：“平兄的意思是……”

红衣人接道：“在下的意思很简单，汤段主违规伤人，兄弟也不便处置，只好带人去见城主了。”

汤兰道：“就算是平兄不带小妹去，小妹也要去见城主。”

红衣人双目在俞秀凡的身上，打量了一阵，不见有何可异之处，才冷笑一声，道：“汤段主可以去见城主，不过，不是现在这个见法。”

汤兰道：“那要如何呢？”

红衣人道：“先要带上刑具，才可以去见城主。”

汤兰格格一笑，道：“阁下，不觉着这做法太过分了么？”

红衣人道：“不过份，这是城主的令谕，任何人不能例外。”

汤兰一皱柳眉儿，正想发作，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能为汤段主身加刑具！”

红衣人道：“为什么？”

花花妃子道：“因为，这俞秀凡某骜不驯，是我请汤段主押送来此。”

红衣人接道：“夫人没有要她伤人吧？”

花花妃子道：“也是我下的令谕，城主怪罪，由我承担。”

红衣人一皱眉头，目光转注汤兰的身上。道：“你要晋见门主，为何不传人求见的讯号？”

汤兰道：“夫人急令如火，小妹匆匆赶来，忘记传人讯号。”

红衣人道：“你任段主多年，怎的如此糊涂？”

汤兰道：“纵然是小妹犯有过失，但我相信，我生擒俞秀凡的功劳，足可补偿。平兄不要欺人过甚，别忘了小妹守的段区，一样也可以留难平兄。”

红衣人对汤兰虽然不假辞色，但对花花妃子却是有些畏惧，轻轻咳了一声，道：“既然夫人把此事承担起来，汤段主刑具可免。不过，求见城主的事，在下要先行禀报城主才行。

”

花花妃子道：“这个自然。”

红衣人道：“诸位稍候。”转身向前行去，弯过一个转角不见。

俞秀凡低声道：“姑娘，还有几道关口？”

汤兰道：“这应该是最后一道了。”

俞秀几道：“造化城主不但谨慎，而且多疑，看来咱们这苦肉计，只怕是很难实现了。

”

汤兰道：“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情势必要，咱们只好闯进去了。”

花花妃子道：“以两位的身手，闯进去自非难事，不过，闯进后再想见到造化城主，那就不容易了。”

俞秀凡道：“咱们尽量忍耐就是，只要不到武功废了，性命难保，咱们就不动手。”

汤兰笑一笑，道：“公子武功卓绝，养气的工夫，似是也到了人所难及

的境界。”

俞秀凡道：“汤姑娘，在下进入这造化城，内心之中已经有了一个准备，那就是忍受千万痛苦，只有一个心愿。”

汤兰道：“什么心愿？”

俞秀凡道：“见到造化城主。”

汤兰点点头，肃然起敬，道：“单凭这一份大无畏的气度，就叫人为之心折了。”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汤姑娘，在下想请教一事，不知姑娘愿否见告？”

汤兰道：“什么事，但请吩咐！”

俞秀凡道：“在下有一位同伴为你们所擒，不知他现在何处？”

汤兰道：“被我囚在一座石室之中。”

俞秀凡道：“他没有受伤吧？”

汤兰道：“伤势不重，但却被我点中了穴道。”

俞秀凡道：“在下还有两位同伴，留在上面……”

汤兰接道：“其中之一是金钓翁。”

俞秀凡道：“姑娘早知道了？”

汤兰道：“是。我看到了他的金钓，此人昔年时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我已悄然把金钓投回洞外。”

俞秀凡话题突然一转，道：“汤姑娘，你见过造化城主么？”

汤兰道：“见过。”

俞秀凡道：“真正的面目么？”

汤兰道：“我们都算是亲卫近臣，自然是见过他真正的面目了。”

俞秀凡道：“能不能说出来，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汤兰道：“很潇洒，也很年轻，才智武功，都很卓越。”

俞秀凡道：“这个，可能么？”

汤兰道：“听说他练成了脱胎神功，这是他修成的新体。”

俞秀凡道：“世上真有这等奇事么？”汤兰道：“你这年纪，能有这身武功成就，……”

只听一阵步履声，打断了汤兰未完之言，那红衣人当先而行，身后紧随着四个半百以上的老者。

但闻那红衣人冷冷说道：“城主驾前，四大将军亲自到此了。”

汤兰望了四个半百老人一眼，道：“有劳四位将军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些人称为四将军，不知是何由来？难道那造化城主已经称孤道寡了。”

只见那四个同行的半百老人中，最前的一个，冷冷说道：“汤段主不用客气，咱们奉命来此，迎接汤姑娘。你立了大功，生擒俞秀凡，城主甚为喜悦，特命我等来此迎接姑娘。”

汤兰道：“那真是不敢当，略施微劳，何足挂齿。”

那当先老者笑一笑，道：“不过，咱们来此之时，城主又交代了一件事。”

汤兰道：“小妹洗耳恭听。”

半百老者道：“城主说，那俞秀凡狡猾得很，咱们不能有丝毫疏忽。”

汤兰道：“这个诸位将军可以放心了。他被我金针钉穴，已无反抗之能，现在是砧上之肉，待宰之羊。”

当先老者冷冷说道：“是这样么？”

汤兰道：“一点不错。”

当先老者道：“就算姑娘说的句句真实，咱们也无法完全相信。”

汤兰道：“将军的意思是……”

当先老者道：“咱们还要在他身上加上一重禁制。”

汤兰心头震动了一下，口中却说道：“将军这样不信任小妹，实在叫小妹难过的很。”

当先老者道：“不用难过，城主为人谨慎，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

汤兰心中为难，不知如何开口。

但闻俞秀凡冷冷地道：“这有什么不可，在下身受金针制穴，人已不能行动，又何在乎多加上一道禁制。”

当先老者道：“好！俞秀凡，你很有豪气。”

俞秀凡道：“诸位请出手吧！”

当先老者又向前行了两步，正待出手，汤兰突然开口说道：“慢着！”

当先老者道：“汤姑娘还有什么事？”

汤兰道：“你们要替他加上什么禁制？”

当先老者道：“这个，似是和你汤姑娘没有关系吧？”

汤兰道：“怎会无关。而且，关系大得很啊！”

四个半百老者齐声说道：“姑娘最好能说得明白一些。”

汤兰道：“简明些说，人是我生擒来的，我要他整头整脸的去见城主，不能有一点伤害。”

当先老者道：“这个自然，我们也不希望他受到什么伤害。”

汤兰笑一笑，道：“所以，诸位用不着在他身上再加禁制了。”

当先老者道：“汤姑娘，人交给我们就是，你可以回去，死活自有我们担待。”突然举步，直对俞秀凡行了过去。

汤兰一横身，拦住了当先老者，道：“不行！我要去见见城主才行。”

当先老者一皱眉头，道：“汤段主，你这是什么意思？”

汤兰冷笑一声，道：“除了城主之外，我不会把俞秀凡交给别人。”

四个半百老者，都穿的一样的灰色长袍，但腰中系着的丝带颜色，却是完全不同，那当先老者，腰中系的是一条红色的丝带。

只见他眉头耸动，冷冷一笑，道：“汤段主，人贵自知。你这样不识抬举，那就是不自知了。”

汤兰道：“将军，我生擒俞秀凡的功勋如何？”

红带老者道：“很大。”

汤兰道：“我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难道连城主一面也不能见么？”

红带老者道：“城主会有奖，而且是很重很重的奖。”

汤兰道：“什么样的奖？”

红带老者道：“在下只听到城主这么说，究竟要如何奖赏姑娘，倒还未曾听到。”

汤兰淡淡一笑，道：“所以我必须亲自去见城主一面。”

红带老者道：“可是可以，但只许你一个人去，那俞秀凡留下来。”

汤兰道：“我如不带俞秀凡去，岂不是见了也是白见。”语声一顿，接着道：“咱们都可以在城主面前争宠，不过，大家都要拿出一点气度来，俞秀凡是我生擒来的，除了城主之外，我不会交给任何人，包括你们四大将军在

内。”

红带老者呵呵一笑，道：“想不到啊！汤姑娘对城主如此忠诚。”

汤兰道：“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诸位也可以放小妹一马了。”

红带老者淡淡一笑，道：“汤段主，咱们是奉了城主之命而来，城主交代些什么，咱们总是比姑娘清楚一些，对么？”

汤兰道：“不错。”

红带老者道：“所以，我们希望汤段主不要太坚持己见。”

汤兰笑一笑，道：“将军，我的话已说的很明白，我可以让步，但不能丢了主题。”

红带老者道：“看来，汤段主是一位很固执的人。”

汤兰道：“当仁不让，我不能太吃亏了。”

红带老者脸色一变，道：“汤姑娘，如是我们不同意你带着俞秀凡去见门主呢？”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那很容易，我把俞秀凡带回去，听候城主的召宣。”

红带老者道：“汤段主，你既然来了，怎的还能很轻易的回去？”

汤兰笑一笑，道：“阁下的意思是要留下我汤兰了。”

红带老者道：“咱们代传城主之命，段主不肯遵守，那岂不是给我们为难么？”

汤兰道：“将军，汤兰今日宁愿闹成一个横尸此地，也不会答应阁下的条件。”

红带老者道：“那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咱们不如了结了姑娘的心愿，只有先擒住姑娘，等候城主发落了。”

汤兰道：“将军，你们如若一定要杀死我，小妹也只好放手一搏了。”

红带老者道：“汤姑娘要反抗么？”

汤兰道：“如若诸位将军一定不希望我看到造化城主，我不会束手待毙，咱们之间，似乎是只有放手一搏了。”

红带老者冷笑一声，道：“这么说来，已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汤兰道：“不错。诸位既然不替小妹留一步余地，小妹是被逼出手。”

红带老者冷笑一声，道：“围起来！”

另外三个老者和那红衣人，应了一声，立时出手，把汤兰围了起来。

这时，花花妃子突然向前行了一步，和俞秀凡成了并肩而立。

有意无意间，把手中长剑的剑柄，对准了俞秀凡。

红带老者一皱眉头，道：“夫人也准备螳入漩涡么？”

花花妃子道：“我只是觉着有些奇怪。”

红带老者道：“奇怪什么？”

花花妃子道：“这样对付汤姑娘，是你们的意思呢，还是城主的意思？”

红带老者道：“自然是城主的交代。汤姑娘不受令谕，咱们只好生擒他了。”

花花妃子冷冷说道：“不行！如若这是城主的意思，我要去见城主，说个明白。”

红带老者道：“夫人应知城主的脾气，他交代过的事情，不会再改主意。除非汤姑娘先受令谕，交出俞秀凡，再求见城主。”

花花妃子道：“现在不是汤姑娘求见城主，而是我要见城主。”

红带老者道：“夫人！这不是让我们为难么？”

花花妃子道：“不错，你很为难。但你可以报于城主，由他定夺。”

红带老者道：“如是城主不见呢？”

花花妃子道：“你没有替我通报，怎知城主不见？”

红带老者回顾了另外三人一眼，缓缓说道：“三位兄台，有何高见？”

其中一个腰系白色丝带的老者，冷冷接道：“咱们奉有城主之谕，就算是夫人身份，也要遵守。”

红带老者笑一笑，道：“夫人，你听到了，咱们奉有谕令，不便通融，夫人请早些回去吧！”

白带老者道：“你本是局外之人，何苦要卷入漩涡呢？”

花花妃子道：“我看到汤段主生擒俞秀凡所费的心血，我也曾尽力劝说他归服本门……”

红带老者笑一笑，接道：“夫人也要争功？”

花花妃子道：“应该争的。我为什么不争？”

红带老者道：“你贵为夫人，还要争什么呢？”

花花妃子道：“城主有很多的夫人，每人的身份都不同，我要换一个夫人的位置。”

红带老者道：“哦！”

花花妃子道：“你报是不报？”

红带老者道：“不报。夫人请闪开，我们要出手了。”身子一侧，右手突然扣向汤兰的左腕穴道。

汤兰忍住一口气，闪身避开。

白带老者呼的一掌，遥遥击来，一股强猛的掌力，划起了啸风之声。雨道狭小，避无可避，汤兰只好举右手硬击接。老者本身功力深厚，虽是遥发掌力，但也把汤兰震退了一步。

汤兰冷冷说道：“诸位这等逼迫，是逼我拼命了。”

红带老者冷笑一声，道：“汤兰难道你还敢施展飞针么？”

汤兰双手一扬，一把银针疾飞而出。她的飞针之术，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飞针出手，四将军中，有三个被飞针击中，只有红带老者没有被飞针击中。

汤兰冷笑一声，道：“我为什么不敢？反正诸位想要我的性命。”

红带老者脸上泛起忿怒之色，冷冷说道：“汤兰，你真要造反了？”

汤兰道：“这都是阁下逼的。”

红带老者冷笑一声，道：“好，汤段主，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右手一抖，由腰中抖出一把软铁缅甸刀。

汤兰道：“阁下如是要动刀子，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这雨道之中，十分狭小，汤兰的飞针，又准确无比，红带老者内心之中，对汤兰的飞针，真还是有些顾虑，目光转动，只见随来三个同伴，都被飞针钉住了穴道，难再有动手之能。

那红衣人腰中的阔刀，也已出鞘，但他和那红衣老者一样的对汤兰的飞针，有着很大的顾虑，一直不敢出手。

汤兰对两人的武功十分了解，只要一击不中，就再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出手。心中也是很多顾忌，何况，还存着会见造化城主的希望，所以，她尽量的忍耐着，没有出手，双方形成了一个对峙之局。

红衣人忽然长长吁一口气，道：“扬兰，目下大湊还未铸成，回首还来得及。”

汤兰冷冷说道：“除非你们能带我去见城主，咱们很难解脱这相峙的僵局。”

红衣人道：“你不再想想么？”

汤兰道：“我已经想的很清楚了。”

红衣人突然一挥手中宽刀，一片银光，绕体护身，直对汤兰冲了过来。

汤兰左手一挥，一把金针，激射而去。

但闻一阵波波轻响，金针大都被红衣人手中的刀光击落。

就是这一刹时光，红衣人已然欺到汤兰的身侧。刀光一闪，平向汤兰劈去。

汤兰知道他武功高强，早已有备，一吸气向后闪退七尺。

红衣人冷笑一声，道：“汤段主，你还能走得了么？”人随刀进，寒光一抹，直划前胸。

忽然间，银光一闪，鲜血激射，红衣人向前奔冲的身子，完全失去了控制，撞上石壁倒摔地上，前胸至后背，被透穿了一个血洞。

是俞秀凡，伸手拔出了花花妃子捧在手中的长剑，一剑洞穿了红衣人的胸背，剑中要害，气绝而逝。拔剑刺出，还剑入鞘，只不过一瞬工夫。

凝目看去，俞秀凡身上仍然带着金针，静静地站在原地，若无其事一般。汤兰震动了一下，心头大感惊像，她在江湖上行走半生，可算得阅历丰富的人，但她记忆之中，从没见过这样的快剑。

那是速度闪电雷奔的，几乎使人目不暇接。

但心头更为震骇的是那红带老者，双目圆睁，目注着汤兰，道：

“你真的背叛了城主？”

汤兰镇静了一下心情，道：“阁下再三相迫，小妹只有抗拒一途了。”

红带老者突然转身向后跃去。

汤兰早已动了杀机，此情此景之下，放走了这红带老者，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双手挥扬，数枚金针，疾射而出。

这地方如若是宽大一些，以那红带老者的轻功身法，自然可以闪避开会。但这地方太狭窄了，那红带老者，只能直线奔行，如何能快过那汤兰的金针，金针数枚刺中了红带老者的后背穴道，身子一软，倒摔在地上。

汤兰目光转注另三个老者脸上，冷笑一声，道：“你们四将军，一向是同出同进，走了一位，岂不是少了一个伴儿？”

这三个人都是江湖阅历极丰的老手，怎会听不出弦外之音，脸色一变，道：“汤段主！”

”

汤兰出手如风，一把锋利的匕首，疾划而过，斩断了三人的咽喉。

俞秀凡心头微微一震，暗道：这丫头好毒辣的手段。

汤兰拭去了匕首上的血迹，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是不是觉着贱妾的手段太过毒辣一些？”

俞秀凡道：“此等情势之下，也只有杀人灭口了。”

汤兰道：“照贱妾的看法，那造化城主早已对咱们有了怀疑，他所以这样重重刁难，无非是想把你制服之后，再和我及花姑娘算帐”

花花妃子道：“咱们先退出去，不用再送入虎口了。”

俞秀凡道：“好不容易走到此地，就这样退回去，实叫人难以甘心。”

汤兰道：“唉！我也想到俞少侠不肯，所以，我先杀四将军，捞捞本。不过，咱们已无必要再用苦肉计了。”

俞秀凡道：“此地距那造化城主的覆居之地，还有多远？”

花花妃子道：“不太远。就我记忆所及，不会超过十丈。”

俞秀凡道：“花姑娘很少到后面来了，”

花花妃子道：“很少来。明白些说，一年时光我未到过这里了。”

俞秀凡道：“姑娘对这些还有记忆么？”

花花妃子道：“有。不过，这里的一切布置，常常改变，但凭一年前的记忆，似乎是已经没有办法找到出入之路。”

俞秀凡道：“只是几条甬道，会有这样大的变化？”

汤兰低声道：“俞少侠，别低估了造化城主。他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只听一阵呵呵大笑，传了过来，道：“汤兰，你真的背叛了我么？”

声音很平和，但汤兰却听得脸色大变，道：“属下不敢。”

那声音又遥遥传了过来，道：“汤兰，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施展你的飞针之术，取了俞秀凡的性命。”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阁下是造化城主么？”

平和的声音应道：“正是。”

俞秀凡只觉那声音由后石壁上传了过来，似是对方先用功力，把声音送到石壁上，由石壁反折回来。轻轻吁了口气，道：“你化身千百，变幻无常，在下见过了你很多的化身。”

平和的声音应道：“很可惜的是，你没有遇见过我。”

俞秀凡道：“这是在下来此的唯一心愿，已经很多的人，为你而死。你似乎用不着再藏头露尾，故作神秘了。你应该知道，造化城主中，那样多的高手，都无法拦得住我，何况是汤兰呢？”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又传出那平和的声音，道：“这么说来，汤兰已被你说服了？”

俞秀凡回顾了汤兰一眼，汤兰微微颌首，道：“俞少侠，瞒不了他，你觉着应该怎么说，可以告诉他了。”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你瞧到下什么？”

造化城主道：“瞧到了你和汤兰，还有几具尸体。”

俞秀凡道：“阁下，俞某人觉着咱们已照了面，似乎是再也用不着故弄玄虚了，我想咱们应该面对面的一决胜负了。”

造化城主道：“可以。不过，俞秀凡你要先到我宿住的地方，才有和我动手的机会。”

语声一顿，接道：“汤兰，你已经决定背叛了本城主么？”

在造化城主的长年积威之下，汤兰不自觉的说道：“属下还在考虑。”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汤兰，我要你现在决定。”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城主明鉴，我无法胜得过他。”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汤兰，在本座面前你仍敢如此大胆，在别人面前，那还得了？”

汤兰经过这一阵时间之后，人已经冷静下来，突然问，神态大变，淡淡一笑，道：“城主！你能够看到属下么？”

造化城主没有直接答复，却避重就轻他说道：“你觉着本座能够看得到

你么？”

汤兰道：“属下觉得你看不到。”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汤兰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

汤兰道：“属下感觉之中，我似乎是早已进入棺材中了。”

造化城主的耐心，大出了汤兰的意料之外，没有一点回音。

汤兰长长吁一口气，道：“城主觉不出么？咱们住这个地方，是不是像一个很大的棺材？”

冷哼一声，造化城主，似是已动了怒火，道：“汤兰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么？”

汤兰道：“不知道。”

造化城主道：“背离造化门，欺瞒城主，那是千刀分尸的大罪。”

汤兰缓缓说道：“属下请问城主，一个人能死几次？”

造化城主道：“一次。”

汤兰道：“这就是了。咱们造化城中的死罪太多，似乎是一个人稍有一点错误，就是死罪了。”

造化城主道：“所以，我能统治这样多的高人和化身千百。”

汤兰道：“不错。你统治了很多的人，但你没有统治他们的心。

只要他们有机会，就会背叛你。俞少侠一路行来，伤了你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背叛了你？你自己想想看，你统率这么多人，但有几个可靠的？”

造化城主道：“汤兰，你对本门的实力，知道的很清楚吧！”

汤兰道：“很清楚。不过，你这些人，都是有些靠不住。只要他们有机会，都会和我一样背叛你。”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汤兰我已经对你尽到了最大的耐心。但一个人该死的时候，他会自己疯狂。”

汤兰突然格格大笑起来，道：“城主，我们一直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所以，我们没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住在这座石洞之中，两年来不见天日，老实说，这日子是生不如死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不再答话。

汤兰高声说道：“城主，俞秀凡向你挑战，你敢不敢出面应战。”

造化城主，不再回答。

汤兰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人算不如天算，造化城主太过奸诈，事情已经挑明了，咱们也用不着再装了。”

俞秀凡用力一抖，全身金针，尽皆脱落。

伸手取过来花花妃子手中的长剑，道：“汤姑娘，你是不是有些怕？”

汤兰笑一笑，道：“现在，我一点也不怕了。”

俞秀凡道：“好！咱们冲过去。”

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行！不可莽动！”

俞秀凡道：“为什么？”

花花妃子道：“我记得，这里有很多的埋伏，都是可以置人于死的埋伏。”

俞秀凡回顾了一眼，只见这甬道大约有七八尺宽，高约一丈五六，两面都是光滑的石壁，看不出一点埋伏的痕迹。轻轻吁一口气，道：“这地方如若设下了埋伏，当真是工程浩大了。”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经营这座造化城，化去了二十年工夫。

借天然的形势，加上了庞大人工，造成了这座山中石府，花去了无数的财力。而且，听说，造化城主，还为此罗致了不少的人才，百名以上的木石人才，但在造成了这座石府之后，却不见一人生离此地。”

俞秀凡道：“全都被他杀了么？”

花龙妃子道：“是不是全数被杀了，贱妾不敢妄言，也许是他们被囚禁了起来。”

俞秀凡道：“以造化城主的残忍，怎会费此心神，无一生离，自然是全数死了。”

花花妃子黯然叹息一声，道：“所以，除了造化城主之外，无一知晓整个的机关埋伏详情。”

俞秀凡用剑鞘轻轻敲打一下石壁，道：“如若此地有什么埋伏，造化城主应该早发动了。”

花花妃子道：“就贱妾所知，咱们还没有进入设伏地区。”

俞秀凡回顾了汤兰一眼，道：“汤姑娘！请带花姑娘先行高此。”

第三十八回 愈战愈勇 城主现身

汤兰接道：“俞少侠呢？”

俞秀凡道：“我既然到了此地，如不见见那造化城主，实是心有不甘。”

汤兰叹息一声，道：“俞少侠，造化城主虽然身处石府，但他却仍具有指挥全局的能力，连贱妾也不明白他用的什么方法。我们就算是离开此地，活命的机会也不大。”

俞秀凡道：“碰碰运气，你们联合金钧翁、石生山、无名氏等三人，会合于一处，也许有闯出去的机会。”

汤兰摇摇头，道：“俞少侠，贱妾已见识了你那闪电一般的剑法，那是从未见到过的快剑。但造化城主的属下太多，你一人武功虽高，也不易抗拒。贱妾之意，何不暂时忍耐一二，咱们把金钧翁等召集于一处，贱妾也有几位心腹属下，集中起力量，再设法攻入石府。”

花花妃子道：“就我所知，这城只有一条出路，如若咱们能够守在汤姑娘区段之内，封死他们的出入之路，岂不是以逸待劳么？”

汤兰道：“这倒是上上之策，但不知俞少侠肯否答允？”

只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道：“汤兰！你太低估本座了。”

汤兰冷冷接道：“我的错误，过去就是大过高估计你了，所以，现在我只好低估你一些了。”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既然彼此已经答上了话，似乎用不着故作神秘了。”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我能统率这么多的武林高手，自然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你这些激我之言，怎会生作用。”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我俞秀凡单人只剑，向阁下挑战，你如是自信能够胜过俞某人，为什么不现身出来，一决胜负。”

造化城主道：“和老夫动手么，你还不够这个份量。”

造化城主冷冷地一笑，接着说道：“俞秀凡，老夫想了又想，觉着你还不配和我动手。”

当今武林之世，只有一个人，可以和老夫动手打上几招。”

俞秀凡道：“那是什么人？”

造化城主道：“艾九灵。”

俞秀凡道：“哦！”

造化城主道：“除了艾九灵之外，天下再没有配和老夫动手的人。”

俞秀凡冷冷说道：“在下觉着，我至少可以和你动手一战。”

造化城主道：“那是你的想法。”

俞秀凡道：“至少我冲到了这里，听到了造化城主的话，你的这些关卡，没有一道能拦得住我。”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我现在派遣三个人和你动手，如是你能把他们三个人全数杀死，我再和你动手。”

俞秀凡道：“好吧！如是在下胜了他们，那将如何？”

造化城主道：“老夫现身，和你动手。”

俞秀凡道：“好！咱们一言为定，阁下可以放他们出来了。”

造化城主道：“可以，但你要告诉汤兰，不许她出手助战，如若她要施展飞针，那就别怪我说了不算。”

俞秀凡转对汤兰道：“汤姑娘，在下和他们动手时，不许姑娘出手。”

汤兰点点头，高声说道：“我可以不出手，但你也别太相信造化城主的话。他可能派遣三个人出来和你动用，但如你真的杀了他们三个人，造化城主未必会出来和你动手。”

俞秀凡道：“他是一门之主，这等当面许下的诺言，难道还会食言吗？”
汤兰道：“很难说啊！”

”

俞秀凡道：“果然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造化城主厉声喝道：“汤兰，本城主虽然是善用谋略，但我亲口许下的诺言，怎会食言。”

俞秀凡道：“但愿如此，在下恭候教益了。”

造化城主道：“你等候一刻工夫，我会下令他们一个一个的出去，免得三个人联手攻你。”

俞秀凡道：“看来，城主还有一点英雄气概！？”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俞秀凡，你还不配和老夫谈论这些事情。”

俞秀凡道：“在下敢向阁下挑战，难道还不配和你阁下谈几句话么？”

造化城主道：“江湖上的武士，到了某一等境界之舌，就应该有着很严格的划分，愈是上品的名贵之物，它所分的等级愈严。第一流武士中，应该有着更严谨的等级。你算是第一流的武士了，但你和老夫，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虽是毫厘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

俞秀凡道：“高论，高论！但不知在下几时才能进到和阁下一样的等级？”

造化城主道：“杀了三个人后，你就可以再进一级。那时虽然还不能和我并驾齐驱，至少，老夫可以接近你了。”

俞秀凡道：“好吧！城主请早些出来！”

一刻工夫之后，前面雨道转角处突然出现了一个全身白衣的人。俞秀

凡凝目望去，只见那白衣人不但衣服如雪，脸色也苍白的几乎和衣服相同，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寒意。

他的年纪不大，颔下无须。手中执着一柄长剑，五尺左右的长剑，而且剑身很宽，很厚，严格点说起来，那应该是一片扁的钢板。

只是具备了剑的形状。

俞秀凡遥遥一抱拳，道：“在下俞秀凡。”

那白衣人只是冷冷一笑，道：“我知道。”

俞秀凡道：“阁下可是造化城主派来的剑手，和在下动手的么？”

白衣人道：“是！”

俞秀凡道：“请教阁下怎么称呼？”

白衣人道：“这个不用说了。我只是造化城主手下的一流剑手，奉命取你人头而来，通报姓名于事何补。”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阁下怎知一定能胜过在下？”

白衣人道：“这是真本领、硬功夫，大家兵刃上分生死，武功上见真章，不用逞口舌之利。”

俞秀凡道：“看来，阁下是一个很不喜欢讲话的人。”

白衣人道：“不错！我是不喜欢讲话的人，而且，也不喜欢别人多讲话。”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看来，阁下倒是一个很干脆的人。”

白衣人道：“你亮剑吧！说这么多话的工夫，也许咱们已经分出胜负了。”

俞秀凡凝神运剑，平胸而举，缓缓说道：“阁下请出手吧！”

白衣人一语不发，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其实，他的动作，已经代表了答复。

白衣人长剑举起了之后，立刻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杀气，直对俞秀凡逼了过来。

一种本能，使得俞秀凡很自然生出了警觉，也觉着遇到从未遇过的劲敌。

只见白衣人疾上一步，手中又长又宽的剑，突然疾落而下。

剑如闪电，直劈而下还未近人，已使俞秀凡感觉那铁板一般的长剑上，蕴藏着千斤重力。

来势有如泰山压顶一般。俞秀凡不敢挥手硬接，只好一咬牙，向后退了两步，避开一剑。

白衣人又向前逼进了一步，涮咧劈来了两剑。

这两剑威势强大，站在数尺外的针钗汤兰和花花妃子，都感觉到剑势上发出的强烈的剑风。

俞秀凡一提气，又向后让开了两步，道：“阁下好沉重的剑法！”

白衣人冷哼一声，道：“你怎么不敢还手？”

俞秀凡道：“在下正等候阁下的破绽，只是你剑上的威力，太过强大，使人无法逼近。

所以，你虽然有很多的破绽，但因在下无法接近阁下，纵有破解之法，也是无法施展。”

白衣人冷冷说道：“俞秀凡，你如是不敢和我动手，还有一个办法。”

俞秀凡道：“什么办法？”

白衣人道：“束手就缚，随我去见城主，这是你唯一的生机。”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在下到此的用心，就是想见识一个造化城主，难道还会畏惧阁下不成。”

白衣人冷哼一声，突然挥剑斩去，这一轮急攻，有如狂风骤雨一般，猛烈无比。

俞秀凡剑势急收猛攻，剑锋指向白衣人的关节，竟然把白衣人的剑招给封住。

白衣人似是未料到俞秀凡的剑势如此快速。辛辣，大出了意料之外，一时间，竟然被俞秀凡把剑势封住。这使得他大力震惊不已。

俞秀凡却是突然间精神大振，他发觉了自己的快剑，能够阻挡住这白衣人的攻势，心中顿然间开朗起来，信心倍增。

白衣人的凌厉攻势被俞秀凡快剑封住之后，使他完全无法发挥威力；心中不禁有些急躁起来，手中宽重的长剑，攻势更加疯狂。

俞秀凡却愈打愈是沉着，快剑逐渐熟悉了那白衣人凌厉的剑路打法，更见轻松了。

白衣人连攻了一百余剑，竟然未能把俞秀凡再迫退一步，他抡出的剑风，更见强烈；但他的剑招，却已开始有些散乱。

俞秀凡经过一百招的观察之后，发觉了那白衣人的剑法，并非是全无破绽，心中暗作盘算，准备反击。

一侧观战的针钗汤兰，悄然移动身躯到花花妃子的身侧，低声说道：“夫人！你会武功么？”

花花妃子道：“会是会一些，但我这一身武功，挡不住那白衣人一剑。”

汤兰叹息一声，道：“他那只怪剑，不但又宽又重，而且剑路也怪异的很，只怕我也无法挡他一剑。”

花花妃子道：“你怎能和小妹相比，你可以用飞针伤他。”

汤兰道：“我看他的剑路，用飞针也伤不了他。”

花花妃子道：“你号称针钗，飞针之术，天下第一，难道也伤不了他么？”

汤兰摇摇头，道：“伤不了。”

语声一顿，接道：“夫人的剑法如何？”

花花妃子道：“可以看出一些路子，但我本身的造诣太差。”

汤兰道：“那白衣人的剑法，虽然诡异凌厉，但看上去，还有可寻之路；俞少侠，怪异的看不出一点路道，浑然天成，不见招式。”

花花妃子道：“真难为他，能支持了这样久的时间，未败下来。”

汤兰道：“就目下情势而言，俞少侠已掌握了胜利的机会，十招之内，就可能反击了。

……”

话尚未了，突闻俞秀凡大喝一声，一剑直刺过去。这一剑看上去并无什么特殊之处，但却正好是抵隙而入，白衣人的长剑也正好是用到力尽之处。

剑光一闪，鲜血迸冒，白衣人的一条右臂，应手而断，一条断臂，连同沉重的长剑，一起跌落在实地上。蓬然一声，长剑只击的地上石屑横飞。

俞秀凡一剑得手，并未再乘势击出，反而向后退了五步，缓缓说道：“阁下！断去一臂，应该是输了。”

白衣人望着断臂上涌出的鲜血，迅速用左手在穴道上点了三指。向外涌出的鲜血，突然间停了下来。

白衣人望望地下的断臂，忽然间撕下了身上一片衣服，把伤臂包了起来。轻轻吁一口气，道：“在下这一生中第一次挫败，而且，一败之下，就断了一条右臂。此生此世，我再也不能用剑了。”

俞秀凡道：“阁下可以练左手剑法。”

白衣人道：“左手剑法，谈何容易。二十年也未必能练得成功。”

俞秀凡道：“阁下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在你剑下送命的人，不知多少人了。”

白衣人道：“这是报应了。”

俞秀凡道：“在下不敢如此说。不过，我党着，动手拼搏之间，难免要有所伤亡了，在下如是中了阁下一剑，只怕早已粉身碎骨了。”

白衣人点点头，未再答话，转身快步而去。

俞秀凡望着那白衣人的背影，心中感慨万千。忖道：如若此人，凭仗一身武功，行侠江湖，必然是一位名头响亮的大侠。只可惜，他投入了造化城中。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好一场惨烈的搏杀。小妹在江湖上走了数十年，还未见过这样惨烈的搏杀。”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我们才过了这一关，还有三关，经过这一战之后，在下也觉着这些难关，很难渡过。”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就算是你能连过三关，但你也战至筋疲力竭，再应付造化城主，那自然是更吃力了。”

俞秀凡道：“唉，造化城中，果然是人才济济。”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听小妹一句话如何？”

俞秀凡道：“姑娘请吩咐！”

汤兰道：“小妹之意，咱们用不着和造化城主讲什么信用？”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汤兰接道：“小妹的想法是，咱们不用再履行这个诺言了。”

俞秀凡道：“姑娘之意是，咱们不用和他们再打下去了。”

汤兰道：“小妹正是此意。”

俞秀凡道：“但造化城主，岂肯放过咱们？”

汤兰道：“自然他不肯放过咱们。不过，主动之权，操诸我手：

咱们要见他，他可以设下重重的关卡，要咱们冒险而入。如若咱们不和他们动手，他们必然要找咱们，对么？”

俞秀凡道：“不错。”

汤兰道：“至少，决战的地点，由咱们选择。”

俞秀凡点点头，欲言又止。

汤兰道：“俞少侠！江湖上，不是一个讲道义、说仁德的地方。

何况，你面对天下第一狡猾之徒，咱们用不着再守信诺了。”

俞秀凡叹口气，道：“咱们要对付造化城主，就是因为他无信无义，奸诈、恶毒，如是咱们也和造化城主一样无信，那岂不是一桩很大的遗憾么？”

汤兰笑一笑，道：“俞少侠，江湖上的险恶，怎能以信义对待敌人。这些年来，能够进入此地和造化城主为敌的，只你一个，你怎么可轻易牺牲。”

花花妃子接道：“汤姑娘说的是啊！你为一语信诺而死，正是造化城主的希望，咱们不能让他如愿以偿。”

汤兰道：“俞少侠！小妹十数年江湖历练，见识过很多为信诺而死的人，

也许死后博得英雄之名，但对江湖大局，却是全无补益。

俞少侠请想想，你如不幸战死，对人对事，有什么好处？”

未客得俞秀凡答话，一阵沉重的步履声传了过来，一个手执双剑的青衣人，正快步行了过来。

汤兰道：“这是第二个人！”

俞秀凡吸一口气，缓步迎了上去。双方还有五步距离，那人突然一挥双剑，两道寒芒，二龙出水一般，剪击过来。俞秀凡一式“划分阴阳”，封开了两道凌厉的剑势。

青衣人冷哼一声，道：“好剑法！”左手一抖，一剑如箭，直射过来。

俞秀凡暗道：这人怎的把手中长剑，当作暗器施用。心中念转，长剑已横里点出。

他出剑快速，波的一声，点中剑身。但却不料疾飞而至的长剑，不但未被震开，却忽然转身，剑锋掠着俞秀颈项而过。

俞秀凡身子向前疾冲一步，急急缩颈，仍然晚了一步。剑锋划肩而过，鲜血淋漓而下。

敢情这长剑上，蓄蕴着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吓得俞秀凡剑势一挡，长剑忽然间转了弯，但见那长剑打个回旋，突然间又飞回青衣人之手。

汤兰高声叫道：“回旋飞剑。”

青衣人冷冷说道：“不错。俞秀凡，拿命来吧！”

汤兰右手一挥，一把金针，电射而出，道：“先接我一把金针。”

花花妃子急步奔了过来，道：“俞少侠，伤的重么？”

俞秀凡道：“伤势不重，但他这剑路怪异，真叫人莫恻。”

青衣人双剑挥舞出一片剑幕，击落了汤兰一把发出的二十一枚金针。

俞秀凡伸手一摸后颈，沾染了一手鲜血。摇摇头，只觉筋骨尚未损伤，心中稍觉宽慰。

那证明了，他还有再战之能。

轻轻吁一口气，俞秀凡缓缓说道：“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剑法，在下这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剑法。”

汤兰哼的一声，撕去了身上一片衣服，包起了俞秀凡颈间的伤势，低声道：“伤到了筋骨没有？”

俞秀凡摇摇头，道：“还好。只是伤到了颈间肌肤。”

汤兰道：“俞少侠，要不要运气调息一下？”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试试他的回旋剑法。”

但闻青衣人哈哈一笑，道：“两位走不了啦！”

俞秀凡冷冷说道：“咱们也没有打算走，阁下不用激我。”

青衣人冷笑一声，道：“你能斩断了大剑士一条手臂，足见高明。但在下倒要试试阁下的剑法，有何精奇之处。”

俞秀凡道：“在下也要试试阁下的回旋剑法，我不会这样轻易的退走。”

青衣人道：“好！咱们分不出胜负，就不许离开。”

青衣人突然飞身而起，两支长剑，一齐刺来。这一次，他双剑合奎，刺向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吸一口气，潜运内力，突然一挥长剑，横里斩去。

青衣人刺向俞秀凡前胸的剑势，在接近了俞秀凡时，突然一分二，一剑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

这真是奇妙绝伦的一剑。下面的剑势，封住了俞秀凡的剑势，上面一剑，却直刺咽喉。

当的一声，双剑相击，俞秀凡剑上的力道，虽然把青衣人剑势抬高五寸，但剑势仍然被封住。但青衣人上面的剑势，却电光石火一般，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要害，匆急之间，俞秀凡一偏头寒光掠颈而过。嘶的一声，穿破了俞秀凡的右臂衣衫。

这一剑险险避过，没有伤到肌肤。俞秀凡一挫腕，长剑收回，突又击出，一剑横削，斩了过去。他望右臂一眼，是否受了伤，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感觉到右臂，仍然有力量用出。

就全力攻出一剑。

这一剑无招无式，却快迅之极，闪电流矢一般。剑光过去，鲜血迸冒，青衣人一条左小臂，被齐时间斩断。

彪悍的青衣人，一声未哼，身子忽然问向后退了五步，右手同时疾出，拉住了向下沉落的左小臂，连一条断臂和右手五指仍然紧握的长剑，带了回去，身子站定，张口咬住了断了的左臂，右手一振，长剑疾飞而出，直向俞秀凡飞了过去。长剑出手，右手五指又抓住了断臂五指紧握的长剑，用力一抖，震落下左臂。

俞秀凡吃过了一次苦头，眼看长剑击来，不敢再挥剑封架，身子一侧，闪避开去。长剑掠面面过，向后飞去。青衣人右手取过断臂的长剑，又疾快的投掷过来。这一剑，力道更强，比起第一次的剑势，更为快速。

俞秀凡心中思忖道：原来他剑上的古怪回旋力道，必得遇上了阻力，才能发挥作用，我不用剑封他就是。心中念转，目注来剑，脚下移步，又闪开了第二剑。

这时，那青衣人双剑一齐投掷出手，已成赤手空拳，没有兵刃。

俞秀凡一提气，疾射而出，挺剑直击。青衣人神色冷肃，并不闪避。

俞秀凡剑风如轮，由那青衣人前胸直穿后背。

但闻汤兰尖声叫道：“俞少侠小心后面。”

俞秀凡闻声警觉，一挫身子，长剑加力，右手一抬，硬把那青衣人的尸体举了起来。两把长剑，交叉而至，寒光闪处，硬把青衣人腰斩三截。

俞秀凡举手拭去了头上一把冷汗，回顾一汤兰一眼，道：“这两把剑由何而来？”

汤兰望望那青衣人的尸体，道：“就是他投出的两把长剑。”

俞秀凡叹了一口气道：“怎么会回了头？”

汤兰叹口气，道：“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神技。”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把经过的情形，告诉在下听听。”

汤兰道：“那后发的一剑，快加流矢，击在第一剑的剑柄之上，原本直向前飞的长剑，忽然间剑身倒转，直飞回来，第二柄长剑在一击第一剑的剑柄之后，却也借力倒转过来，两柄剑一先一后，由你停身之处飞过。”

俞秀凡接道：“如是未向他攻袭，停在原地不动，很可能被这回转的剑势所伤了。”

汤兰道：“就小妹的看法，那双剑合击之势，笼罩的空间很大，又极快速，似是很不容易闪避开去。至少，小妹是无法闪避开去。”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如此快速的来势，在下也闪避不及。”

汤兰道：“那后面一剑蓄蕴的力道，似是一直强过第一剑，所以飞至那

青衣人停身之处时，双剑已成平行之势。”

俞秀凡道：“可惜呀！可惜！”

汤兰奇道：“可惜什么？”

俞秀凡道：“这等奇绝的回旋剑法，在下竟未见到。”

汤兰道：“你如见到了，只怕很少有闪避的机会。”

俞秀凡道：“更可惜的是这等旷古绝今的剑法，只怕要至此失传了唉！早知如此，在下不该杀死他。”

花花妃子突然接道：“不会失传。”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花花妃子道：“就我所知，造化城主迫逼属下交出他最好的武功，像此等剑法，造化城主岂有不学之理。”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造化城主也会回旋剑法了。”

花花妃子望了那青衣人的尸体一眼，道：“比起这青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俞秀凡沉吟不语。

汤兰叹口气，道：“花姑娘的话十分可信。造化城主具有着绝世才慧，深厚功力，更可怕的是，他那自私可卑的手段，这等罕闻罕见的剑法，他岂肯放过？”

俞秀凡心中一动，道：“汤姑娘，他学过你的飞针手法么？”

花花妃子道：“以他的聪明、功力，只要问问她，那就行了。”

汤兰道：“不错，以他之能，只要知晓诀窍，稍作练习，就可以练成了。只要他稍下一些工夫，只怕会比我还要高明一些。”

俞秀凡呆了一呆，忖道：果然如此，那造化城主，岂不是天下第一高人。我俞秀凡岂能是他的敌手。但闻一阵沉重的步履传了过来，惊醒了俞秀凡的沉思。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老者，一步一步的行了过来。

似是他的双足很沉重，每一步都是走的很吃力，所以，走得很慢。

距离俞秀凡还有五尺左右时，停了下来。

望望青衣人横卧在地上的尸体，缓缓说道：“是你杀了他？”

俞秀凡一挺胸道：“不错。”

黑衣人冷冷他说道：“我要替他报仇。”

俞秀凡心中明白，请教他的姓名，他决不会说出来，点点头，道：“好吧！你亮兵刃。”

”

黑衣人扬起了一双乌黑的双手，道：“这就是老夫的兵刃。”

那一双手上，留着一寸多长的指甲，看上去，有如魔爪一般。

长长吁一口气，俞秀凡缓缓说道：“你手上有毒？”

黑衣人道：“不错，有毒。而且是很恶毒的奇毒。只要被老夫碰上一下，非死不可。”

俞秀凡道：“你的手，能比上百练精钢的长剑么？”

黑夫人道：“这个要你俞少侠试一试就知道了。”

俞秀凡道：“就算是在下一定会死在阁下的手中，在下也一定会试一试。”

黑衣人道：“俞少侠果然是豪气干云。”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好说，好说。”

黑衣人道：“俞少侠先出手呢，还是老夫先出手？”

俞秀凡道：“强宾不压主，自然是阁下先出手了。”

黑衣人道：“那很好，俞少侠小心了。”口中说话，双手却忽然动作，一把向俞秀凡抓了过来。

俞秀凡长剑一挥，展布出一片寒光，横里向黑衣人双臂斩去。

那知黑衣人竟然视而不见，似是这一抓，非要抓到俞秀凡的人不可，就算把双臂斩断，也是在所不惜。俞秀凡剑势接近那黑衣人时，忽然心生警觉，剑势一恫，人也借势向后跃退了五尺。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怎么不斩了老夫的双臂？”

俞秀凡双目凝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冷冷说道：“你是不是血肉之躯？”

黑衣人道：“为什么不是？”

俞秀凡道：“你既是血肉之躯，为什么不怕在下的宝剑锋利？”

黑衣人道：“那是因为老夫有一股不畏断臂的勇气。”

俞秀凡冷冷说道：“事出非常，很难叫在下相信。”

黑衣人道：“信不情是你的事了，再接老夫一掌，”说打就打，呼的一掌，劈了过来。

这一掌，力道咸猛，带起了一股强大的掌风。”

忽听汤兰高声说道：“不要用剑锋伤斩他的肢体，用剑身把他封开。”

俞秀凡嗯了一声，长剑偏出，横着剑身，啪的一声，击在了那黑衣人的手臂之上。剑身上营蕴着很强大的内力，但只也能把对方的掌势，击的横移半尺。

黑衣人似是完全不知疼痛，精钢剑身，击打在小臂之上，他连望也不望一眼，两道目光，却投注在汤兰的身上，道：“你是汤段主。”

汤兰道：“汤段主早已死去，在下是针钗汤兰。”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吃里扒外，出卖了城主，是么？”

汤兰道：“不敢。小妹只是痛悟前非，重新作人。”

黑衣人冷冷接道：“汤兰，你可是觉着俞秀凡一定能保住你的性命了么？”

汤兰道：“不是。我知道造化城主早已在我身上做了手脚，就算是俞少侠能保我逃过这一大劫，我也活不过三日。”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城主在你身上下了毒么？”

汤兰道：“不是。”

黑衣人道：“那是用的什么方法？”

汤兰道：“一枚小针。城主能巧的使它在人身运行，三十六个时辰之后，毒针随着行血，正好刺入心脏，那就非死不可了。”

黑衣人道：“这些年来，一直如此么？”

汤兰道：“不是，每次遇上警讯，或使城主觉着你可疑之时，他才下手。”

黑衣人道：“汤兰，你不是信口胡说吧？”

“不是，我说的千真万确。”

黑衣人道：“城主对你下的手？”

汤兰苦笑一下，道：“这就知道了。但不会超过几个时辰。”

黑衣人道：“胡说。”

汤兰接道，“我说的千真万确，我知道这件事，而且，刚刚感觉情形有异。”

黑衣人皱皱眉头，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汤兰道：“那种小针，是什么东西制成，我不知道，但它要通过人身十二大穴，只有在通过穴道时，人才会有些感觉。”

黑衣人道：“我问你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汤兰道：“穴道中有些麻，有点痒，也有些轻微的疼。”

黑衣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先通过什么穴道？”

汤兰道：“我刚刚感觉着，那枚小针通过‘曲池穴’。”

黑衣人忽然对俞秀凡一挥手，道：“姓俞的，老夫要求证实一事，咱们等一会再打如何？”

俞秀凡道：“好！悉听尊便。”

黑衣人道：“你不会暗中偷袭老夫吧？”

俞秀凡道：“俞某人还不屑如此。在下出手时，自会先行招呼阁下一声。”

黑衣人目光转注汤兰的身上，道：“老夫也有这样感觉。”

汤兰双目眨动了一下，道：“不会吧？阁下正受重用。”

黑衣人道：“事实上，你说的一点不错，老夫想先求证一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汤兰，你可知晓解教之法。”

汤兰道，“知是知道，不过咱们没有磁胆，也是枉然。”

黑衣人道：“磁胆？”

汤兰道：“一种强力的吸铁石。”

黑衣人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法子？”

汤兰道：“那就非贱妾所知了。”

黑衣人不再说话，突然闭目盘膝而坐，运气调息起来。

俞秀凡回顾了汤兰一眼，低声道：“姑娘，你真的中了暗算么？”

汤兰点点头，道：“真的。”

俞秀凡道：“为什么不早说？”

汤兰道：“我是刚刚才感觉到。”

俞秀凡道，“唉！这么说来，咱们必得尽快找到造化城主了。”

汤兰道：“这样也好！本来，我还有一些畏死之心。此刻，我连这一点顾虑也没有了。”

”

俞秀凡心中想说凡句慰藉之言，但却不知从何说起。

汤兰突然回白了花花妃子一眼，道：“花姑娘帮我作一件事如何？”

花花妃子道：“汤姑娘但请吩咐。”

汤兰从怀中取出一物，交给花花妃子，低言数语。花花妃子连连点头，转身而去。

忽见黑衣人一跃而起，道：“不错。我也受了他暗算。”

汤兰呆了一呆，道：“这话当真么？”

黑衣人大声喝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汤兰道：“那真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黑衣人冷冷说道：“我没有你姑娘这份好耐性，我要去找那造化城主问个明白。”转身向前奔去。

俞秀凡低声道：“汤姑娘，真的中了毒针么？”

汤兰低声说道：“公子的看法呢？”

俞秀凡微微一呆，道：“难道这是假的？”

汤兰道：“真的。不过，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已被造化城主起下我身上毒针。所以，我才能说的人木三分，叫人无法不信。如是没有这份经验，就算是说谎言，也很难说的叫人家十分相信。”

俞秀凡道：“佩服！佩服！就算是在下，也要被姑娘这等唱做俱佳的神态，给骗了过去。”

汤兰道：“我说出一段事实，不过那事实提早了一年而已。”

俞秀凡道：“姑娘怎知那黑衣人中了暗算？”

汤兰道：“我只是感觉那造化城主为人，不会放心任何人，有了我和花妃子的叛离，更便他难以对属下放心，很可能在他身上暗加禁制，随口说出往事经过。想不到，竟被我幸而言中了？”

俞秀凡道：“不论如何阴险的人，如何恶毒的手段，总有被揭穿的可能。这黑衣人武功怪异，打法奇突，如非被姑娘这一番话说服，只怕还有一场恶战呢！”

汤兰道：“我不认识那黑衣人，但我看他的出手路数，似是属于彪悍、冷厉一类的人物，这些人，应该是桀骜不驯一型。”

俞秀凡道：“汤姑娘，咱们此刻是否应该追在那黑衣人的身后进入造化城主的寝居之地。”

汤兰叹息地道：“俞少侠，他虽是满腔怒火而去，但他……”

忽见人影一闪，那黑衣人忽然去而复迎。俞秀凡一提真气，全神戒备。

不容黑衣人开口，汤兰已抢先说道：“你是那造化城主的亲信，想来不会在你身上施下暗算了。”

黑衣人冷厉他说道：“只要你没有欺骗老夫，我相信已身中奇针。”

汤兰道：“那阁下就该去找造化城主问个明白？”

黑衣人道：“造化城主作贼心虚，已放下了石门埋伏。”

黑衣人又接着道：“这些埋伏很坚牢，就算一个人不计伤亡的硬向里面闯，也一样冲不过去。”

汤兰道：“阁下能在造化城主的身侧，自然是近卫身份了，想必对那些埋伏，知晓的很多了。”

黑衣人道：“老夫很熟悉这些埋伏。”

汤兰道：“现在，你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埋伏？”

黑衣人道：“一道坚牢的铁门。不论如何深厚的功力，也无法打开那座铁门，除非能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俞秀凡道：“那道铁门之后，还有什么呢？”

黑衣人道：“就老夫所知，有一处弓箭埋伏，那些弓箭，有一道机簧控制，开动机簧，立刻万弯齐飞，激射而出。普箭上都装着锋利的钢铁，尖利元匹，只要射中人身，纵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工夫，也无法抗拒那尖利的箭链。”

汤兰道：“除了那驾箭的机关之外，还有什么埋伏？”

黑衣人道：“听说一共有七道埋伏，一道比一道厉害。除了那些普箭埋伏外，还有什么埋伏，在下就不清楚了。”

俞秀凡直：“老前辈，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黑衣人道：“只有一个办法，等下去。”

俞秀凡道：“等下去，如是他们不肯开门迎战，咱们要等到几时才能罢休呢？”

黑衣人道：“这个么，老夫也无法知道。等到几时，那要看咱们的运气了。”

汤兰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咱们这样等下去，难道不要吃些东西么？”

黑衣人道：“如是咱们在吃东西时，他们开了铁门，那岂不是失了机会。”汤兰道：“如若咱们等下去，饿到体能消失时，他们突然开门而出，咱们岂不是要束手就缚了？”

黑衣人道：“这个，老夫倒未想过。”

汤兰道：“现在，你应该想想了。”

黑衣人道：“唉！老夫替他卖命、出力，想不到他竟然在我身上施下暗算。”

汤兰道：“那是因为他不信任你，所以，在你身上暗施算计。

你如是不幸死在了俞少侠的剑下，那是活该。”

黑衣人接道：“如是老夫胜了呢？”

汤兰道：“胜了么，你也是死定了，三日后，穿心脏要害而死。”

黑衣人道：“这么说来，老夫不论胜败，都得死了。”

汤兰道：“这就是造化城主的神秘、恶毒，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对他构成威胁。”

黑衣人一皱眉头，道：“俞秀凡，你准备怎么办？”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什么事？”黑衣人道：“咱们还未分出胜负，不过，老夫对那造化城主的积恨太深，所以，我必须保留下体能，先报此仇。”

俞秀凡道：“说的是啊！咱们本无仇恨，何苦以命相拼呢？”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可是承认败给老夫了？”

俞秀凡笑道：“老前辈的招数，奇幻、凌厉，叫人无法预测，晚辈也许不是敌手，”

黑衣人冷哼一声，道：“听来你心中还有些不服。”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小娃儿，也难怪你有些骄傲。你能杀死大力剑士和回旋剑客，那说明你的武功，确非小可，但老夫的武功很怪异，别走一格。”

汤兰笑一笑，接道：“老前辈，你虽只是出手一招，但已看出了武功的怪异。但不知老前辈可否把姓名告诉我们？”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人称老夫独行叟。”

针钋汤兰啊了一声，道：“铁判独行叟，四十年前已名满江湖了。”

黑衣人脸上有些得意，也有些惭愧的接道：“往事已逝，不提也罢。”

汤兰道：“老前辈铁掌、钢指，和人动手，从不施用兵刃么？”

独行叟道：“老夫也有一件兵刃，带在身上，但却很少使用。”

汤兰接道：“江湖上从未传过你使用兵刃的事，但不知咱们可否开开眼界，看看老前辈的兵刃？”

俞秀凡心中暗道：“看来，女人的心思，究竟是比较男人细密多了，这独行皇虽然可能和我们合手一处，但汤兰竟然还要设法摸出他的底细。需知武功跨越过了某一种境界，对自己武功路数有一点泄漏，就多授对方一分取胜的机会。”

独行叟道：“那是一只金手掌，老夫这一生中，记忆所及，只用三次兵刃。前面两次，都在出道不久所用，此后老夫就未再用兵刃。但十几年前，又被迫用过一次。”

汤兰道：“为什么？”

独行叟道：“咱们奉命追杀一人，但他行踪飘忽，很难找到他。”

有一次，被我们堵在一片山谷中，逼他束手就缚。他不肯，双方对手搏杀，由晨至暮，血战了六个时辰之久。我们围攻他的一十二个高手，死的只余下老夫一个，为了自保，老夫又用了一次兵刃，封开他手中金笔，解了自己一次大难。”

汤兰道：“什么人这样厉害？”

独行叟道：“金笔大侠艾九灵。”

汤兰道：“当今天下，第一侠人！”

独行叟道：“也许就是那第一侠人之名害了他，激起别人的争胜之心。”
汤兰道：“老前辈，晚辈有几点不明之处，想请教一二，如是说错了什么，还望老前辈多多指正。”

独行叟道：“老夫这一生中，也做了不少错事，你说吧，什么事，就算错了，老夫也不怪你。”

汤兰道：“以老前辈在武林的身份地位，怎会进入了造化城中，作他属下？”

独行叟黯然一叹，道：“事情很复杂，此时此地，无法多谈，总之，老夫也是被迫就范罢了。”

汤兰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独行叟长长吁一口气，道：“咱们如是无法破石壁铁门，只有在这里等他了。”

汤兰道：“老前辈，除了关闭的铁门之外，城主寝宫，是否还有别的通外面的道路？”

独行望道：“这个么，老夫就不清楚了。”

汤兰道：“那寝宫之内，不但有很多的高手，而且也有着很多的兵刃、存粮，只要是水源不绝，他们可以住下很多年，不用出来。”

独行叟道：“姑娘说的不错，但老夫只有三日好活，无论如何，我也要在这三天之内等到他。”

俞秀凡心中一动，道：“造化城主的声音，可以传到此地，他寝居之地，距此不会太远。就这山势地形而言，这座石府是倾斜而下，水源应该由峰上取得，咱们虽还未到这座洞府的重要地方，但就山势形态估计，行途已过大半，除非这座山洞直通绝谷。”

独行望道：“不错，那铁门之内十丈，就是这座石府的重要所在。”

俞秀凡目光转到汤兰的身上，道：“姑娘应该知道，水源由何而来？”

汤兰道：“贱妾区段之中的水源，由一座蓄水室中取得。”

俞秀凡道：“姑娘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汤兰道：“水源来路似乎也经过人工修筑而成，那水室之中，有一个芳杯口的泉洞，清水由那泉洞中涌了出来。除非有人扣上那泉洞的盖子，泉水日夜不停。”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泉水日夜不停，那说明了水势由山上流下，造化城主如若不守信诺，不肯和在下相见，咱们就截断他的水源。”

独行叟叹息一声，道：“只可惜老夫恐怕等不到那个辰光了。”

汤兰低声道：“水由泉洞涌出，是自山上而下，或是石府中泉水，小妹也无法肯定。”

俞秀凡道：“那很容易，在下只要仔细的看一下，就可以清楚了。”

这时，造化城主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道：“俞秀凡，你能搏杀大力剑士和回旋剑客，已可证实了你武功的成就，具有一见本座的身份了。”

俞秀凡道：“但阁下却紧闭铁门，以这石洞中的埋伏，拦阻了在下。”

造化城主道：“年轻人，稍安勿躁。半个时辰之内，本座会派人迎接阁下入府相见。”

俞秀凡高声说道：“希望你言而有信。”

造化城主哈哈一阵大笑，道：“俞秀凡，当今武林之世，能被本座迎入府中相见的人，实是不多，算上阁下，也不过两三人而已。

你可以利用这珍贵的半个时辰，想出伽心中所有的疑问，见面之后，本座都可以一一解答。”

俞秀凡道：“想不到俞某人竟有这份荣幸，但不知另外两位，是何许人？”

造化城主道：“你能过关斩将，找到此处，除了有三分幸运之外，七分是你的真实本领，只此一桩，本座就理当启门迎客了。”

语声一顿，接道：“至于另外两位么，一是金笔大侠艾九灵，一是当代神医花无果。”

俞秀凡嗯一了声，没有答话。

独行叟突然高声说道：“造化城主，咱们有约在先，在下留在造化城，只是客卿身份。

十余年来，帮你出力元算，为你搏杀了无数强敌。想不到，你竟然在区区身上暗施算计。”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住口！你积恶如山，早该一死。本座免你一死，就是要把你留在身边效命。想不到你竟然敢见异思迁，为辅不终，针穿心脏，对你而言，那只不过是应得之果。”

独行叟厉声喝道：“造化城主，你打开铁门，用不到俞少侠的快剑，老夫要先斗斗你。

”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就凭你那一点微末之技么，如是俞少侠有谦让之心，本座在十招之内取你性命。”

独行叟大声咆哮，道：“你这卑下的小人，口蜜腹剑，诱骗老夫帮你十年，想不到你竟暗算谋害我，老夫要把你这卑劣的行为，昭告造化城，叫他们以老夫作为榜样。”

造化城主冷冷道：“这地方深处山腹，没有人听到你的叫骂，你独行望，也是绿林中稍有名望的人，想不到，行动竟如泼妇骂街一般。”

针钗汤兰低声道：“老前辈冷静一些，保持冷静，才能筹思克敌之策。”

独行叟叹口气，道：“这人的恶毒阴险，大约在江湖之上，再也难找出第二个人了。”

俞秀凡低声说道：“汤姑娘，劳请替我们护法，在下要尽这半个时辰的时光，尽量恢复我的体能。”言罢，盘膝而坐，闭目运息。

独行叟回顾一汤兰一眼，道：“汤姑娘，也照顾老夫一下。”也盘膝坐

了下去，闭上双目。

汤兰就站在独行皇的身侧，只要她举手一击，立可把独行叟毙于堂下。

只要她忽然间改变心意，出手点了俞秀凡的穴道，那将是大功一件，不但能再受造化城主的垂青，而且立刻会再得造化城主的重用。

她久历江湖，经历了无数的风浪，利害得失，明澈过人。她作了不少的好事，也作过不少的坏事，是亦正亦邪的人物。

一遇上特殊的机会，内心之中立刻就有了利害得失盘算。

一时间，心中念头，疾如轮转，起伏不定，竟有着迷惘彷徨，不知何去何从之感。

转头望去，只见俞秀凡和独行望，都紧闭双目，对她针仅汤兰全无一点戒备之心。花花妃子转回来归，这条甬道上，目光可及处，只有她一个。

她如是突然对两人下手，不但无人看到，也不会有人发出一良叹息。

她心中算了又算，俞秀凡获胜的机会太少，虽然有独行叟拔刀相助，也没有十之一二的胜算。

衡量过双方形势之后，汤兰突然举起了右手，一指点向俞秀凡的前肩重穴。

就在她手指将要触及俞秀凡的前肩要穴时，脑际中忽然间掠过一个新的念头，顿然停下了手。

暗暗忖道：我汤兰也是武林中成了名的人物，如是这样的反反覆覆，造化城主，岂会看得起我么。如是他内心看不起我，岂会再重用于我，制服了俞秀凡和独行史后，那是自缚双手，投入罗网了。

一念回转，心意大变。凝神看去，只见俞秀凡面色平和，似乎是对她有着无比的信任。

轻轻吁一口气，汤兰缓缓向后退了两步，双手各握着一把金针，全神戒备起来。

念转一转，立时感到两样大不相同的心情。刚才是凶心炽烈，只管盘算着制服两人，希望俞秀凡和独行受能坐息人忘我之境；此刻，却希望两人在坐息中，仍能保持着一些清醒，万一有什么警讯的，两个人也好起而迎敌。也希望半个时辰能快些过去，两人能从调息中清醒过来。

这短短半个时辰，汤兰却有着悠长无比的感觉。

每一寸光阴中，都担心有强敌来袭。

好不容易，等到了俞秀凡由坐息中清醒过来。缓缓睁开了双目。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好长的半个时辰！”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时光虽短，但姑娘却经历了半天天人交战，脱胎换骨的一次解脱。”

汤兰怔了一怔；道：“你……”

俞秀凡笑一笑，道：“如非大姊姊手下留情，那一指，就算不能取我之命，也必使我身受重伤。”

汤兰道：“你怎么知道的？”

俞秀凡道：“那是练武人一种奇异的感应。”

汤兰接道：“如是我心意不变，想是已死于你的快剑之下了。”

俞秀凡道：“那时小弟正是真气徐散之际，就算勉强闪避开去，但亦必身受重伤。但小弟相信大姊姊必可中途撒手，悬崖勒马。”

汤兰道：“你怎能有此想法，不觉着太过危险么？”

俞秀凡道：“如是小弟沉不住气，现在，岂不是已造成了大恨大憾的事？”

汤兰轻轻叹息一声，道：“你虽然是赌，赢的太危险，我希望你以后别再这样冒险。”

只听独行叟淡然说道：“汤姑娘！你没有得手的机会，我相信俞少侠的快剑，会在最凶险的时刻中，脱鞘而出。就算是俞秀凡不肯出手，老夫的分光拳，也会及时而至。”

汤兰呆了一呆，道：“老前辈也未入忘我之境。”

独行史道：“不错，我一直保持着相当清醒。”

汤兰轻轻叹息一声，道：“看来，晚进的武功，实在和两位相差的很远。”

独行叟道：“人贵自知，姑娘能适时罢手，对姑娘而言，那实在是一份幸运。”

汤兰苦笑一下，欲言又止。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虽然是魔道桑雄，但他亲口说出的话，大约还不会不算，距他开门迎客的时刻，快要到了！目光转注到汤兰的脸上，接道：“借这片刻时光，小弟想请教大姊姊一点事情。”

汤兰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大姊对小弟下手，可想是重归造化门，再受那造化城主的重用么？”

汤兰道：“贱妾确有此心。”

俞秀凡道：“唉！大姊改变心意，可是又想到那造化城主的阴险，不可能重用一個一度背叛过他的人么？”

汤兰点点头道：“是我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独行叟道：“姑娘想对了，造化城主若不在老夫身上施了手脚，老夫相信，俞少侠必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胜也胜的很惨，败则粉身碎骨。”

为什么俞秀凡会粉身碎骨，独行叟没有讲下去，俞秀凡和汤兰也未追问。

汤兰却吁一口气，道：“俞少侠，你现在对我还有怀疑么？”

俞秀凡道：“小弟一直未对大姊姊怀疑过。”

汤兰道：“这些年来，我作人处事，一直从利害处着想，只想我自己能得些什么好处，从未想过别人应该如何。”

俞秀凡笑一笑，道：“过去的事，不用再多费心了。此刻咱们是一个生死同命的局面，小弟全力以赴，成败之数，非我能顾了。”

汤兰笑一笑，道：“我不会落在造化城主的手中，受他折磨；必要时，我就会自绝而死。”

独行叟道：“老夫也不会给他们生擒的机会，至多打一个同归于尽的局面。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两位，如是听到我咳嗽之声，两位请早些离开，至少要距我一丈开外。”

他没有说明原因，俞秀凡和汤兰也未追问。

独行叟轻轻吁一口气，道：“两位要记着听到老夫的咳嗽之声，就想法子把对手转到对着老夫这一面。”

不用再说什么事，俞秀凡和汤兰也知道了一个大概。

就在几人讲几句话时，耳际间突然听到了一种飘渺而来的乐声。转头看去，只见铁门已开，走出一行身着红衣的女童。红色短衫、红长裤，腰中

扎着一个黄色的丝带。一样的窈窕身材，一般高的个头儿，梳着一样的双辫子。这装扮看起来，使那些红衣少女的年龄，比实际更轻一些。

虽然扮装的年轻，事实上，俞秀凡看得出来，那些红衣姑娘，每人都已在十六、七岁左右，是个少女了。十二个红衣少女，一般的衣着打扮，每人都佩着一扭七星剑。

借后两步，是一列穿着白衣的亘子，白色的长衫，直拖到脚背上，腰中束一条黑色的带子，左手执着一把形如笛子但又非笛子的怪兵刃，右手握着一把宽面短刀。十二个白衣童子，年龄也都在十八九岁之间，头上戴着一顶耀目的银冠。

二十四个人现身之后，排行两侧。

独行受低声道：“七星剑女和银冠刀手。”

俞秀凡道：“这些人……”

独行史道：“造化城主的身侧卫士，别小看他们，每个人都可称得起独当一方的高手。”

”

俞秀凡精神一震，道：“这么说来，那造化城主也要现身了。”

独行望道：“不错。这是他近身护卫，这些人出现了，造化城主自然也该现身了。”

汤兰突然移动脚步，站在了俞秀凡的右侧，一手执剑，一手握着一把金针。

二十四个白男红女，竟连望也未望俞秀凡等一眼，小脸蛋绷的紧紧的，每个人都很严肃。

俞秀凡右手握了一下剑柄，道：“这地方不够大，他们人数虽多，却无法联手合攻，这对咱们最为有利。”

独行叟道：“俞少侠，等一会，见着造化城主时，先由老夫出手如何？”

俞秀凡道：“可以，不过，晚进觉着，咱们看情形吧，不用分你我了。”

独行叟道：“七星剑女，银冠刀手，个个武功高强，虽然，他们练的是合搏之术，但他们个人单打独斗时，亦具有极强的博杀能力。如是他们两个人合力出手，其威力之强，又不是两个人加起来的武功了。”

俞秀凡道：“老前辈，对他们似是了解的很多。”

独行叟道：“谈不上很多，只是略知一二罢了。”

俞秀凡低声道：“这些人，很难对付了。”

独行曼点点头，道：“是！能够避开他们，那是最好。”

这句话，似乎是别有含意，但独行叟未解说，俞秀凡也未追问。

望着那排列两行的刀童、剑女，俞秀凡心中却在盘算着对付之法。

独行叟双目却钉注在那来路尽处，神情极是奇异，似是等待着那造化城主的出现，又似是畏惧那造化城主的出现。

忽然间，当的一声锣响，一个蓝衫、英俊的年轻人，陡然出现在雨道之中。

他出现的身法太快，快的使人目不暇接，俞秀凡分神在剑女、刀童之上，注意之力稍为分散，蓝衫人已出现在眼前，竟然未看出他如何行了过来。

轻轻吁一口气，俞秀凡缀缓说道：“老前辈，这一位就是造化城主了？”

独行叟神情冷肃他说道：“应该是他了。”言下之意，对来人是否造化城主，毫无把握。

俞秀凡微微一怔，暗道：一个人神秘到如此境界，单是这份神秘，就足以叫人畏惧了。

蓝衫人猿臂蜂腰，是一位很庸洒、英俊的人物，但他全身似乎放射出一股森冷之气，使人望而生畏。

俞秀凡暗中提一口气，一拱手，道：“阁下就是造化城主？”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你就是俞秀凡么？”

俞秀凡道：“正是区区。”

蓝衫人道：“那很好，你费尽了千辛万苦，想见我一面，如今总算是见到我了。”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见蓝衫人，脸上泛着桃花一般的颜色，英俊中带着一种奇异的艳色。这是个完全和常人不同的人物，他有了多种特殊气质，和肃杀之气，对女人，似是更具有着强烈的吸引之力。

回顾一下针钗汤兰一眼，只见汤兰双目凝注那蓝衫人的脸上，不知是被那俊、艳的味道吸引，或是内心之中有着无比的畏惧，她全神贯注在他的身上，竟然，未发觉俞秀凡在回头看她。

俞秀凡暗生凛骇，付道：这人一出现，立时把我们三个人的注意力完全分吸过去，如是一旦动手也很难配合了。

忽听独行叟大大的吐一口气，道：“你真是造化城主么？”

蓝衫人冷漠他说道：“咱们见到了很多次面，难道你连一点也不能分辨么？”

独行望道：“每次与你见面，似乎是都有不同，叫人很难分辨真假。”

蓝衫人道：“那只怪你的定力太浅，易为所惑。”

独行叟突然冷笑一声，道：“可是你在老夫身上暗下了毒手？”

他究竟是经验老到、功力深厚的人，在那蓝衫人炫目的光彩耀照之下，虽然有些失常，但已很快的恢复过来。

蓝衫人点点头，道：“因为我发觉了你生具叛逆之性。”

第三十九回 豪气干云 城下之盟

独行叟怒道：“如是你不在老夫身上暗施毒手，老夫怎会背叛于你，只怕此刻俞秀凡早已死于老夫之手。”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你表面上生性暴躁，其实，你是一个很怕死的人，你不是俞秀凡的敌手，当你败在俞秀凡的手中，你会好言求和，苦请饶命。”

独行叟怒道：“你胡说！”

蓝衣人不温不火的微微一笑，道：“所以，我在你身上暗下了禁制，使勾知所警惕，只要你在对付俞秀凡一场博杀中能够回来，我自会替你解去禁制。你如是求敌请命，那就只好让你针刺心脏而死了。”

独行索道：“乌尽弓藏，如今你大业未成，俞少侠过关斩将而至，你已生铲除功臣之心，不觉着太急了一些么？”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独行叟，造化城中人才济济，像你这等人物，活着不多，死了不少，不要把自己看的大过重要了。”

独行叟厉声喝道：“老夫一生独来独往，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大风大浪，你小子竟然看不起老夫。”他本江湖粗人，激起了怒火之后，什么话都能说出了口。

蓝衫人一皱眉头，道：“单是你对老夫如此无礼，就该是一个死罪。”

独行叟哈哈一笑，道：“你要把老夫处死？”

蓝衫人道：“不错。”

独行叟打量一下形势，暗道：我如按不下怒火冲了过去，必得先经过那剑女、刀童，只要和他动手一招，就已身陷重围；如能诱他出手，那岂不是对我大为有利的事。心中念转，突然仰天打个哈哈，道：“老夫倒要瞧瞧，什么人能过来处死老夫。”

蓝衫人星目中寒光一闪，道：“独行叟，你要托护于俞秀凡的剑下么？”

独行史道：“笑话！老夫向来不用别人保护我。”

蓝衫人道：“好，只要你能叫俞秀凡不出手拦阻，我要在三招内取你之命。”

独行叟道：“老夫走南闯北，没有见识过如此狂妄之徒。”

蓝衫人道：“不信何不一试？”

独行叟道：“你害怕俞秀凡？”

蓝衫人道：“不用施激将之法，只要俞秀凡肯答允不出剑助你，我就立刻出手。”

独行叟道：“老夫倒是不信，你能够三招伤我。”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脸上，道：“老夫和他动手，三招内不许别人助手。”他似是己为蓝衫人的气夺，竟然不敢把话说满，只说出三招内不要人出手相助。他自信确然能拒挡三招。

俞秀凡低声道：“老前辈再仔细的考虑一下，如是我答应了，那就在三招内无法出手助你了。”

独行叟道：“只有三招是么，就算是天兵天将，老夫也可以挡他三招。”

俞秀凡心中暗道：“造化城主虽然武功高强，但这独行叟也非等闲人物，岂能连三招也挡不过。”

但见蓝衫人笑一笑，道：“俞秀凡，你答应了没有？”

俞秀凡道：“在下可以答应，不过，我觉着阁下也该对我们有个许诺。”

蓝衫人哦了一声，道：“什么？”

俞秀凡道：“如是这次我们胜了，你该如何？”

蓝衫人仰天大笑三声，道：“如是他能挡我三招，我也不会夸下如此海口。”

俞秀凡道：“阁下固有信心，但别人如无自信，怎会和你打赌？”

蓝衫人道：“好吧！我如在三招内不能胜他，立时退出江湖，解散造化城，”

俞秀凡道：“看来你真是造化城主了。”

蓝衫人道：“难道你还心存怀疑？”

俞秀凡道：“你的化身太多，传言中的造化城主，是一个须发昏苍的长者。”

蓝衫人道：“算年龄，我也确然如此，但你知道世上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功力么？”

俞秀凡道：“伐毛洗髓，脱胎换骨。”

蓝衫人道：“不错。但易筋上伐毛篇太过深奥，古往今来，未见一人修得大成，至多到延年益寿罢了。在下别走溪径修的不是易筋经上功夫。”

俞秀凡道：“如若说的确是真话，那就真是造化城主了。”

蓝衫人道：“现在你还不相信？”

俞秀凡点点头，道：“你如真是造化城主，还得答允在下一事。”

蓝衫人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如是你真在三招内胜了独行受老前辈，还要给我一个机会，”

蓝衫人道：“你说吧！”

俞秀凡道：“咱们来一场单打独斗，这是在下的心愿，还望你阁下答允。”

蓝衫人道：“你可能是我的劲敌，不过，不是现在，那要在若干年后。”

俞秀凡道：“是阁下有胜我信心，何不现在答允，一战分生死，斩草除根呢？”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不论你是运气好，还是机缘会合，你能找到了此地，证明了你不是个平凡人物，我原想以盛礼迎接你看完造化城中的神奇之景，但你如执意要和我动手，那也只好由你了。”

俞秀凡道：“盛信心领了，阁下可是已答应了在下的要求。”

蓝衫人笑道：“你再三逼迫，我似乎是无法拒绝了，只好成全你的心愿。”

俞秀凡道：“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蓝衫人点点头目光转注独行望的脸上，道：“阁下准备好了没有？”

独行夏道：“好了。你请出手吧！”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你要小心了。”喝声中，人已飞身击出。

说完一句话，人又退回原位站好。

独行叟突然举起了右臂，张开嘴巴，鲜血由口中涌了出来。

蓝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我还道你真是钢筋铁骨，原来，你也无法承受这破山天星掌力一击。”

独行叟似是想说话，但他已没有说话的机会，双手挥动了一阵，蓬然一声，倒摔在地上。血由七窍中分涌了出来。

俞秀凡呆住了，针钗汤兰更是由心底泛起来一般凉意，直透后背。

她在江湖上走动了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具有这样武功，也想不到一个人武功能高强到如此的程度。

蓝衫人望了望独行叟的尸体，缓缓说道：“你还要和本座动了么？”

俞秀凡道：“咱们进入造化城时，就没有打算再活着回去。”

蓝衫人点点头，道：“俞秀凡！能不能再想想？”

俞秀凡道：“想什么？”

蓝衫人道：“想想看，你有几分胜算？”

俞秀凡道：“没有。在下根本就没有把握。看到你杀死独行叟的手法之后，老实说，连一分把握也没有了。”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说的很坦白啊！”

俞秀凡道：“说的坦白是一回事，但咱们比剑拼命又是一回事，约好的搏杀，自然是不能更改。”

蓝衫人双眉耸动，俊目放光，盯注俞秀凡道：“本座有一点想不明白，

我要请教一二。

”

俞秀凡道：“阁下只管请说！”

蓝衫人道：“你明明知道不是本座之敌，一动上手，非死不可，为什么还要坚持动手呢？”

俞秀凡道：“你知道‘志不可屈’这句话么？”

蓝衫人道：“我不愿取你之命，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可敬的豪气。不过你如是不幸战死了，那岂不是把你这一腔凌云壮志，全都付于流水。”

俞秀凡道：“阁下用不着对我如此关心，要想咱们停止这一场比试，只有两个办法。”

蓝衫人道：“世间有不少才人，但像你这样明朗率性的人，实是不多。我不想杀你，因为我正缺少一个像你这样人物的助手，说说看，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俞秀凡道：“一个是你把我杀死，一个是你宣布解散造化城，不再为害江湖，既往不究，也许咱们可以做个朋友。”

蓝衫人道：“我看应该有第三个办法。”

俞秀凡道：“在下倒想不出来。”

蓝衫人道：“你把我杀死，岂不是可使造化城消散于无形之中。”

俞秀凡道：“人贵自知，看到阁下杀死独行叟的手法之后，在下自知不是敌手。”

蓝衫人沉吟了一阵，道：“俞秀凡，我那寝居之处，有七大关，你要不要试试看，能否冲过七关。”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把全部力量投注在最重要的一注上。”

蓝衫人道：“你既执意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咱们没有限制招数，我就让你先机。”

俞秀凡道：“谢了。”刷的一声，抽出长剑，点向蓝衫人。

蓝衫人一闪身避开了剑势，随手拍出一掌，击向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以快剑驰名，但这蓝衫人的闪避身法，似乎是更快一些，拍出的掌势，也是疾如电闪。就是那回手一掌，但因位置、掌力，恰当适时，封住了俞秀凡长剑的出路，迫的俞秀凡无法变招反击，只好急退开。

俞秀凡施展快剑，连攻三次。但那蓝衫人飘忽的身法，似有若元，竟然把俞秀凡的三剑完全避开。每次都一样，避开之后，拍出一掌。那一掌的位置，恰是封住俞秀凡剑势变化的关键，每次都逼的他退后数尺。

蓝衫人第四次逼退了俞秀凡之后，突然冷笑一声，道：“住手！”

俞秀凡停下了攻势，道：“有何见教？”

蓝衫人道：“事不过三，我已经四次手下留情了，阁下也应该明白了。”

俞秀凡道：“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

蓝衫人道：“俞秀凡！你已经施展过快剑攻势，那也不过如此。”

俞秀凡道：“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咱们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阁下把我杀死。”

蓝衫人脸色一变，道：“好！我要开始反击了。”

俞秀凡捧剑当胸，缓缓说道：“不用客气，只管出手。”

蓝衫人一侧身，直欺到俞秀凡的身前。

俞秀凡右手剑光如电，回扫过去。他出剑快速，这一剑力道之强，更

是全力施为。但闻当的一声，长剑似是击在了一件坚硬的铁器之上，竟被挡了回去。

凝目望去，只见那蓝衫人左臂平举，就是用一条手臂。挡住了俞秀凡的快剑。剑刃斩破了那蓝衫人的衣袖，可以清楚看到那蓝衫人手臂上一道四指宽的银色护臂。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强的臂力。”

蓝衫人左手一招，忽然袖中射出了一道寒芒，抵在了俞秀凡的咽喉之上，笑一笑，道：“俞秀凡，你认输了吧！”

俞秀凡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人的武功似是比我高出很多，就算再打下去，也难是人家的敌手了。正想弃剑认输，忽觉脑际间灵光一闪，一个新的念头展现脑际。

心中想道：他带有护臂，成竹在胸，心中早有了打算，我却是完全在不知不觉之中。他举手挡住了我的剑势，已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趁我分神之际，震惊未消，他由袖中突出长剑，抵在了我的咽喉之上，实也并非难事。

心中盘算了一阵，勇气陡生，淡淡一笑，道：“一着失算，满盘皆输，在下实未想到，堂堂的造化城主，竟然带着护臂。”

蓝衫人嗯了一声，道：“你败的不服么？”

俞秀凡道：“是！在下确实有些败的不服。”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我是一个很重实际的人，你虽然败的不服，那也只有认了，我不会再给你出手一试的机会。”

俞秀凡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好吧！阁下只要稍为轻轻一加力，送长剑，就可以要我俞某人的性命了。”

蓝衫人道：“如若你活着能为我所用，我可以给你世间最大的快乐，包括我那养女水燕儿在内；如是你不能为我所用，自然你死了我可以少一个劲敌，至少，也可以减少我一份心事。”

俞秀凡道：“看来，我俞某人很受重视了。”

蓝衫人道：“是！但那对你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心中一齐开始默数数字，由一到十，到了十字你还不开队我就一剑斩断你的咽喉。不论如何奇奥的内功，也无法使人断咽喉之后，还能活着；不论多高明的大夫，也无法把一个断去咽喉的人，由死亡救活过来。”

俞秀凡道：“阁下说的很明白了。”

蓝衫人道：“我们现在开始！”

俞秀凡淡淡一笑，闭上双目。他脸上是一片圣洁的光辉，似乎是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

蓝衫人叹口气，道：“俞秀凡，看来，你似是不怕死了。”

俞秀凡道：“是！我是个不怕死的人。”忽然间后退三步，长剑飞起一道银虹，挡开了蓝衫人的长剑。

蓝衫人脸色一变，道：“俞秀凡，想不到你竟是一个如此狡猾的人。”

俞秀凡道：“世人都可以骂人狡猾，唯独阁下不能用这句话骂人。”

蓝衫人道：“为什么？”

俞秀凡道：“因为论生性阴险狡猾，天下只怕无人能胜过你了。”

蓝衫人冷冷说道：“俞秀凡，你本来，还有一线生机，但现在你连这一线生机也没有了。也许五年。十年后来，你可能是我的一个劲敌，但现在你的成就太有限了，十合之内，我可以取你项上人头。”

俞秀凡淡然一笑，道：“在下突然有一股强烈的信心。”

蓝衫人道：“什么信心？”

俞秀凡道：“和阁下对抗百招以上的信心。”

蓝衫人道：“有这等事？”

俞秀凡道：“不信，你出手试试！”

蓝衫人道：“就算你拒挡百招，但百招之后呢？”

俞秀凡道：“我只要能够抗拒百招，就能够再战百招。”

蓝衫人放声大笑，道：“俞秀凡，你是在痴人说梦。”

俞秀凡神情肃然，道：“阁下，请小心。”忽然一剑，刺了过去。

剑势出手，有如凤雷并发，似是蓄蕴着排山倒海的成势。

蓝衫人忽然向后退了一步，道：“惊天三剑。”

俞秀凡道：“不错。”

就是答应这一句话的工夫，蓝衫人手中长剑，忽然幻现出点点寒芒，撒落下来。需知这等绝世高手相搏，有不得一丝破绽空隙。

俞秀凡就因为答了一句话，稍分心意，蓝衫人立刻乘虚而入。

剑光如连绵而起的闪电，连珠般的压了下来。

俞秀凡尽力挥剑拒挡，施出惊无三剑谱中的招术，攻拒之间，极尽变化之能。在俞秀凡稍处劣势之下，双方连拼了七七四十九招。连绵的四十九剑，未能把俞秀凡斩毙剑下，蓝衫人心中微生凛骇，也明白想从剑招中得胜对方，已非易事。一吸气，陡然间后退三尺，横剑而立。

俞秀凡没有追袭，他已被蓝衫人连绵的剑势集成的压力，迫的十分吃力。如是，蓝衫人再多攻十招，就可能把俞秀凡击败剑下。

但他一套精奇的剑法，已然用完。

他明白，在变化另一种攻势的剑法中，很可能留给俞秀凡反击的空隙，所以收剑而退。

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凝神而立。他尽量保持着表面的平静，暗中调息。原来，两人在连绵四十九招的拼搏中，不但极尽剑招变化之能，而且，也用出了全身的功力，每一剑招中，都含蕴着千斤暗劲，有穿石切金的力道。

蓝衫人未见俞秀凡挥剑追袭，冷笑一声，点点头，道：“好！好！

本座这一生中，第一次估错了事情。”

俞秀凡道：“阁下本有再攻之能，何以忽然停手？”

蓝衫人道：“论剑上速度造诣，咱们似是平分秋色，用不着再用剑拼斗了。”

论聪明才智，胸藏书卷，俞秀凡决不在造化城主之下，但如论机诈狡猾，俞秀凡却不及造化城主很多了。

沉吟了一阵，俞秀凡缓缓说道：“不以剑木相搏，咱们要比拼什么？”他觉着事情不对，但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

蓝衫人道：“除了长剑之外，任由阁下选择，拳、掌、暗器，或以内功相搏，但凭阁下一言。”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咱们不是比武定名，而是各以武功互拼生死，谁有所长，谁就用以攻敌。”

蓝衫人道：“俞少侠以那些武功见长？”

俞秀凡道：“剑术。”

蓝衫人呆了一呆，道：“剑术，难道除了剑术之外，俞少侠就不会别的

武功了么？”

俞秀凡道：“会！不过，在下觉着剑上的造诣，更精纯一些罢了。”

蓝衫人道：“俞秀凡，你觉着剑上的造诣强过了我么？”

俞秀凡道：“那倒不是。只是在下觉着彼此是以命搏杀，溅血横尸，不过是顷刻间事，谁也不用限制什么了，大家各尽所长，一决生死就是。”

蓝衫人笑一笑，道：“如若本座空手对敌呢？”

俞秀凡道：“在下用剑。”

蓝衫人道：“如是我用刀呢？”

俞秀凡道：“我还是用剑。”

蓝衫人怒道：“一个习武之人，不但要精通一十八般兵刃，轻功、掌法、擒拿，都得学有所成。阁下只会用剑，实贻笑大方的事？”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来此的目的，只是杀了你为武林除害，为天下苍生求得安乐，不论是用什么方法，就是有违小节，亦不伤大雅。”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一个人加是连江湖的规戒也不放在心上了，那还有什么志节可言！”

俞秀凡接道：“阁下可是觉着在剑术之上，无法胜我俞某了？”

蓝衫人道：“只是我不愿和你多耗时间罢了，你既不受抬举，那就别怪我改变主意了。”

”

俞秀凡道：“你改变什么主意？”

蓝衫人道：“不再亲自和你动手比武了。”

俞秀凡道：“找人代为出战？”

蓝衫人道：“我要刀童。剑女，对付你这不识抬举的人。”

俞秀凡突然一举长剑，道：“我不信刀童、剑女的武功，强过你造化城主。”

蓝衫人仰天大笑三声，道：“俞秀凡，不信你试试如何？”

俞秀凡淡然一笑，突然把长剑伸了出去，指向蓝衫人的前胸，冷冷说道：“阁下！你的武功太高了，我不会给你机会。”

蓝衫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竟敢喧宾夺主！”

俞秀凡道：“你少吓唬我，我辛辛苦苦找来此地，就是要找你拼命。不论你在造化城中有多大的威风，也无法使在下知难而退。”

蓝衫人气极而笑，道：“俞秀凡，你连一分生机也没有了。”

俞秀凡笑道：“在下进入造化城时；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了。”

蓝衫人左腕抬动，刚想举起，俞秀凡却忽然削出一剑，斩向小臂。

这一剑快如闪电，蓝衫人封架已自不及，但他左臂上戴着护圈，左臂微缩，用护圈迎向剑锋。

那卸俞秀凡剑到中途，忽然想到蓝衫人臂上护圈，剑势忽然一变，向下沉削。

这一变，大出意料之外，以那蓝衫人武功之高，也有些措手不及，匆促之间，快速向后退了一步。

俞秀凡剑锋如剪，咧地一声，循肋而下，划开了蓝衫人身上的衣服，也划破了蓝衫人的肋间肌肤，一片鲜血，涌了出来。

蓝衫人双目闪动着冷厉的神光，道：“俞秀凡，好快的剑。”

俞秀凡道：“夸奖了。”

但见金光闪动，二个刀童、二个剑女，突然攻了上来。两个剑女，剑势灵活，变招奇速，以快捷为主。两个刀童，却是刀刀沉重，每一刀都攻向要害大穴。

俞秀凡长剑展开，幻起了一片银光，变化万千，接下了四人攻势。刀光剑影，片刻间恶斗已十余合。

俞秀凡原本是以快速见称的剑招，此刻却突然间变的十分沉稳，两把快剑，一双宽刀，完全被拒挡于剑圈之外。

蓝衫人一皱眉头，左手轻挥，又是两名刀童、两名剑女，攻了上来。

四把剑有如四道闪飞的银虹，快如流星般窜动。四把刀，招招沉稳有力，专找俞秀凡的长剑，似乎要和俞秀凡硬较劲力。

但俞秀凡的剑势太灵活，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四个刀童，宽刀布成了一片数尺宽银目，但却一直没有封住俞秀凡的剑势。

蓝衫人冷哼一声，一挥手，又是两名刀童剑女，攻了上来。

这时，参与出手的刀童、剑女，各有六人，六名刀童、六个剑女，合计一十二人。

搏斗经验中，俞秀凡已瞧出了这些刀童，剑女的特性，刀童年纪虽然不大，看上去也很清秀，但身上的肌肉，却是强壮结实，虬筋累起，练的竟是以内劲为主的外门气功，刀势沉重，剑女练的却是以轻功、快剑为主。不但有一套合搏之术，而且，每个人的成就实也到了武林中的第一流高手。

但俞秀凡这位崛起江湖不久的武林奇葩，出道武林，却是以快剑见长。千败老人，传了他举世无匹的拔剑手法，使他出剑的迅捷，超越了一般剑手。艾九灵传了他十招剑法，那是天下剑招中的十招奇学。但究竟都不是连贯的一套剑法，如是遇上了能够封挡他快剑的高手，那就很少有招架之力了。

但惊天三剑式，不但有着三招惊天动地的剑式，而且还有一套完整的剑法。惊天三剑，是天下剑招中最具威力的剑招，可以单独用出，具有无比的威力，连环用出，威势更增十倍；但它绵连的一百七十二剑的变化，更是一套完美无暇的剑法。

如若俞秀凡没有学会这样一套剑法，快剑又无法在极短时间内斩伤这些剑女刀童，那就无能拒挡这些人的攻击了。

此刻，俞秀凡正施用这一套惊天剑法，对付六位剑女、六位刀童的攻势。惊天剑法的变化，幻化出一片光幕、彩虹。

但闻一阵兵刃交击，连续六鸣。原来，六个剑女，展开了快速攻势，六剑并进，直刺而入。

俞秀凡迫于形势，只好硬接下六个剑女的攻势。这六剑硬接。

使得俞秀凡的快剑，突然间减少不少的速度。六把沉稳的宽刀，分由三个方位，就在那一点空隙之间，攻了进来。

俞秀凡疾退一步，长剑横起，当的一声，挡开了一把宽刀。刀上的力道极大，俞秀凡自觉用出的力道很大，但也只不过把一把宽面刀封开半尺，另一把宽面刀乘虚而入，刷的一声，刷开了俞秀凡握剑的衣袖。毫厘之差，就要伤到了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长剑疾转，又封开了六个剑女的一轮快剑，疾退四步，才避开另外几把宽面刀。

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搏斗，虽然俞秀凡身怀绝世剑术，但他遇上的敌势太强，而且，刀童、剑女的武功，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子。

俞秀凡感觉到很吃力。但幸好一套惊天剑法，愈用愈觉纯熟，变化也逐渐开阔，由极度吃力的局面下，但慢慢感觉到轻松起来。

那蓝衫人的神情却刚好相反，原来很轻松的神情，却变的十分沉重起来，有一件使他震惊的事，那就是俞秀凡的剑法，像飞逝的时光一样，不停地在进步中。像这样再打下去，不消一个时辰，自己也无法是他的敌手了。心中念转，右手一挥，高声说道：“大会合！十二飞龙凤阵，全面围攻。”

但见刀光如雪，剑芒闪动，十二个剑女，十二个刀童，全部出手。十二把剑女的快剑，有如闪电灵蛇快速至极。十二把宽面刀，更是各具威力，招招攻向要害。刀势不快，但沉稳有力，带起一股肃杀的刀气。

俞秀凡只觉四面八方，都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快剑、重刀，使得每一面感受的压力，都不平衡，这就更增加了应付的困难。

忽然间，俞秀凡的长剑，被四把宽面刀堵住剑路，一下子失去了变化的灵活。

就是那一刹那间，四把快剑，疾如闪光一般，横掠着俞秀凡身上扫过。衣衫破裂，划出了四道伤口，鲜血淋漓而下。这还是俞秀凡见机得快，及时闪避开去。如是他慢了一步，这四把快剑攻势，立刻把俞秀凡劈成碎片。

血透衣衫，但也激起了俞秀凡的杀机，大喝一声，长剑突然施出了惊天三剑的第一式“惊天动地”。

剑势化一圈银虹，向四外激射而出。寒芒闪处，响起了连声惨叫，四个剑伤俞秀凡的剑女，齐齐被拦腰斩作了两断，八截尸体，落着实地。

不待刀童、剑女还攻，俞秀凡长剑迅速的化作了“石破天惊”。

这一剑的威势，尤胜前招，寒芒一片，疾卷而至。剑光下，血溅肉飞，四个刀童，生生被劈死剑下。

蓝衫人惊惧莫名，大声喝道：“快些给我退下！”余下的八位剑女、八位刀童，应声而退，移位数尺。

俞秀凡的第三式还未出手，却及时收住了剑势。

蓝衫人冷冷说道：“好威风啊！好煞气啊！第一剑劈死了四个女童，第二剑劈死了四个男童，这一份酷狠的心肠，就叫人望尘莫及。”

望望剑女刀童的尸体，俞秀凡也有些不安之感，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在下并非有意如此。”

蓝衫人道：“一剑活劈四个人，还能说不是有意的么？”

俞秀凡望望身上的伤痕，心中忽然平静下来，道：“剑女、刀童，果非凡响。如若在下再存姑息，不施毒手，只怕此刻早已死在他们的快剑、重刀之下了。”

蓝衫人道：“所以，你就连杀八人。”

俞秀凡道：“这八人不是死于在下之手。”

蓝衫人道：“俞秀凡，这些狡辩之言，你也说得出口么？”

俞秀凡道：“阁下既知他们都是未成年的童子，为什么还要他们出手？”

蓝衫人接道：“俞秀凡，狡词诡辩，也无补你杀人的罪恶。”

俞秀凡道：“动手相搏，难免要拼个你死我活，阁下如有英雄气度，怎会让他们送命在死。”

蓝衫人双目中凶光闪动，冷冷说道：“俞秀凡，你可知道杀人偿命这句话？”

俞秀凡道：“那要看谁替他们报仇？”

蓝衫人道：“我！”忽然扬手一掌，劈了过来。

表面上这一掌劈的不经意，但事实上，他却是早已蓄势而备，扬掌处一股暗劲，直对俞秀凡攻了过来。俞秀凡心中警觉，暗劲已然近身。勿急之间，挥手迎接一掌。

那暗劲来势不见劲急，但俞秀凡掌力一和那暗劲相触，那一股暗劲突转强烈，排山倒海一般，直冲过来。俞秀凡立足不稳，吃那强大绝伦的内劲，直撞出了八九尺远。真气震散，五指握不稳手中的长剑，当的一声，跌落地上。

蓝衫人举步一跨，忽然之间，人已欺到了俞秀凡的身前。俞秀凡一咬牙关，伏身去捡长剑。但见蓝衫人右腿一抬，一脚踢在了俞秀凡的膝盖之上。俞秀凡身子一软，倒了下去。

寒光一闪，蓝衫人的长剑，已然抵在了俞秀凡的咽喉之上，冷冷说道：“俞秀凡，你有什么遗言，尽快的说吧！”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阁下可以下手了。”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真的连一句遗言也没有么？”

俞秀凡道：“在下就是有几句遗言，你也没有听完我遗言的气度。”

蓝衫人微微一笑，道：“不论你说出如何动人言词，都无法说得保下你的性命，但我听听你说出遗言的风度，自信还有。”

俞秀凡心中暗忖道：有一分活下去的希望，我就应该活下去，这人的武功，似已登峰造极，如是今日不能把他制服，今后江湖只怕真是他的天下了。心中念转，口中冷冷说道：“在下败的不服，死难瞑目。”

蓝衫人笑一笑道：“俞秀凡，二十年前，我必会为你这一句话，再给你一个公平搏斗的机会；可是，二十年后，我已没有当年的那份躁进和轻率之气了。”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你为什么不说没有这份豪壮之气。”

蓝衫人笑道：“俞秀凡，这就是你的遗言么？”

俞秀凡冷冷说道：“我真有一句遗言，你能够照办么？”

蓝衫人道：“你是死定了，但你是我这一生中所遇到最强的敌人之一，只要你的遗言不太使人为难，我都可以照办。不过，话又说了回来，当今武林，如若我造化城主不能够完成你的遗言，天下又有何人可以完成你的遗言呢？”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我满怀雄心而来，却未把你杀死，使我含恨而死。”

蓝衫人怒道：“说你的遗言，我不会多给你片刻的机会。”

俞秀凡道：“但愿我死之后，能使天下群雄觉醒，使你授首亡命，这就是在下的遗言了。”

蓝衫人长剑微颤，挑破了俞秀凡的咽喉，冷冷说道：“俞秀凡！”

本座一生，见过了无数位生性倔强的人，但他们都在我的摆布之下屈服。我不信你俞秀凡是铁打、铜浇的人。”

俞秀凡心中暗暗叹息一声，忖道：今日之局，必死无疑了。闭上双目，不再理会蓝衫人。

但闻蓝衫人怒声说道：“俞秀凡！本来我敬你是一位英雄人物，准备一剑把你杀死，让你少受一些痛苦。”语声顿住，仍不闻俞秀凡辩说之声，怒火更大，冷笑一声，道：“俞秀凡，我要让你遍历诸刑，尝尽万苦，然后削

你五官，劈你头颅，让你粉身碎骨而死。”

俞秀凡紧闭的双目，连睁也未睁一下。

蓝衫人道：“俞秀凡！你听到了我的话没有？”

俞秀凡道：“听到了。”

蓝衫人道：“听到了为什么不回答在下的问话？”

俞秀凡道：“不必回答。”

蓝衫人哈哈一笑，：“大英雄啊，大豪杰！在下今日真的是遇上了英雄人物，希望你能够撑得下去。”

俞秀凡道：“试试看吧！”

蓝衫人道：“好！我不信一个人真能够忍受世间所有的痛苦。

咱们慢慢的来，先由小处起。”突然出手点了俞秀凡五处穴道，说道：“抬起来！”

两个刀童应声而至，抬起俞秀凡。

蓝衫人目光转注到针钗汤兰的脸上，道：“你是自己死呢，还是要我动手？”

汤兰道：“两样都好。不过，我如有选择的权利，我就希望选择一个别致的死法。”

蓝衫人道：“说说看，你还有什么死的花样？”

汤兰道：“听说咱们造化城中，有九大奇刑。”

蓝衫人点点头，接道：“不错。”

汤兰道：“像俞秀凡这样的人，是否要身受九刑折磨之苦？”

蓝衫人道：“正是如此。在本座经验之中，从无人能熬过九刑之苦，至多五刑，不是自绝而死，就归依造化门下。”

汤兰道：“贱妾这身份，不知道可否试试九刑之苦？”

蓝衫人道：“好吧！你自己束手就缚，我就成全你的心愿。”

汤兰弃去了手中银针，闭上双目，高举双手，道：“哪一位小妹妹来，点了我的穴道。

”

一个剑女快步行了过来，点了汤兰三处穴道。

果然，汤兰没有反抗，而且连反抗的意识也没有动过，静静地站着，让一个剑女点了穴道。

蓝衫人脸上泛起了一层忧郁之色，缓缓说道：“汤兰，你可知那刑的厉害么？”

汤兰道：“属下听人说过。”

蓝衫人道：“造化城不少自负英雄的人物，都不能熬过五刑。”

汤兰道：“是！贱妾明白。”

蓝衫人道：“明知那是非人所能忍的毒刑，你为什么非要去尝试不可？”

汤兰道：“属下觉着，死亡前遍历诸苦，也可以多一分死前的品尝。”

蓝衫人冷冷说道：“汤兰！你本来不是这样豪壮的人，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勇气呢？”

汤兰望了俞秀凡一眼，缓缓说道：“城主恕罪，属下不敢明言。”

蓝衫人道：“好！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怪罪于你。”

汤兰道：“属下还有一个不情之求。”

蓝衫人道：“说吧！”

汤兰道：“我要城主答允，属下明言之后，成全于我。”

蓝衫人道：“好！”

汤兰道：“像俞秀凡这样的英雄人物，遍历九刑，尝尽诸苦，岂可无人奉陪？”

蓝衫人哦了一声，道：“你很喜欢他？”

汤兰摇摇头，道：“不！我不配。我只是敬重他的为人。”

蓝衫人道：“两情相悦，生死不渝，倒是常常听人说起。但却从未听人说过，由心生崇敬，愿同生死。”

汤兰道：“城主！贱妾之意，只是要奉陪俞秀凡同历九刑。”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好！不过，你不要决定的太快，我带你参观过九刑之后，再作决定不迟。”

汤兰道：“属下心志已决，除非城主改变了心愿，不让俞秀凡死于九刑之下。”

蓝衫人冷冷说道：“天下刑毒，无出我九刑之右，我不信俞秀凡真的能承受下来。”

汤兰道：“城主，既可以拿俞秀凡以试九刑，为什么不也拿我杨兰试试？”

蓝衫人道：“你本是贪生怕死之人，忽然间有了这等豪气，怎不叫本座心中动疑？”

汤兰道：“现在，城主明白了。”

蓝衫人笑道：“自从建成了九刑院之后，本座还未见到一人能历九刑。”

汤兰道：“也许俞秀凡可让城主一开眼界。”

蓝衫人道：“好！咱们试试去。”举手一挥，道：“九刑院。”

刀童，剑女，抬着俞秀凡和汤兰直奔九刑院。

俞秀凡一直紧闭着双目，感觉中，自己进入了一座车厢之中，而且车轮响动，似是在向前滑进。

忽然间，觉着车厢一歪，以极快的速度，“向下坠去。但车后却似是有了一条拉练给拉着，车厢向下滑坠的速度，受到了适当的控制。突然间，感觉眼睛一亮，车厢平稳的停了下来。

耳际间响起汤兰的声音道：“原来此地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属下进入造化门十余年，竟然是一无所知。”

俞秀凡睁眼看去，只见停身在一道山谷之中，山谷中有花有树，景物十分绚丽。

蓝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我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应该告诉你才对。”

俞秀凡道：“什么事？”

蓝衫人道：“你今年大概有十八岁了吧？”

俞秀凡道：“一个人的荣辱生死，和他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蓝衫人道：“当年我和你一般年龄时，还没有你这一份成就，也未必有你这一份才慧。

”

俞秀凡道：“阁下客气了。”

蓝衫人道：“假以时日，你必是取代本座的人，第二代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俞某人没有你这份雄心，也没有你这份冷酷，纵然有机会，我也不会成为造化城主，也不愿有这些罪恶。”

蓝衫人微微一笑，道：“你缺少的就是这份雄心大志。”语声突然冷厉，接道：“但你具有了充分的能力，所以，我不能留下你。”

俞秀凡抬头望天，未再理会蓝衫人。

蓝衫人轻轻咳了一声，道：“送到金刑室外。”

俞秀凡和汤兰的穴道，一直未解。刀童、剑女，把两人抬到了一个石洞门外。只见紧闭的石门外面，写着“金刑室”三个大字。

蓝衫人道：“俞秀凡，刑室中，自会有人替你解释行刑之法，你进去吧！”

俞秀凡淡淡一笑，一副从容就义的气慨。金刑室双门大开，一个白衣文雅的年轻人，缓步行了过来。

蓝衫人道：“金刑室主，这两人要遍历金刑之苦，但不许他们死。”

白衣人一欠身，道：“金刑只结人无比的痛苦，不会致人性命。”

蓝衫人道：“那很好，要他们燃起火把，我要亲眼看青，金刑室为什么不能使一个人进入此室之后，就屈节归我门下。”

白衣人道：“回城主话。九刑相连，痛苦累加。具有志节的人，可能凭一股血气之勇，熬受过这些痛苦。愈往后，愈难承受，遍历了三刑室后，已然超过了一个人所有的忍受能力。如是金刑室施刑太重，那就失去了九刑连环的意义了。”一面喝令燃起灯光。

蓝衫人点点头，道：“从无人能受过金、木、水、火。上五刑之苦，为什么要建筑九刑连环呢？”

白衣人道：“前五刑以折磨一个人的肉体为主，后四刑以加重意识恐惧为主，如是真有一人，能熬五刑，那是钢铁其心，只有在意识上去征服他了。”

蓝衫人道：“残其躯，裂其肌，都无法使他归依于造化门下，玩一点吓人计划，就能使一个人屈服么？”

白衣人道：“一个人的躯体，在极端残伤之下，意识也随着转趋薄弱。那时，纵然是定力深厚，意志坚强的人，也无法在那等情势下忍受恐惧的侵袭。”

蓝衫人笑一笑，道：“照你这样说，很少有一人能够熬过九刑了。”白衣人道：“只有两种情形下，可以熬过九刑。”

蓝衫人道：“那两种情形？”

白衣人道：“一种是超越人的神，一种是失去了知觉的人；一个已不是人间所有之物可以征服，一个是形同死尸，已不具人的本能。”

蓝衫人道：“哦！”

白衣人道：“除了以上两种之外，在九刑之下，已无不能征服的人。”

蓝衫人道：“但愿俞秀凡也屈服于九刑之下。”

白衣人笑一笑，道：“这个，城主可以放心。俞秀凡不是神，也不是失去知觉的人。”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希望能被你说中。”

白衣人道：“城主不信，可以在现场多看一些时间。”

蓝衫人道：“自建好了九刑院之后，我一直没有仔细看过，今日也应该多看看了。”

白衣人道：“城主可要立刻瞧看一下么？”

蓝衫人道：“是。我要立刻见识一番。”

这时，石室中已燃起了四支火把，照的一片通明。

白衣人高声说道：“绑上刑架！”两个赤膊大汉，奔了过来，抬起俞秀凡，绑上刑架。

那是一面平整的铁案，上面八道钢圈，每一个粗如拇指，分扣在双肩、双腕。膝下和大胆之上。

八道钢圈，不但坚牢无比，而且，可以随心调整，可松可紧。其实，一个人被八道钢圈扣于一面平整的铁板之上，不用行刑，胆小的已经吓的全身抖回，魂飞魄散了。

蓝衫人淡淡一笑，道：“俞秀凡，现在，可以说出你的遗言了。”

俞秀凡肃然说道：“未能把你手刃剑下，在下实是不甘心。”

蓝衫人嗯了一声，道：“动刑！不过，先给他解说明白，让他了解之后，再让他尝试一下味道如何，”

白衣人一躬身，道：“城主放心，属下会让他死的明明白白，一点也不会马虎。”

蓝衫人淡淡一笑，未再答话。

白衣人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道：“俞秀凡，您现在是在金刑室。”

俞秀凡冷冷说道：“巧言匹夫，势利小人，不用卖弄利口，不论什么恶毒的刑具，只管施用出来就是。”

白衣人微微一笑，有唾面自干的勇气。似乎是俞秀凡刻薄的言词，不是骂他的一样。

只听他口齿清晰，语声湖朗的说道：“你睡的地方，叫做行刑板，第一次施刑叫轮刃划体。”

俞秀凡冷冷接道：“住口！你可以动刑了。”

白衣人不理会俞秀凡的喝止，继续说道：“这铁板之下，有一道滚索，可以把你推到一座巨大的转轮下面，那大轮上，有着千百条利刀，铁板在那轮下行过，巨轮转动，利刀会缓缓由身上划过。不过，你可以放心，那轮上利刀，都经过很精密的算计，不会要你的性命，只能划破你身上三分肌肤。”

俞秀凡紧闭双目，恍如未闻。

白衣人笑一笑，接道：“刀轮上的痛苦，不会有太长的时间，至多不过有半个时辰左右。”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对你这等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实叫在下无法对付。”

白衣人哈哈一笑，接道：“过了这刀轮刑具之后，下面是万针刺体刑。”

俞秀凡苦笑一下，对那蓝衫人道：“造化城主，你也是一代枭雄，怎的会有这样唠唠叨叨的属下。”

蓝衫人淡然说道：“在下一向对待属下，是信任授权，不论任何事情，只要我交给他们办了，自己从不干预。”

白衣人道：“那是千百只钢针，嵌在一面木板上，木板由轮索操纵，三面合集，但俞秀凡，不用担忧会取了性命，钢针也是经过了很精密的计算，刺入肌肤中不会太深，至少不会伤到内腑。”轻轻吁一口气，接道：“过了万针刺体之后，那是最舒适的一段时刻。”

俞秀凡闭目不理，但汤兰却忍不住接道：“一段什么样的时刻？”

白衣人道：“经过了轮刃、针刺之后，二个人已然闹的全身是伤，鲜血淋漓。这时，会有两个美艳的少女，为君脱下衣服，拭去身上的血迹。”

汤兰道：“脱光了身上的衣服。”

白衣人道：“不错。其实，你那一身衣服，经过轮刃、针刺之后，已然破裂处处，早已不像衣服了。”轻轻咳了一声，又道：“再下去是盐水池，不深不浅的盐水，刚刚淹躯而过。血肉伤痕，经过了盐水浸洗之后，身躯上可能会有些痛苦。不过，咬咬牙，也可以忍受过去了。”

汤兰道：“好恶毒的方法，真亏你们想得出来。”

白衣人道：“姑娘，这只是开始。九刑室的前五刑，都会有连锁作用，一道一道互为因果，这叫作疼上加疼，伤上加伤。”

汤兰道：“金刑伤体，到此为止了吧？”

白衣人道：“还有两道。第四刑罚是金针刺指。十根金针，分别刺人指心，深约三寸，十指连心，自然是有些痛苦。”

汤兰道：“还有一道是什么？”

白衣人道：“毛刷划体。听起来应该是最轻松的了，但感觉上却最难熬。试想一个人全身伤痕，经那不软不硬的毛刷，在伤口之上刷过，那该是很难忍受的一件苦事了。”

汤兰道：“然后呢？”

白衣人道：“然后，受刑人，可以得到一份很长的休息。大约有十二个时辰，这是城主对受刑人的特别恩赐。”

汤兰道：“十二个时辰过去，又将如何？”

白衣人道：“金刑五关，虽非绝毒，但也够一人受的了。再经十二个时辰的思虑，也该作一个决定了，对么？”

汤兰道：“决定什么？”

白衣人道：“进入造化门，归化为城主属下。”

汤兰道：“如是不肯归入造化门呢？”

白衣人道：“那就送入木刑室。以此推演下去，木刑室，也会给人一个休养的时间，你可以再想想，是否归降。不愿归依，就再送人水、火、土室。”

汤兰道：“遣历九刑，仍不肯降，那又如何呢？”

白衣人道：“人历九刑之后，不死也变成白痴残废，降与下降，已然无关紧要了。”

汤兰道：“我不相信你们会就此放手？”

蓝衫人接道：“这个，由我来答复了。我不会放手，九刑之后，仍然下降，人又未死，那就会编入‘死士’，用以对抗强敌。”

汤兰吁一口气，道：“城主，我和俞秀凡同时受刑呢，还是有先有后？”

造化城主道：“汤兰，你是否有些后悔了？”

汤兰道：“后悔了，你也不会放了我，对么？”

造化城主道：“不会。造化门下人，只要犯了错误，都应该受到惩罚。至少，你也要受过金刑室五刑之后，才可重归造化门下。”

汤兰道：“城主，如是我受不过五刑，中途死去，那将如何是好？”

造化城主笑道：“汤兰，你在造化城中，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多你一个，少你一个，对造化城可算是全无关系。你死你活，似乎都无关紧要。”

汤兰笑一笑，道：“幸好你心中这些想法，我已经早知道了，所以还不算太伤心。”

造化城主道：“你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还要问我？”

汤兰道：“我想证实一下，我想的对是不对。”

造化城主道：“你现在证明了。”

汤兰道：“是！证明了。”

造化城主道：“证明了，你又能怎么样？”· 汤兰道：“证明了，我就试试看，自己能不能撑得过去。”

造化城主道：“很好，你赌赌运气吧！也试试你自己的耐性如何？”

汤兰道：“城主，我反悔已经来不及了，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个请求？”

造化城主道：“什么请求？”

汤兰道：“反正我要死，为什么不让我先来试试？”

造化城主道：“你的意思是希望自己先试试？”

汤兰道：“不错，也许我会死在五刑之中，也许我撑得过去。”

造化城主道：“哦！”

汤兰道：“最重要的是，我所承受的痛苦，也许会使得俞秀凡心生畏惧，改变主意。”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汤姑娘，你不但很有心机，也是个很会说话的人。”

汤兰道：“城主夸奖了。”

造化城主道：“如若你熬过五刑不死，愿意重归造化门时，我想你会受到我更重用一些。”

汤兰道：“城主何以会突然对贱妾如此推重起来？”

造化城主道：“刚才你的一番话，深获我心。我希望你的牺牲，能使俞秀凡改变心意。”

”

汤兰道：“城主，其实，俞秀凡已经入你掌握，杀刚存留，任凭于你，为什么你还要对他如此的器重呢？”

造化城主道：“我杀了俞秀凡固然永绝后患，但我如能收服他，那就如虎添翼。”

汤兰道：“俞秀凡真的那样重要么？”

造化城主道：“不错，他是可以抗拒艾九灵的力量。”

汤兰道：“城主，属下问一句不知深浅的话，不知城主是否愿意回答？”

造化城主道：“姑娘请说。”他口气中，突然如此客气起来，显然，确对汤兰观念大变。

汤兰道：“俞秀凡武功是否高过城主？”

造化城主笑道：“如单以剑上的造诣而言，他不在我之下。”

汤兰道：“贱妾的记忆之中，城主是第一次如此赞扬别人。”

造化城主道：“我是个爱才的人，对一个才气纵横的人，我可有限度的纵容一些。”

汤兰道：“但他还是败在了城主的手下。”

造化城主道：“他败在了别的地方，姑娘，除了剑术之上，其他方面，他还和我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汤兰笑一笑，道：“既是如此，留下他又有何用？”

造化城主道：“汤兰姑娘，我已经回答的够多了。”目光一掠那白衣人，接道：“快把汤姑娘送上刑台。”

白衣人微微一怔，道：“城主，俞秀凡呢？”

造化城主道：“先让他看看，我觉着，听景胜过看景，看刑得到的恐惧，

应该尤过受刑人。”

白衣人道：“城主明鉴。”一挥手，道：“解下俞秀凡，绑上本门叛徒汤兰。”

两个粗壮赤膊大汉，应了一声，解下俞秀凡，换上汤兰。

俞秀凡虽然被解下刑台，但他仍然被点了几处穴道，反抗无力。轻轻吁一口气，俞秀凡缓缓说道：“汤姑娘，这是何苦呢？”

汤兰笑道：“你可以仔细想想，再作一次选择。”

俞秀凡心中明白汤兰言中所指，但却无法回答。

汤兰目光转到那白衣人的脸上，冷冷说道：“你在行刑时，最好让他们加重一些，把我杀死。”

白衣人道：“为什么？”

汤兰道：“我受过了金室五刑之后，可能会重返造化城门，那时我要你尝试一下我飞针的味道。”

白衣人笑一笑，道：“汤姑娘，在下倒是希望有一个机会，试试你姑娘的手段。”

汤兰回顾了造化城主一眼，道：“如若城主肯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立刻死于金刑之下。”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汤兰，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因为这想法不合我意。”

汤兰道：“好吧！那就行刑吧！”

俞秀凡突然大喝一声，道：“住手！”

白衣人回头望望俞秀凡，向赤膊大汉道：“不要理他……”

俞秀凡厉声喝道：“你这个卑诈小人。”

大约这句话骂的很厉害，白衣人脸上也变了颜色。

造化城主却微微一笑，道：“等一下。”

白衣人对俞秀凡可以不作理会，但他对造化城主却是恭顺异常，立刻要属下停住刑台，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脸上，缓缓说道：“俞少侠，有什么吩咐？”

俞秀凡缓缓说道：“对付一个妇道人家，算得什么英雄人物？”

造化城主不温不火的说道：“俞少侠，咱们是敌人，不是朋友，用不着一诺千金，也用不着充什么英雄好汉。”

俞秀凡道：“你要对付的敌人是我，用不着对付汤兰。”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俞秀凡，这地方是你作主呢，还是我作主？”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自然是你作主了。”

造化城主道：“那很好，既然是由我作主，俞少侠问了岂不是白问。”

俞秀凡叹息道：“咱们有没有条件好谈？”

造化城主道：“自然是有。俞少侠准备和我谈什么？”

俞秀凡道：“这是城下之盟，在下似乎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造化城主道：“人贵自知，俞少侠似乎是逐渐在成熟了。”

俞秀凡道：“说吧！如何能放了汤兰？”

造化城主道：“她不过是滔滔大江中一个水花，算不得什么大事，俞少侠要我如何放了她，本座一定照办。”

俞秀凡道：“那一定有条件了？”

造化城主点点头，道：“一件很容易的事。”

俞秀凡道：“对我而言，比死亡还要痛苦一些。”

造化城主道：“不会有那样严重吧！”

俞秀凡道：“先听听吧！”

造化城主道：“看来，你是不会归入造化门中了？”

俞秀凡道：“除了这个条件之外，还有别的什么？”

造化城主道：“你既然坚持不入造化门，在下也不勉强。”

俞秀凡接道：“除此之外，咱们就好谈了。”

造化城主道：“我不迫你加入造化门，而且，可以立刻放了你，还让你带着汤兰、水燕儿离开此地。”

俞秀凡道：“有这样的事么？”

造化城主道：“我以造化城主身份，说出此言，决不反悔。”

俞秀凡道：“能不能先告诉我那是件什么事？”

造化城主道：“不能。这像赌博一样，我们都下了最大的赌注，我造化门中牺牲了无数的精锐高手，才算把你生擒到手中，自下你，是我最大的一个劲敌。”

俞秀凡道：“阁下如不交代明白，要我如何答应之法？”

造化城主笑道：“我不伤害你躯体，不伤害汤兰和水燕儿，还让你带走金钊翁等，也不追究他们叛离本门之罪，你说说看，这是否是很优厚的条件呢？”

俞秀凡道：“真是太优厚了，很难叫人相信。”

造化城主道：“立刻就可以得到证明，只要你答应一件事。”

俞秀凡道：“那一定是一桩叫人十分为难的事。”

造化城主道：“当然是不太容易。”

俞秀凡道：“可否说明详细内情？”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这是交易。事情未作决定之前，谁也不会泄漏个中之秘。其实，以你的聪明，想也可以想得差不多了，什么事，我才会付出这样的代价。”

俞秀凡道：“阁下对我俞某人，似是很信任。”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不错，我很信任你，才会和你作此豪赌。”

俞秀凡道：“我只要答应了就行，是么？”

造化城主道：“大丈夫一言如山，答应了你就不能再反悔。不过，为了日后有所对证，咱们必须有个书约，阁下在上面签押打上手印。”

俞秀凡望望汤兰，然后回答道：“你不是吃亏的人，这交易，对你利多弊少。”

造化城主道：“很难说啊！这一趟交易，不一定对我就好，不过，我这是觉着值得一赌罢了。”

俞秀凡道：“你不说明内情，在下很难决定。”

造化城主道：“那就不赌算了。”

目光转注到白衣人的身上，接道：“下令行刑！”

俞秀凡想到汤兰一个妇道人家，忍受这等悲惨刑罚，心中大为不安，高声说道：“放下汤兰。”

造化城主道：“你答应了？”

俞秀凡道：“形势逼人，在下似是不答应也不行了。”

造化城主道：“去取纸砚，咱们立下约书。”

俞秀凡道：“先放下汤兰，大丈夫一诺九鼎，我答应了，就不反悔。”

造化城主道：“好！我信任你。放下汤兰！”

白衣人应了一声，下令放下汤兰。

俞秀凡道：“我已放上了赌注，可以说明内情了。”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对你而言，比千刀万剐你还要痛苦，何不早些知晓内情，你也少一刻承受痛苦。”

俞秀凡道：“要来的总归要来，早一些知道，也好早作打算。”

造化城主道：“说的倒也有理，阁下决定不变了？”

俞秀凡道：“是！决定不变了。”

第四十回 自作自受 宾馆定策

造化城主道：“先说对你优待的条件如何。”

俞秀凡道：“用不着吞吞吐吐，干脆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吧！”

造化城主道：“好！我送你三匹好马，都有日行千里的脚程。”

俞秀凡道：“三匹好马？我只有一个人，为什么要三匹好马？”

造化城主道：“携美同行，以增风采。”

俞秀凡道：“区区没有这份闲情逸致，免了算啦！”

造化城主道：“应该如何，随君所欲，但你如不把汤兰和水燕儿带走，只怕你不会放心。”

俞秀凡道：“要我放心，我要带走的还不止她们两个。”

造化城主道：“可能范围之人，在下都不去拒绝。俞少侠先请点名！”

俞秀凡道：“水燕儿和她的女婢。”

造化城主点点头，道：“可以，还有什么人？”

俞秀凡道：“汤兰，金钊翁。”

造化城主道：“可以，只要你叫出名号的人，都可以让你带走，但至多不能超过二十个人。”

俞秀凡道：“很大方啊！”

造化城主道：“造化城主，自然是不会太小器了。”

俞秀凡道：“有两个人，我要先作说明。”

造化城主道：“什么人？”

俞秀凡道：“方斩和刀钗冷萍。”

造化城主微微一怔，道：“你带走冷萍，也还罢了，为什么要带走方斩？”

俞秀凡道：“这个城主不用问了，咱们有言在先，我只要不超过二十个人，你都答应。”

造化城主神情冷肃他说道：“好吧！但只限于你见过的人，如是凭空捏造，那就是故意刁难了。”

俞秀凡道：“我知道。”

造化城主道：“我不能算。”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我料想你也不敢离开造化城这个地盘。”

造化城主道：“不要激怒我，我可能会改变主意。”

俞秀凡道：“说说你的条件吧！”

造化城主道：“杀死艾九灵。”

俞秀凡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他千思万想，就是没有想到了这一招。造化城主会出了这么一个难题。沉吟了良久，才轻轻吁一口气，道：“如是打不过他呢？”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那就要他杀死你。”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阁下这一招想的很绝。”

造化城主道：“我一向不喜欢赔钱生意。”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我没有改变的余地了？”

造化城主道：“有。”

俞秀凡道：“先要汤兰承受五刑，然后再折磨我？”

造化城主道：“那是必然的事，败军之将，不足言勇，但在毁约之前，我要你自责三声。”

俞秀凡道：“说些什么？”

造化城主道：“你自说自话，责备自己是言而无信的卑下小人。”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如不允，救不了汤兰、方垒、水燕儿，自己也是难免一死。我如先答应下来，到时间，让艾大哥一击把我杀死，不过是自己一条命。

心中盘算过一笔帐后，缓缓说道：“好吧！在下答应了就算数。

我杀不了艾九灵，就让艾九灵把我杀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取过笔砚，让俞少侠划押。”

一个秀雅俊丽的女婢，缓缓行了过来，摊开纸笔，道：“请俞少侠画押！”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一张白纸么？”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提笔疾书。他笔力苍劲，银钩铁画，而且速度奇快，一挥而就。

俞秀凡心中暗暗忖道：这人不但武功高强，文才亦非常人能及，但看这一手好字，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

造化城主放下手笔，笑一笑，道：“俞少侠斧正一下！”

俞秀凡说道：“写的完美，笔力透纸，用词适当。”提笔在纸上画了押，接道：“够了么？”

造化城主道：“很好。”收起白笺，道：“俞少侠，可以提出来了，你要带走些什么人？”

汤兰突然说道：“俞少侠，赐给我一个名额好么？”

俞秀凡道：“好！我要不了这么多人，你有至亲好友，带两个一起走吧！”

造化城主只是站在一旁微笑。

汤兰吁一口气，道：“城主，你交给俞少侠的人可有什么条件？”

造化城主道：“没有。”

汤兰道：“我们可以杀了他么？”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在下送给了俞少侠，是生是死，悉由俞少侠作主了。”

汤兰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城主，你可以授我一个选择之权？”

造化城主道：“可以。”

汤兰伸手一指白衣人，道：“我要他——金室刑主。”

白衣人脸色一变，道：“你……”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俞少侠的意思呢？”

俞秀凡对这白衣人的巧言令色，实也深痛恶绝，点点头，道：“如若城主可以赐予，就算他一个。”

造化城主点点头，回顾了白衣人一眼，道：“你过去领死吧！”

白衣人道：“属下对城主一片忠心。”

造化城主道：“我知道，但我已经答应了俞少侠，很不幸的，你被选中了。”

白衣人急道：“属下……”

造化城主接道：“不用多说，快过去吧！”

白衣人无可奈何，缓步行了过去。

汤兰笑一笑，道：“阁下未想到吧！报应来的如此之快。”

白衣人望了汤兰一眼，对着俞秀凡抱拳一揖，道：“颜成见过俞少侠。”

俞秀凡道：“你叫颜成？”

白衣人道：“是！小人颜成。”

汤兰道：“颜刑主！颜大英雄！”

颜成道：“不敢，不敢。”

俞秀凡回顾了汤兰一眼，道：“汤姑娘，交给你了。”

汤兰回顾了造化城主一眼，道：“城主，俞少侠把他交给我了，不知道可不可以。”

造化城主道：“可以，我听到了俞秀凡把他交给你的话了。”

汤兰目光又转注那白衣人的身上，道：“你听到了没有？”

颜成目光一掠造化城主，道：“听到了。姑娘有什么吩咐？”大势所促，他不得不尽力适应目下的形势了。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刚才听你解说这金刑室的行刑残酷，好叫我向往的很。”

颜成道：“那容易，在下立刻找一个人来，试行五刑给姑娘见识一下。”

汤兰道：“慢着！我看，你以室主的身份，来承受这五刑美味，可算得一段江湖佳话了。”

颜成道：“这个……”

汤兰道：“不用这个那个了，你自己委屈一下吧！”

目光转注到造化城主的身上，颜成缓缓说道：“城主，这个难道也要属下接受么？”

汤兰道：“你已被城主送给俞少侠，杀剐碎割，城主也一样救不了啦！”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颜刑主，汤姑娘说的不错。俞秀凡可以由咱们造化城中带走二十个人，你就是那二十个人中的一个。”

颜成道：“他带走的二十个人，是为了救他们的性命；但属下却是因为对城主的忠心遭妒，被他们要去杀害。”

造化城主叹一口气，道：“我知道，你会是造化门的开创功臣。

目下，咱们造化城两大阻力，一是艾九灵，一是俞秀凡。如若有一个机会，让他们两人火拼一场，打个生死出来，那岂不是人间一大乐事。”

颜成道：“是！但城主今日本有先杀一个的机会，却白白。”

造化城主道：“我自有应付之道。不用你多进言了。”语声一顿，接道：“今日你且忍一些痛苦折磨，日后，造化门面主江湖之时，你会是忠烈堂中

的开派功臣。”

颜成黯然说道：“要属下白白的送死么？”

造化城主道：“造化城中人，怎能如此的贪生畏死，留人笑柄。”

汤兰冷冷说道：“颜成，你连我一个妇道人家也不如么，刚才你姑奶奶被绑在行刑板上，也没有你这股的窝囊味道。”

颜成脸色苍白，道：“那是你还不大明白这五刑的厉害，那是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金刃上最大的痛苦，能熬过金刑室寒刃折磨的人，就可以承受零割碎剐之苦了。”

汤兰道：“你设计出这匹九刑室，罪大恶极，自己也该尝试一下这种味道。”

颜成苦笑一下，道：“汤兰，你何不施展飞针，一下子取我性命。”

汤兰道：“我要你死在自己设计的刑具之下，那才是人间报应。”

颜成道：“这刑具虽然恶毒，但不会致命。”

汤兰道：“先让你受受活罪也好。”

颜成道：“姑娘，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么？”

汤兰道：“没有。”语声一顿，接道：“给我拿下！推上行刑合。”

站在一侧的赤膊行刑大汉，恍如未闻。

汤兰淡淡一笑，道：“城主，他好像不听俞少侠的令谕。”

造化城主道：“这个，也要我管么？”

汤兰道：“城主的意思是……”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颜成，自己上刑台上吧！别要人家俞少侠笑咱们造化城中没有规矩。”

颜成道：“这个，城主，在下……”

造化城主突然回手一指，点了颜成的穴道，道：“给我抬上行刑台。”

这一下，大概是点了那颜成的哑穴，竟未听到他喊叫之言。

两个行刑的赤膊大汉，应声行了过来，抬起颜成，放上行刑台。

汤兰道：“扣上铁环。”

这一次，行刑大汉，倒是听命行事，在颜成的双臂双腿上，扣了铁环。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俞少侠，应该使他清醒过来，对么？”

遥发一掌，拍活了颜成的穴道。

颜成大声叫道：“城主，属下如若就此死去，岂不要造化门下的同道寒心？”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颜成，你敢对本座说出这等话，那证明你对本门就不够忠诚了。”

颜成道：“属下策划建立九刑室，费尽了苦心，城主难道要眼看到属下死于金刑之下么？”

造化城主道：“我记得你说过，这金室五刑不足要人之命，是么？”

颜成道：“但那是比死亡更难忍受的痛苦。”

造化城主道：“那就请忍耐一二吧！”

颜成心知再求亦是无用，暗中咬牙，不再多言。

造化城主道：“俞少侠，请吩咐他们行刑吧！”

俞秀凡低声道：“汤兰，你吩咐他们吧！”

汤兰应了一声，道：“开刑！”

两个掌刑大汉，应了一声，推动刑台。刑台连结在一座滚轮上，立刻

有一道高大的刑机，移动过来。眼看十余锋利的尖刃，滚移过来，颜成忍不住发出凄厉的惨叫。

他设计这些刑具之时，唯恐它给人的痛苦不大，但却未想到自己竟也是这轮刀之下的受刑人。

造化城主哈哈一下，道：“俞少侠，人性之中，确有很多弱点，畏死是其中之一。”

但见轮机带动着十几道利刃滚过，颜成立刻变成了一个血人。

正如颜成的解说一样，轮刃在颜成的身上，划了十余道三分深浅的血口，全身伤口都涌出了鲜血。

对一个会武功的人而言，这些伤不足致命，但它却痛疼无比。

确实只是肌肤之伤，但血流如注。因为全身都是伤民想运气止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狠手辣、伤人无数的汤兰，也看的惊心动魄，呆在当地。

俞秀凡皱皱眉头，道：“汤兰，放他下来吧！这些创伤，够一个人忍受了。”

汤兰也叹息一声，道：“这刃划全身的刑罚，当真是恶毒的很。”

语声一顿，接道：“解下铁环，放他下来。”

掌刑人应了一声，推开轮刃，放下了颜成。颜成脸上也被划了四个伤痕，只划入肌肤较浅一些罢了。

轻轻吁一口气，俞秀凡缓缓说道：“颜成，这座刑室是你设计的，这些伤，是否已使你变成残废？”

颜成满脸鲜血，看不出他的神情如何。但他双目未伤，鼻日仍全，显然，这些轮刃，也是经过了特殊的设计。

颜成苦笑一下，缓缓说道：“也许我设计这轮刃，求功之心大切。所以，轮刃长了一些，一个人只怕很难在承受五刑之后还能活在世上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你是说这金刑能致人于死。”

颜成道：“看来，确实如此了。”

造化城主道：“如是能致人于死，我下令把他乱刀分尸算了，为什么还要化费许多财物，建立九刑室？”

颜成道：“人都难免有错，这一次属下错了。”

造化城主冷哼一声，道：“颜成，你……”

俞秀凡接道：“城主，在下记得这位颜刑主，似乎已经由城主拨结在下了。”

造化城主微微一怔，道：“本座说过的话，不会更改。”

俞秀凡道：“好！这位颜刑主，似乎是不用再听你造化城主之命。”

造化城主道：“除了汤兰、颜成之外，你还可带十八个人走。但你不要忘了约定的事。”

俞秀凡接道：“我知道，我画押的约书，是俞某人今生一世无法改变的事。”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有约言就应该有个时限。”

俞秀凡道：“俞秀凡不会赖，三年之内，定会复命。”

造化城主仰天打个哈哈，道：“我希望愈快愈好。”

俞秀凡冷冷说道：“你是希望俞某人死呢，还是希望我能杀死艾九灵？”

造化城主道：“就本座个人私愿来说，应该让艾九灵死，但他如南山老松，成材已定，你却是正在成长，无可限量。不过，三年内，量你也还无法成为经天纬地的大材。”

俞秀凡一挥手，接道：“够了。不论我和艾大侠，那一个活着，但都会和你一决生死。”

造化城主仰天大笑三声，道：“俞秀凡，希望你在造化城中带走的二十名铁骑勇士，都对你有一份帮助，你一离开造化城后，本座就会提供你艾九灵的行踪消息。”言罢，转身而去。

俞秀凡高声说道：“站住！”

造化城主呆了一呆，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你缩居深宫，咱们立约的重大事故，你不在场，何人能够作主？”

造化城主道：“你离开金刑室后，自会有人接引于你，让你乘轮车直到前山。不过俞少侠，希望你合作，能叫人蒙上双目。”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不合作呢？”

造化城主道：“苦的还是阁下，你如不合作，我们会在途中放出一些烟气，那会使你们双目难睁，一路上呛咳不已。”

俞秀凡冷哼一声，未作答复。

造化城主道：“虽然你蒙着双目，但只凭听觉也会感觉到这造化城中的造化之奇，下轮车之后，有人会引导你们进入一座贵宾行馆，那时，你要什么人，只管向他们提出，但名额不能超过二十之数。”

俞秀凡道：“除了人数之外，我还能要些什么？”

造化城主道：“不妨和他提出，只要你不是故意刁难，我会尽量让他们满足你其他方面的需要。”

俞秀凡一挥手，道：“阁下请便吧！”

造化城主大笑声中缓步而去。他似是对自己的杰作，十分得意，笑声中充满了真正的欢悦。

直待造化城主的笑声消失不闻，颜成才长长吁一口气，道：“他是真正的高兴，在下自入造化城中，数年以来，从未有听过他如此得意的笑声。”

俞秀凡冷冷说道：“颜成，你筹划建立这座九刑室，造孽不少吧？”

颜成道：“我知道。好的是九刑室刚刚完工，更巧的是我这策划人，却是最先受刑的人。”

俞秀凡道：“现在，你有些什么感想？”

颜成道：“没有。在下只想求证一件事了。”

俞秀凡道：“请说！”

颜成道：“俞少侠，是否真准备把在下带离此地？”

俞秀凡道：“你是否愿走呢？”

颜成道：“自然是愿走。”

俞秀凡道：“我已经答应过了，愿意走，就只好带你走了。”

颜成道：“多谢俞少侠！”

汤兰道：“颜成，像你这满身伤痕的人，如何能够行走？”

颜成道：“我会敷上最好的金创药，三五日内，使伤势完好如初。”

汤兰道：“你现在能不能行动？”

颜成挺身而出，道：“这是皮肉之伤。苦则苦矣，但却不会对一个人妨

害的太多。”

汤兰轻轻吁一口气，道：“敷药去吧！我们不会等你大久的时间。”

颜成应了一声，举步行去。等约顿饭工夫，颜成全身包着白纱行了过来。双手中，各提一个布袋。

汤兰道：“是两袋什么东西？”

颜成道：“金创药。”

俞秀凡道：“你会配药？”

颜成道：“我不会。但造化城主有着很高明的配药人才，我要求他们配制药物的效用，他们配出了这样的药。”

俞秀凡道：“合你的要求么？”

颜成道：“有过之而无不及。”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这药粉之下藏有九刑室的建筑全图。”

俞秀凡道：“哦！”

颜成道：“我已破坏了主要枢纽，带走此图，他们就无法修复了。”

俞秀凡点点头。

颜成道：“九刑室太恶毒，没有一个人不在九刑之前屈服。”

俞秀凡道：“你破坏九刑室，造化城主岂会放过你么？”

颜成道：“就道义上讲，他应该放过我。”

俞秀凡道：“说说看。”

颜成道：“在下被俞少侠由造化门下要了出来，自然是俞少侠的人了，俞少侠和造化城为敌，在下自然可以助俞少侠对付造化城了。”

俞秀凡道：“原来如此曲折。”

汤兰道：“看来，你的好恶之心，都是强烈的很。”

颜成道：“姑娘想一想，你何尝不是如此？”

汤兰微微一笑，道：“我替你提着两袋药粉。”

颜成伤口还在痛疼，也不客气，交给了汤兰，道：“多谢姑娘。”

汤兰接过了两袋药粉，只觉十分沉重，每一袋都该在二十斤以上，忍不住问道：“你拿了多少药粉？”

颜成道：“十之七八。”

汤兰道：“你没有一下子取完，倒还算有点良心了。”

颜成冷笑一声，道：“无毒不丈夫，我对他忠诚无比，想不到他竟如此待我，都是逼我对他心生怨恨了。”

汤兰道：“造化城主如石柱，你如淳螃，你又如何撼得动他？”

颜成道：“咱们离开此地再谈吧！俞少侠救了我一命，我会让他感觉到很值得。”

汤兰皱皱眉头，道：“你能够走么？”

颜成双目神光湛湛，凝注在汤兰的身上，道：“多谢姑娘，在下可以行动。”

汤兰望望手中提着的两代药物，道：“这药物真有如此灵验么？”

能使一个人全身伤口，顷刻而愈。”

颜成道：“不可能，这药物虽具神效，但也需两个时辰，才能收口止疼，因为，这是最疼的肌肤之伤。不过，在下倒是发觉了另一种治伤药物。”

汤兰道：“什么药物？”

颜成道：“感激和仇恨起来，可以使人忘去伤势的痛苦。”

俞秀凡道：“咱们不太急，你如需要一段时间休息，咱们可以等一会再走。”

颜成道：“这些年来，我从没有过这样的舒畅的心情，也从没有过这样深沉的仇恨，我一面尝试到人间温暖，一面体会到仇恨的深刻。”语声一顿，笑道：“在下替俞少侠和汤姑娘带路。”举步向外行去。

俞秀凡、汤兰紧随其后，行出了金刑室。只见四个大汉，抬着一辆轮车，早已放在洞外。

一个全身青衣的少女，一欠身，缓缓说道：“诸位，请上车吧！”

车上有四个座位，俞秀凡也未多问，当先登上了轮车。

颜成回顾一眼，举步跨上轮车。这一来，有数处伤口迸裂，鲜血由衣服滴了出来。但他暗里咬牙，连眉头也未皱一下。

三人登上轮车，那青衣少女又接着说道：“三位，请蒙上眼睛。”

俞秀凡道：“好！你们动手。”

那青衣少女取出三个黑布带子，蒙着了三人的眼睛，接道：“三位请把双手伸出。”俞秀凡等依言伸出了双手，彼扣在了轮车之上。

汤兰右手一抬，挣动了一下。

耳际间响起那青衣少女的声音，道：“三位听着，这铁铐也许铐不住三位的双手，不过，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约束，如是发觉三位有一个挣断了手铐，三位随时就可能被处死。”

俞秀凡道：“知道了。”

青衣少女道：“城主再三的交待，对三位尽量忍耐，但挣断车上手铐，取下蒙脸的黑布，是必死之罪。而且权在途中各卡，城主也无法保护诸位。”

俞秀凡道：“我们知道了，姑娘不用再多吩咐！”

青衣少女道：“好！抬他们进入车道。”

俞秀凡双目被黑布遮往，无法见物，只觉坐下轮车，彼放了下去，轮车似乎是彼放在一定轨道上，缓缓向前滑动，由慢而快，逐渐有着一种奔驰如飞的感觉。

忽然间，车轮又慢了下来，但片刻之后，又加快了速度。就这样，慢慢快快，经过了近一个时辰的飞奔之后，再度慢了丁来，终于停下。感觉着有人伸过手来，解下三人双目上的黑布，又打开了手铐。

眼前景物，竟然是一座宽敞的厅堂。十二个手持针筒的黑衣人，环围在轮车的三面。正前方却站着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妇人，穿着一件杏黄衫，腰系杏黄罗裙，面目姣好。一种徐娘风韵，托衬出她的圆熟和精明。

只见她欠欠身子，道：“俞少侠，你的大名，我桑花娘可是久仰了，真是三生有幸，得会一面。”

一面说话，一面伸手把俞秀凡给扶了起来。

俞秀凡一皱眉头，道：“夫人是……”

桑花娘道：“宾馆馆车桑花娘。”格格一笑，放低了声音，接道：

“俞少侠，桑花娘还未适人。”

俞秀凡只觉脸上一热，抬头看去，果见那桑花娘还梳着一个大辫子。轻轻吁一口气道：“桑花娘是奉命来接我们一行人入宾馆了？”

桑花娘道：“奉命接待公子，善为侍奉。”

俞秀凡道：“我是一个很好对付的客人，有劳姑娘带路了。”

桑花娘微微一笑，道：“行程不远，公子就走几步吧！”举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紧随而行，临行之际，回顾了身后一眼。只见一道厅壁，枝断了后面的景物。

这一路轮车行来，除了耳闻一些轮车滑动声音之外，连一点内情隐密也未瞧到。俞秀凡不得不佩服造化城主这人的心机阴沉，设计精密。

迎宾馆就在里许外一座浅山坡上，一回矮松，代替了围墙，墙内奇花灿烂，香气扑鼻。

青石砌成了一座很大的宅院，大门内，分成四座独立院落。

俞秀凡被带人桂花厅内。虽然，名叫桂花厅，但却是百花杂植的一座庭院。

罩花娘带三人直入上房，笑一笑，道：“桂花厅是迎宾馆中最豪华的一座院落。”

俞秀凡接道：“多谢桑姑娘，咱们不会在此停留的太久。”

桑花娘道：“长短随意，花娘不敢逐客，也不敢留宾。”

俞秀凡道：“你奉到些什么令谕？”

梁花娘道：“公子要什么，花娘能供奉什么，”

俞秀凡道：“我要人。”

桑花娘接道：“有！什么样的人都有；含苞待放、牡丹盛开。南国佳丽，北地胭脂……”

俞秀凡接道：“桑姑娘误会了。在下所要的是造化城中人。”

桑花娘道：“男女老少，一并计算，除了眼下这两位之外，公子还可以带走十人个。”

颜成突然插口说道：“等一会，俞少侠会开出一个名单。”

桑花娘冷笑一声，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这样身份的人，也可以胡说八道么？”

颜成道：“这是迎宾馆，对吧？”

桑花娘道：“不错是迎宾馆。不过，像你这种人，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人家俞少侠的光，如是单凭你这个人就算是想在院落里，借一席露天草地坐一宵，也污染了我主持这迎宾馆了。”

颜成淡淡一笑，道：“想不到啊！造化城主对我颜某人，还有如此的记恨。”

桑花娘冷笑一声，道：“你破坏了九刑室，犯了本门重规，城主已传下令谕，要咱们以万两黄金，向俞少侠交换你回来按律治罪。”

颜成心中暗道：万两黄金，买我性命，俞秀凡可能会怦然心动了。

只见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就算造化城主倾尽造化城中的珠宝财富，也不能在俞某人手中换走颜兄，馆主请替我们准备酒菜、纸砚，饭过后，在下自会开上名单要人。”

汤兰道：“桑大姊，请退下吧！”

桑花娘叹口气，道：“大妹子啊！别的地方，我这做大姊的没有法子帮忙，在这迎宾馆中，你只管吩咐，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大姊只要有，定当为你办到。”

汤兰道：“多谢大姊啦！替咱们准备一桌上好的酒席就是。敢情两人是多年的故识。”

桑花娘口齿启动，欲言又止，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汤兰望着桑花娘的背影消失之后，才叹息一声，道：“这女人，是江湖

上有名的花娘，钻营拍马术，天下无双。想不到也被造化城主罗致下来，出任这迎宾馆的馆主。”

俞秀凡道：“不入大海不知水，不登泰山不知高，看来，这造化城中又岂止是簪龙卧虎。”

汤兰笑一笑，道：“你这趟造化城中之行，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俞秀几道：“什么事？”

汤兰道：“剑术的造诣上，造化城主输你三分。”

颜成道：“最重要的是，唤回了造化城中不少豪杰的人性。”

俞秀凡道：“在下江湖的阅历太浅，不知被称为江湖上泰山北斗的少林、武当实力如何，造化城中的实力之强，在下开了不少的眼界。唉！竟然有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甘受他之命，为他爪牙，实令人想不明白原因何在。”

汤兰道：“俞少侠，贱妾有几句不当之言，说出口来，俞少侠不要生气才好。”

俞秀凡道：“姑娘说哪里话。俞某人阅历不足，难免有意气用事。这番进入造化城，受了不少的教训，日后还要借重姑娘，才请不吝指教。”

汤兰道：“唉！俞少侠，你见过那艾九灵么？”

俞秀凡道：“姑娘又对那艾九灵知晓好多呢？”

汤兰道：“贱妾这身份，实也不配见艾大侠，但我对他的事迹，却是听过不少。”

俞秀凡道：“哦！”

汤兰道：“造化城主，气候旱成。所以不肯南面称霸，正式在武林中露面，因为他心中还畏惧两个人。”

俞秀凡道：“一个是金笔大侠艾九灵，还有一个是谁呢？”

汤兰道：“那人武功如何，江湖上的传说倒是不少。但他医术精深，能活死人，肉白骨，夺天造化之能。”

俞秀凡道：“有这等人物。但不知那人叫什么名字？”

汤兰道：“花无果。造化城主最担心的是两人联合起来。”

俞秀凡接道：“一个是武功高强，一个是医道精深，就算这两人联合起来，又能如何？”

汤兰道：“我是姑妄言之，你们也姑妄听之，道听途说，本也是靠不住的事情。”

俞秀凡道：“咱们自己人说说罢了，姑娘尽管畅所欲言。”

汤兰道：“传说中，艾九灵和花无果，本是很要好一对朋友，两人成就，各登极峰，但却是彼此都不肯求助。”

俞秀凡道：“他们一个在医道上有所成就，一个在武功上登峰造极，既无牵连关系，何以要相互求助呢？”

汤兰道：“详细情形，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造化城主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怕两人携手合作起来。”

俞秀凡道：“哦！有这等事。”

汤兰道：“这是贱妾无意中听得的一点机密，艾九灵、花无果，只要有一个人死去，造化城主就不会再有畏惧了。”

俞秀凡道：“以造化门下这等强大的实力，造化城主，何以不派高子去对付两人？”

汤兰道：“造化城主作事，一向隐密，不主其事者，不知内情。”

我想，他早已派人去过了，只是没有得手罢了。”

颜成轻轻吁一民道：“俞少侠，汤姑娘说的不错，造化城主最怕的，就是艾九灵和花无果联合在一起。”

这两位江湖奇人，都是俞秀凡的传人，但他却忍下去来说出来。险诈江湖，使得不得不保留一点隐密。

回顾了颜成一眼，俞秀凡缓缓说道：“颜兄，那位造化城主，看上去英俊潇洒，年龄不到三十，这人真的这么年轻么？”

颜成道：“至少他应该是古稀之年了。岁月的累积，才使他变成那么阴险、冷酷。”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世上真有长生术了？”

颜成道：“在下建造九刑室，和那造化城主几个亲信手下有所接触，所以，对造化城主不足为外人道的隐密，知晓了不少。”

汤兰突然飞身而起，跃出室外，在屋面上走了一圈，道：“还好。

没有人隐在暗中偷听。”

颜成微微一笑，道：“姑娘很细心。”语声一顿，接道：“造化城主，确是一位绝代人才。他不但读了一肚子的书，而且，精通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河图洛书、八卦九玄、五行奇术，无不精通，更难得的是，他又通医道。”

俞秀凡接道：“唉！如不是他这样的才慧人物，也无法建立造化城这样的组合。不过，在下有些奇怪。”

颜成笑道：“俞少侠可是奇怪他身怀如此才学，为什么不早动江湖霸主之念，是么？”

俞秀凡道：“在下正是此意。”

颜成道：“垂暮之年，应该是早已把名利看的很淡，但是他过人的才慧害了他。”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颜成虽然是一个多变卑劣的人物，但却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口中说道：“颜兄，此言由何说起？”

颜成笑一笑，道：“和公子相处，加沐春风。我颜成这一身伤疼未消，但和公子论事，却有不知伤疼之感。”略一沉吟，接道：“这些隐密，我虽是零零星星听来的，但由我把它连结在一处，加一系统啦明，虽非绝对正确，相信亦不会相差太远。”

这人有好口才，也有着很高智慧，只是缺少那种大英雄、大豪杰的气度，所以，他永远是屈为人下，作一个谋士。

俞秀凡点点头，道：“对造化城主多一分了解，就多一分制胜之机，颜兄高论，定可使兄弟获益良深。”

颜成道：“公子言重了。”思索一下措词，接道：“三十岁前，他觉着人生太短促，功名利禄转眼空，所以，他是个不争名利，很会享受生活的人。他成长空灵无相之中，致使才慧不受蒙蔽……”

俞秀凡接道：“成长在空灵无相之中，那是说他原本是一个超然物外的人？”

颜成道：“在下是这么听说。三十岁前，他身怀绝技，遍历了天下名山胜水，说禅论道，拜识了不少高人隐士。”

俞秀凡道：“这样一位志节清高、明月风标的人物，怎会一下子变的如此丑恶，变的如此庸俗，争权夺利，为害武林如此之烈，全不念生灵涂炭。”

颜成叹息一声，道：“也许就是那说禅论道害了他，不知他遇上了一个

什么样的高人，授予他延年益寿之术，这就使他开始追求长生术。所以三十年后，他孜孜研究长生之道，以他绝世的才智，终于冲破了这一大夫口。”

俞秀凡道：“什么？你是说，他已经冲破了生死之关，习会了长生不老之术？”

颜成摇摇头，道：“属下不敢妄言他已求得长生不老之术，但他至少已不会再有十年转眼若梦的感觉。所以，他才会生出称霸武林，唯吾独尊的称雄之心。听说他谋建造化城时，是一个发鬓斑白的花甲老人，但现在，已脱胎换骨，形如重生。”

俞秀凡道：“唉！真是可惜。他这样一位人才，如是用于正途，在朝可为良相，在武林亦必为极受人敬重的大侠、义人。”

颜成道：“俞少侠目下情景，已然是回首无及的局面了。对付他的办法，也只有得而诛之，为世除害了。”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能办到么？”忽然间，他发觉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信心。

颜成苦笑一下，道：“不知道。咱们走一步算一步吧！尽力而为就是。”

他对造化城中的人人事事，知晓甚多，想不出当今武林之中，有什么这样一个组合，能和造化城这样庞大的势力对抗。

汤兰突然插口说道：“颜兄，你说那造化城主很怕艾九灵和花无果联合在一起，咱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呢？”

颜成低声道：“公子，你真的准备履行那些约言么？”

俞秀凡道：“是！我自己立下的合约，而且画了押。”

颜成沉吟了一阵，道：“俞少侠，此事重大，以后咱们再慢慢的商谈吧！”

俞秀凡心中明白，此情此景之下，什么事都可以说，但此事却不宜提出商谈，心中念转，淡淡一笑，改变了话题，道：“颜兄，你对那花无果有多少了解？”

颜成道：“在下听说，造化城主和花无果，可能是同出一个师门。”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有这等事，这话可是当真么？”

颜成道：“不错。在下确然听人说过。”

俞秀凡道：“那花无果乃是一位神医，怎会和造化城主同出一处呢？”

颜成道：“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当今武林都知道花无果是一位名医，但他只是有名，人却很古怪，江湖上见过他的人不多，受他救治的事更少。”

俞秀凡道：“原来如此。”

汤兰道：“这一点颜兄说的不错，贱妾在江湖上行走时，只听说花无果这个名字，但却从未遇过被花无果救治过的人。”

这时桑花娘去而复返，道：“俞少侠，酒宴已然摆好，俞少侠可要进用？”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那就有劳姑娘带路了。”

汤兰突然站起了身子道：“桑大姊，小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请教梁大姊。”

桑花娘人已转了过去，但闻言突然停了下来，回头说道：“不敢当！大妹子有什么见教，我这作大姊的是知无不言。”

汤兰淡淡一笑，道：“造化城主要俞少快再带走十八个人，是真是假？”

桑花娘道：“千真万确。”

汤兰道：“这些人，可有一个限制么？”

桑花娘道：“有。那就是俞少侠至少要知晓那人的姓名，还要他现在造化城中。”

汤兰笑一笑，道：“城主这一次有如此的气度，实叫人有些意外。”

桑花娘道：“这些年来，我主持迎宾馆凡是能到此地的人，都是造化城中贵宾，受着相当的优待，但像对待俞少侠这样优渥的人，大姊也是第一次见过。”

汤兰道：“哦！桑大姊，俞少侠也知道你的人，那是在城主的规限之内了。”

桑花娘怔了一怔，道：“我！我！你是说能带我走？”

汤兰道：“至少，俞少侠有权利带你离开此地，对么？”

桑花娘道：“不错。俞少侠有能力带我离开，问题是他肯不肯带我离开此地。”

汤兰道：“俞少侠在造化城中，虽然已认识了不少人，但他还没有决定带走些什么人，大姊如是想走，应该是有很大的机会。”

桑花娘笑道：“大妹子，谢谢你的好意，我还不想死，希望能多活些时间。”

汤兰道：“大姊，一个人生在世上，有时话着比死人还痛苦。”

桑花娘道：“大妹子，你好像忽然问改变了很多。”

汤兰道：“我如是不改变，也不会跟着俞少侠走了。”

桑花娘道：“大妹子，我想这件事由我选择。”

汤兰奇道：“由你选择？”

桑花娘道：“是！我想俞少侠应该先答应我，然后由我选择。”

汤兰道：“这个……，那要看你对俞少侠有些什么帮助了？”

桑花娘道：“哼！帮助？如是加上条件，俞秀凡和造化城主，又有什么不同？”

汤兰道：“说的很有道理。大姊，俞少侠现在并不需要帮助；大姊，要人帮助的是我们，如是大姊这样想，那就把事情给弄翻了。”

桑花娘沉吟了一阵，道：“大妹子，现在咱们不谈这个了，让我想一想，你们快进点酒饭。”

汤兰微微一笑，道：“大姊多想想，想好了，再告诉我。”

桑花娘未再答话，举步向外行去。俞秀凡等鱼贯随在身后，行人了一座小厅之中。那是间布置的很雅致的小室。小室中早已摆满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

桑花娘笑一笑，道：“诸位，可以放心了，这酒菜之中，没有毒。”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在下倒希望这酒菜之中，放有人口必死的奇毒。”

桑花娘道：“为什么？”

俞秀凡道：“因为，生命胸价值，有些人是活着好，有些人是死了好。”

桑花娘道：“俞少侠，果然有很多的奇论，叫贱妾想不明白。”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肯放我离开大约是不会让我中毒了。”举起筷子，大吃起来，而且遍尝桌上所有的佳肴。

桑花娘悄然退了出去，小厅中只余下三个人。

颜成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我想请教一件事。”

俞秀凡道：“咱们边吃边谈吧！颜成有什么事，尽管请说。”

颜成道：“俞少侠心中是否已决定了带走些什么人？”

俞秀凡道：“人倒决定了一些，但尚有很多空额。”

颜成道：“除了造化城主的心腹之外，俞少侠带走的人都可能成为日后对付造化城主的死士，所以，这二十个人很重要。”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在下倒有着不同的看法。”

颜成道：“俞少侠请教。”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的阴险，很可能会在我带走的人身上，暗下奇毒，两位恐怕是唯一的幸运之人了。…颜成摇摇头，笑道：“这个，俞少侠可以放心。如是造化城主会留下藉口给你，那就不是造化城主了。”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也应该知道，造化城中人，很多都很痛恨他，一旦离开了此地，都可能变成反对他的力量。”

颜成道：“天下正邪两道中高人，集此很多，造化城主不在乎增加二十个敌人。”

俞秀凡点点头，道：“颜兄说的对，造化城中，可用之人太多了。”

颜成道：“在下虽不敢妄言天下英才尽集于此，但造化城中拥有的人手，就算是少林武当等等大门派联合起来，也未足能和造化城抗拒。”

俞秀凡细想进入造化城中的经过之情，果然是有着用之不尽的人才。

汤兰叹息一声，道：“颜兄说的不错。像我汤兰这样的人，也被他们罗致于此。”

颜成道：“所以，将来抗拒造化城主的力量，仍然来自造化城中。”

俞秀凡道：“这是一条路。但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们抗拒造化城主，只怕还得大费一番心机了。”

颜成道：“造化城主早已播种下失落人心的种子，只要我们能来一阵及时雨，这些种子，都会长出抗拒的力量。”

俞秀凡道：“话虽如此，但这一阵及时雨，必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布施才行。”

颜成道：“这是一个原则，至于详细的办法，咱们还得从长计议。”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俞少侠，咱们能不能多点一些造化城中的人物出来？”

俞秀凡道：“这一点造化城主不会同意。”

颜成道：“咱们可以点出四十个人名，只带二十个走，大概造化城主可以答应了。”

俞秀凡道：“这做法用心何在呢？”

颜成道：“造化城主是一位奸诈多疑，但却聪明绝世的人，如是咱们点了名，仍然让他们留在造化城，对留下来的人，可能会造成两个结果。”

汤兰道：“什么结果？”

颜成道：“造化城主原先不重用、不信任的人，可能因此获得重用、信任，如是他原来信任的人，可能会因此动摇、被弃，这就造成了很多的怨恨。”

俞秀凡点点头，道：“很高明的办法。”

颜成道：“但也有问题。”

俞秀凡道：“哦！”

颜成道：“也可能给造化城主找出藉口，只给你二十个不愿带走的人。”

俞秀凡道：“这倒也是。虽然是兵不厌诈，但也不能不合道理，要人堵住了咱们之口。”

颜成道：“咱们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就是造化城主决不会和你翻脸、毁约。”语声一顿，接道：“俞少侠真正要带走的人，有没有十个？”

俞秀凡道：“必要带走的人，十个也就够了。”颜成道：“好！俞少侠请先选十个人来，咱们再用十个不固定的人，搅乱这造化城中的组合。”

俞秀凡道：“我不明白，咱们多写几个人名字，就可以把造化城的关系搅乱么？”

颜成道：“不错。造化城主虽然是一个才惹绝世的人物，但他逃不过一般聪明人的通病。”

俞秀凡道：“逃不过什么？”

颜成道：“逃不过多疑之病。”

俞秀凡道：“哦！”

颜成道：“俞少侠，在下可以提供几个人出来，会把造化城闹的一片震动。”

汤兰道：“颜兄，我想这件事应该从长计议。”

俞秀凡道：“我觉着咱们还不宜锋芒太露。”

颜成笑一笑，接道：“这叫立还颜色。”

汤兰道：“不可以。我觉着，此刻咱们还不宜和造化城主闹的非要分出个高低出来。”

颜成冷冷说道：“我要他知道，得罪了我颜成，就会使他寝食不安。”

俞秀凡一皱眉头，道：“颜兄，原来你只是逞一时之快。”

颜成道：“也让那造化城上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人物，使他从此之后，对咱们不敢任意施为。”

俞秀凡道：“那有什么好，也使他提高了警觉之心。”

颜成黯然叹息一声，道：“也许在下的手段太过激烈了一些，但这方法一定会搞得造化城鸡犬不宁。”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颜兄，造化城主会不会毁约背信？”

颜成道：“很可能。他是一个只求实用效率，不大会注重信义的人。”

俞秀凡道：“我俞某人呢？”

颜成道：“信义二字会对你有着很大的约束力量。”

俞秀凡道：“这就是了。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行事的手段也不相同，我无法背弃约言，造化城主在必要时很可能毁弃前约。”

颜成点点头。

俞秀凡接道：“如若我们用的方法太过激烈，很可能使他改变心意，那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颜成呆了一呆，道：“多谢俞少侠的教诲。”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颜兄，你是个极具才智的人，但我希望你能从大处着眼，别斤斤计较一时的意气。”

颜成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听君一席话，颜某才自知浅薄。”

俞秀凡道：“颜兄，今后对付造化城主，惜重之处还很多。”

只听桑花娘格格的笑声，传了进来，道：“俞少侠在这里，大法师请！”

俞秀凡呆了一呆暗道：哪里会冒出了一个大法师来？心中念转，桑花娘已推门而入。

她身后，跟着一个五十上下，留着花白长髯的老者，穿着一件八卦道袍，手中执着一把宝剑。

桑花娘指着俞秀凡，道：“这一位就是俞少侠。”

执剑道人双目盯注在俞秀凡身上瞧了一阵，突然一合掌，道：“俞施主，贫道有礼。”

俞秀凡一挥手，道：“不敢当，大法师，有何见教？”

执剑道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的定力如何？”

俞秀凡道：“在丁的定力么，不太好，也不太坏。”

执剑人道：“咱们要不要试试看？”

俞秀凡奇道：“试什么？”

执剑人道：“试试你的定力，也试试我的法术。”

俞秀凡道：“大师是不是造化城中人？”

执剑人道：“是！贫道是造化城中人。”

俞秀凡道：“大师可是奉命而来么？”

执剑道人摇摇头，道：“不是，贫道自己找来的。”

俞秀凡道：“大师，可否说的明白一些？”

执剑道人笑一笑，道：“听说你剑上的造诣，十分精深，造化城主费了不少的心机对付你。”

俞秀凡道：“法师的意思是……”

执剑人道：“贫道觉着，敝城主未免有些小题大作了。”

俞秀凡道：“怎么说？”

执剑人道：“贫道觉着，用一种摄魂制心大法，就可以使你听命行事，用不着对你如此的仁厚。”

俞秀凡道：“我不明白，在下哪里得罪了你？”

执剑道人冷笑一声，道：“你没有得罪我的地方，贫道只是觉着敝城主这等办法，对你是否值得。”

第四十一回 重获自由 阴险毒辣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法师，要想证明一件事情，必需要付出代价。”

执剑道人冷笑一声，道：“本法师就是想见识一下你的成就。”

俞秀凡轻轻站起身子，道：“好！咱们要如何证明？”

执剑人道：“本法师有一种惑人的异术，我想证明你是否有抗拒的能力。”

俞秀凡道：“哦！要我如何抗拒？”

执剑人道：“简单至极，你只望着我一阵，就要改变意志。”

俞秀凡道：“有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相信了。”

执剑人道：“由现在开始，你望着贫道，如若你能撑过一顿饭工夫之久，那就算贫道输了。”

汤兰突然接口说道：“慢着！”

执剑道人目光转注到汤兰身上，接道：“姑娘是针钋汤兰么？”

汤兰道：“不错，正是小妹。”

执剑人道：“姑娘阻止此事，用心何在？”

汤兰微微一笑，道：“我也不信世间真有摄心惑人之术，小妹先试试

看。”

执剑道人哈哈一笑，道：“就凭你么？”

汤兰道：“怎么样，俞少侠剑术、内功，无不胜我十倍，你如是连我也胜不了，那就可以知难而退了。”

执剑道人摇摇头，笑道：“姑娘，凡是被我摄心大法师制心的人，他就失去了自我，忘去了自己，只要我一天不解除那些制心术。

那就一天听我之命行事。”

汤兰道：“哦！”

执剑道人道：“你这一辈子就可能永远听我之命行事。”

汤兰道：“我不信。”

执剑道人道：“你当真不信，咱们就试一试了。”

汤兰道：“小妹正在等候。”

执剑道人一皱眉头，道：“汤兰，你真要试么？”

汤兰道：“小妹虽是女流之辈，但说出口的话，从不更改。”

执剑道人冷冷说道：“好吧！本法师让见识一下。”

颜成突然离位而起，移身到厅门口处，和汤兰、俞秀凡等，布成了一个三角形。

桑花娘低声道：“大师法，你那制心术，能同时制服几个人？”

执剑道人道：“一个人。”

桑花娘道：“但人家有三个人。”

执剑道人道：“你可替我掠阵，防人暗算。”

桑花娘道：“我不敢阻止你大法师，但更不敢违背那造化城主的令谕。”

执剑道人怒道：“你这样怕死，那就快给我滚出去！”

桑花娘脸色一变，似要反唇相讥，但却咬牙忍了下去，转身快步而去。

目睹桑花娘离去之后，执剑道人突然一收长剑，低声说道：“俞秀凡你相不相信，世间有奇异、法术。”口气忽然间，变的十分温和。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常听传说，从未目睹。”

执剑道人突然从身上取出一个小小木盒，放在木案之上。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道人妖里妖气，忽然间敌意大消，不知耍什么花样，不可着了了他的道儿，应该小心一些才是。

一面提气戒备，一面说道：“那盒中想是迷药一类之物了？”

执剑道人道：“不是。如是迷药一类，俞少侠历见甚多，也不用我来献丑了。”

俞秀凡道：“那盒中放的什么？”

执剑道人道：“异端奇术，不登大雅之堂。不过，有时用于对敌之中，倒很实惠的很。”

俞秀凡道：“在下倒是要开开眼界，以广见闻了。”

执剑道人伸出手中长剑，挑开木盒，只见盒中盘着一条青色小蛇。

俞秀凡道：“毒蛇。在下倒是见过不少。”

执剑道人道：“此蛇不同于一般毒蛇，俞少侠看仔细了。”

但见道人咬破舌尖，一口血水，喷入木盒之中。

盒中青蛇，突然暴长，眨眼间成了一条长过一丈，粗如碗口的巨蛇，血口盆张，红信伸缩，着上去十分可怖。执剑道人长剑压在蛇头之上，巨蛇又缀经收缩，恢复原状，成了一条小蛇，被长剑挑入木盒。

俞秀凡全神贯注，长剑平胸戒备，直待小蛇重被挑入木盒，才轻轻吁一口气，道：“果然是有些不可思议。”

执剑道人道：“贫道只是向俞少侠证明一件事。”

俞秀凡道：“你已经证明了。”

执剑道人道：“造化城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人物，人世之间，有很多苦读成功的大儒，也有很多苦练武功成就卓越，但却很少有人知晓的人物。”

俞秀凡微微点头。

执剑道人道：“但也有很多，苦苦追求人间奇术，练成了一种心灵威胁的人物。自然，这要天分。勇气和机缘，件件凑巧，千百个追求此道的人，也许只有那么一个人有所成就。”

俞秀凡突然一抱拳，道：“多谢大法师的指教，敢问大师法号。”

执剑道人哈哈一笑，道：“贫道道号称半痴上人，至少我还有一半不痴。”

俞秀凡道：“弟子等愚昧，几乎是全痴人物了。”

半痴上人突然低声说道：“你能见到花无果么？”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晚辈见过他老人家。”

半痴上人道：“看来，贫道是没有猜错了。”

俞秀凡道：“道长的意思是……”

半痴上人道：“除了花无果，没有一个人能把你造成这样一位人物。你年纪太轻，就算有良师栽培，但也不应有这么成就，但花无果有这个能力。”

俞秀凡忽然间发觉，这半痴上人知晓的大多，一时间，竟不敢再随便接口了。

半痴上人笑一笑，道：“你离此之后，能够见到花无果么？”

俞秀凡道：“不知道。”

半痴上人道：“最好能见见他，世人都知道艾九灵是一代大侠，却不知花无果才是这一代最有成就的人。”

俞秀凡忍不住道：“哪一方面？”

半痴上人道：“革以武功造诣而言，也许花无果不如艾九灵，但除了武功之外，艾九灵都难及花无果。”

俞秀凡内心之中，对那艾九灵崇敬无比，听他批评到艾九灵，只好沉吟不语。

半痴上人道：“俞少侠，你可能不满我的话，团你这样一身武功，大部是艾九灵的传授，但艾九灵也未能及你出手的快剑。俞施主，贫道可以断言的是，你这一身武功，绝不是艾九灵独力所能造就，至少，也得了花无果助你一百之力。”

俞秀凡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讨道：艾大哥带我夜入少林寺，后又求见花无果，这些事都是极端的隐密，这人怎会知道。莫非他真的已成了穷通吉凶，能知过去未来的江湖异人么？但此事重大，万万不能轻易承认，只好微笑不答。

半痴上人缓缓接道：“告诉艾九灵，他是江湖上最有成就的大侠，受着千万人的敬仰，但他这等过人的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妒忌，也激起了很多人争胜之心。有人希望比他有更大的成就。”

俞秀凡接道：“那不可能。”

半痴上人接道：“很难有人在武林中博得比艾九灵更大的英名，也很难

有一个人在武功上比他有更高的造诣，于是自负能和他一争长短的人，别走溪径，最杰出的两个人，第一是造化城主，第二是贫道。”

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道：“道长习的是……”

半痴上人道：“我如习练武功，这一辈子也超不过艾九灵，所以，我只走旁门邪道，希望能和他一争胜负。”

俞秀凡道：“大法师的成就很高了？”

半痴上人道：“年轻时，是意气之争。如今年纪大了，觉着是非二字，才是该争之事。”

俞秀凡道：“上人的意思……”

半痴上人道：“单就技艺造化而言，造化城主已不输艾九灵，如论智略，造化城主似是更胜一筹。”

俞秀凡道：“在下和他动过手。”

半痴上人道：“胜负如何？”

汤兰接道：“俞少侠在剑术上胜他一筹，但他在内功上，却胜了俞少侠。”

半痴上人点点头，道：“造化城主技艺、功力，都很高强，但更可怕的，是他罗致在这造化城中的实力，见着艾九灵时，就说太湖故友，向他致候。”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的玉瓶，接道：“见面总算有缘，这一件小小礼物，也是贫道三十年苦修奇术的成就之一，希望你带在身侧，或有用到之处。”

俞秀凡伸手接到，缓缓说道：“老前辈，这玉瓶中装的什么？”

半痴上人笑道：“俞少侠，如是遇上劫难身陷危境，击碎玉瓶，自有妙用，此时不能奉告。”

俞秀凡接过玉瓶，凝目看去，只见瓶上书满了各种符咒，想到适才那人能使小蛇变成巨蟒，又不能不信，收入怀中，一抱拳，道：

“多谢老前辈！”

半痴上人道：“桑馆主如问起咱们交手情形，你就说咱们比试结果，半斤八两，未分胜负。”

俞秀凡道：“老前辈稍胜一筹。”

半痴上人淡淡一笑，道：“贫道告辞，三位保重了。”转身大步而颜成一闪身让开去路。

俞秀凡俟人去远，轻轻叹息一声，道：“汤姑娘、颜兄，两位见识广，可知那条小蛇变成了庞然大物，是怎么回事？”

颜成道：“世有法木之说，那撒豆成兵的传说，自莲教中，有此异术。但那半痴上人的法木，却有些不大相同，”

俞秀凡道：“有何不同？”

颜成道：“那是一条活蛇，不是符咒变化的纸人草马，会不会是一种障眼之法，使咱们为一种形象所惑。”

俞秀凡道：“不像是障眼之术，咱们都看的十分清楚。”

汤兰道：“世上有很多传闻异事，不可不信。那半痴上人对咱们既无恶意，当不会故意蛊惑咱们，信他法术无边。”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汤姑娘、颜兄，咱们也不用在此久留了。

该带走些什么人，咱们得早些走了。”

颜成道：“俞少侠想带些什么人走，请先通知他们一声，不足名额，在下再和汤姑娘把它补充起来。”

俞秀凡回顾了汤兰一眼，道：“金钊翁、无名氏、石生山等是否还活着？”

汤兰道：“如若造化城主没有杀害他们，应该是都还活着。”

俞秀凡道：“好！金钊翁、无名氏、石生山、水燕儿、方垄、桃花童子，再加上水燕儿两个贴身的女婢。”

汤兰接道：“两个女婢也算人么？”

俞秀凡点点头，道：“应该算进去。水燕儿身侧女婢，对她都很忠诚，限她带两个人，已经是太少了。”

汤兰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俞秀凡道：“刀钗冷萍，姑娘认识？”

汤兰道：“她也在造化城中。”

俞秀凡道：“除了这座造化城之外，在江湖之上，造化城主还有很大的势力，而且是迄布天下。”

函成道：“俞少侠，咱们先决定这二十个人，再加刀钗冷萍，和汤姑娘及区区在下，已经有十一个，还可以带九个人走。”

俞秀凡点点头，道：“说的是，还可选九人。”

颜成道：“大智若愚，俞少侠一番教训之后，在下也觉着不宜太露锋芒。余下九人，如若算上桑花娘，只余下八个人了。”

俞秀凡道：“桑花娘未必肯去，至少，咱们不应勉强她。”

颜成微微一笑，道：“这么办吧！咱们选过之后的余额，干脆让造化城主送足咱们如何？”

汤兰道：“那怎么行。他选送之后，都是他的心腹死党，岂下成了咱们的累赘。”

颜成道：“愈是造化城主的心腹愈好，让他们见识一下俞少侠和造化城主的不同之处。”

汤兰道：“好吧！再加上一个花花妃子，余下的人，要造化城主替咱们选足就是。”

颜成道：“这些人都是和俞少侠接触过的人，带他们走，也可以减少造化城主心中之疑。”微微一笑，接道：“也让他知道，汤姑娘和在下，虽然离他而去，但对他仍有着很大的敬畏，不敢和他为敌。”

俞秀凡道：“就以颜兄之见，但不知咱们要如何通知他带走的人？”

颜成道：“桑花娘桑馆主会代咱们安排，不用咱们费心。招她来，告诉她，咱们要带走的人就是。”

俞秀凡道：“那就有劳汤姑娘了。”

汤兰应了一声，转身而去。片刻之后，带着桑花娘行了进来。

桑花娘不知是震惊俞秀凡的武功呢，还是期望能把她带出造化城，忽然问，变的对俞秀凡十分敬重，先躬身行了一礼，道：“俞少侠，那半痴上人，在造化城中身份十分特殊，花娘无能拦阻于他。”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这件事不能怪你。”

桑花娘道：“俞少侠海量。”

俞秀凡道：“这件事咱们不谈了，那造化城主和在下约定，可以带二十个人走，想是早已告诉桑馆主。”

桑花娘道：“城主已有吩咐。”

俞秀凡道：“在下要如何才能召集来这些人手？”

桑花娘道：“俞少侠只要吩咐一声，花娘自会通知他们赶来待命。”

俞秀凡道：“这里有一份名单，请桑馆主过目。”

桑花娘接下颜成开好的名单，数了数，说道：“俞少侠，只有十一人，还差了九个。”

俞秀凡道：“我知道。那九个人请造化城主派给在下就是。”

桑花娘道：“俞少侠大方的很啊！”

俞秀凡道：“在下对造化门不熟，识人不多。”

桑花娘低声接道：“汤姑娘久居造化门，对造化城中人物，应该十分熟悉。”

汤兰笑一笑，道：“大姊如是愿意离此……”

桑花娘道：“我这点成就，只怕对俞少侠难有助力。”

汤兰道：“大姊请看看俞少侠带走的人，都是相识放旧，或是已被城主下令囚禁的人，这就是他为人慈厚之处。就拿小妹来说吧，我又能帮助俞少侠什么呢？”

桑花娘沉吟了一阵，道：“如若俞少侠觉着大姊还不是一个累赘，花娘倒极愿追随后效命。”

俞秀凡道：“颜兄，加上桑馆主的名字。”

桑花娘静静的站着，直等颜成把自己的名字写好，才微微一笑，道：“俞少侠，花娘想提供一己之愚，恭请裁决。”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听。”

桑花娘道：“俞少侠觉着那五毒夫人如何？”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

桑花娘道：“是。此人用毒之能，在目下江湖，不排第一，也该第二，俞少侠何不把她也带出造化城呢？”

俞秀凡道：“不知那五毒夫人是否愿意离开造化城呢？”

桑花娘微微一笑，道：“是否愿意，无关紧要。城主许了这个诺言，五毒夫人不愿去，也只好从命了。”

俞秀凡道：“好！再加个五毒夫人。”颜成又提笔写上。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桑馆主，还有七个空额。”

桑花娘道：“留一步余地，也可以表现出俞少侠的气度，造化城主也不好改变心意了。”

俞秀凡道：“多谢指点。”

桑花娘道：“花娘就通知他们。”接过名单，转身而去。

颜成微微一笑，道：“厉害，厉害。桑花娘点了五毒夫人，却留了七个空额给他，这下子，可叫他头痛了。”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在造化城中十分重要么？”

颜成道：“很重要。造化城主手下有四大金刚，那五毒夫人是其中之一。”

俞秀凡道：“还有三个，又是什么样人物？”

颜成道：“有两个身份很神秘，在下也不知姓名，第四位是水燕儿，城主的义女。”

俞秀凡道：“半痴上人呢？未列入四大金刚之中？”

颜成道：“半痴上人在造化城中是半客半卿的身份，下太受造化城中的规戒约束。”

俞秀凡道：“那是说半痴上人可以来去自如了？”

颜成道：“那也不是，看来，他对造化城主也有很多的顾忌。”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眼下倒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下想听听两位高见。”

汤兰道：“俞少侠请说。”

俞秀凡道：“咱们带了这些造化城中之人，离开了此地之后，如何处置？”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这倒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指名带走的人还罢了，造化城主派来的人，必是千选万选的人，这些人才是咱们背上的芒刺。”

颜成道：“俞少侠准备怎么处置那些人呢？”

俞秀凡道：“我倒是有一个想法，但不知是否可行。”

颜成道：“咱们洗耳恭听。”

俞秀凡道：“离开了此地之后，我想给他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愿意离去的，任他们离开此地。”

颜成道：“俞少侠，有一个很可虑的情势，不知俞少侠是否想到了？”

俞秀凡道：“请说。”

颜成道：“如是咱们点名的人，一个个全都离去，造化城主派来的人，却又非跟着咱们不可，那又如何是好？”

俞秀凡道：“就无法处置了。”长长吁一口气，道：“颜兄、汤姑娘，实不相瞒，在下离开了此地，就要去拜访几位江湖前辈，请他们出山，共谋挽救江湖大劫。”

颜成点点头，道：“这个不难。消除造化城，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局，不得不发，他们如不肯携手合作，共渡危亡，也是个必死不可的局面。”

汤兰道：“只可惜俞少侠和艾大侠不能晤面，如是两位合手，必可对付造化城主。”

颜成道：“造化城主从来不守信约，咱们何必一定守约。”

俞秀凡道：“信约是非守不可，我俞秀凡不守信约，这必然也会牵累了艾大侠的威名。”

颜成道：“俞少侠的打算是……”

俞秀凡接道：“我交代所有的事，然后，单人一剑，先找上造化城来，拼他们几个武功高强的人，也好替艾大侠等减少一分阻力。”

颜成摇摇头，道：“这办法不行。”

俞秀凡道：“除此之外，倾兄还有什么高明之法？”

颜成道：“在下有个主意，你和造化城主之约，是见到了艾九灵之后，两位必得先行拼个生死出来。如是两位不见面，那自然不算违约了。”

俞秀凡道：“只要我们活着，怎会不见面呢？”

颜成道：“两位之见，如是必须交谈之事，可以信使往还，攻打造化城时，两位各带一路人手，那岂不是就不见面了么？”

俞秀凡道：“这法子不成。”

颜成正容说道：“俞少侠，我这法子也许不好，咱们可以再想别的法子。但俞少侠必须尽量的摆脱求死之心。须知江湖大局，关辱着武林存亡，执大义不拘小节，俞少侠何苦如此认真呢？”

俞秀凡道：“颜兄，如若造化城主没有这一点眼光，也不会和我订下这个奇异之约了。”

汤兰道：“颜兄，俞少侠说的是，他是和咱们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他

做的事，咱们永远也做不出来。就算咱们武功比他强一些，也是二样的做不出来。正像他受到的敬重一样，咱们一辈子也不可能受到。”

颜成沉吟了一阵，道：“俞少侠，我们尽力去想，我想皇天不负苦心人，总会使咱们想出一个办法来。不过，俞少侠至少不应该心存死志。”

俞秀凡道：“好吧！如若真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又何尝不想活下去呢！”

颜成道：“好！俞少侠如若能解开心中必死之结，我相信可找出一个可行的办法。自然，这等事情，很难想得出至善至美的办法，但至少要使俞少侠自觉能交代过去。”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咱们希望能想出个使在下内心能够接受的办法。”

桑花娘奉献出了迎宾馆最好的酒菜，使俞秀凡等过了三天舒适。安静前生活。

第四天一早，桑花娘带来了造化城主的答复，俞秀凡点出了名号的，都赶到了迎宾馆中。

汤兰笑一笑道：“全到了么？”

桑花娘道：“全到了。”

汤兰道：“大姊也可以离开此地了。”

桑花娘道：“是，我已交卸了馆主的职务。”略一沉吟，接道：“俞少侠，连同属下计算在内，我们一共已有十六人。”

俞秀凡道：“怎会多了出来？”

桑花娘道：“多了五毒夫人两个从婢，和一位花花妃子。”

俞秀凡接道：“看来，那造化城主，想的比我们还要周到一些。”

桑花娘道：“来人传话很明白，如是俞少侠不喜欢这些人，可以随时改变主意换了他们。他答应的事，那就一言如山，只要未走出生死门之前，俞少侠随是可以改变主意。”

俞秀凡点点头，道：“只看此事，他做的确然很有气派。”

汤兰道：“还有四个名额，那造化城主如何交代？”

桑花娘道：“也说的很清楚，他会派四个人恭候在生死门外。”

俞秀凡道：“是一个什么所在？”

桑花娘道：“那是造化城的界限，一步踏出生死门，就算离开了造化城。”

俞秀凡道：“桑馆主。”

桑馆主一躬身，道：“贱妾已经离开了馆主之位，俞少侠不用如此称呼了。”

俞秀凡道：“桑姑娘，咱们几时可以动身？”

桑花娘道：“任由公子决定，几时离开此地，悉凭尊便。”

俞秀凡道：“他们现在何处？”

桑花娘道：“都在大厅之中，等候公子的令谕。”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好！咱们瞧瞧他们去。”

桑花娘道：“贱妾带路。”转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回顾了颜成和汤兰一眼，道：“两位，一起去瞧瞧吧！”

颜成、汤兰应了一声，分随俞秀凡身后，向外行去。

大厅中坐满了人。但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严肃，不见笑容。

俞秀凡目光掠过群豪，先落在水燕儿的脸上。只见她玉容微现憔悴，似乎是瘦了不少。

那秀美的轮廓虽然依旧，但已不是日前的玉容如花。但最使俞秀凡奇怪的是，她已取下了脸上面具，以真正面目和人相见。在他记忆之中，水燕儿一向是不喜以真面目见人。

五毒夫人风采依旧，只是神情一片冷漠，冷的像罩了片寒霜。

忽然间，俞秀凡有着一种不安的感觉、这些人不似来此随他同出造化城还我自由之身，倒似是满含仇恨悲忿而来，参加一场拼杀。每个人都是一样。

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目光转注到无名氏的身上，高声说道：

“无名氏，你请过来。”

这时，汤兰、颜成，都瞧出了情形有异，低声说道：“俞少侠、情形有些不对。”

俞秀凡点点头，道：“你们退远一些，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你们都不要卷入漩涡。”

汤兰、颜成应了一声，退后了五步。

无名氏大步行到了俞秀凡的身前，停了下来。冷冷的站着，一语不发。

俞秀凡摇摇头，道：“无名兄，还认识兄弟么？”

无名氏点点头，道：“认识。”

俞秀凡道：“看情形，你好像对我有些仇视？”

无名氏道：“嗯！不错。”

俞秀凡心头震动了一下，道：“为什么呢？兄弟自觉，没有对不住无名兄的地方，”

无名氏道：“如是俞少侠要杀咱们，似是可以动手了，用不着等到黄昏时分。”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我要杀你们，谁说的？”

无名氏道：“都是这么说的。”目光转动，四顾一眼。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们？”

无名氏道：“听说你要收我们的魂魄。”

俞秀凡忍不住大声说道：“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在胡说些什么？”

只听一个女子的声音接道：“你相不相信，世间有一种疑心之毒。”说话的正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目光转到五毒夫人的身上，道：“夫人是当今之世的用毒行家，在下愿闻其详。”

五毒夫人道：“有一种毒药，服用之后，扰乱了一个人的神智，使他产生了一种幻觉，总觉着有人要杀他们。”

俞秀凡道：“人人的幻觉，都是一样？”

五毒夫人道：“一则是用毒的份量如何，二则是这幻觉可以由用毒人去创造。”

俞秀凡道：“这些人，都中了夫人之毒？”

五毒夫人道：“别认为造化门中，只有我一个人会施用毒物。”

俞秀凡道：“夫人，是否也中了毒呢？”

五毒夫人道：“你看我是否中毒？”

俞秀凡道：“在下觉着，夫人是这群人中，唯一清醒的。”

五毒夫人道：“夸奖！夸奖！”

俞秀凡道：“夫人，能不能解去他们身中的奇毒？”

五毒夫人道：“能又如何，不能又如何？”

俞秀凡道：“夫人，你们奉命来此，对在下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咱们来此听命行事。但你能不能命令他们，那是你俞少侠的本领了。”

俞秀凡点点头，道：“夫人，至少，我可以把他们留下来，对么？”

五毒夫人道：“那是你俞少侠的事，似乎是用不着和我们商量了。”

俞秀凡道：“在下是向夫人请教。”

五毒夫人道：“不敢当，贱妾等奉命来此，听候俞少侠的令谕行事。”

俞秀凡道：“这些人对我俞秀凡像仇人一样，如何能听在下的令谕。”

五毒夫人道：“他们会听命行事的，只是如何一个听法，那要你俞少侠施点本领出来了。”

俞秀凡冷冷说道：“夫人，总不能要在下杀了他们吧？”

五毒夫人道：“这么多的高手，你想杀了他们，至少要大费一番手脚。”

俞秀凡冷冷说道：“那是造化城主不守信约。”举步向外行去。

五毒夫人一皱眉头，低声说道：“俞少侠，请留步！”

俞秀凡道：“什么事？”

五毒夫人道：“这些人都是奉命来此，你把他们弃置不顾，如何交代？”

俞秀凡道：“不用交代。他们身受奇毒控制，失去理性。在下既不能解他们身中之毒，也不能把他们全数杀死，只好由他们去了。”

五毒夫人道：“这些人并非是自相投依，而是你向那造化城主要来，弃置不顾，岂不是不仁不义么？”

俞秀凡道：“我如带着他们同行，那岂不是带着几十个疯子同行么？这些人随时可以翻脸动手，拔剑相向。”

五毒夫人道：“不错，这就要看你的能耐了。”

俞秀凡道：“他们身中奇毒，人性已失，就算我愿和他们赤诚相交，也非易事。”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本是极端自负的人，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俞秀凡道：“在下曾在人间地狱中见过一群疯狂之人，他们见人就杀。”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接道：“不错。如若他们这些人身中之毒，不能解除，一年之后，他们就和那些疯人一样了。”

俞秀凡想到那疯人堡中的修状，不禁为之一呆。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俞秀凡，你有些害怕了，是么？”

俞秀凡忍下心中的震惊、恐惧，缓辍说道：“夫人，在下想请教一事，但不知夫人是否敢据实回答在下。”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那要看你问什么？”

俞秀凡道：“这些人身中之毒，你是否能解得？”

五毒夫人道：“现在能。再过一段时间，连我也不能了。”

俞秀凡道：“是不是你对他们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不是，我虽有这样一份下毒的能力，但还从未用过。”

俞秀凡道：“什么人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恕难奉告。”

颜成突然接口，冷冷说道：“夫人，你是来此听命的，还是听令的好！”

五毒夫人道：“咱们奉命来此，自然是听命的了。”

颜成道：“那很好，如是俞少侠下令命你解除他们之毒呢？”

五毒夫人道：“我一定听么？”

颜成道：“造化城主令你来此受命，你如不肯听从，那是违抗城主的意旨了。”

五毒夫人道：“我想还有一个抗命的办法。”

颜成一拱手，道：“请教。”

五毒夫人道：“死！一个人如是死了，大概无法再从人之命了。”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你不敢反抗我，并不是为了我的快剑凌利，而是不能抗拒造化城主的意旨。”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说对了。”

俞秀凡突然回顾了桑花娘一眼道：“我们可以动身么？”

桑花娘道：“可以。”

俞秀凡一挥手，道：“好！咱们走！”

带着五毒夫人、汤兰等，一行人立刻动身。桑花娘道途熟悉，当先带路，很快离开了造化城。过了生死门，已完全脱离了造化城境域。

只见四个身着葛衣身佩短剑的年轻人，并肩站在道中。四个人，都不过二十二、三的年纪，长的眉目清秀，十分英俊。

俞秀凡一拱手，道：“四位是...”

四个葛衣少年一躬身，道：“哪一位是俞少侠？”

俞秀凡道：“区区便是，四位是.....”

左首葛衣少年道：“咱们四兄弟奉了造化城主之命，特来向俞少侠报到。”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吩咐四位些什么？”

左首葛衣人道：“要咱们好好的保护俞少侠，俞少侠如有什么差遣，咱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俞少侠可使我们生，也可使我们死。”

俞秀凡道：“哦！”

左首葛衣少年道：“从此刻起，咱们兄弟已是俞少侠的家奴、仆从，生死皆由主人之命。”

俞秀凡略一沉吟，道：“你们先站一侧。”

四个葛衣少年应了一声，退到一侧。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目光转注到五毒夫人的身上，道：“夫人，现在，咱们已离开了造化城，是么？”

五毒夫人道：“是！”

俞秀凡一抱拳，道：“夫人独霸湘西，是一派门户之主，你可以请便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要我走！”

俞秀凡道：“不错。在下把夫人带出了造化城，已恢复夫人自由之身，你可以回湘西去了。”

五毒夫人道：“我如离去之后，你如何照顾他们十余个将疯之人？”

俞秀凡道：“在下自有办法。不劳夫人费心。”

五毒夫人叹息一声，道：“你无法照顾他们，他们随时会出手杀人。”

俞秀凡道：“在下曾去过疯人堡，还不是全身而退。何况，这些人还未成疯，在下自有应付之道。”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我不能走。”

俞秀凡接道：“你不走，为什么？我已把夫人带串造化城，你不愿意再回湘西，可以再回造化城去。”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如再回造化城，我刚才就可以不来。”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接道：“你选中了我，我受命而来，那就算跟定了你。”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夫人，你可以离去，但你如要一定跟着我，那就要听我令谕行事。”

五毒夫人道：“我会尽量的听你令谕。”

俞秀凡道：“你负责带着这一批神智不清的人，照顾他们的安全，在一月之内，解去他们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只能答应你，替你照看他们，但我不敢答应你，一月之内解去他们之毒。”

俞秀凡道：“如是你没有这份才能，那你就可以请便了。”

颜成低声道：“公子，不用太过激动。”

俞秀凡道：“她如不在此地，我们还可以去找一个替他们疗毒的人。”

颜成微微一怔，道：“能够找到么？”

俞秀凡道：“我想可以。”

五毒夫人道：“除我之外，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够疗治好他们身中之毒。”

俞秀凡道：“谁？”

五毒夫人道：“能者无所不能。”

俞秀凡道：“你是说造化城主？”

五毒夫人道：“不错。”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除了你和造化城主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能够解去他们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道：“什么人？”

俞秀凡道：“花无果如何？”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花无果失踪了数十年，只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俞秀凡道：“只因为他不在江湖上出现，就认为他死了，是么？”

五毒夫人道：“就算他还活在世上，你也未必能找得到他，就算你找得到他，他也未必肯替他们除毒。”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夫人，这是在下的事，不用夫人操心了。”

五毒夫人沉吟一阵，道：“好！我试试看，一月之内，我如无法解去他们身中之毒，你再去找花无果吧！”

桑花娘。汤兰都尽量避免接言，对那五毒夫人，似有着很大的畏惧。

四个年轻的葛衣人，倒是说到做到，一直站在俞秀凡的身侧，不肯离开一步。

俞秀凡一皱眉头，道：“四位，别站的太近了。”

四个葛衣人各自向后退了一步，齐齐躬身说道：“咱们兄弟要保护公子的安全，不能离的太远。”

俞秀凡摇摇头，道：“我还用不着别人保护，四位再站远一些吧！”

四个葛衣人应了一声，又向后退了两步。

俞秀凡苦笑一下，目光转到桑花娘的身上，道：“咱们如何一个走法？”

桑花娘道：“再向前五里，官道口处，城主早已替咱们准备好了车马。”

俞秀凡道：“哦！”

桑花娘道：“花娘带路。”

紧靠官道旁一个广大的草坪中，果然停了五辆蓬车，二十余匹健马。一个青衣中年大汉，行过来对着俞秀凡一抱拳，道：“在下奉城主之命，给俞少侠送代步而来，还有清单一份。”

双手送过来一个精美的封筒。俞秀凡道：“不用看了，请代复造化城主，就说我已收到了。”

青衣大汉道：“这是一份厚礼，在下要交代清楚。”打开清单，高声说道：“蓬车五辆，全套设备，拉车的走骡二十头，长程健马二十五匹，黄金仪程五千两，白镶三万，翠玉珠宝一箱，车夫五人。”

俞秀凡道：“车夫谴回，代在下向城主谢过。”

青衣大汉应了一声，带着五个车夫而去。

俞秀凡道：“桑花娘，为蓬车领队。”

目光一掠四个葛衣人，接道：“四位请驾辕驰车，一切听从桑花娘的指示。”

这四个确是听命的很，应了一声，各自奔向一辆蓬车。

俞秀凡道：“汤兰、颜成，跟着我骑马开道，余下的人由五毒夫人率领，分乘五辆蓬车。”纵身跃上一匹健马，当先奔驰。

颜成、汤兰，各选了一匹健马，余马交结了桑花娘，分别系在蓬车之上，纵骑急追俞秀凡。

三骑骄驰，和蓬车保持了五丈左右的距离。

颜成道：“看来造化城主棋高一着，让俞少侠带走了二十个人，有一大半是在背芒刺。”

汤兰道：“俞少侠，准备如何对付他们？”

俞秀凡道：“我在想，造化城主的用心何在？”

汤兰道：“他很大方的答应了咱们要的人，却给他们服下致疯奇毒，随时可以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局面，用心之险恶，无以复加了。”

俞秀凡道：“这个我也想过了，但他这样布置，不可能是对付我。”

汤兰道：“恕贱妾愚昧，想不出俞少侠语中玄机。”

俞秀凡道：“如若只是为了对付我，造化城主用不着费这样大的心，他可随时取我性命，何苦转这么大一个圈子。何况，这样，也未必就能害了我的命。”

颜成笑一笑，道：“公子深藏不露，这等深入过人的看法，实非一般人所能及。”

俞秀凡道：“所以，他在我们要的人身上下了奇毒，只有一种作用。”

汤兰道：“俞少侠，我们也不用猜了，究竟是什么作用，你可以直说了。”

俞秀凡道：“我只是一种推想，他把这些人留到我们身侧，可能是为了对付别人。”

颜成道：“对付谁？”

俞秀凡道：“艾九灵！”

颜成道：“不错，俞少侠高见。”

俞秀凡道：“在下总觉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我想咱们还有机会，使他们心生感动。”

颜成道：“对付一般的人，也许可以用诚意感动他们，但对那些快要成疯的人，只怕是无法让他们受到感化。”

俞秀凡道：“这些人中，总有一个首脑人物，才能指挥全局。目下我想到的，可能是五毒夫人。”

颜成点点头，道：“俞少侠，可是希望感动五毒夫人？”

俞秀凡道：“我自然也知道此事不容易，但目下情形，只有尝试汤兰道：“俞少侠，贱妾想到一策，不知是否可行？”

俞秀凡道：“姑娘请说。”

汤兰道：“咱们先杀了五毒夫人如何？”

俞秀凡摇摇头，道：“不行！杀了五毒夫人，也许可以逞一时之快，但会留下了无穷祸害，江湖同道会感觉到咱们和造化城主，并无什么不同。”

汤兰道：“俞少侠说的也是，咱们以仁对暴。”

颜成道：“俞少侠，在下觉着，你不妨和五毒夫人来一次恳谈，也许能使他改变心意。”

俞秀凡道：“咱们尽量去作就是，如不能使顽石点头，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颜成道：“五毒夫人是咱们指名要来的人，那四个葛衣剑手，却是造化城主派来的人，咱们该如何对付他们呢？”

俞秀凡道：“也只好以诚去对他们了。”

颜成道：“造化城主遣他们来此想必是早有安排了。俞少侠以诚待人，不是对这样的人。”

俞秀凡道：“颜兄的高见呢？”

颜成道：“在下的看法么，二不如让他们来一个自相残杀。”

俞秀凡道：“自相残杀？”

颜成道：“不错。那四个葛衣剑手，自称对你千依百顺，俞少侠可以找一个事故，让他们对付五毒夫人。”

汤兰接道：“如是他们不肯出手呢？”

颜成道：“那就证明了他们是一片虚心假意，应该如何处置他们，那要俞少侠自己决定了。”

汤兰道：“如是他们真的杀死了五毒夫人，什么人去照顾那一群快疯的人？”

颜成道：“他们杀不死五毒夫人，若真的杀死了，那五毒夫人还有什么可怕之处。”

汤兰接道：“五毒夫人武功虽高，但却未必是四个葛衣剑手合攻之敌。”

颜成道：“五毒夫人厉害的是她的用毒之能，如是她无能对付四人合击之势，自会用毒。”

汤兰道：“颜兄之意，可是说四个葛衣剑手，一定会死于五毒夫人之手了？”

颜成道：“不错。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他们才可能战成不胜不败之局。”

汤兰道：“哪一种情形呢？”

颜成道：“他们早有勾结。”

俞秀凡点点头，道：“这话倒是有理。只是，这一战也不能让他们真的拼出死亡。”

颜成道：“只要俞少侠能及时喝阻，在下相信可拦阻了这场生死之分的搏斗。”

汤兰道：“五毒夫人如若施用毒物，只怕是四个剑手很难幸免，五毒门以奇毒驰名江湖，中人必死。”

颜成道：“五毒夫人神智清明，又是天下有数的用毒高手之一，纵然施展毒物，也不至于伤害人命。”

汤兰沉吟了一阵，道：“颜兄说的也是，五毒夫人彼造化城主依为肱股，岂是轻率从事的人，想来定然不会随便到举手杀人的境地。何况在此情此境之下，更不会轻易杀人，问题是那四个葛衣剑手，咱们对他们知道的太少了。”

颜成道：“咱们知道的多少，无关紧要，只要五毒夫人知道他们就行了。”

汤兰道：“五毒夫人会知道么？”

颜成道：“应该会。她一向是受造化城主器重，对造化城中的事知晓极多。”

偷秀凡道：“这一些人，你一个也不认识么？”

颜成道：“又何止我们不认识，当今江湖之上，只怕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他们都是造化城主秘密训练的武士。”

偷秀凡道：“原来如此。”

颜成道：“俞少侠，造化城主所以肯和你订下那个约书，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你是属于一言九鼎那种君子人物，他也把自己的看法告诉这些人，甚至说明了如何对付你的办法。你得耍出些花招，才可以使他们莫可预测，要四个葛衣剑手，对付五毒夫人，就是要他们莫测高深。”

偷秀凡笑了笑，道：“颜兄说的是，虽然信义大节不可移，但也不能让他们太了解我。”

颜成道：“只有让他们莫测天威，他们才知所戒惧。”

偷秀凡笑一笑，道：“颜兄说的是，在下要找机会给他们来个莫测之变。”

汤兰突然接口笑道：“俞少侠，这些人到目前为止，似乎都还肯听令谕行享，那些人所谓将要成疯，不知是真是假？”

偷秀凡怔了一怔，道：“这一个，我还没有仔细的看过。在人间地狱之中，我见过那些疯癫之人，先入为主，使我有很大误会。”

颜成道：“看不出来的。就算他们不会成疯，也必受着药物的控制。”

偷秀凡道：“关键似乎是集中在五毒夫人一人的身上了，如若咱们不要五毒夫人，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颜成道：“那会更糟，造化城主会派一个五毒门中的弟子，来控制这些人。”

偷秀凡苦笑一下，道：“看来，造化城主果然是一个很难斗的人。”

汤兰道：“贱妾和刀钗冷萍，交谊甚深，我想我暗中和她谈谈，看看能不能套出她们的用心，是否真的被药物控制。”

偷秀凡点点头，道：“好！我会给姑娘制造一个机会。”

历经了无数的凶险，使得偷秀凡变得老练了很多，仍然冷静地观察了两天。但他并没有什么收获。那些人一直保持着仇视的冷漠，四个葛衣剑手，仍然是对自己恭谨异常。

五毒夫人似乎是有意回避，尽量不和偷秀凡搭讪，就算是偷秀凡要问

些什么，也是回答的十分简短。

第三天，过午时之后，车马行到了一片树林前面。俞秀凡突然跃下健马，喝令停车。四个葛衣剑手，立刻跃下车辕，分随在俞秀凡的身侧。

俞秀凡目光转动，看林前有一片广大的草坪，正是动手搏杀的好地方。回顾了四个葛衣剑手一眼，俞秀缓缓说道：“四位这样紧随在下，不知是何用心？”

四个葛衣人齐声应道：“咱们保护俞少侠。”

俞秀凡哼了一声，道：“看来，你们四个倒是一片诚意了。”

四个人一个年龄较大的葛衣人道：“咱们奉到的令谕，不能使俞少侠受到一点伤害。”

俞秀凡沉吟了一声，道：“除此之外呢？”

葛衣人道：“受俞少侠之命，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俞秀凡道：“当真会么？”

四个葛衣人齐齐躬身一礼，道：“千真万确。”

俞秀凡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桑花娘请五毒夫人过来。”

这时俞秀凡已然远离蓬车，行至草地中间。桑花娘带着五毒夫人，匆匆行了过来。

俞秀凡挥挥手，令桑花娘退了回去，目光一掠四个葛衣人道：

“你们认识她么？”

四个葛衣人齐齐点头，道：“认识。她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想请教一事？”

五毒夫人冷冷的打量四个葛衣人一眼，道：“俞少侠但请吩咐！”

俞秀凡道：“你是当今武林中有数的用毒高手，自然有解毒之能，但不知几时可以解去他们身中之毒。”

五毒夫人道：“这个，我一直没有答应俞少侠替他们解毒。”

俞秀凡道：“如是现在我要你答应呢？”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这个，很叫贱妾为难。”

俞秀凡道：“如是夫人不肯答应，那就别怪在下失礼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你请吩咐！”

俞秀凡道：“你见死不救，应该断去一手；你眼看他们将成疯癫，应该挖去一目。这全是你身上所有，应该不会为难了。”

五毒夫人似是未料到俞少侠会提出这样一个难题，呆了一呆，才说道：“这个，我也无法从命。”

俞秀凡道：“好！你既然不愿自己动手，只好请他们代劳了。”

目光一掠四个葛衣人，接道：“你们四位代我出手，斩了她一只右手，挖去她一只左眼。”

四个葛衣人相互望了一眼，放出短剑，逼向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绝未料到俞秀凡会下了这么一个令谕，怔了一怔。

道：“俞少侠，你……”

俞秀凡接道：“夫人可是觉着很奇怪么？”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照俞少侠的为人，不会下这样一道令谕。”

四个葛衣剑手，已然布成了攻击的阵势，但见两人不断的交谈，并未立刻出手。五毒夫人倒是有着出奇的镇静，眼看四人剑拔弯张，大有立刻出手之意，但仍然保持适当的镇静，脸上是一片奇异之色。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诸位料定了我，行事循规蹈矩，不会轻易出于。所以，夫人才这么对付在下了？”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受到左右的人。”

俞秀几道：“如若夫人没有这一点气势，造化城主怎会放心你统率这批人手。”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我一直对你有着不同的看法，但造化城主太坚持己见。”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可否谈谈你对在下的看法？”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不只是武功高强，而且你满腹经纶。读书太多的人，有一个危险。”

俞秀几道：“什么危险？”

五毒夫人道：“思虑太多，常有变化。”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对在下的看法呢？”

五毒夫人道：“他觉得你很君子。”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夫人，我不能让造化城主把在下看的太清楚，也不能让夫人把在下料中。”目光一掠四个葛衣剑了，道：

“杀！”

四个葛衣剑手突然齐齐大喝一声，挥剑攻上。四人剑招奇速。

有如四道闪起的寒光。五毒夫人双手齐出，两把短刀闪电迎出。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四把短剑，尽为封开。

四个葛衣剑手未待五毒夫人反击，立刻又挥剑攻了上去。但见寒芒飞旋，剑风如轮，攻势猛锐至极。五毒夫人双刀飞舞，和四个葛衣剑手展开了激烈异常的恶斗。

俞秀凡冷眼旁观，发觉四个葛衣剑手，竟是全心全意的攻势，剑如闪电，招招攻向要害。

五毒夫人手中双刀虽然变化奇厉，但却无法胜过四个一流剑手的合击。逐渐的呈现了不支状态。

忽然间，五毒夫人双刀并进，反击了一招。就是这一招反击，四个葛衣剑手，突然有两个倒了下去。

俞秀凡心忖道：这一招反击之势，虽然凌厉，但也不足以把两人震倒，不见她别有动作，想来也不会用毒物了。

但见五毒夫人双刀疾分，迎上了两个葛衣剑手。刀、剑相触，响起了一声金铁相震，两个葛衣剑手，忽然倒了下去。

还刀入袖，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可惜他们四位的剑术差了一些。”

俞秀凡道：“夫人之意，可是希望我出手了？”

第四十二回 乘势待机 发伏除奸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你要出手？”

俞秀凡道：“这要看夫人的意思了。如若是夫人意犹未尽，在下只有奉陪一二了。”

五毒夫人道：“我不想和你动手，但世上的事，很难说，也许有一天，

咱们会被环境逼的非要拼上一场不可。不过不是现在。”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如真有那么一天，夫人以用毒之技对付在下，那是必操胜算了。”

目光一掠四个葛衣剑手，道：“夫人，把他们救醒来吧！”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他们永远不会醒了，我能区息间制人于死，但却不能使他们死而复生。”

俞秀凡大感意外他说：“以你用毒之技，似乎是用不着非置他们于死地不可。”

五毒夫人上：“这四个人的剑招太凌厉，逼得我分不开手用毒。”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他们是死子你的刀下了。”

五毒夫人道：“单以武功而言，我一人胜不过他们四个。”

俞秀凡道：“但在下瞧不出夫人何时用毒”五毒夫人道：“毒在刀上。所以，我无法控制。”

俞秀凡道：“就算你刀上渗有奇毒，但你并没有刺中他们。”

五毒夫人道：“如若要刺中他们之后，才叫人毒发而死，那是下等用毒手法，我也不配被人称作五毒夫人了。”

俞秀凡道：“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么？”

五毒夫人道：“知道，他们是造化城主暗中训练的一批剑手。”

俞秀凡道：“你杀了他们，如何向造化城主交待？”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下会在乎这四个剑手的死亡，他只是要你明白，他对受命之人，有绝对的权威。”

俞秀凡道：“多谢夫人指教了。”

五毒夫人转目四顾了一眼，不见有人行来，低声说道：“俞秀凡，这不是你的主意？”

俞秀凡道：“什么主意？”

五毒夫人道：“要这四个剑手出手对付我？”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夫人觉着，在下不会如此么？”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有些事，并非因为有深厚的学问；只是一个人受到他品格的影响，有些办法，他是永远想不出来的。”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夫人不但是文武兼资的人，而且对人性的观察体会，也下过一番工夫了。”

五毒夫人道：“略有一二愚见，算不得什么！”

俞秀凡突然长叹一声，道：“夫人，这就叫在下不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可是因为我身陷造化城的原因么？”

俞秀凡道：“以夫人之能，实也不必屈于造化城主之下。”

五毒夫人格格一笑，道：“俞秀凡，你这是挑拨离间呢，还是诚心请教？”

俞秀凡道：“自然是诚心请教。”

五毒夫人道：“我可以回答你四个字。”

俞秀凡道：“哦！这等大事，难道一语就可道破？”

五毒夫人道：“乘势待机。”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听夫人的口气，似乎是还不满足目下之位？”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俞秀凡，我说很满足，你相信么？”

俞秀凡摇头，道：“不相信。”

五毒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屈己从人，君所不攸，以此测度，我无论如何回答，都不能使君满意。”

俞秀凡沉吟了良久，道：“夫人说的有理。”语声一顿，接道：“与夫人这番交谈，使俞某增长了不少见识，但俞某还有一事相求，不知夫人是否能够答允？”

五毒夫人道：“可是有关他们身中奇毒一事？”

俞秀凡道：“不错。只要夫人解去他们身中之毒，使他们心忘恢复，何去何从，悉由他们作主，俞某人决不强留。”

五毒夫人沉吟道：“我一生作事，都是顺势，如若我答应了你的请求，那是逆势而行了。”

俞秀凡道：“那些人中，有我俞某人患难之交，也有俞某人心仪好友，夫人如肯解去他们身中之毒，俞某人一样的感同身受。”

五毒夫人突然微微一笑，道：“水燕儿算是你什么朋友？”

俞秀凡道：“我们相识于敌对之中，淡彼此间互相保持了敬重。”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我们做一番交谈，使我说了不少的话。

言多必失，定被你找出了我不少的缺点。”

俞秀凡接道：“夫人言重了。”

五毒夫人道：“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不吃这个。我一生自负是一位善于乘势的人，如今要逆势而行，自己也觉着有些奇怪。但我好像是有些被你说动，非得答应不可。”

俞秀凡道：“这些人中，并非都是俞某人的好友。”

五毒夫人接道：“俞秀凡，咱们不用再说道理了。”

俞秀凡怔了怔，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谈条件！”

俞秀凡道：“夫人请说出来吧！只要俞某人力能所及，怎不答应。”

五毒夫人道：“你可曾想到他们毒性解去之后，事情立刻会传到造化城主耳中？”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倒未想到。”

五毒夫人道：“那时，造化城主至少发现了两件事情。”

俞秀凡道：“夫人指教！”

五毒夫人道：“一件是发觉了你比他想象中更为高明，一件是发现了我并不可靠。”

俞秀凡道：“我和他订下约书，老实说，对我而言，这一招很毒辣，我想不出他还有什么更可怕的手段对付我。”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人都是那样自私，你想到了自己，为什么不替我想想呢？”

俞秀凡道：“夫人想如何，但请吩咐，两害相权取其轻，夫人提出什么条件，在下自会衡量一二。”

五毒夫人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脸上，瞧了一阵，笑道：“俞秀凡，太突然了。容我想上两天，再给你答复如何？”言罢，转身而去。

这五毒夫人的举动，吊足了俞秀凡的胃口，真是老姜辣心，俞秀凡呆呆地站在那里，顿时有着无所措施的感觉。五毒夫人头也未回的一直行近蓬车。

汤兰、颜成快步奔了过来，道：“俞少侠，五毒夫人和你谈些什么？”

俞秀凡道：“她是个深藏不露的人，咱们错估了她。”

颜成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这些人是否中了毒？”

俞秀凡点点头，道：“不错，中了毒，不过，他们中的毒十分强烈，早已气绝而逝。”

颜成道：“死了。”

俞秀凡道：“是的，死了。”

颜成道：“五毒夫人真的杀了他们？”

俞秀凡道：“不错，一种强烈的毒药，中人必死，无药可救。”

颜成道：“很奇怪，五毒夫人竟会施出无法救治的毒药？”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怎么，有些大出阁下的意料之外吧？”

颜成道：“不错，完全出了我意料之外。”

俞秀凡道：“很多地方，都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五毒夫人确然控制着那些将疯之人。”

颜成道：“她告诉了你？”

俞秀凡道：“不错，她告诉我，她是唯一可能解救他们的人。”

颜成接道：“那是说，除她之外，当今之世，再无人能够救他们了。”

俞秀凡道：“那倒不是，在下觉着，当今之世，除了五毒夫人之外，造化城主与花无果，能够疗治好他们的伤势。”

汤兰道：“花无果真的还活着么？”

俞秀凡道：“活着，我见过他老人家。”

汤兰道：“俞少侠，此事千万不可泄露出去。”

俞秀凡道：“为什么？”

汤兰道：“花无果的医道，举世无双，确有活死人肉白骨的能耐。”

俞秀凡接道：“这和说出花无果有什么关系？”

汤兰道：“很大的关系，当今之世，虽是常有人提起花无果，但花无果确然已在江湖上失踪了数十年，他究竟是否还活在世上，没有人能够很正确的说出来，造化城主一生中只顾忌两个人，一个是金笔大侠艾九灵，一个是神医花无果。艾九灵听说是已和他照过了面，但花无果一直是消息全无。他一日不知花无果的下落，那就是一日心存顾忌。”

俞秀凡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名成道：“如是他知道了花无果的下落了，那会如何？”

汤兰道：“会尽起造化城中的精锐，杀了花无果。”

俞秀凡道：“汤姑娘顾忌的是。造化城中的高手，多如天上之星，如若实行群攻之法，就算是天下无敌的高手，也是难以抗拒。”

汤兰低声道：“俞少侠，你可是准备把这些中毒之人，带往花无果处，要他疗治他们身中之毒么？”

俞秀凡道：“在下确有此想！”

汤兰摇摇头，道：“俞少侠，使不得！”

俞秀凡道：“听姑娘这么解说，在下自然不会明知故犯了！”

一直在低头沉思的颜成，突然接口说道：“俞少侠，五毒夫人杀死了这四个葛衣剑手的用心，俞少侠可曾想过？”

俞秀凡道：“四人攻势猛恶，她无暇抽出手来施放毒手，只有用刀中毒，置他们于死地了！”

颜成摇摇头，道：“只怕事不只此！”

俞秀凡奇道：“颜兄，又有了什么高见？”

颜成道：“如若这四人是造化城主的心腹，他们死去之后，还有什么人会吧咱们的行踪，告诉那造化城主呢？”

俞秀凡道：“如是造化城主的耳目，五毒夫人又怎敢把他们杀死？”

颜成沉吟了良久，道：“俞少侠，目前咱们这一伙人，不但是随时可能爆发出一场搏杀，而且彼此之间还要互相斗智。五毒夫人这作法，照在下的看法，不外两个原因。”语声微顿，看两人都听得十分入神，才接道：“一个是好，一个是坏。好的一面是她可能早已对造化城主不满，这一次借故杀了那四个剑手，这些剑手，都是造化城主苦心培养的弟子，他们绝对忠实，决不会背叛造化城主，杀了这四个人，咱们就安全多了，不会再有人给那造化城主通风报信了。”

俞秀凡道：“坏的一面呢？”

颜成道：“五毒夫人故意杀了四个剑手，造成一种纷扰，使咱们逐渐的接受他们的控制。”

俞秀凡道：“除非五毒夫人暗中对我下毒，否则别想让我屈服在她的手下。”

颜成道：“目前，她可能对我们下毒，但决不会对你俞少侠下毒。”

俞秀凡道：“为什么？”

颜成道：“因为你还未见到艾九灵。自然，五毒夫人的下毒之、能，举世无匹，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防。”

汤兰道：“防得住么？加是五毒夫人要下毒，就算咱们眼巴巴看着她，也是无法防止。”

颜成道：“这一点在下很自信，她决不会对俞少侠下毒，要防的是咱们。”

汤兰道：“既然防不住，咱们不用防了。造化城主和五毒夫人也不会把咱们看作对象。”

颜成笑一笑，道：“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目前咱们的情形不同，因为咱们是俞少侠的幕宾、智囊。”

汤兰道：“颜兄，用不着杞人忧天了。咱们没有能力防止的事，用不着多想了。”

俞秀凡道：“目下咱们应该如何尸汤兰道：“先把这四具尸体埋起来，以示和人不同。”

俞秀凡道：“好吧！”三个人一齐动手，挖了一个大坑，把四具尸体给埋了起来。

俞秀凡拍拍手上的泥土，道：“咱们走吧！”

回到蓬车前面，除了那桑花娘在蓬车外站着之外，所有的人，包括五毒夫人在内，全都坐在了蓬车之中。

俞秀凡道：“走吧！”跨上鞍镫，纵马而去。

蓬车行驰在官道上，晓行夜宿，不觉已走了三日。俞秀凡原想把这些入带往花无果那里，只求神医花无果把这些人身上的毒性除去。但听得颜成等分析了利害得失之后，不敢再把这班人带往那里。

第四天一早上道，颜成追上了俞秀凡，道：“俞少侠，咱们要到哪里去？”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我没有目的，也没计划，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颜成道：“这个不行，无论如何，咱们得有个计划，有个目的。”

俞秀凡道：“计划什么呢？”

颜成道：“在下觉着，俞少侠应该好好的和五毒夫人谈判一次。”

俞秀凡道：“谈什么？”

颜成道：“要她决定是否愿意疗治他们的毒伤。”

俞秀凡道：“只有两个答复，愿意如何，不愿意又将如何？”

颜成道：“不管五毒夫人愿不愿意，咱们先找一个山庄住下，如是五毒夫人不肯疗治这些人身上之毒，咱们就在那山庄之中住下，干脆把这批人交给五毒夫人，咱们一走了之。”

俞秀凡道：“咱们不能去见花无果，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颜成道：“如是五毒夫人答应了，咱们也在那座山庄中住了下来，等她疗治好这些人的毒伤再走。”

俞秀凡道：“好吧！只是咱们往哪里去找一座山庄呢？”

颜成道：“有钱好办事，这个交给在下就是。”

五天之后，俞秀凡带着桑花娘、五毒夫人等进住在一座山庄中。

那是一座山边下的小村庄，但所有的房子，都被颜成买了下来，雇工整修，三日间焕然一新。

颜成按人数分配了宿住之处。进住小村庄的第二天，俞秀凡请来了五毒夫人。桑花娘、汤兰、颜成全部在座。

五毒夫人打量了厅中的形势一眼，道：“俞少侠找我来此，有何事谈？”

俞秀凡已决心今日和五毒夫人谈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早有了准备。

淡淡一笑，道：“夫人已经想了十余日，应该有一个决定了。”

五毒夫人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夫人是否已决定疗好他们身上的毒伤？”

五毒夫人道：“还没有决定。”

俞秀凡道：“好！那就请夫人带他们暂住此地。”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接道：“俞少侠呢？”

俞秀凡道：“在下要离开此地数日。”

五毒夫人道：“你要到哪里去？”

俞秀凡道：“找一些疗毒的灵药回来。”

五毒夫人道：“找一些疗毒的灵药回来？”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对此事看法如何？”

五毒夫人道：“就我所知，能够疗治这等奇毒的人，江湖上并不太多。”

俞秀凡道：“不太多，那是说还有人可找，并非是你夫人独门了。”

五毒夫人双目中闪掠过一抹奇光，道：“明白点说，当今武林之世，能够疗治这等奇毒的人，只不过三两个罢了。”

俞秀凡道：“就算是三两个吧，那是说除了夫人之外，还有别的人了。”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俞少侠准备去找什么人？”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还不知道，不过，天下既有人能医此毒，在下慢慢的找，总有找到的一天。”

五毒夫人道：“那也许要十年、八年，或者要你找个数十年。”

俞秀凡道：“有此可能。但如在下不去找，那就永远没有找到的机会，对么？”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原来俞少侠是患出去碰碰运气。”

俞秀凡道：“与其坐困愁城，何不去试试运气，”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准备几时动身？”

俞秀凡道：“事不宜迟，明日就走。”

五毒夫人道：“几时回来？”

俞秀凡道：“很难说，也许三五天就可以回来，也许要三五年才能回来。”

五毒夫人脸上一变，道：“这些人，都是你在造化城主那里指名求来，你这一走，把他们交给何人看管？”

俞秀凡道：“夫人。”

五毒夫人道：“如是不答应呢？”

俞秀凡道：“问题是，夫人非得答允不可！”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俞少侠准备强迫我受命了？”

俞秀凡道：“看来是只好如此了。”

五毒夫人霍然站起身子，道：“俞秀凡，恕难受命。”

俞秀凡道：“在下告诉夫人，不过稍尽礼数罢了，愿否留此，那是夫人的事了。”

五毒夫人愣住了，原想以那些人作为要挟的，想不到俞秀凡却先发制人，竟然把这个难题，套在了自己的头上。沉吟了一阵，五毒夫人只好用出了最后的一招，道：“俞少侠如是不愿管这些人的生死，那就任他们自生自灭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接道：“这些人如若毒性不解，那就非我能用，他们的死话，已经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俞少侠的意思是，你已决心不管这些人了。”

俞秀凡道：“管！在下如是不管，自然下会去替他们找寻这些药物了。”

五毒夫人道：“第一，你未必能找到这么样的药物；第二，你离开了之后，这些人就可能死亡。”

俞秀凡道：“如若是他们非死不可，那也是你夫人的责任。”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我这一生中毒死了无数的人，岂会在乎多加几条人命，因为，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这十几条人命，会在你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创伤，无可弥补的遗憾，这些人，大都和你有些瓜葛，不是有救你之情，就是有着相处的情意。”

俞秀凡道：“不错，我会有着终生的不安和遗憾，但我不会因他们之死而死，我活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很了解我的为人，但你了解的不够深。”

五毒夫人微微一怔，道：“这么说来，你是非走不可？”

俞秀凡道：“夫人是否是想出一个很堂皇的理由，把我留下来呢？”

五毒夫人道：“如是我也要离开呢？”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可以，但夫人必需在我离开之后再走。”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你目下一个烂摊子结我收拾，我为什么一定要围在这里，这些人是你指名要来，带他们离开了造化城，自然你应该替他们设想一下。”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夫人，在下未离开之前，夫人必需因此；别忘了，你也是指名带出了造化城的人。”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俞少侠，我如是不肯受命呢？”

俞秀凡道：“这就很难说了，”

五毒夫人道：“现在，已如箭在弦上，俞少侠似乎用不着再保留了？”

俞秀凡霍然站起身子，道：“夫人，你的用毒手法快呢，还是在下的出剑手法快？”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为此动武，阁下不觉是下下之策么？”

俞秀凡道：“有些人可以以礼相待，有些人却必需以武降服。”

五毒夫人道：“我是属于后一种人了。”

俞秀凡道：“夫人请自己想想吧！”

五毒夫人望望桑花娘，道：“桑馆主博通江湖中事，请评评我们之间何人有理？”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言重了，你和俞少侠的事，我这身份，怎能从中插口？”

五毒夫人道：“桑馆主不要客气了。你如下能评论是非，当今之世，咱们这一群人中，还有什么人能够评论是非？”

桑花娘道：“夫人，这话小妹就有些不懂了。”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你自己应该很明白。”

桑花娘不敢再出言争辩，却回头望着俞秀凡，脸上是一片求救的神情。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桑姑娘既然不愿置评，咱们实也不用强迫她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是很聪明的人，似是早应该听懂我的言外之意了。”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在下实在是不文明白，希望你夫人明白的说出来吧！”

五毒夫人道：“一定要明白的说出来么？”

俞秀凡道：“不错。”

五毒夫人道：“好吧！公子一定要知道，我只好据实而言了。”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听。”

五毒夫人道：“桑花娘是造化城主的内应。”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你在说些什么？”

五毒夫人道：“我说你是造化城主派来的内应。”

桑花娘道：“夫人，你这话可有什么证据？”

五毒夫人道：“你要证据？”

桑花娘道：“是！如是没有证据，夫人怎可含血喷人？”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亲自告诉过我一句话，说我会被俞秀凡指名要来。但我知道，俞秀凡不会要我，也不敢要我。”

桑花娘道：“但他要了你？”

五毒夫人道：“那是因为你桑花娘的推荐，是么？”

桑花娘道：“这有什么错误？”

五毒夫人站起身子，道：“俞秀凡，你自己处理呢，还是由我处置？”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在下很难相信。”

五毒夫人道：“不相信？”

俞秀凡道：“是！夫人是片面之词，在下如何能够相信。”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以我五毒夫人的地位，和桑花娘来比，哪一个人的话可以相信？”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就很难说了。”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你如不相信我的话，我就不再管你的事了。”转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道：“夫人留步！”

五毒夫人停了下来，回过头来，说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如若在下相信了你夫人的话，又将如何？”

五毒夫人道：“如若相信我的话，那就杀了桑花娘，”

俞秀凡道：“杀了桑花娘？”

五毒夫人道：“你处境危恶，如是还有妇人之仁，那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俞秀凡道：“杀死桑花娘可以，不过，我们必须证明这件事。”

汤兰接道：“夫人，桑馆主随俞秀凡离开造化城主，只是临时起意，并非事先早有安排，怎会是造化城主派来的奸细？”

五毒夫人道：“你们不了解造化城主，但造化城主对你们却是认识的十分透彻。他早已料定了你看到桑花娘后，一定会邀她离开造化城，这些都被造化城主料中了。”

汤兰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你和颜成，都是忠心耿耿，对待俞秀凡。但桑花娘，却是造化城主故意安排来的。”

桑花娘忽然微微一笑，道：“夫人，小妹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你明白什么？”

桑花娘道：“小妹把夫人拖出了造化城，夫人心中十分记恨，所以要加害于我。”

五毒夫人道：“我如对你心中记恨，想取你生命，不过是举手之劳，用不着这样大费周折。”

桑花娘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我揭穿你的险好，用心就是要你死的明明白白。”

桑花娘道：“夫人明明是衔恨加害。”

五毒夫人并不是一个很擅口才的人，一皱眉头，道：“俞秀凡，你相不相信我的话？”

桑花娘道：“俞少侠，你不能听她一面之词。”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你可以决定了，听我的，还是听她的。”

桑花娘道：“俞少侠，你要三思，我是诚心诚意的跟你而来，你不能冤枉了我。”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一直没有给俞秀凡说话的机会。

这一次，五毒夫人没有接民俞秀凡才轻轻吁一口气，道：“桑花娘，你如心中没有鬼，为什么这样紧张？”

桑花娘道：“一个人的生死大事，如何能不关心？”

俞秀凡道：“原来你很怕死。”

桑花娘道：“俞少侠也许是真不怕死的英雄人物，但除了你俞少侠外，世上不怕死的人，实在找不出几个。”

俞秀凡道：“桑花娘，你如真是很怕死的人，你不应该随我们一起出来。”

桑花娘道：“怎么说？”

俞秀凡道：“因为，你离开造化城的危险，至少比留在造化城中要大一些。对么？”

桑花娘道：“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贱妾的看法是，跟着你俞少侠这等英雄人物，至少会保持个正义之名，就算是真的死了，那也会留下个千秋的侠名。”

俞秀凡道：“桑花娘，我觉着你可以不必隐瞒了。”

桑花娘怔了一怔，道：“俞少侠的意思，是认定了贱妾是造化城主的内奸了。”

俞秀凡道：“照目下的情形而言，在下确实有些怀疑你桑姑娘了。”

桑花娘道：“既然是俞少侠对我有了怀疑，贱妾告辞了。”转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一皱眉头，想出言喝止，但一时间却又不便出口。

五毒夫人道：“站住！桑花娘，你就这样走了么？”

桑花娘道：“不错，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留下一点东西再走。”

桑花娘道：“夫人要我留什么？”

五毒夫人道：“留下性命！”

桑花娘冷笑一声，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来，夫人是存心把我目在这里了。”

五毒夫人道：“你如是心中没有鬼，为什么会急着要走。”

桑花娘道：“我为俞少侠而来，俞少侠既然是不信任我了，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桑花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很清白。”

桑花娘道：“什么办法？”

五毒夫人道：“我要搜擅你的身上，你如不是造化城主派来的奸细，我自会对你有所报偿。”

桑花娘道：“夫人，我身上有很多东西，夫人想搜什么，最好先说明白了。”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问的好。我要搜出你身上造化城主的腰牌，那是一面纯银打造、制钱大小之物，上面有造化城主绘的图案。”

桑花娘笑一笑，道：“我确有这么一面腰牌，想来夫人早知道了”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我知道那面腰牌，是造化城主的亲信才有。”

桑花娘道：“夫人，你这样苦心积虑的想取我性命，可是想杀人灭口么？”

五毒夫人道：“不错，正是要杀人灭口。我不想这里发生的事情，很快让造化城主知道。”

桑花娘道：“俞少侠，五毒夫人已存了杀我之心，目下情势，除了你俞少侠之外，别人都已无能救我了，”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你要俞少侠救你性命，那是要我们自相残杀。”

桑花娘急急叫道：“俞少侠，你要主持公道啊！”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是一位很有智慧的人，他不会相信你的话了。”

桑花娘脸色大变，道：“俞少侠，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桑花娘，你身上真有那样一面腰牌么？”

桑花娘道：“五毒夫人早见过了，所以，她故意加害于我。”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能不能拿出来给我瞧瞧？”

桑花娘愣了一愣，道：“俞少侠要看？”

俞秀凡道：“你如是不愿拿出来，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桑花娘无可奈何，伸手从怀中取出一面纯银打制的腰牌。

俞秀凡伸手接过，只见那片腰牌之上，雕着一个似字非字，似花非花之物。

桑花娘道：“这只是一面普通银牌，为什么要说它代表了什么？”

五毒夫人伸手从怀中摸出一面金牌，道：“俞秀凡，你自己瞧瞧看。”

俞秀凡伸手接过，只见金牌和银牌一般大小，雕刻着一样的图案。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瞧出了什么没有？”

俞秀凡道：“在下觉着，除了金银的颜色不同之外，两样东西全无不同之处。”

五毒夫人道：“颜色不同，那是代表了我们两人的身份不同，金牌自然要比银牌高一些，桑花娘是造化城主的亲信，我也是，不过我比她更高一级。”

桑花娘呆了一呆，道：“夫人，你……”

五毒夫人接道：“我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早已心生叛离，你却仍然是造化城主的亲信。”

桑花娘接道：“是我推荐你，才被俞少侠带出了造化城。”

五毒夫人道：“不是你推荐，你只是在执行造化城主的令谕罢了。”

汤兰突然叹一口气，道：“桑大姊，想不到啊！你已在造化城中混成了这等身份。小妹虽然守在造化城中，但连一个铜牌的武士也未入选，桑大姊，却已到银牌的等级。”

桑花娘苦笑一下，道：“俞少侠，你明白了么？”

俞秀凡道：“明白什么？”

桑花娘道：“我只是银牌武士，但五毒夫人却是金牌武士。”

五毒夫人道：“金、银、铜三牌武士，只是一种对外的称呼。事实上，这是代表了造化城核心标识，人选的条件，武功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先得造化城主的信任。”

桑花娘道：“金牌自然比银牌更得造化城主的信任了，夫人牺牲了我，是想获得俞秀凡更多的信任。”

五毒夫人道：“用不着。剑上造诣，我也许不如俞秀凡，但我用毒之能，足可以对付他，何况，我还控制十余个死士。”

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道：“桑花娘，你自绝了吧！”

桑花娘突然冷笑一声，道：“我为什么要自绝？”

俞秀凡道：“你既不愿自绝，我就给你动手的机会，只要你能和我动手十招，那就任你高去。”

桑花娘道：“你说话算数么？”

俞秀凡道：“我如是说话不算数，那造化城主怎会与我订立下约书。”

桑花娘冷笑一声，道：“我就接你十招。”

俞秀凡道：“桑花娘，你答应接我十招，也是承认了你是那造化城主派来的奸细。”

桑花娘道：“我既然要接你十招，承不承认是造化城主的奸细。

似乎已无关紧要了。”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那就请出手吧！”

桑花娘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道：“我如接下了俞秀凡十招之后，你还不出手！”五毒夫人冷哼一声，道：“我不信你能接下俞秀凡十招。”

桑花娘厉声道：“说明白，你出不出手？”

五毒夫人道：“你如是说明银牌的来历作用，我就给你一个不出手的保证。”

桑花娘道：“你既是金牌武士，自然应该知道它有些什么作用了，用不着我来解说。”

五毒夫人道：“好！就是要你承诺这几句话就够了。”

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脸上，接道：“事情够明白了吧？”

俞秀凡道：“够明白！”

五毒夫人道：“如何处置，那是你的事了。”语声一顿，接道：“桑花娘，你能接下俞秀凡十招，你就可以走了，我不出手。”

桑花娘道：“触侠，想不到你也是一个嗜杀如命的人。”

忽然一扬手，一道寒芒，疾如流星一般，直射而出。俞秀凡拔剑一挥，震飞了一口飞刀。桑花娘双手不停的挥动，一连发出了八口飞刀，尽被俞秀凡的快剑击落。

轻吁一口气，桑花娘缓说道：“俞秀凡，你挥出了几剑？”

俞秀凡道：“八剑。”

桑花娘道：“还有两招，对么？”

俞秀凡道：“就算还有两剑吧！”

桑花娘格格一笑，道：“只可惜我身上只带了八口飞刀，如是我带了十口飞刀，你已经挥出了十剑。”

俞秀凡冷然一笑，道：“桑花娘，你实在是一个很狡猾的人。”

桑花娘道：“但我相信，我能接下你两剑，你出手吧！”

俞秀凡道：“你准备好！”

扬手一剑，刺了过去。这一剑并不大快，但刺的部位，却是叫人无法预测，似是前胸，又像是小腹。就是那么犹豫了一下，长剑如闪电一般，刺入了桑花娘的前胸。

这是人身的致命要害所在，桑花娘苦笑了一下，道：“好快的一剑。”言罢闭目而逝。

俞秀凡抽出长剑，一抱拳，道：“多谢夫人指点！”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不敢当，这桑花娘如不除去，咱们一举一动，都会被造化城主知晓。”

俞秀凡道：“想不到啊！这造化城主，果然是厉害的很。”

汤兰接道：“夫人，造化城主派桑花娘来此一事，夫人是知晓了。”

五毒夫人道：“不是。金、银牌虽然有等级之别，但却互无连续关系。我虽然早怀疑咱们间有潜伏的内奸，但也不敢肯定是哪一个人。杀死四剑士的消息很快传出，还传来了造化城主的指令，我才发觉了她最可疑，想不到，这样简单一逼，她就泄露了身份。”

汤兰道：“这与夫人平日的威望有关，限平常之人，也不会使她这样容易就认帐了。”

俞秀凡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你点名要的这些人，能够控制得住么？”

俞秀凡道：“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五毒夫人道：“你是否决心冒险。”

俞秀凡道：“在下不大明白，夫人明教。”

五毒夫人道：“我可在十个时辰之内，使他们身上的奇毒尽除，但此事必得严守机密，造化城主如是知晓了内情，我就很快会被怀疑。”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夫人，在下的意思，咱们宁可冒被出卖之险，也不能弃他们于不顾。”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俞秀凡，你决心要冒险么？”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不错。”

五毒夫人道：“哪会立时和造化城主形成了对抗之局。”

俞秀凡道：“纵然如此，在所不惜。”

五毒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吧！我解去他们身中之毒，交给你，你要如何处置，那是你的事了。”拾回金牌，转身而去。

望着五毒夫人去远，俞秀凡才轻轻吁一口气，道：“颜兄，这五毒夫人，似是真的背叛了造化城主。”

颜成点点头，道：“这人很富心机，以造化城主之能，竟然不知她早有叛意；而且，还把她引为心腹。”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看来，这造化城中，确然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像五毒夫人这个人，不但是天下第一用毒高手，极富心机的人，而且也是个善于隐藏的人。这需要很强的忍耐力，要忍耐的使别人瞧不出来。”

汤兰叹一口气，道：“俞少侠，你能够确定。五毒夫人真的背叛了造化城主么？”

俞秀凡道：“这个不难，只要她能医治好那些人的毒伤，至于她是真的假的，似乎是不大重要了。”

颜成道：“对！只要疗治好这些人的毒伤，就算她想回造化城，也是有所不能了。”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造化城主要她带着这一批人手，既可随时对我围杀，又可跟着我与艾九灵一决死战。”

颜成道：“对！这批人手加在一起，确实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就是俞少侠也未必能是他们的敌手。”

俞秀凡道：“如若这些人真的全力出手，在下也无法对付他们。”

颜成道：“五毒夫人是否去疗治他们的伤势了？”

俞秀凡道：“这个，咱们不用管了。她是个自自动的人，用不着咱们去管；也用不着咱们操心。”

颜成道：“俞少侠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等下去。”

三日匆匆而过。这三日之中，五毒夫人虽然常常和几人见面，但却始终没有和他们交谈一语。

第四天中午时分，五毒夫人突然找上了俞秀凡的卧室。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夫人请坐！”

五毒夫人冷冷的说道：“不用客气，我来见你，请教两事！”

俞秀凡道：“请说！”

第四十三回 妙手解毒 噩梦俱醒

五毒夫人道：“你是否信任我？”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信任。”

五毒夫人道：“现在，要我跟着你走呢，还是由我单独先行？”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救治他们的毒伤，此事终难保密，很快会被造化城主知道。”

俞秀凡道：“知道了又能如何？”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既无气量，又无风度，他不会忍下这口气，必然会派人追杀于我。如是和你们走在一起，只怕会为你们找来很多的麻烦。”

俞秀凡道：“这一个夫人不用担心咱们这些人，力量够强大，足可和他一拼。”

五毒夫人道：“肩负重任，如是为我和他们提前决裂，只怕害江湖大局。”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会，我倒希望能和他再决一死战。”

五毒夫人道：“听说你在剑道上胜他一筹。”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倒未觉得。”

五毒夫人道：“不论你是否在剑术上胜他一筹，但你决非他的敌手。”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也知道。”

五毒夫人道：“所以，你要忍耐，忍耐至可以和他一决胜负的时候。”

俞秀凡道：“武功造诣，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下要忍到几时，才能和他一决胜负呢？”

五毒夫人道：“不会太久，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但你是唯一有机会的人。”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心中最大的敌人，似乎是金笔大侠艾九灵。”

五毒夫人道：“他错了，应该是你。”

俞秀凡接道：“夫人，听说造化城主最害怕的是艾九灵和花无果联手合作。”

五毒夫人道：“花无果还活在世上么？”

俞秀凡道：“不知道。生死两茫茫，没有他确定的消息。”

五毒夫人话题一转，道：“去看看你那些朋友吧！他们都已经神志清明。”

俞秀凡道：“真的么？”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也不要对此寄望的太高，他们虽然已神志清醒，但他们的余毒还未除净，也许还会有不测之变，俞少侠不可不防。”

俞秀凡道：“多谢夫人提醒，在下去看看他们。”转身向外行去。

汤兰低声说道：“俞少侠，贱妾是否可随同一行。”

颜成道：“在下觉着，也该去一趟，万一有什么争辩之处，在下也可以助俞少侠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要他们一起去吧！这对你有益无害。”

俞秀凡道：“好！两位也要准备一下，也许口舌争辩的大过激烈，会造成动手的局面。”言罢，一马当先，行人正厅。

只见水燕儿、金钧翁等，有坐有站，也有不停的来口在室中走动。

无名氏、石生山首先一抱拳，道：“公子，咱们又见面了。”

俞秀凡脸上一片欢愉，抓住了两人的手臂，道：“二兄都清醒了。”

无名氏道：“似乎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俞秀凡低声道：“二兄对过去的事，是否有一些记忆呢？”

无名氏沉吟了一阵，道：“隐隐约约，模糊不明。”

金钧翁也站了起来，道：“俞少侠又挽救老朽一劫。”

俞秀凡道：“不敢当。老前辈神智完全清明了么？”

金钧翁道：“清明了，俞少侠如何把老朽带出造化城，这一段老朽却记忆不清。”

俞秀凡道：“说来话长，老前辈和这位颜兄谈谈吧。”

举步行到了水燕儿静坐的木椅之前，一抱拳，道：“姑娘，还记得俞秀凡么？”

水燕儿点点头，道：“想不到，咱们还能再见。”

她仍然带着那一幅人皮面具，掩去了如花娇容。

俞秀凡脸上泛现出无限关切情意，道：“燕儿，我未能及时履约，害你吃了不少苦头吧！”

水燕儿微微一笑，道：“很快乐，十八年我往事如梦；今天才找回自我，这就是俞兄所赐。”

俞秀凡道：“言重了，如不是在下拖累，姑娘仍然是……”

水燕儿目光泛现羞意，低声道：“快些招呼别人去吧。人家都往这边看了。”

俞秀凡一转身，行到了方望身前，抱抱拳，道：“方兄，别来无恙？”

方奎比过去消瘦一些，眉宇间也隐隐这着一股忧郁，轻轻叹息久一声，道：“在下似是被下人石牢，是俞兄救我出来？”

俞秀凡道：“事由兄弟而起，方兄能不见怪，俞秀凡就心安了。”

方奎：“俞兄，大恩不言谢，小弟心领盛情了。”

俞秀凡笑一笑，目光转到桃花童子的身上，道：“小桃童，还认识我么？”

小桃童点点头，道：“难得的是公子还记得我，把我也带出了造化城。”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你可以自由选择，不论你干什么。

都可以随你心愿。”

小桃童凄凉一笑，道：“我已经流浪怕了，从今之后，只望为公子作一个牵马童子，于愿已足矣！”

俞秀凡道：“牵马的童子，不是太过委屈你了么？”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公子还不肯信任于我，在下实已别无去处，为明心迹，小的愿一死为证。”

俞秀凡道：“小逃童，生命价值，岂是如此轻贱，万不可心存此念。”

桃花童子道：“小桃童身出污泥，回首前尘，尽属恨事。我这点本领，除了为公子牵马执槽外，再别无他事可为。”

俞秀凡道：“真是如此，那也只好由你了。”

桃花童子一抱拳，道：“多谢公子。”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高声说道：“诸位听着，诸位已经离开造化城，天下之大，五湖四海，加是请位只想求一安身立命处，想来并非难事。”

全厅中人，个个闭口无言，脸上是一片端庄之色。

俞秀凡笑一笑，道：“诸位，时间还长，诸位可以慢慢的想一想，如是愿意离去的，自行请便。”

方望淡淡一笑，道：“俞兄，我想全厅中人都听得很清楚了。”

俞秀凡道：“方兄说的是，在下是太过罗嗦了一些。”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诸位身上的奇毒已解，由此刻开始，诸位可以自由行动了。明天中午时，咱们离开此地，愿意和在下同行的，务必请依时赶回，届时不见回来的，那就是不愿和在下向行了。”说完话，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水燕儿突然站起身子，道：“俞兄，慢行一步。”

俞秀凡停下脚步，道：“姑娘有何见教？”

水燕儿道：“什么人医治好了我们身上的奇毒？”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

水燕儿道：“人在何处？”

俞秀凡道：“现在另一处房舍之中。”

水燕儿道：“这个人不可靠，我要见见她。”

俞秀凡还未来得及回答，五毒夫人已缓步而入，道：“我在这里。”

水燕儿道：“你是造化城主的心腹，怎会疗好我们的毒伤？”

五毒夫人道：“你姑娘何尝不是，但你也背叛了造化城主。”

水燕儿道：“我和你不同，我是被形势所迫，不背叛，也是死路一条，多亏俞兄，把我救出了造化城。”

五毒夫人道：“你和俞秀凡两情相悦，这件事，早已传入造化城主耳中，留着你不作处置，为了用你作饵，没有料到的是造化城主和俞秀凡订了这样一个约定，使你轻而易举的脱离了囚笼。”

水燕儿接道：“谈我们之间的事，用不着多转弯子。”

五毒夫人道：“姑娘既能背叛造化城主，我为什么不能？”

水燕儿道：“我别无路走，只此一途，你却是眷顾正隆。”

五毒夫人道：“眷顾正隆，那就不能说我不可背叛造化城主。”

水燕儿道：“你如何能证明你说的话。”

五毒夫人道：“很简单，我疗治好你们的毒伤，那该是最好的证明。”

水燕儿道：“这中间可能别有阴谋。”

五毒夫人道：“你能指出来阴谋何在么？”

水燕儿道：“造化城主心机深沉，难作预测。”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不会让我解去你们身中之毒，他派我来此，确实是别有阴谋，但我疗好你们毒伤，使你神智尽复，使他的阴谋付于东流，水姑娘再要逼我，那就是诚心找麻烦了。”

水燕儿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兄，对此看法如何？”

俞秀凡道：“诸位身中之毒，确为五毒夫人所解，在下觉着，五毒夫人是出于一片诚心。”轻轻吁一口气，接道：“燕姑娘，造化城主安排了一着棋，这一着棋就是由五毒夫人控制着这一批人手，只要奉到造化城主的令谕，立刻可以对咱们采取行动。”

水燕儿点点头，道：“俞兄说的是。”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既然解除了诸位身上受控神志的毒性。

那就证明了她破坏了造化城主的计划，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对她生出怀疑之心。”

水燕儿道：“哦！”

五毒夫人道：“水燕儿，你是私人和我过不去呢，还是为了私仇？”

水燕儿道：“我没有私仇，只是我对造化城中事情，了解得比别的人多了一些，所以，我的怀疑，也比别人多了一些。”

五毒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水燕儿，造化城主对我的信任，决不会超过你，但为什么你要背叛他？”

水燕儿道：“就目下情势而言，我只有这一条路……”

五毒夫人接道：“如是造化城主不逼得你无路可走呢，你是否就不会背叛造化城主？”

水燕儿默默无语。

五毒夫人不算是一个很善言词的人，但她说话，每每能抓中要害。淡淡一笑，接道：“水燕儿，你早已有了叛离的情形，才有这么一个结果。造化城主对你的信任，尤在我之上，为了在你身上下毒，他曾经思索一刻工夫之久，我从来没有见造化城主，为一件事想了这样久过。”

水燕儿哦了一声，道：“最后的决定呢？”

五毒夫人道：“自然是造化城主的决定，我对他很了解，应该他决定的事，你最好不要插口如是你表现的太聪明，那不但对你无益，且将有害。”

水燕儿道：“所以，你一直深藏不露，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五毒夫人道：“我就是我。外面的伪装，只是为了要保护我自己，我如是使造化城主对我生出了一点怀疑，很可能早没有了性命。”

俞秀凡道：“夫人用毒之能，天下少有，湘西也有一片基业，造化城主虽然有绝世武功，但也未必能对抗你用毒之能。”

五毒夫人道：“别以为我是个很怕死的人，我这样活着很痛苦，我调制有各种奇毒，有一种奇毒，吃下之后，可以毫无痛苦的死亡。

那种药物，入口之后，不但没有苦涩之味，而且清香扑鼻，一个人吃下这种药物，由入口到死亡，不会感受到一点痛苦。我不怕死，也没有我个人留恋的人和事。所以，死亡不会给造成恐惧和痛苦，我所以要活着，是为了……”为了什么，她没有说下去，也没有人追问下去。

水燕儿突然微一躬身，道：“夫人，小妹误会了夫人很多，十分抱歉，这里给你赔礼了。”

五毒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有一件事，我必需要先说明，那就是一旦造化城主知道了我救了你们，内心中对我的恨怒之深，只怕要多你十倍。”

水燕儿道：“这么说来，你夫人从此以后，也无法再回造化城了？”

五毒夫人道：“何止是无法再回造化城，造化城主，必然会派出大批的杀手，追杀我的性命。”

俞秀凡道：“我倒希望他能多派出几批杀手追杀咱们。”

水燕儿道：“为什么？”

俞秀凡道：“因为，咱们歼灭了一批杀手，造化城主就会减少了一些实力。”

五毒夫人道：“诸位能这么相信我，我也可以和诸位同行行了。”

俞秀凡道：“有夫人同行，咱们在安全上，反而多了一份保障。”

五毒夫人道：“至少，你们不用担心别人对你们下毒。”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俞秀凡，桑花娘已经死去，咱们和造化城主的消息，可能会暂断一

些时间。但造化城主的耳目遍布江湖，咱们的行动，很快会落入造化城主的眼中，我觉着，这件事暂时以不泄露出去较好。”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接道：“我的意思是，咱们找一个人出来，假扮成桑花娘，赶着蓬车而行，至少，可以使造化城主，暂时无法了解咱们的详细内情。”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夫人的意见很好，只是，这桑花娘要何人改扮呢？”

水燕儿道：“我！我是就坐在蓬车中的人，扮作桑花娘最为合适。”

五毒夫人道：“燕姑娘，你应该明白，你也是造化城主最重视的人。一旦被他们发现异，必然是苦苦追查，咱们虽然在蓬车之中，但吃住之时，难免要上下蓬车，自然也难逃过人家的眼睛。”

俞秀凡点点头，道：“夫人说的不错，燕姑娘不能改扮桑花娘。”

水燕儿道：“桑花娘非我改扮不可，不过可以找一个女婢，改扮成我。”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这办法不错。桑花娘没有中毒，而且，对造化城主中事了解的很多，由燕姑娘改扮，那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水燕儿道：“就此一言为定。”

五毒夫人道：“你对银牌武士，了解有多少？”

水燕儿道：“这个，小妹知晓不多。”

五毒夫人道：“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

水燕儿道：“多谢指教。”

五毒夫人和水燕儿低声谈了几句，水燕儿不住地点头。计议停妥之后，埋葬了桑花娘。

一切都在极度的隐密下进行。

第二天，中午时分，四辆马车，离开了农庄。俞秀凡、颜成、汤兰，仍是骑马走在前面。水燕儿改扮成桑花娘，领着蓬车，当先而行。

五辆蓬车，一辆装满了黄金、珠宝，四辆中分坐着人。所有的蓬车行列，尽量的保持着离开造化城时的样子。

驾车剑士已死，就把后面四辆蓬车的套绳一一拴在前面的车上，好在，造化城主送的蓬车十分坚牢，拉车的健马，也是最好的马，都能自行控制，稍加牵引，行驰如常。

最后一辆车中，坐的是五毒夫人。

俞秀凡原想把这批人带往花无果处，求他大施妙手，解去这些人身中之毒，但五毒夫人背叛了造化城主，竟然下手解了这些人身中之毒，这就使得俞秀凡失去了目的，只觉天涯茫茫，不知道该去何处。对江湖形势，他知道的太少，认识人也太少，竟然想不出一个落足之地。

他很想碰见艾九灵，把这副千斤重担，交付给他，他觉着有些疲累不堪。他可以忍受肉体上很多的刀伤，痛苦，但这种责任感形成的精神压力，使他有着承受不起的感觉。他又很怕见到艾九灵，对造化城主签下的那份约书，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枷锁：

但俞秀凡究竟是读书万卷的人，尽管内心中彷徨无主，但他表面上还保持适当的镇静。

颜成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尽管俞秀凡保持着适当的镇静，但他却瞧出了一些征象，一提马缰，追上了俞秀凡，道：“俞少侠，咱们要行向何处？”

俞秀凡心中一片空茫，但颜成这一问，却逼出了俞秀凡一些机智，道：“找造化城中的人。”

颜成道：“造化城中的人？”

俞秀凡道：“目下只有这个办法，造化城主的耳目遍布，我想他必然会找上咱们，只要能见一个咱们就收拾一个。最好能说服他，使他们倒反造化城主，造化城多一个背叛的人，咱们就多一份力量，我长彼消。最坏的是咱们把他除去，也可以减去一份敌对之力。”

颜成笑一笑，道：“高啊！俞少侠，咱们这一股实力，确够强大，再加上五毒夫人的用毒之能，造化城主真想动咱们，至少也得出动它一半实力，但那是不太可能的事。”语声一顿，接道：“要不然，就是造化城主亲自赶来。”

俞秀凡道：“他一生设下陷阱害人，咱们也该用点手段对付他了。”

颜成道：“这是一条狠计，不过，也要看人而行，换一批人，用这样的同一个办法，那就不算高明了。”

汤兰道：“为什么？”

颜成道：“汤姑娘，咱们这一批人，不敢自诩是一批无敌剑士，但要找一批人来对付咱们，还真是不大容易。”

汤兰略一沉吟，道：“颜兄说的也是，找一个高过俞少侠的剑手，不太可能；找一个强过五毒夫人的用毒能手，更是难上加难；造化城主以残酷的手段，严密的统治了造化门中黑、白两道高手，但他却忽略了，那只是统治了一个人的身体，却无法统治他们的心。

一旦有机会，就会背叛于他。”

颜成道：“他训练了造化城中一批无敌死士，他也训练出一批反抗他的人才。”

几人边行边谈，健马到了一处三岔路口。

俞秀凡一勒经绳，健马停下。正想问问颜成，应该行往何处。

忽见人影一闪，一个高卷着袖管，赤着双足，肩着一把铁锄的大汉。

拦在了马前。

看上去这是十足的农人，而且他刚刚还在田中插秧。但看他飞跃的身法，却是第一流的轻功高手。

汤兰右手握着一把金针，冷冷说道：“干什么？”

那肩锄农夫一身傲气，竟然未理会汤兰，望望俞秀凡，道：“你是俞秀凡？”

俞秀凡道：“不错，朋友是……”

肩锄人道：“在下来自造化城，俞秀凡和敝城主订下的约书，不知是否还记得？”

俞秀凡道：“记得。”

肩锄人道：“那很好，咱们城主，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遣派在下等来此协助阁下一二。”

俞秀凡道：“朋友，准备如何协助在下呢？”

肩锄人道：“敝城主算无遗策，早已替俞少侠安排了一批效命的死士，你只要告诉五毒夫人一声，他们就会替你充当先锋，如是艾九灵杀死了这批人后，必然成强弩之末，俞少侠只要一出手，就可以取他性命。”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以后呢？”

第四十四回 初传密令 再现金牌

肩锄人道：“以后么，敝城主将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俞少侠重回造化城去，界以副城主的高位，共谋江湖大业。”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贵城主对我俞某人十分器重了。”

肩锄人道：“不错，视若副手，敬重异常。”

俞秀凡道：“只可惜在下还不知那艾九灵现在何处？”

肩锄人道：“这个，城主也想到了，所以，咱们受命帮助你俞少侠。”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你们得到了什么消息？”

肩锄人道：“有。在下探得了艾九灵的消息，特来禀呈阁下。”

俞秀凡道：“禀呈，那如何敢当？”

肩锄人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封口密筒，递了过去，道：“这上面说得很清楚，希望你按图追查，就可以找到艾九灵了。”突然转身，大步而去。

俞秀凡高声说道：“站住！”

肩锄人停下脚步，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派了多少支援我的高手？”

肩锄人道：“支援你的人，都在五毒夫人的手下控制，你告诉她一声就成了。”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那些人一个个如痴如呆，怎能派上用场？”

肩锄人道：“五毒夫人自有能力指挥他们，你交代一声就是。”

俞秀凡道：“那些人，一定听从五毒夫人的令谕么？”

肩锄人道：“不错。五毒夫人有着绝对控制他们的能力。”

俞秀凡道：“除了这一批人手之外，还有支援我们的人么？”

肩锄人道：“造化城主神威难测。如是俞少侠需要的时候，自会有人赶到。”

俞秀凡道：“阁下，你要不要留下来？”

肩锄人冷笑一声，道：“我还有很多要事，不能多留。”

俞秀凡道：“如是我要强把你留下呢？”

肩锄人怔了一怔，道：“你敢么？”

俞秀凡道：“为什么不敢？”

汤兰冷冷接道：“针钗汤兰的飞针，阁下想是早已听人说过了。”

这时，随后而行的蓬车也已赶到，假扮桑花娘的水燕儿，一收缓绳，停下了蓬车。

肩锄人望望汤兰，又望望俞秀凡，道：“桑馆主，五毒夫人何在？”

水燕儿道：“最后一辆蓬车之上。”

肩锄人冷冷说道：“你认识我么？”

水燕儿摇摇头，道：“现在不认识。”

肩锄人道：“那是说，你过去认识了。”

水燕儿闭口不答。

肩锄人大声喝道：“去！叫五毒夫人出来见我。”

俞秀凡一跃下马，手握剑柄，道：“我不想拔剑，但你必须决定，你是否愿留在这里？”

颜成笑一笑，道：“如是我的推想不错，阁下是千里使者。”

肩锄人哈哈一笑，道：“不错，你是什么人？”敢情，他竟然不识颜成。

颜成道：“论我在造化城中的身份，也不算太差，五刑院主颜成。”

肩锄人道：“听说过。”

颜成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阁下可否多想想。”

肩锄人道：“我要见五毒夫人之后，咱们再谈条件。”

但见车帘启动，五毒夫人飞身而出，道：“我在此地，有何见教？”

肩锄人一听口气，就不禁一呆，道：“夫人，还记得区区么？”

五毒夫人道：“千里使者，双腿之能，快逾奔马，能连走千里，不进滴水。就算千里马，也难及得，”

肩锄人道：“夫人，还能控制大局么？”

五毒夫人道：“除非服用解药，他们无法恢复神智。”

肩锄人吁一口气，道：“那很好，在下是受城主之谕，下书而来。”

五毒夫人道：“书信呢？”

肩锄人道：“已交给了俞秀凡。”

五毒夫人道：“那和我无关了。”转身欲去。

肩锄人急急叫道：“夫人留步！”

五毒夫人缓缓回过身子，道：“你还有什么见教？”

肩锄人道：“城主要在下关照夫人一声，要全力协助俞秀凡，击杀艾九灵。”

五毒夫人道：“哦！”

肩锄人道：“此刻，在下即刻回去复命。”

五毒夫人道：“请便！”

肩锄人道：“可是，俞秀凡不让我走。”

五毒夫人道：“那是你的事了。”

肩锄人冷笑一声，道：“要夫人助在下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我又管不了俞秀凡，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

肩锄人道：“派两个人，拦他一拦，在下只要能到五丈开外，我相信他就无法追得上我了。”

五毒夫人道：“俞秀凡剑如闪电，我如派人助你，可能会使他们在俞秀凡的剑下丧生，这笔账划不来，恕难从命。”

肩锄人怒道：“五毒夫人，在下见着城主之后，要据实奉告。”

五毒夫人接道：“问题是你如何才能见得到他，你没有机会了。”

肩锄人怒道：“五毒夫人，你是不肯管了？”

五毒夫人道：“要我管也行，你吃下这粒药物，我保你平安无事。”

右手微抬，一粒丹丸，直飞了过去。

肩锄人左手一伸，接住了丹丸，道：“这是什么药物？”

五毒夫人道：“无忧丹，你吃了之后，就变的和他们一样，无忧无惧。”

肩锄人道：“迷乱神志的药物？”

五毒夫人道：“不错。”

肩锄人道：“这种药物，我如何能吃。”

五毒夫人道：“为什么不能吃，人家也是造化城中人，你和他们有何不同？”

肩锄人道：“夫人，你好像变了？”

五毒夫人道：“吃下去，至少你眼前可以保住性命。”

肩锄人道：“如是我不吃呢？”

五毒夫人道：“你如自信能逃过俞秀凡的快剑，那就不用吃了。”

肩锄人冷冷说道：“情势迫人，在下只好放手一拼了。”

突然一招“横扫千军”，手中长锄，疾向俞秀凡扫去。

俞秀凡拔剑一挥，但见寒芒闪动，肩锄人手中木质锄柄，连断三截，跌落实地。肩锄人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剑法，不禁一呆。

俞秀凡还剑入鞘，冷笑一声，道：“阁下，如若自信能逃得了，那就请走吧！”

肩锄人叹息一声，道：“夫人，你是否已经背叛了城主？”

五毒夫人道：“我想，你猜对了。”

肩锄人突然大喝一声：“罢了！罢了！”反手一掌，自向天灵穴上拍去。

俞秀凡突然疾出右手，扣住了肩锄人的右腕，道：“阁下，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五毒夫人左手一抬，端住了肩锄人的下额，右手一弹，一粒丹丸，投入了那肩锄人的口中。

那丹丸入口即化，流入咽喉。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你现在可以走了。”

俞秀凡也放开那肩锄人的右腕。

肩锄人突然大喝一声，转身而去。只见他越跑越快，转眼之间，跑的踪影不见。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这人跑的好快。”

五毒夫人道：“他号称千里使者，真有日行千里脚程。”

俞秀凡道：“把轻功练到了这等境界，实也不容易的事。”

五毒夫人道：“他跑不远。一顿饭工夫之内，药性就要发作。”

俞秀凡道：“那药性发作之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五毒夫人道：“发作之后，失去记忆，只听一种声音指挥。”

俞秀凡道：“唉！看来，这用毒也是一种很大的学问。”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咱们走吧！”

俞秀凡道：“不理睬那千里使者了么？”

五毒夫人道：“不用了。他们不会从他口中间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咱们是不是要照着这书信上的吩咐去看看那艾九灵？”

五毒夫人道：“不一定要见艾九灵。但咱们得照着这书信上的吩咐行事。”

俞秀凡道：“夫人，这封书信之上，不会有诈么？”

五毒夫人道：“目前还不会。不过，很快会被造化城主发现。”

俞秀凡未再多问，翻身上马。蓬车又向前行去。果然是照着那书信上指示而行。

出人意外的平静，两天的行程上，竟然未遇到任何的事故。

俞秀凡暗自计算行程，如若再走上一天，很可能就会赶到艾九灵的宿住之处，不觉心中紧张起来。

但他仍然忍下了心中的焦虑，没有多问。

直到第三天中午时分，俞秀凡实在忍耐不住，才招来了五毒夫人，问道：“夫人，咱们快到那书信上指定之处了。”

五毒夫人道：“是，如是那千里使者没有骗咱们，太阳下山时分，咱们就可能赶到了那封信上指定的地方。”

俞秀凡道：“夫人，咱们真的要去找艾大侠么？”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不去，如若一个时辰之后，还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就应该改道了。”

俞秀凡道：“改道，到哪里去？”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是心机极深又充满着自信的人，他喜欢弄险，常常把事情安排在最后的时刻。所以，咱们要撑下去。”

俞秀凡忽然发觉，五毒夫人不但是一位很有心机的人，而且也是一位极善应付变双的人物。淡淡一笑，接道：“咱们撑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五毒夫人道：“最坏的结果自然是见到艾九灵。不过，那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事，你见到艾九灵，但艾九灵却未必能见到你。”

俞秀凡道：“这话在下就不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很简单，你只要把‘俞秀凡’隐藏起来，艾九灵自然就见不到你了。”

俞秀凡道：“多谢指教。”

五毒夫人道：“咱们也可能遇上造化城主摆下的陷阱，那可能要有一场恶斗苦拼，咱们也可能会有一些伤亡。”

俞秀凡道：“动手搏杀，自是难免有伤亡之事，但在下相信有你夫人主持其事，就算咱们有伤亡，那也是伤亡很轻微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俞少侠夸奖。”

俞秀凡又发觉了五毒夫人一项特长，那就是临危不乱，沉着无比。

忽然举起右手，理一理鬓边的长发，五毒夫人微笑说道：“咱们走吧！”转身登上蓬车。

颜成笑一笑，道：“俞少侠，你改扮过自己没有？”

俞秀凡摇摇头，道：“在下一一直以真面目在江湖上走动，没有改扮过。”

颜成道：“在下身上有一副人皮面具，但不知俞少侠是否要用？”

俞秀凡道：“拿过来瞧瞧吧！”

颜成取出人皮面具，递了过去。

那是一张四十多岁的面孔，而且制造的十分精巧，俞秀凡瞧看了一阵之后，道：“唉！”

人皮面具，可以遮住一个人的脸，但却无法遮住一个人的心，戴上它，又有何用？”

颜成笑一笑，道：“俞少侠，你如躲入了蓬车之中，遮去双目，真的瞧不到艾九灵，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俞秀凡道：“试试看吧！我尽力而为，如是实在忍耐不住，那就只好出而履约了。”

汤兰低声说道：“俞少侠，你看，五毒夫人这做法，是不是一个圈套？”

俞秀凡缓缓说道：“不知道，江湖上太过险诈，在下实也无法分辨了。”

汤兰道：“照目下的情形看，不无可疑，所以，咱们要戒备一下。”

颜成道：“问题是蓬车中人，他们会不会听从五毒夫人的话。”

汤兰微微一笑道：“这个，颜兄可以放心，至少有一半人不会听她的话。”

颜成道：“姑娘，别忘了那五毒夫人是一位用毒的高手，她能使同车中人，不知不觉的身中奇毒，如若他们中了毒，那就非听五毒夫人不可了。”

汤兰道：“她只坐在一辆蓬车之中，纵然下毒，也只那一辆车了。”

俞秀凡道：“照我的看法，五毒夫人不会又生悔意，咱们不用太过多心了。”

汤兰吸一口气，道：“多一份小心，总是好些。”

这时，假扮桑花娘的水燕儿，突然一收纪绳，整个蓬车突然停了下来。

耳际间，传来了水燕儿的声音，道：“汤姑娘，停下来！”

汤兰一收马缰，道：“什么事？”

俞秀凡也收住了坐骑，回头望着水燕儿。

水燕儿道：“前面十丈处，有一片林木，内有埋伏。”

俞秀凡道：“真的么？”

水燕儿道：“不错。造化城中的事，十之八九瞒不过我。”

俞秀凡道：“姑娘能够说出什么样的埋伏么？”

水燕儿道：“大约是暗器手和一些剑士，但什么人领队，我就猜不出了。”

俞秀凡道：“咱们应该如何？”

水燕儿低声道：“告诉五毒夫人，由她出面对付。”

俞秀凡道：“在下怎能坐视？”

水燕儿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江湖中事，有些地方，用不着太过认真。”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儿接道：“小妹的意思是，俞兄请把此事交给了五毒夫人，俞兄能够不同就不用多问了，”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好吧！在下这就去请五毒夫人。”

但见人影一闪，五毒夫人已停在俞秀凡的身前，道：“不用请了。我已经来了，俞少侠有什么吩咐？”

俞秀凡道：“不敢当。前面一片杂林中，有埋伏，此事请夫人查看一下如何？”

五毒夫人回顾了水燕儿一眼，道：“这可是水姑娘的意见么？”

俞秀凡道：“夫人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么？”

五毒夫人道：“没有。我去查看一下，”举手一招，道：“来吧！”

两个年轻少女，疾奔而来。是五毒夫人的两个年轻女婢。

轻轻吁一口气，五毒夫人微笑道：“俞少侠，如若是咱们不能生擒，是否全数杀死？”

俞秀凡道：“这个，我看由夫人决定了。”

五毒夫人道：“好！俞少侠请稍候片刻，我带着两个女婢去去就来。”带着两个女婢，直向杂林奔去。

俞秀凡想不到事情竟然如此简单，回顾了水燕儿一眼，道：“燕姑娘，这五毒夫人，怎会如此听话？”

水燕儿笑一笑，道：“听话还不好么？”

俞秀凡道：“好是好，不过，我觉着有些很奇怪？”

水燕儿道：“什么奇怪？”

俞秀凡道：“她答应的太快了，答应的没有一点犹豫。”

水燕儿道：“你不了解五毒夫人的为人，她对造化城中的情势，了解的根深，应该如何对付，她心中会有分寸。”

俞秀凡道：“燕姑娘，那些埋伏在杂林中的人，是不是造化城中的人？”

水燕儿道：“俞兄，你带着这一批人，在江湖上行动，老实说，除了造化城中的人手之外，不论那一个门派，要动咱们，也得仔细的想上个三天三夜。”

俞秀凡哦了一声，凝目向杂林望去。但见五毒夫人带着两个女婢，直扑入杂林之中。

不闻呼喝之声，也不闻兵刃相撞的声音。片刻之后，五毒夫人带着两个女婢，又匆匆行了回来。

俞秀凡低声道：“夫人，林中可有埋伏？”

五毒夫人道：“有。”

俞秀凡道：“几个人？”

五毒夫人道：“二十四个。”

俞秀凡道：“可都是造化城中的高手？”

五毒夫人道：“那要看怎么一个解释法了，如若以武功而论，他们谈不上高手，但他们都是暗器名手。”

俞秀凡道：“夫人怎么处置了他们？”

五毒夫人道：“全部处死了。”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夫人好快的手脚，二十四个人，你一下全杀死了么？”

五毒夫人道：“不错，全数死了。”

俞秀凡道：“你用的什么手段，一举杀死了所有的人。”

五毒夫人道：“我杀人，自然是用毒了。”

俞秀凡道：“他们没有施用暗器反击么？”

五毒夫人道：“哼！他们若是一见面就出手，只怕我和两个女婢，也不能全身而迟了。”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他们站着不动让你杀了。”

五毒夫人道：“那也不是。一则是他们对我有些害怕，不敢对我下手；二则是我也用不着一个一个的去杀他们。”

俞秀凡道：“夫人是如何杀了他们呢？”

五毒夫人道：“我们最大的本领就是用毒，而且一出手，可以对付数十个人。”

俞秀凡道：“原来如此。”

五毒夫人道：“他们都中了剧毒，而且，早已气绝而逝了。”

俞秀凡道：“夫人高明极了。”

五毒夫人道：“不敢当。”

俞秀凡道：“夫人，在下现在才知道夫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夸奖了。”

俞秀凡道：“在下佩服的不是你的用毒之能，佩服的是夫人的气度，把是非明辨于内心之中。”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我是不容言谈的人，而且，我也是不喜欢讲话

的人。”

俞秀凡道：“大智若愚。”

五毒夫人道：“那也是实逼处此，因为，造化城主太能干了。他不但在武功上有所成就，而且在智谋拓略上，也非常人能及，言多必失，所以，我一直对自己警惕着。”

俞秀凡道：“夫人，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现在，咱们应该退回去了。”

俞秀凡道：“好！”回顾了颜成和汤兰一眼，道：“咱们走吧！”

几人掉转了马头、蓬车，又向另一个方面走去。

颜成一提经，追了上去，道：“俞少侠咱们要不要派两个人到那杂林中看一看？”

俞秀凡摇摇头，道：“不用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她解决了咱们的问题，用不着对她怀疑了。”

颜成道：“俞少侠，江湖上事，不能太过相信。”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已对五毒夫人多了一份了解。不论是真是假，她都会杀死那些人。如是假的，她怕咱们查，加若是真的，她又非杀死他们不可。”

汤兰点点头，道：“公子说的不错。”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五毒夫人像匣中之剑，已然露出了锋芒，是朋友对咱们帮助很大。”

颜成道：“如若是敌人呢？”

俞秀凡道：“如若是敌人，咱们也可以借此机会利用她一下，让他多杀一些造化城中的人。”

汤兰道：“不错，这一点，咱们倒没有想到，看来公子的锋芒，也出了剑匣。”

俞秀凡笑一笑，道：“汤姑娘，有五毒夫人在此，咱们只要对付五毒夫人一个就行了，如是没有五毒夫人，咱们要防止造化城主很多的暗袭，有了五毒夫人，咱们只要防她就行了。”

颜成道：“公子说的对，咱们对五毒夫人尽量信任，但咱们内心，要对她有一份警惕的准备。”

俞秀凡笑一笑，道：“颜兄，五毒夫人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咱们虽然要防她，但不能流露出来。”

颜成道：“这个，咱们会小心一些。”

谈话之间，突闻一支响箭，破空而至，带一种凌厉的金风。

俞秀凡一勒马绍，停了下来。蓬车也随着停了下来。

水燕儿飞身而起，落在了俞秀凡的身侧，道：“俞少侠，看到了那支响箭么？”

俞秀凡道：“看到了。”

水燕儿道：“你在江湖上行动不久，对这响箭的作用，很了解么？”

俞秀凡道：“不大了解。”

水燕儿道：“这支响箭，和一般的响箭还有些不同。”

俞秀凡道：“哪里不同？”

水燕儿道：“这是造化城中的响箭，而且，是一种警告的响箭。”

俞秀凡道：“哦！”

水燕儿道：“这一支响箭之后，还会有第二支响箭射来。”

俞秀凡道：“代表什么？”

水燕儿道：“第一支响箭，只是一种信号，第二支响箭，才是告诉你来的是什么人？”

俞秀凡道：“我们局外人，能够听懂这些响箭么？”

水燕儿道：“听不懂。这些响箭是专门对付我们的。”

俞秀凡辽未来得及答话，五毒夫人匆匆行了过亲，道：“俞少侠，可能会有一场很凶厉的搏杀，恐怕咱们这个隐密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水燕儿道：“夫人，告诉他们了没有。”

五毒夫人道：“我已经告诉他们，都已经有了准备。”

但闻第二支响箭，破空而至，带来了一种很奇怪的呜呜之声。

五毒夫人叹息一声，道：“是造化城主来了，”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造化城主来了。”

五毒夫人道：“不错。他本来就是多疑的人，一发觉征象不对，就亲自赶来此地。”

俞秀凡道：“咱们要如何应付？”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准备如何应付呢？”

俞秀凡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全力和他一战。”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他现在还是半信半疑，未必知道的十分详尽，但如你下令和他一战，那就算泄露了咱们全部的隐密。”

俞秀凡道：“对于江湖上的奸诈手段，在下自知了解太少，所以才请教夫人决行了。”

五毒夫人道：“决行不敢当，你是咱们这一群人中的瓢把子，自然，一切事务都要听从你的令谕行事，就算是错了，也要一错到底。

事实上，天下也没有绝对的错事，只要能注意修正，很多事都可能因错而成……”

这几句话，似是含有玄机，俞秀凡听得似懂非懂。第三支响箭，又划空而过，这使得俞秀凡无暇多问。

五毒夫人沉声接道：“不错。响箭的声音，确是造化城主大驾亲临，但我不相信他会亲自赶来。”

俞秀凡道：“难道还会有假的造化城主不成？”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有很多的化身，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替身，代他出巡江湖。”

俞秀凡道：“哦！”

谈话之间，突闻轮声辘辘，一辆高大的篷车，疾驰而来。这是罕见的一辆篷车，充满着一种高贵。神秘。

十六匹健马拖行，篷车四周，都被黄绞帛起，八个车轮，也都被黄绞遮去了一半，只见到半只轮子。大篷车上面较下面小，有如一座宝塔一般，似乎是篷车分了层数。

五毒夫人道：“燕儿！是他乘坐的篷车，到处是机关、埋伏的篷车，记着，不能到距篷车三丈以内的距离。”

水燕儿道：“我不相信真是他赶来了”

五毒夫人道：“就算不是他，也是造化城中一位很重要的人，冒他之名而来。”

水燕儿道：“他可是已知道咱们背叛了他”五毒夫人道：“我想，他还在信疑参半之中。”

但见黄绞启动，一面金牌，飞出车外，噗的一声，落在地上。

“那金牌落地之后，竟然竖立在地上。金牌上用朱砂写了一个大红字“参”。

五毒夫人望了那金牌一眼，脸色微变，但她还保持着外表的镇静。水燕儿回顾了俞秀凡一跟，欲言又止。那金牌带过来一股奇寒之气，似乎是一下子把所有的人与物，完全给冻了起来。一时间，一片静，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只听那高大的篷车中，传出了一声冷笑，道：“你们看到了金牌么？”

俞秀凡本来想等那五毒夫人应付，但那五毒夫人却是一语不发。水燕儿假扮了桑花娘，更是不便于说话。

俞秀凡轻轻咳了一声，道：“看到了。”

车中人哦了一声，道：“看到了，为什么不对车参拜。”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车上何许人，在下何许人，为什么在下要对车参拜。”

车中人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不是本门中人，见牌不拜也罢了，但五毒夫人应该知道规矩。”

俞秀凡道：“你是造化城主？”

车中人道：“要五毒夫人答话。”

俞秀凡道：“五毒夫人也不是造化城中的人。”

车中人道：“哦！俞少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这里的人，包括五毒夫人在内，都是在下向造化城主来的人。这些人，不但已听我之命，而且也为我所用，阁下如若真是造化城主，那就不该有此一问。”

车中人未再理会俞秀凡，却高声说道：“五毒夫人，你如何决定，怎的避不作答？”

五毒夫人叹了一口气，道：“我觉着俞少侠说的不错。”

车中人道：“哦！”

五毒夫人道：“城主既然把咱们送给了俞少侠，自然，他算得咱们的上司了，咱们听他之命，那也不算有错了。”

车中人道：“看来，你果然是背叛了造化城。”

俞秀凡道：“他们受造化城主之命，为在下效力，怎么说背叛了造化城主？”

车中人道：“这么，水燕儿等一批人，也都服用过你的药物了？”

这几句话，至少暴露了一件事，那就是桑花娘的死亡，还未传出去。

五毒夫人道：“他们都很好。”这句话答复的很含糊，正反两面都可以说得过去。

车中人又传出一声冷笑，道：“五毒夫人，这就是你给城主的答复么？”

五毒夫人道：“不错。除此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答复了。”

车中人道：“你现在是否还肯听城主的令谕？”

五毒夫人道：“这个，要看城主如何吩咐了。”

车中人道：“五毒夫人叛意明显，律应处死。”

说了半天，敢情这说话的人，并不是造化城主。但听口气，造化城主

显然也在这高大的篷车之上。

忽然间，车帘启动，飞落下一个全身红衣的人。这红色衣服，不知是何物，但却非棉非绢。

红衣人脚落实地，立刻转向五毒夫人，道：“你自绝，还是要我动手？”

五毒夫人道：“血影剑卫？”

红衣人道：“不错。”

五毒夫人道：“久闻血影剑卫之名，但却从无缘一见，今日有幸一会了。”

红衣人道：“咱们见过夫人，也知道夫人用毒之能。”

五毒夫人道：“夸奖，夸奖。”

红衣人道：“夫人虽有用毒之能，但血影剑卫的特点，就是不怕毒药。”

五毒夫人道：“我除了用毒之外，自信在武功上还可以和你动手一战。”

红衣人道：“夫人还有如此豪气？”

五毒夫人道：“听说血影剑卫才是造化城主的真正护卫，不过，我还是不相信城主真的到了此地。”

第四十五回 血影剑卫 步步凶险

红衣人道：“夫人如何才肯相信真的是造化城主驾到了呢？”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现身出来，让我瞧瞧。”

红衣人怒道：“五毒夫人，你好大的胆子。”

五毒夫人道：“本来，造化城中除了城主之外，任何人都不足以使我生出敬畏之心。如非造化城主亲身到此，凭一个血影剑卫，也要我低头认罪么？”

红衣人怒道：“你既知血影剑卫是城主的真正护卫，就该相信城主确已到此？”

五毒夫人道：“既然到此了，现身一见，有何不可？”

红衣人突然一瞪双眼，不停地互搓双手，一面高声说道：“五毒夫人，你出言无状，藐视城主，本护卫要擒你定罪，你是要束手就缚还是要出于反抗？”

五毒夫人道：“我认为你假传城主令谕，不能从命。”

红衣人道：“放肆！”突然飞身而起，扑向了五毒夫人。

就在他飞身而起的同时，一道白芒，疾闪而出，刺向了五毒夫人。

俞秀凡忽然间，拔剑击出，迎向了红衣人。但闻当的一声，兵刃相击，两条人影同时落地。

俞秀凡的长剑紧握在手中。那红衣人手中，也多了一柄软剑。

红衣人冷笑一声，道：“五毒夫人，你为何不敢出手？”

俞秀凡道：“用不着她出手。”

红衣人道：“看来，五毒夫人确已和阁下合在一处了，背叛了本门。”

俞秀凡笑一笑，道：“她说不上背叛，因为，贵城主已把她拨给了在下。”

红衣人道：“俞秀凡，咱们奉有令谕，不和阁了动手。”

俞秀凡道：“为什么？”

红衣人道：“因为要自下你的性命，履行约定。”

俞秀凡道：“要我火拼艾九灵艾大侠。”

红衣人道：“那约定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们两个人火拼，不论何人死于何人之手，都会留给江湖上一个是非难以定断的评论。”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世上不如人意事十之八九，造化城主设计虽好，只怕很难如他之愿。”

红衣人冷笑了一声，道：“你在那份约书上打下手印，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事了，阁下如不履行那份约定，我们城主，只要把那份约书，公诸于世，阁下还有何颜立于人世？”

俞秀凡冷冷说道：“但在未遇艾九灵艾大侠之前，却叫在下先遇上了阁下。”

红衣人道：“遇上了我，你又能怎样？”

俞秀凡道：“很不幸的是，在下胸藏着很重的杀机。”

红衣大汉道：“就算是胸藏杀机，只怕未必能杀得了人。”

俞秀凡道：“试试看吧！阁下是首当其冲的人。”长剑挥动，连攻三剑。

红衣大汉手中软剑，有如灵蛇摆尾，竟然把三剑完全封闭开去。

俞秀凡点点头，道：“血影剑卫，果然是有些道行。”

接过俞秀凡三剑，红衣人已觉着遇上生平未遇的高手，这三剑势道之快，力量之强，直叫人招架不易。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三招交接，红衣人已自知难是对方之敌，突然发出一声清啸。但见人影闪动，那高大的篷车上，一连飞落下三个红衣剑士。三个人手中都握着长剑。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到齐了。血影四剑卫。”

四个红衣人穿着的衣服一般，身材也差不多，脸上也被一顶连身的掩颊的帽子遮着，除了最先现身的红衣人执着一把软剑之外，这三人，都执着一样的长剑。

更清楚一点说，这只是四个穿着红衣的人，根本无法把每个人分辨出来。

俞秀凡长剑斜斜指向半空，道：“四位一齐上吧！”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不用太大方，血影四剑卫，合搏之术，威力无穷。咱们既然有人可以对付他，为什么要接受他们的合攻？”

俞秀凡笑一笑道：“夫人，我要磨练自己，考验自己。我必须利用造化城中高手，磨快我的剑，坚强我的心。”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好！我们为俞少侠掠阵，需要我助拳的时候，招呼我们一声。”

俞秀凡点点头。

五毒夫人道：“他们身上衣服，刀剑难伤，毒药难侵，只有他们的的双目和握剑的双手，是其弱点。”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多谢夫人指点。”长剑一振，划出了一圈银虹，接道：“四位可以出手了！”

四个红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间，四剑并出，分由四个方位攻了过去。

由于取位的准确，四把剑交错如一道严密的网，合罩而下。俞秀凡长剑斜举，忽然间，急搅而出，长剑洒出了一片剑花。这一招“百花怒放”，

乃惊天剑法中一记绝学。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传入耳际。四支交错而下的长剑，俞秀凡一剑震开。

这一记防守绝招，不但使得四个红衣人大感意外，也使得旁侧观战的五毒夫人心中一震。她觉着这四剑交合之力，如是加诸自己的身上，势必非遭活活劈死不可。但俞秀凡却能在一招之下，把四支剑完全封开。单是这一剑，就足见是不凡的功力。

五毒夫人内心中生出无比的敬佩，长长吁一口气，道：“看来，俞少侠用不着咱们帮忙。”

汤兰道：“血影剑卫身上的衣服，刀箭不入，百毒难侵，咱们就算想帮忙，也帮不上忙。”

这时，场中又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局面。原来，四个红衣人彼一剑封开了攻势之后，立刻又布成合围之势。但是包围圈的距离，却大了很多。四个人又开始慢慢向前合拢。

颜成低声说道：“夫人，俞少侠震迟了四人之后，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向四人攻袭。却甘愿让四人再度围攻。”

他哪里知道，俞秀凡那一招“百花怒放”，贯注了全身的功力，虽然一剑把四人展开，但也耗去了他全身的功力，必需运气调息一阵，才能有对敌之力。

但见四个红衣人齐齐大喝，第二度跃飞而前，四剑交合，劈了下来。这一次，和上次完全一样，四支剑由四个不同的方位布成了一个剑网，直罩下来。

俞秀凡大喝一声，挥剑而出，仍是一招“百花怒放”。长剑洒出了一片剑花，当的一声，仍然把四个人给震退开去。

片刻之后，四个人又一次合攻，双方仍用着一样的剑式，一样的结果，四个红衣人仍然被一剑震开，仍然布成了合围之势。别人看来，心中有些不太明白，觉着那些人为什么一招，彼此的剑式完全下变。

事实上，这是血影剑卫合搏之木中最厉害的一招。

俞秀凡用的一剑，也是唯一能拒挡四人合击的一招。

但在双方一招拼力之后，彼此都已用尽了全力，都已无再攻敌人之能。位就是在一招硬拼之后，双方都无法立即再动手的原因。

但观战的人，却是一点也想不到的。

五次合击，未能得手，四个血影剑卫已知道了自己无能胜得强敌，虽布成合围之势，却未再出手。

双方相待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对四个红衣人而言。

这是很大的失策。

这一盏热茶工夫，他们固然得到充分的调息，但也给了俞秀凡反击的机会。

但见寒光闪动，俞秀凡长剑幻起了四道寒芒，分向四个红衣人攻去。明明是一支剑，但这四个红衣人却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虚招。四个人同时大喝一声，挥起长剑，封挡剑势。但见寒芒闪动。

一片剑芒，却桶向了那手执软剑的血影剑卫的领班身上。但闻一声惨叫，那手执软剑的血影剑卫领班，握剑的右手，四指落地，鲜血喷出。

五毒夫人低声赞道：“好剑法！”

俞秀凡长剑疾起，寒芒刺中那红衣的前胸。

那红色的衣服，果然有避刀剑之能，剑上力道，把他震退了两步，但却没有刺入肌肤。

另外三个红衣人，一招封空，收住剑势时，俞秀凡已倒转攻向三人。这一次，俞秀凡完全占尽先机，长剑展开了惊天剑法，逼的三十红衣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四个红衣人中的一个，断指弃剑，受伤不轻，合併之木，也受了很大的限制。俞秀凡的剑势，也就更显得矫如游龙，纵横自如。不大工夫，三个红衣人连连中剑。

他们衣服可避刀剑，虽然各中数剑，都没有受伤。不过，俞秀凡手中强烈的内劲，也使得中剑处，筋骨酸痛；俞秀凡剑上的力量，愈来愈强，中剑人常常被震退数步。

又斗数十合，三个红衣人，已各自中剑十次，伤处虽未见血，但强烈的剑气，已震的三人消失了抗拒之力。俞秀凡眼见时机已到，正待削去三个红衣人的握剑手指……

突听一声大喝，传了过来，道：“住手！”

一条人影，由那高大的篷车上飞跃而下。一回乌云般的黑影，直罩下来。

俞秀凡不知何物下罩，不敢用剑反击，一提气倒退八尺。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白髯老人，耕执着一个鱼网。那鱼网笼罩之处，约有五尺方圆。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哼！想不到你这飞网翁，还括在世上。”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老夫是活的久了一些，今年整整一百零七岁，不过阎主不要，小鬼不来拿，老夫就是想死，也死不了。”

五毒夫人道：“我可以给你一种药吃，让你立刻死亡，四个时辰之内，身体化成一滩清水。”

飞网翁急急一收鱼网，向后退了两步，道：“老夫这网上，满是倒钩毒刺，中人之后，大约也不大好受。夫人要在下能够中毒的距离之内，我相信你也逃不过老夫这飞网。”

俞秀凡已看清楚了那黑网形体，和打鱼的网儿一样，只不过稍为密了一点。

缓缓向前行了两步，俞秀凡缓缓说道：“这个网真的能够网人么？”

飞网翁道：“网在老夫的手中，哪个不相信，何不过来试试？”

俞秀凡点点头，道：“不错，在下正准备要试试。”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小心，这老儿飞网之技，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

俞秀凡道：“就算是吧，在下也要见识一番。”

五毒夫人见识了俞秀凡的剑术，听他如此说，想是已有把握，也就未再多言。”

飞网翁目光一转，只见四红衣血影剑卫，已然飞入篷车之中。

当下冷笑一声，道：“很好，很好！阁下可要试了？”

俞秀凡道：“正要如此。”

飞网翁道：“来吧！阁下先出手。”

俞秀凡长剑平胸，缓缓向前行去。飞网翁也很沉得住气，双目盯注在俞秀凡的剑上，也不肯轻易出手。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用于中的鱼网对敌，俞秀凡内心之中也有些紧张，向前进的速度很慢。

飞网翁却是已将那整个鱼网收入右手中。

那鱼网也不知是何物作成，展开时可笼罩五尺方圆一片地方，但收入了手中，只可握上一把。

忽然间，俞秀凡长剑探出，刺向那飞网翁的右腕。他出剑的手法太快，快的飞网翁无法撒开手中之网。

那知飞网翁左手一扬，一片黑影，罩了下来。

原来，他左手之中，还握着一只鱼网。这一下，大出了俞秀凡的意料之外。

如若俞秀凡的右手长剑不收，可能会一剑斩下飞网翁的右手。

但那飞网翁左手飞出的鱼网，也可能一下子套中了俞秀凡的人。

权衡轻重，俞秀凡不得不收了长剑，疾退六尺。

这左手鱼网小了一些，张开只可笼罩三尺大小地方。这一回合，两个人未分出胜负。

飞网翁吁一口气，道：“好快的出剑手法！老夫活了一百零七岁，还没有见过这的快剑。幸好老夫有两只手，两张网，如是只有一只手，只能用一只网，只怕早已被你一剑斩了下来。”

俞秀凡冷冷说道：“在下也有两只手。”

飞网翁道：“但你只能用一把剑。”

俞秀凡道：“用剑的人很多，我可以借用一把。”

飞网翁道：“就算能用两把剑，但你左手剑法，决无法赶上右手一般的快速，老夫这两张网，却能用一样的速反网人。”

五毒夫人道：“飞网翁，别忘了，这地方，除了俞秀凡外，我们还有很多人。”

飞网翁道：“很多人，难道你们还能以多为胜不成？”

五毒夫人道：“为什么不能。刚才四个血影剑卫，合攻俞少侠一个人时，你们为什么不讲单打独斗呢？”

飞网翁道：“血影剑卫和老夫怎能相提并论？”

五毒夫人道：“叫叫你半途插手，只怕那血影剑卫早已伤在那俞秀凡的剑下了。”

飞网翁道：“那样巧么？老夫看他们搏斗甚久，不分胜负，再打下去，也是无味的很。”

五毒夫人道：“我们要胜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是你们先开始群攻群打，又不是由我们开始。”

对五毒夫人这等硬软不吃的方法，飞网翁真还感觉到无法应付。不禁微微一怔，道：“五毒夫人，你可知道城主也在篷车上么？”

五毒夫人道：“他把我当货品一样，送给别人。又不是我背叛了造化城主，就算他坐在车上，我也不怕。”

飞网翁道：“你真的不怕么？”

五毒夫人道：“不怕就是不怕。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造化城主不在车上。”

飞网翁道：“所以你才敢如此放肆。”

五毒夫人道：“飞网翁，你这么一把年纪了，竟然还没有是非之分。”

飞网翁道：“你竟敢如此藐视城主，老夫要让你见识一下。”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好！你叫他下来，我就先杀了他。”

飞网翁双目圆睁，怒道：“五毒夫人，就老夫所知，城主对你不薄。”

五毒夫人接道：“不错。造化城主对我之厚，相信比你飞网翁优厚很多。”

飞网翁道：“那你为什么要背叛城主？”

五毒夫人道：“我已经说的很清楚，我在造化城主手下时，自然要对他忠实；现在，他把我送给了俞秀凡，我自然要对俞秀凡忠实了。”语声一顿，接道：“飞网翁，你如是觉着话够了，今天可以死。”

飞网翁接道：“老夫为什么要死？”

五毒夫人道：“因为俞少侠要你死；我要帮助他杀死你。”

飞网翁道：“我还不愿死，至少还有撤退的力量。”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走。不过，你要立刻走，再晚上一刻，你就可能走不了啦！”

加翁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因为，只要俞少侠一出剑，我就出手。那只是一刹那间的工夫，你阁下再想活，那就没有机会了。”

飞网翁突然飞身一跃，跃上了高大的篷车，消失不见。

俞秀凡实在想不到，就是这几句话，竟然会把飞网翁给吓了回去。笑一笑，道：“夫人，这是怎么回事？”

五毒夫人道：“我想造化城主，决不会在车上。”

俞秀凡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如是造化城主真的在车上，他们决不敢这样轻而易的返回篷车。”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很严格，尤其是对临阵脱逃的人，更是处罚极重，是么？”

五毒夫人道：“不错。临阵退缩，在造化城中是死罪。”

俞秀凡道：“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很简单，我已经明显的背叛了造化城主，从此之后，他们不用再对我怀疑。此后，咱们可能遇上的麻烦那就更多了。”

俞秀凡道：“夫人，能否说明一下，什么样的麻烦么？”

五毒夫人道：“很难说。反正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俞秀凡道：“暗中算计！”

五毒夫人道：“火攻、水淹、陷陕、杀，咱们都可能遇上。所以，从此刻起，咱们要特别的小心才行。”

俞秀凡道：“夫人，既然你已经正式揭开了面具，那也不用再隐密什么了？”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不行！我虽然已明显的背叛了造化城。

但他们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俞秀凡道：“你是说，金钊翁一班人。”

五毒夫人道：“不错，这些人只要不露面，造化城中的人就不能确定他们身上之毒，是否已经除了。”

俞秀凡道：“这个也很重要么？”

五毒夫人道：“很重要。飞网翁的逃走，并不是完全怕我们两个。”

俞秀凡道：“那是说，他怕车中的人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他们身中奇毒，不但打起来全力以赴，而且，武功也比平时增强很多，更可怕的是，一旦动上了手，就不死不休。”她很少笑，但笑起来，竟然也是很美。

俞秀凡道：“在下有一事，心中不明，要请教夫人。”

五毒夫人道：“你可是奇怪我为什么能判定造化城主不在那篷车之中？”

俞秀凡道：“正是如此。”

但见那高大的篷车，突然转过头去，又向来路退回。

颜成低声道：“俞少侠，飞网翁和血影剑卫，也都算是造化城的高手，咱们为什么不迫上去把他们杀了。”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追不得。”

颜成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就在车中。”

这几句话，说的全场中人，都不禁为之一怔。

俞秀凡道：“夫人，这是怎么回享？”

五毒夫人道：“拼命起来，咱们未必能够胜他们。但造化城主，估计一下，他们带来的人手，也不是咱们的敌手，再被我拿话一稳，也就不好再出面了。”

汤兰道：“他能忍得下这口气么？”

五毒夫人道：“咱们如若知道了，他自然会忍不下这口气；但咱们觉着他不在篷车上，他就可以忍下这口气了。”

俞秀凡道：“这将永远成为一个疑团，没有人会想至造化城主在车上，而且，又逃走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如是他不在车上，这一辆高大的篷车，定然坐的全部是杀手，如若全部是杀手，他们就不会撤退了。”

俞秀凡道：“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五毒夫人道：“一场激烈绝伦的搏杀，不知要死伤多少人。”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夫人，造化城中究竟有多少人？”

五毒夫人道：“这个，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是无人知晓了。”

俞秀凡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和咱们照了面，但却不肯出手，那决不是因为他心存仁慈。”

俞秀凡接道：“夫人，总不会是怕咱们吧？”

五毒夫人道：“就算他不是怕咱们，至少他盘算过以后，有些划不来。”

俞秀凡道：“此话怎讲？”

五毒夫人道：“血影四剑卫合手一战，非你之敌，飞网翁也出了手，但也不能胜你。造化城主这初篷车虽然高，但也不会带太多的人，除了他亲自出手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如是不愿亲自出手，只有退走一途了。”语声一顿，接道：“此后，在江湖之上行走，咱们也不用躲避造化城主的人了。”

俞秀凡心中一动，道：“夫人，这么说来，咱们可以和他們一战了。”

五毒夫人道：“你是说攻打造化城？”

俞秀凡道：“不错。”

五毒夫人道：“那还不行。造化城基业深厚，别的不说，单说那座人间

地狱，就很难通过。”

俞秀凡道：“咱们可以不通人间地狱。”

五毒夫人道：“不错。通往造化城中，有很多条路，但造化城确是经过一番心血的设计，很多路都可以绞死，利用天然的形势，造成绝地。”

俞秀凡道：“夫人久年追随造化城主，对这些通路设计，是否知晓一二呢？”

五毒夫人道：“不知道。造化城主决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知道的太多。”

汤兰突然叫道：“俞少侠，有人来了。”

俞秀凡目光转动，只见四面尘上飞扬，似是有不少健马奔来。

江湖经验丰富的针钏汤兰，急急说道：“俞少侠、夫人，快些下令要他们下车戒备。”

俞秀凡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已转身奔近篷车，大声说道：“诸位快请下车，严密戒备。”

但见车帘启动，车中人纷纷跳了出来。

这时，已可闻得马蹄之声奔了过来，一排十余匹健马，直冲过来。马上人一手执着长刀，一手执着匣弯。

五毒夫人高声叫道：“各选地形，拒抗强敌，小心匣弯。”

喝声中，那当先一排马队，手中匣弯已然发出，但闻金风破空，一匣连续射出了五支弯箭。”

数十支纯钢弩箭，疾如流星一般，直射群豪。

幸好五毒夫人早一步传下拒敌令谕，群豪兵刃都已在于，有些隐于篷车之后，掩护身躯，有些挥动着手中的兵刃，拒挡箭雨。但闻金铁相击之声，不绝于耳。

五毒夫人突然飞身而起，一跃三丈多高，半空中收腿扭腰，一个跟斗，翻出去五尺多远，避开了两支射来的母箭，疾扑而下。

方堃紧随着发动攻势，拨开近身弯箭之后，仗剑跃出，剑如疾风，一剑把一个近身骑士，腰斩两段。

五毒夫人身子还未落下，屈指连弹，一片毒粉，射了出来，四个骑士，忽然滚下马来。

这当儿，站在一侧的俞秀凡，长啸一声，挥剑攻上。原来，他不相信这些骑队，竟会蛮不讲理的突然放出管箭，挥动长刀，攻了上来。眼看群豪纷纷出手，这才怒火中烧，挥剑向第二排骑队冲去。

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骑队，而且编组严整，每排十人，一样的衣服，各骑着一匹健马，年龄也差不多。

针钏汤兰娇躯仰卧，施出铁板桥的功夫，避开了两支掠面而过的弯箭和一柄横里斩来的长刀，扬手发出了两把飞针。数十缕银芒一闪，又有两个跌下马来。

群豪纷纷出手，片刻之间，第一排冲过来的骑士，全数被歼。

但拉车的健马，有两匹被箭射中，负疼长嘶，疾足狂奔，再加上那些被歼骑士的坐马，元人控制，四下闯奔，场中混乱之极。

这些骑士武功并不很高，但他们骑术精湛，又以匣弯和长剑配合，以及那连绵不绝向前奔冲的劲势，构成了无与伦比的威力。就算是武林中第一等高手，也不易阻拦这波浪式的冲击。

但俞秀凡和五毒夫人等一批人物，都是当今武林中第一等高手，对敌

应变，又非一般高手可比。

第二排冲奔而来的骑队，还未来得及展开攻势，俞秀凡已挟着一片剑光，冲了过去。

但见寒芒闪动，有如一道长虹般卷了过去。大喝声中，鲜血溅飞，四个骑士，彼横斩而死。

整个的骑队，也被俞秀凡这凌厉的一击，冲的四下奔散。这一波的攻势，大受影响。原来绵绵相接的冲击，已经衔接不止，威力就大为减弱。

俞秀凡冲散了第二波攻势，方堃和水燕儿立刻联手攻出。两把剑，有如绞剪，各自腰斩三人。

但第三波骑队冲了过来。俞秀凡仍然是首当其冲。长剑闪闪化作一圈光影，直射第三波骑队攻了过去。

惨叫声中，鲜血溅飞，两个骑士和两匹健马，横死于俞秀凡的剑下。

骑士如飞，另外八匹快马，已冲了过来。同时第四波骑士也到了，匣弯齐发，数十支利箭，集中射向俞秀凡。俞秀凡长剑展布，幻出了一片剑影。但闻一阵叮叮当当之声，近身弯箭尽为击落。

俞秀凡震开了近身膏箭，四个骑士快马如风，已然冲到身前。

四把长刀，交错而至，俞秀凡还未及挥剑封挡，方奎和水燕儿，已如双龙出水一般，分由两侧攻了过来。但见寒芒一闪，四个骑士，纷纷落马。

这时，群豪中也有了伤亡，两个追随五毒夫人的女婢，一个身中五箭而死，一个被数个合冲而至的骑士，长刀劈死。

五毒夫人这两女婢，武功虽然不太高明，但两人却是调毒的能手。目睹女婢惨死，激起了五毒夫人的杀机，冷笑一声，疾向前行骑队迎去。

水燕儿高声叫道：“夫人，不可求功心切，咱们排成一个迎击的阵势，杀他一个片甲不留。”

五毒夫人究竟是久经大敌的人，阅历丰富，闻声停下了脚步。

这会儿，向前奔冲的骑队，也突然停了下来。大约是指令骑队发动攻势的人，也发觉了这些武林高手，非同小可，如是一味强攻，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所以下令停攻。

双方相距了十余丈，保持一个对峙之局。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对峙的骑队突然转过马头而去。这一批骤悍的骑队，来如风，去如飓，但见烟尘滚滚，片刻间走的无踪无影。留下了数十具人、马尸体。

五毒夫人回顾了两个女婢的尸体一眼，不禁黯然一叹。

方堃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咱们保护不周，死了夫人从婢，心中遗憾得很。”

五毒夫人道：“此事怎能怪得方剑主。唉！我该多传她们一点武功才对，只可惜，她们只学会了调制毒药。”

方望道：“方某人已恢复了本来面目，这剑主之称，再也休提。”

五毒夫人道：“方兄说的是，两番动手相博，咱们都已变成了造化城主的追杀要犯，此后，怕是步步凶险了。”

俞秀凡道：“夫人，他们还有什么手段？”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造化城主希望了解他每一个属下，但却从不希望他的属下，能够了解到他。”

俞秀凡道：“夫人之急可是说你也无法知晓他用些什么手段吗？”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不错。但他不敢用毒。”

水燕儿道：“听说他用毒之能，不在你之下。”

五毒夫人道：“他逼我交出用毒之术，确然学去了不少。不过，那也不过是我胸中之能的八成而已，他如敢用毒，他是自找苦吃。”

俞秀凡道：“他加是一枪一刀拼杀，咱们也不用怕他。”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有一个信条，那就是除非逼不得已，决不正面和人动手，他是天生阴险人物，一向是只求心愿得偿，不择手段、方法。”

俞秀凡道：“唉，在下初闻造化城主之名，听说他是一个很慈有的老人，对人和蔼，充满着仁慈，那个人，又是谁呢？”

五毒夫人道：“也是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是他的化身之一么？”

五毒夫人道：“不是化身，那是造化城主本人。”

俞秀凡道：“一个人，怎会有这样绝不相同的性格？”

五毒夫人道：“因为他太聪明，能做出人所不能的事。起初之时，他做的十分小心，所以，他很成功，掩盖了人的耳目，但后来，他太成功了，他忽略了很多事，开始露出了很多的破绽。”

俞秀凡道：“这个人的确是很可怕，能在一个组合中，有几种完全不同的统率手段。”

五毒夫人道：“所以，他能用正人君子，也能用卑劣的小人，只要是投入他门下的人，他都可以用其所长。这人的厉害，实因他具有了多方面的能力。”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咱们会遇上些什么攻袭，连夫人也不知道了。”

五毒夫人道：“是的，没有人能猜想到他会用些什么手段，也没有会想到，他会用出些什么样的人物，对付这样的强大而又不择手段的敌人，只有靠细微的观察和随机应变。”语声微微一顿，接道：

“在咱们这些人中，也许我对造化城主了解的多一些，但事实上，我对他也知晓的很有限，除了这座号称造化城的总寨之外，江湖上，还有它很多处隐密势力，他用什么方法和身份，去管理那些隐密的组合，我想很少有人知道。”

俞秀凡道：“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人物！”

五毒夫人道：“也许我描述的还不够。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造化城主具体的描述出来。”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夫人，如若咱们能再见到他，可否全力和他拼一拼。”

五毒夫人沉思了良久，道：“假如俞少侠能抛弃君子之风，以你俞少侠为主，再加上我和水燕儿，三人合手，我相信可以胜他。”

水燕儿接道：“这要以前兄和夫人为主，我只怕是难当大任。”

五毒夫人道：“此是何时，燕姑娘也用不着推辞了。你的成就，我很清楚，造化城主是真心的传你武功，把你收为义女，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真诚。厚待一个人。他是真真诚诚的待你。后来，你长大了，长的亭亭玉立，他忽然对你生出了缱绻，你的运气很好，因为他一直以一种仁慈长者的身份和你见面，一时间竟然拉不下脸。

后来，他把你移居听松楼，也就是想离你远一些。你能逃过这一切，半由天意，半由人力。”

水燕儿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来，个中还有如此的曲折。”

五毒夫人道：“如是你不遇上俞秀凡，生出情愫，引起变故，早晚你也会被伤害。”目光转注到俞秀凡的身上，接道：“这就是造化城主，一个多面的人物，好到至善至美，坏到无恶不作。”

俞秀凡道：“夫人，武林中怎会出了这么样一个人物！”

五毒夫人道：“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不是十年二十年所能形成。

他的天赋、机缘，和他过人的才慧，多方因素，才造成了这样一个人物。”

俞秀凡道：“如此人物，如能用于正途，不难为一派开山鼻祖。”

五毒夫人道：“他不会满足于一门一派之长，他要统率天下，他要为江湖之王，做领导营黑、白两道的总首脑。”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夫人，咱们和他誓难两立了。”

五毒夫人道：“他不希望武林中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就超越过他，也最痛恨背叛他的人。

俞少侠，他或者可以和你谈谈条件，对你有某些容忍，但他决不会放过我和水燕儿——背叛他的人。”

俞秀凡道：“得夫人这些指点，咱们总算对造化城主有些了解了。”沉吟了一阵，接道：“造化城势力太过庞大，单是咱们见人之力，决无法应付。”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的意思呢？”

俞秀凡道：“我想找一些能帮助咱们的人。”

五毒夫人道：“谁能帮助咱们？”

俞秀凡道：“少林派。我想上少林寺一行，不知诸位的意下如何？”

五毒夫人道：“嵩山少林寺？”

俞秀凡道：“少林寺号称当今第一门户，他们也应该对武林道义，生出一些力量。”

五毒夫人道：“听说少林寺中，也有造化城主的人。”

俞秀凡道：“就算是有罢，也不会有很多，咱们帮他们找出来。

先替他们清内好，再要他们派出人来，助我们对付造化城。”

五毒夫人道：“办法不错。只是行起来恐怕还有很多的困难。”

俞秀凡道：“困难诚然很多，但咱们没有别的选择。少林寺如能振臂而起，对咱们帮助很大，更大的的是少林出了手，也可能引起其他门派的响应，”

五毒夫人道：“无论如何，值得去碰碰运气。”语声一顿，接道：

“不过，咱们此行，一定要隐密，还得曲折，一旦被造化城主知晓了，必将会沿途截杀。”

计议好了细节，群豪重又登上了行程。五毒夫人不再隐密身份，水燕儿也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这一次，群豪有了计划，也有了严密的防范。

五毒夫人和水燕儿双骑开道，俞秀凡居中而行。方望和金钊翁断后跟进。

中间是两辆篷车。车中都是造化城主送的金银、珠宝。小桃童和颜成，暂时担当了驾驶篷车的车夫。

主毒夫人沿途十分留心，仔细的看过每一处可疑的地方。她虽是用毒高手，但她心中明白，对群李威胁最大的还是下毒。也许是造化城主知道了有五毒夫人同行，用毒未必能对付得了群豪，很多处适合下毒的地方，竟没有下毒。

绕道行向少林寺，是一段很长的旅程。几人一连行走五日，竟然未遇一点风波。

这日中午时分，群豪在一处小村镇上打尖。

俞秀凡望望五毒夫人，道：“这一路行来，平安得很。”

五毒夫人道：“咱们行程变化莫测，使他无法把握，再说，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实力，如若是想从造化城中找出一批对付我们的人，只怕也非易事。”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咱们很可能平平安安地抵达少林寺了。”

五毒夫人道：“那又未免太过低估造化城主了。”

俞秀凡道：“夫人的看法呢？”

五毒夫人道：“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完全了解咱们的去向，等他完全了解咱们的去向之后，他就会安排下重重截击，那将是极难对付的拦截。”

俞秀凡道：“夫人，在下倒觉着，最好能再有一个机会和他一决生死。”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你可是感觉到自己在剑术上又有了进境？”

汤兰接道：“夫人，俞少侠在剑术上决不输造化城主。只是，在内力上败在了造化城主的手下。”

五毒夫人道：“原来如此。”语声一顿，突然泛起了满脸庄严之色。接道：“俞少侠只要能对付造化城主的快剑，咱们就有了对付他的法子。”

俞秀凡道：“怎么说？”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最使人畏惧的，就是他的快剑。那真是出加风电，疾如狂风，我曾看到他在片刻工夫之中，杀伤了一十八个江湖高手。”

俞秀凡道：“那是什么样的人？”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中人。”

俞秀凡道：“自己的人，怎敢还手？”

五毒夫人接道：“造化城主事先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要他们全力还手。”

俞秀凡道：“他们敢还手么？”

五毒夫人道：“全力施为。造化城主先以快剑杀了两个人，然后，告诉他们，任何人不论用什么，只要能避开他的快剑，都可以逃得性命。于是，所有的人，都出了全部的气力拒挡那快剑攻势。”

俞秀凡道：“结果呢？”

五毒夫人道：“一道迅雷似的闪光，一眨眼睛，所有的人，都死在了那快剑之下。”

俞秀凡点点头道：“他就算要试试自己在剑法上的造诣，也不应该以自己属下的性命，用作试验剑法的靶子。”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用心，他用了一十八个属下高手的性命，换得他快剑的权威。自然，有很多人在场观看，那些人也包括了我。”

俞秀凡道：“这是杀鸡警猴的手法。”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是！杀鸡警猴的手法，他要我们都知道他快剑的厉害，好使我们心存畏惧。”

俞秀凡道：“就是这个用心。”语声一顿，接道：“不过，我见识过了他的快剑，那也不算什么？”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如若你真的能对付他的快剑，咱们就有了胜他的机会。”

俞秀凡叹口气道：“夫人，他内力强大，剑招来势，有如泰山压顶一般，如是想拒挡他的剑势，实在并非易事。”

五毒夫人道：“只要你能封住他的侠剑，我们就有办法对付他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封他快剑一事，夫人不用放在心上。在下自信能够对付得了。”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我看过造化城主的快剑，还没有看过你的剑法？”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想要见识一下了。”

五毒夫人道：“不错，如是俞少侠愿意出手时，我倒想开开眼界。”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好吧！”

忽然间，拔剑而出，剑发寒芒，已指到了五毒夫人的咽喉之上。

真是快的像闪过的一抹流光。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很快，但我无法分辨你和造化城主那一个人快些？”

俞秀凡道：“应该是在伯仲之间。我们如是互相对峙，都必需全神戒备，谁要稍有松懈，就可能死在对方的快剑之下。”

五毒夫人道：“那很好，希望你能亲自出马，在咱们赶往少林寺的途中，遇得上他。”

水燕儿道：“夫人，你真有把握能够掌握机会么？”

五毒夫人道：“你、方垄、俞秀凡，再加上我，相信可以对付他。

只要俞秀凡能封住他的快剑。”

水燕儿道：“俞少侠是他手中败将，何况他一身武功博杂的很。

如是他见咱们人数众多，不用快剑和咱们对抗，那将如何？”

五毒夫人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如是咱们不能诱他用出快剑手法，或使他早有戒备……”

方望突然接道：“有办法。”

五毒夫人道：“请教？”

方望道：“只要他看不出俞少侠的身份，用快剑对付咱们，那该是最好的办法了。”

五毒夫人道：“不错。把俞少侠扮装起来。”

水燕儿低声道：“夫人，咱们不能太低估了他。”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了。”

水燕儿道：“小妹之意，咱们不能只想到他的快剑手法，要想出他可能用什么对付咱们，咱们就用什么办法去对抗他。”

五毒夫人道：“他会的武功太博杂，咱们怎知他会用出什么武功？”

水燕儿道：“这就是问题了，如若他不肯使用快剑手法，咱们又如何能够对付他呢？”

五毒夫人道：“这话倒也不错。不过，任何事，都难免有些冒险，俞少侠的快剑，至少可以击落他偷袭而来的暗器。他用别的手段对付咱们，咱们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

水燕儿道：“我知道，他练成了一种武功，叫作寒魄流云指。”

五毒夫人道：“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武功，你既然知晓这种武功，可知那有什么厉害之处么？”

水燕儿道：“小妹也不知详细情形。不过，听说那是一种很阴毒的武功，

把练就阴寒之气，桌上一指，化成一缕很细微的寒气，元声无息的击中敌人。”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真有这种武功么？”

水燕儿道：“三年前，他已经练成了这种武功，不过，那是初成；现在，应该已入大乘之境了。”

五毒夫人道：“燕儿，你还知道他有些什么样的武功？”

水燕儿道：“听说他常常逼迫属下，交出武功，不知可有此事？”

五毒夫人道：“确有此事，不过，他的方法很巧妙，很少人知晓内情。”

水燕儿道：“所以，他一身武功的博杂，当今之世，只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

五毒夫人叹息一声，道：“燕儿，咱们要对付造化城主，就要多了解他。我们这些人中，我相信我是对造化城主了解得最多的一个。”

目光一掠水燕儿，接道：“燕儿，跟他多年，对他生活习惯，了解的一定很清楚了。”

水燕儿道：“我跟着他巡视过一月之久，对他个人的生活习惯了解一些，不过，他是一个很保密的人，我所知道的也只是一鳞半爪。”

五毒夫人道：“纵是一鳞半爪，对我们也很重要。”

水燕儿沉吟了一阵，道：“他很喜爱女色。”

说了一半，一张粉脸，已然胀的满脸通红了。

五毒夫人道：“姑娘，不用害羞。这是很庄严的大事，尽管说下去吧！”

水燕儿道：“就我所知，他很多随身从卫，都是年轻少女。”

五毒夫人道：“除此之外，他还有些什么特殊的习惯？”

水燕儿道：“他很喜爱吃鱼。”

俞秀凡接道：“食有鱼，算不得什么特殊习惯。”

水燕儿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是一个很谨慎的人，虽是细微小事，也不愿别人知晓。如非我追随他作一个月的巡视，也不会知道他有些习惯。听说是每餐如无鱼下饭，那就食难下咽。小妹觉着，一个人嗜鱼到如此情境，应该是有一点特殊原因了。”

五毒夫人道：“他有此嗜好，连我都不知道。可见这件事必有原因，造化城主也不愿别人知道。”

俞秀凡道：“一个人就算喜爱食鱼，又算什么大事呢？为何要密而不宣，实是叫人难解。”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崛起于江湖，来的是无声无息，他有着这样超人成就，统治了江湖大半高手，创造出造化城这样一片天堂、地狱，利用了自然的山川形势，制造出各种不同幻影、景物，使人能感觉山川移形，溪流换位，这是何等博大的成就。但武林之中，对他的出身，却是讳莫加深。”

俞秀凡道：“听说他和艾九侠同出一门。”

五毒夫人道：“这都是传说，很多种不同的传说，严格点说，这些事也可能是造化城主故意传出来的事迹，让人去附会猜想。”

俞秀凡点点，道：“夫人说的有理，如能先了解造化城主的身世，对咱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五毒夫人道：“不错，他身世如谜，不愿让人知晓。咱们要想揭穿他的隐密身世，那就必得从小节查起。”

无名氏忽然接道：“公子，夫人，在下觉着，清查造化城主的身份。固是一件重要的事，更重要的是咱们先要想出对付他的办法。”

五毒夫人道：“咱们如是一举能把他制服，那也罢了，问题是，这样的可能不大。”

无名氏道：“夫人不是早已胸有成竹了么？”

五毒夫人道：“这是我们的打算，但要造化城主上当，想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没有人真正了解造化城主，自然，也无法找出一个对付他的有效办法，他是一头狡猾的千年老狐，不论有多少陷阱，都没有捕捉到他的把握。但五毒夫人仍然作了很精密的安排。

大出几人意料之外的是，一连数日，竟然再没有遇到任何事故。

造化城主受了数次挫败之后，似乎已不愿再为对付几人付出精神。但五毒夫人心中明白，酝酿愈久的风暴愈大，造化城主不是个甘于认输的人，迟迟不肯动手，那是因为他要作更完善的准备。

俞秀凡对这太过平静的行程，也有很多的疑虑，几次想问问五毒夫人，但都忍了下来。

这日，已进入了河南省壕。仍然没有发生任何一点事故。

五毒夫人一路上小心观察，连一点可疑的征象也没有发现。

这一来，连五毒夫人也觉着奇怪了。

车马兼程又行五日，距离嵩山只余下三天的行程。

俞秀凡虽然忍下未问，五毒夫人却自己忍耐不住，一勒马缰，和俞秀凡并肩而行，道：“俞少侠，距离嵩山少林寺还有多远？”

俞秀凡道：“不足三日行程。”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应该有所行动了。”

俞秀凡道：“在下也正想问问夫人，造化城主为什么这么久时间没有行动？”

五毒夫人道：“我也在奇怪，难道他要在少林寺下手？”

俞秀凡道：“不可能！那嵩山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同道视作泰山北斗，寺中僧侣数百人，个个都会武功，造化城主就算胆大包天，也不便在少林寺中下手。”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对造化城主这个人，最好不要以常情恻度。”

俞秀凡道：“夫人之言有理。咱们处处小心一些就是。”语声一顿，接着道：“夫人，在下觉着，他可能会在此地到嵩山的途中下手，至少，他已确定咱们是到嵩山少林寺来了。”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自然是很有可能。”

这三大行程中，俞秀凡等一行人，戒备的特别严密。又出意外的是，仍然没有遇上任何事故。

过日，中午时分，一行人到了少林寺前。

篷车、坐骑，都已自在了寺外松林旁车棚。马栏中。俞秀凡等正向寺门行去。

俞秀凡来过少林寺，但那时他是披艾九灵带来助长他的功力，匆匆来去，对一切人事景物，都没有很清明的记忆。此一番，虽然是旧地重游，对一切享事物物，仍有着很新奇的感觉。

也许是一行人、篷车，健马，浩浩荡荡而来，少林寺中早已得到消息，因此，俞秀凡行至寺前，少林寺大门内，鱼贯行出来四位身着灰色僧袍的和尚。当先一人，年约四旬，光亮的头上，图着六个戒疤。

四个灰衣僧人，一字排开，站在寺门前面，似是欢迎，也像是拦阻去路。

未容得俞秀凡开口，当先僧人已合掌喧了一声佛号，道：“贫僧少林本院知客宏法，见过诸位施主。”

俞秀凡抱拳一礼，道：“不敢当。在下俞秀凡，和几位好友，特来拜访贵寺。”

宏法道：“诸位是还愿，还是进香？”

俞秀凡摇摇头，道：“既非还愿，亦非进香，而是求见贵寺一人。”

宏法大师道：“什么人？”

俞秀凡道：“贵寺方丈。”

宏法大师怔了一怔，道：“敝寺方丈？”

俞秀凡道：“正是少林寺掌门方丈，还望大师代我们通报一声。”

宏法目光转动，打量了俞秀凡身后的男男女女一眼，道：“这些人，都是俞施主的好友么？”

俞秀凡道：“不错，大师……”

宏法接道：“敝寺有一个规戒，俞施主想是早已知晓了。”

第四十六回 少林传警 伪冒掌门

俞秀凡摇摇头，道：“不知道，大师有何见教，但请吩咐。”

宏法大师道：“少林本院，数百年来，从无妇人进入过寺院。”

五毒夫人道：“大师这话，未免夸口了。就我所知，贵寺有不少慕名而来的贵夫人，进庙烧香。”

宏法大师道：“不错。本寺也有妇人来过，不过，那是初一。十五庙门大开之时，寺中才准进入，而且，只限于第一重大雄宝殿，如是女施主一定要进入大殿，那就只好等初一、十五再来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咱们不是一般的进香朝山女子，而是有机要大事面见贵寺方丈商谈。”

宏法大师摇摇头，道：“女施主，就算你真有大事要见敝寺方丈，也不能破坏敝寺的规矩。”

五毒夫人道：“要如何才能见到贵寺方丈呢？”

宏法大师道：“女施主，这恐怕很难。”

俞秀凡道：“大师，总有一个办法吧？”

宏法大师道：“这个，这个，贫僧很难启齿。”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大师，如若咱们把贵寺方丈请出寺来，是否可以？”

宏法大师道：“办不到。女施主。”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大师，我听说有一种很激烈的办法，可以进入寺中。”

宏法大师道：“不错，确有这么一种办法。”

五毒夫人道：“大师可否说出来呢？”

宏法大师道：“女施主，敝寺确有一种办法，可以进入寺中，只不过自

贫道入寺以来，从未听到过发生这样事情。”

五毒夫人道：“想来，那一定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了。”

宏法大师道：“正是如此。那是凭仗武功，冲入敝寺，这要一场很激烈的搏杀，本寺向有不轻易伤人的戒规，只有在这时候，不受伤人的限制。所以贫道希望施主再想想。”

五毒夫人道：“大师，如若没有别的办法使我们见到贵寺方丈，那就只有用此法了。”

宏法大师道：“诸位施主如若一定要选择这样一条路，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五毒夫人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侠，对此事有何高见？”

俞秀凡笑一笑，道：“这个悉由夫人作主。”

五毒夫人目光转注到宏法大师身上，道：“大师，我们决定了。

请回去通知员方丈一声，一个时辰之后，我们进入寺中。”

宏法大师道：“诸位真的决定了？”

五毒夫人道：“决定了。”语声微微一顿，道：“有一件事，我要先行奉告大师。”

宏法大师道：“贫僧洗耳恭听，”

五毒夫人道：“我是当今之世中有名的用毒高手，进入贵寺之时，可能会施展毒物。”

宏法大师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

宏法大师怔了一怔，道：“你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不错。”伸手一指俞秀凡，接道：“这一位是俞秀凡俞少侠。”

宏法大师一合掌，道：“都是武林名人，贫僧失敬了。”

俞秀凡道：“大师，如是别有良策，我们仍希望和气的见到贵寺方丈。”

宏法大师道：“你是俞少侠了？”

俞秀凡道：“不错。在下正是俞秀凡。”

宏法大师道：“俞少侠在江湖上已经很有名气，少林寺中也已听到俞少侠的大名了。”

俞秀凡道：“好说，好说。在下初出茅庐，见识不多，有什么缺失之处，还望大师能够不吝指教。”

宏法大师道：“俞少侠出道江湖不久，已经名满武林，贫僧深屈高山，也听到了大名了。”

俞秀凡道：“大师夸奖了。”语声一顿，接道：“咱们求见贵寺方丈的决心，十分坚定，事关武林正邪存亡的大事，只有不拘小节了。

请大师指教咱们一条明路。”

宏法大师沉吟一阵，道：“这实是一件艰难的事，”

俞秀凡道：“大师，如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咱们只有强入贵寺一途了。”

宏法大师摇摇头，道：“俞少侠，最好不要硬闯少林寺，将会引起很大的冲突，那可能会演成流血的生死之战。”

俞秀凡道：“大师，我们千里迢迢赶来少林寺，用心只是想见见贵寺方丈，此愿如不能达成，决不罢休。”

宏法大师道：“这么吧！俞少侠，贫僧可以把俞少侠的心愿，转告给敝

寺方丈，由他决定。”

俞秀凡道：“如是贵寺方丈决定了不见我那将如何？”

宏法大师道：“这个，贫僧会尽力说服掌门方丈。”

俞秀凡道：“好！咱们几时能得到大师回音。”

宏法大师道：“两个时辰如何？”

俞秀凡道：“好！就依大师。就在庙门外面等候如何？”

宏法大师道：“俞少侠，这样不行。少林寺是一处很庄严的佛教胜地，怎么能够让诸位这样一大批人守在大门口处。”

俞秀凡道：“大师的意思呢？”

宏法大师道：“西行里许处，松林前面，有一片房舍，那是少林寺接待宾客的地方，诸位，请在那里稍候，贫僧尽快把消息转达请位。”

俞秀凡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接道：“夫人的意下如何？”

五毒夫人道：“此处情景，咱们也只有此法子了。”

宏法大师回顾身侧一位僧侣一眼，道：“宏成师弟，送诸位施主到迎宾上舍去。”

一列僧侣中，行出一人，道：“贫僧宏成，替诸位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对宏法一抱拳，道：“大师，咱们等候两个时辰，如若是大师还无回音，我们就冒险入寺了。”

宏法大师道：“不论如何，贫道会给俞少侠一个回音。”

俞秀凡道：“就此一言为定，在下恭候佳音。”随宏成大师身后，直奔迎宾上舍。

那是一幢青松环绕的房舍，青石砌墙，绿瓦复顶。两个小沙弥把几人迎入大厅，奉上香茗。

宏成大师俟几人坐妥之后，才一合掌，道：“诸位在此待茶，贫僧要回本院复命了。”

俞秀凡道：“大师请便。”目睹宏成大师离去之后，俞秀凡忽然叹一口气，道：“诸位，在下一直担心少林寺掌门方丈拒绝了咱们之、后，是否真的要冲入少林寺中？”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咱们没有遇上造化城主的拦击，全部赶到了少林寺，如若少林方丈不肯接见咱们，那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设身处地为少林高僧代筹，他没有不见咱们的理由。如若他真的一口回绝，个中就大有内情了。”

俞秀凡道：“难道造化城主的势力，已经伸入了少林寺中？”

五毒夫人道：“很可能。造化城主早已派人渗入了少林寺，目下的问题是，他在少林寺中，有多大的势力；又能掌握到多大的权力；是否已能左右掌门方丈，或是把这件事压下来不让掌门方丈知道。”

俞秀凡道：“对！在下还未能想得如此透澈，咱们非见少林寺的掌门方丈不可！”

五毒夫人道：“贱妾也是这个意思。目下，我们和造化城主已成了势难两立之局，咱们后元退路，只有前进一途，少林寺如已被造化城主的势力渗透，咱们应该先帮助少林寺清除内奸。”

水燕儿道：“夫人，如若少林寺掌门方丈，也为造化城主掌握了呢？”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照常清而论，这个可能不大。历来的少林寺掌门人选，都是极具慧根，又要忠于规戒的人。武功上的成就，反而变成了次要条件。问题是，少林寺太庞大，人数众多，难免良莠不齐，少林掌门方丈，地位又太过崇高，受人蒙蔽的机会很大。”

水燕儿道：“咱们哪一个认识少林寺掌门方丈？”

五毒夫人道：“水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儿道：“如若咱们都不认识少林方丈，他随便找个和尚出来，咱们也无法认识啊！”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这是一桩很简单的事，但却很重大。”

水燕儿道：“如是咱们中无人认得少林方丈，倒是希望他们拒绝咱们入寺了。”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说的也是，咱们放开手，大闹它一场，必可惊动少林方丈。”

但见金钊翁接口说道：“老朽认得少林掌门方丈。”

五毒夫人道：“大师好多年前见过他？”

金钊翁道：“二十年前，也就是老朽进入造化城的前一年。”

五毒夫人道：“金老兄，你还能记得他的法号么？”

金钊翁道：“如是老夫没有记错，他应该叫玄庄大师。”

五毒夫人道：“不错。正是玄庄。我虽未见过他，却知他法名。”

水燕儿道：“老前辈，你还记得他的模样么？”

金钊翁道：“很清楚，只要是他，我能一眼瞧出来。”

水燕儿道：“有一个能够认识他那就行了。”

金钊翁道：“老朽的想法是，咱们这一群人中，决不会只有老朽一人认得玄庄大师。”

无名氏接道：“我也认识。”他说此言，似乎是用很大的气力，说的面红耳赤。

五毒夫人一皱眉头，道：“无名氏，你哪里不舒服了？”

无名氏摇摇头，道：“我很好。”

五毒夫人道：“那为何说起话来十分吃力？”

无名氏道：“我在想那玄庄大师的模样，是否还能记得清楚。”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无名兄，现在想清楚了没有？”

无名氏道：“想出来了。”

俞秀凡道：“那很好。”不再多问。回头望着金钊翁，接道：“在下的想法，以少林方丈之尊，决不会跑到此地来见咱们了。”

无名氏道：“很难说，”他说话似是意犹未尽，但却突然间中途住口。

五毒夫人又皱皱眉头，道：“无名兄，你有什么高见么？”

无名氏道：“没有。在下没有判事之能。”

过了约一个时辰，宏法大师突然侠步行了过来，一抱拳，道：

“俞少侠，敝寺方丈亦闻大名，破例来此，一晤俞少侠。”

俞秀凡道：“这个叫俞某人如何敢当？”

宏法大师合掌一笑，道：“少林寺中，敬的是英雄义士，像俞少侠的侠义行径，敝寺方丈……”

活未说完，已有两个小沙弥，当先带路而来，身后跟着一个中年和尚。

俞秀凡抬头望去，只见那和尚年约半百，宝相庄严的缓步而来，两个

小沙弥一个捧着戒刀，一个捧着绿玉佛杖。中年和尚身披黄色袈裟，庄严中带着一脸微笑。

俞秀凡抢先一步，抱拳一礼，道：“晚辈俞秀凡，拜见大师。”

黄衣和尚一伸手，拦住了俞秀凡道：“不敢当俞少侠的大礼。”

俞秀凡笑一笑，道：“俞某恭敬不如从命。”

黄衣和尚道：“贫僧玄庄，现为少林掌门人，弟子禀传，俞少侠指名要见贫僧。”

俞秀凡道：“不错。”

玄庄大师道：“不知俞少侠有何见教？”

俞秀凡道：“目下江湖，乱象已萌，大师可否知晓？”

玄庄大师陷然一叹，道：“天意！无意！只怕人力很难挽回。”

俞秀凡道：“就在下所知，祸由人起，人去祸息，纵然有些困难，也非绝对不可挽回。”

五毒夫人低声道：“金钊翁，你看这人是不是少林方丈？”

金钊翁道：“长的很像。”

五毒夫人道：“我看，咱们还得去问他几句，看看他应变之法。”

金钊翁心中暗道：“少林掌门德高望重，掌门人竟然真的现身赶来了。”

五毒夫人说道：“大师，目下造化城主已准备完成，即将出山。

就算咱们愿意弃剑，人家也未必会收留咱们。”

玄庄大师沉吟了一阵，道：“五十年前，一次武林论剑大会，折损了不少少林寺的精英。从那次之后，少林就不太过问江湖中事了。”

五毒夫人说道：“大师，目下的情形，已不是贵寺是否过问的事，而是整个武林，正面临覆亡之危，贵寺为天下第一大门派，如若贵寺不挺身而出，不但整个江湖要沉沦下去，而且，覆巢之下无完卵，贵寺也无法独力逃过这次大劫。”

玄庄大师道：“阁下是五毒夫人吧？”

五毒夫人道：“不错，我正是五毒夫人。”

玄庄大师道：“听说夫人也是造化城中的人。”

五毒夫人道：“不错。我是造化城中的人，现在我已是造化城追杀的要犯了。”

玄庄大师道：“哦！为什么呢？”

五毒夫人道：“因为，我已经背叛了造化城主。”

玄庄大师道：“原来如此。”

五毒夫人道：“我们被造化城主遣派的大批高千，追踪捕杀，已经赶的无路可走了。咱们到少林寺来，一是投奔，二是请贵寺派遣高手准备对付造化城主的人。”

玄庄大师道：“夫人，如是本座拒绝了夫人之求呢？”

五毒夫人道：“大师，你最好答应这件事。”

玄庄大师道：“夫人，可是在威胁本座么？”

五毒夫人道：“不敢，不敢。我只是对大师陈明利害而已。”

玄庄大师道：“本座知道了。这件事我会考虑，至于诸位被造化城主追杀，投奔本寺一事，在本寺还未准备妥当之时，恕难从命。”

五毒夫人道：“大师拒绝了。”

玄庄大师道：“不错。本寺不便容纳诸位，只好违命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如是咱们非要留下来不可呢？”

玄庄大师道：“本寺可以拒绝不接纳。”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俞少侠，咱们应该如何？”

俞秀凡还未来得及答活，瞥见无名氏大步而出，伸手指着玄庄大师，道：“你作不了主！”

玄庄大师微微一怔，道：“我为什么不能作主？”

无名氏道：“因为，你根本不是玄庄大师，你是假冒的少林方丈。”

玄庄大师一皱眉头，道：“你是什么人？敢对贫僧如此无礼。”

无名氏道：“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证明此事，并不大难。”

玄庄大师道：“如何一个证明法？”

无名氏道：“那很容易，只要你和咱们一同再去少林寺中一行，那就证明了你是真的？”

玄庄大师道：“俞少侠，这人是何身份，怎会如此无礼。”

俞秀凡笑一笑，道：“他虽然说话少些礼貌，但他说的很真实。”

玄庄大师冷冷说道：“俞少侠，在下很尊重诸位，但如请位不能敬重本座，少林寺，就要下令逐客了。”

俞秀凡道：“你可以下令逐客，但咱们未必肯听。”

玄庄大师怔了一怔，道：“诸位是准备在少林寺中撒野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但凭你这一句话，就可知晓你不是掌门方丈了。”

玄庄大师道：“五毒夫人，你这话什么意思？”

五毒夫人道：“很简单，那玄庄大师乃是有道高僧，怎说话如此有失风度。”

玄庄大师怒道：“宏法，这些人如此无礼，给我拿下送戒特院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大师，你不觉着带来的人太少一些么？”

玄庄大师，微微一怔，回目望着宏法。

宏法大师一横身，先拦住了五毒夫人的去路，高声说道：“掌门方丈，先请撤走，属下先拒挡他们一阵。”

但见人影连闪，俞秀凡、方垄、水燕儿，以快速无伦的身法，拦住了去路。

两个小沙弥迅速的把手中的戒刀和绿王佛杖，交到玄庄大师手中，却探手由长袍掩遮之下，取出一把一尺五寸的短刀。敢情他们早有了准备。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宏法，咱们这里有不少是玄庄大师的故识，敝等移花接木的把戏，不觉着太过幼稚了么？”

宏法大师冷笑一声，道：“诸位之中，如若是真的有人见过玄庄大师，那就应该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什么身份。需知少林掌门尊崇无比，如若是受到伤害，诸位就是与整个少林为敌了。”

兹事体大，一时间全场中人，都不禁犹豫起来。

俞秀凡沉声说道：“金钊翁老前辈，你真的见过少林掌门人玄庄大师么？”

金钊翁道：“见过。”

俞秀凡道：“这人是不是玄庄大师？”

金钊翁道：“就老朽记忆而言，这人很像玄庄大师。”

宏法大师：“少林寺是何等庄严的地方，岂敢有人冒充掌门人的身份。”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无名兄，你应该挺身而出了。”

无名氏缓步行了出来，叹息一声，合掌说道：“弟子叩见玄风师叔。”

玄风大师怔了一怔，道：“你是什么人？”这一问，无疑是不打自招。

宏法皱眉头，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在此胡言乱语。”

无名氏道：“宏法师兄，师弟宏名，离寺已十余年。”

宏法大师呆了一呆，道：“你是宏名？”

无名氏道：“不错，玄风师叔和掌门师尊本来就长的极像，见过一两面的人，自然无法分辨真假了。”

俞秀凡暗暗忖道：原来他是少林寺的和尚，不能说出法号，只好自称无名氏了。

宏法大师神色恐慌，突然一整容，道：“不错，我确有个宏名的师弟，但他私自逃离本寺十余年，听说，他已逃入造化城中去了。”

无名氏道：“不错，小弟是进了造化城，不过，我不是私逃离去。”

宏法大师道：“不是私逃，难道是造化城主把你给大锣大鼓请去的么？”

无名氏道：“小弟是奉掌门人之命，混入造化城中卧底而去。”

宏法大师道：“你如何能证明你是宏名。”

无名氏道：“此事由掌门师尊派遣，何妨去问掌门师尊一声。”

宏法大师道：“掌门师尊在此地，何不由他证明？”

无名氏道：“他是玄风师叔，不是掌门师尊，骗得了别人，如何能骗得师弟。”

宏法大师道：“满口胡言，死有余辜。”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五毒夫人右手一扬，接下了掌势，道：“怎么，把戏拆穿，玩不下去，要杀人灭口？”

宏法大师掌势被她接下，骇然向后退了两步，道：“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你不用害怕，对付你这等三流脚色，还不用以毒求胜。”

宏法大师道：“你不用毒？”

五毒夫人道：“我号称五毒夫人，在毒一道上言，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全身上下都是毒，只是你还不配让我用毒。”

宏法大师脸色铁青，怒声说道：“五毒夫人，你……”

五毒夫人冷冷接道：“宏法，少在我面前耍花招，看过造化城主的噱头，天下所有的花样都不够看了。你这位玄风师叔，若真是少林掌门人，就该带咱们同到宝殿前面，召集贵寺僧众，以证实一下他的身份。”

一直很少开口的玄风大师，怒声喝道：“住口！用毒妖妇，江湖败类，也敢在少林寺中撒野，贫僧到得教训你一顿。”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听口气，你已经沉不住气了，骂的如此刻薄尖酸，怎会是一掌门之尊。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你连君子都谈不上，自然也下会是有道高僧了。”

玄风左手捧绿佛杖，右手执着戒刀，突然上前一步，一杖迎头劈下。五毒夫人一闪避开，还击一掌。玄风大师戒刀疾出，逼开了五毒夫人的掌势。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

玄风左杖右刀，交替攻出，势道凌厉绝伦。五毒夫人只用一双肉掌拒敌，指点掌拍，拒挡玄风大师的攻势，竟然能应付的头头是道。这五毒夫人不但是用毒的高手，而且武功上的成就，也算得第一流的高手。玄字辈的僧

侣，武功是何等高强，连攻了十刀十五仗，竟然未能把五毒夫人逼退一步。

宏法大师一青苗头不对，立刻转身向外奔去。方望长剑一摆，刷刷两剑，错落剑花中，洒出一片寒星，硬把宏法大师给逼了回去。

两个小沙弥各执着一柄短刀，呆呆的站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原来，他们一见出手之人，个个都非弱者，自知难是敌手，只好站着不动。

五毒夫人既不用毒，也不亮兵刃，只用一双肉掌应付，保持了个不胜不败的局面。方望、金钊翁等，几度要出手助战，都被俞秀凡示意阻止。

搏斗之间，突闻一声响亮的佛号传了过来，道：“住手！”

五毒夫人闻声而退，跃开八尺。

俞秀凡转眼看去，只见八个手持禅杖的和尚，护拥着一位老僧而出，但见那老僧身高八尺，光头烙下九个戒疤，留着雪白的长须。

只见那老僧转过头去，望着黄衣老僧，冷笑一声，道：“玄风，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一身装束是哪里来的？”

玄风怔了怔，道：“师兄。”

白髯老僧道：“玄风，你这是什么意思？”

玄风道：“师兄，小弟为了……”

白髯老僧道：“别说了。你是自己受缚呢，还是要老僧动手？”

玄风大师道：“师兄的意思是……”

白髯老僧道：“给我回戒恃院去，听候长老的裁决，掌门人的处置。”

玄风大师道：“师兄，小弟如是不愿束手就缚呢？”

白髯老僧怒道：“师弟，难道你真要我动手么？”

玄风大师道：“师兄你虽是戒恃院的主持，但咱们是平辈身份，难道师兄真的不肯放小弟一马么？”

白髯老僧道：“不行！我掌理戒恃院，执法如若不严，如何能使得全寺中僧侣服从。”

玄风说道：“师兄，如若不肯放小弟一马，那就只好请师兄动手了。”

白髯老僧怒道：“胆大孽障，竟敢违抗法谕，给我拿下。”

八个手执禅杖的和尚，突然间散布开去，把玄风、宏法和两个小沙弥团团围了起来。”

玄风右手戒刀、左手绿玉佛杖，大喝一声，猛向外面冲去。刀杖分取两个执杖僧侣。

八个僧侣禅杖齐举，幻起了一片杖影，封开了玄风的戒刀、佛杖。

白髯老僧怒道：“玄风、宏法，你如若还不肯束手就缚，就别怪我下令要他们施下毒手了。”

玄风道：“师兄如若不肯放小弟一马，这一战拼下去，只怕要有很多的伤亡了。”

八个手执禅杖的和尚，也停下了手，环守在玄风。宏法等四周。

玄风大师叹息一声，道：“师兄，小弟这身成就，你大概心中明白。如若逼的我情急拼命，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白髯老僧肃然说道：“玄风师弟，我希望你悬崖勒马。现在，还来得及，如若再坚持下去，那就别怪我真的不留一点情面了。”

玄风冷笑一声，道：“好！师兄如此相逼，小弟只好拼了。”

口中说话，人同时攻出，刀、杖并举，带起了强烈的啸风之声。

八个手执禅杖的和尚，还未来得及举起手中的兵刃，玄风的刀、杖已至，但闻两声闷哼，一僧中刀，一僧中杖，竟被他冲出一条缺口，脱出了围困，直向门外冲出。

方望身形移动，迅快的堵在了大门口处，拦住了玄风大师去路。长剑疾举，封闭玄风的戒刀，咧咧连攻三剑。这三剑威力绝伦，硬把玄风大师的去势挡住，难越雷池一步。

白髯老僧快步追至，大喝一声：“大胆玄风，敢抗令谕。”右手一探，抓了过来。

方望剑招凌厉，逼得玄风不得不全力应付。但他究竟不愧是第一流的高手，虽然在全力拒敌之中，仍然感觉到身后指风袭至。

戒刀施用一招“云封雾锁”，封住了方望的剑势，绿玉佛杖却疾快地回扫击出。白髯老僧右手一翻，五指疾扣，竟然把绿玉佛杖握在手中。

玄风大急之中，戒刀疾抡，斩向到。白髯老僧的右臂。白髯老僧右手一抬，屈指轻弹，竟把玄风的戒刀，震的偏向了一侧。

方望长剑急伸，寒芒如电，点向了玄风大师咽喉，一道剑光飞来，当的一声，震开了方望的长剑。

是俞秀凡，封开了方望的长剑之后，说道：“方兄，少林寺中的事，咱们不能插手干预。”

白髯老僧动作快速，右手屈指连弹，几缕指风，击中了玄风大师。但见玄风大师身子摇动了两下，向下倒去。

白髯老僧左手探出，一把抓住了玄风，道：“给我拿下带往戒特院，听候掌门人的发落。”

八个手执禅杖的和尚，分出四个行了过来，挟持玄风而去。

俞秀凡目睹那老僧出手的威力，三拳两招的就把一玄字辈的高手，制服生擒，内心之中，大力敬佩。暗道：“看此人年纪恐怕已逾七旬，白发如雪，满脸红光，举手投足之间，招招都是功夫，不知在少林寺中，担任何等的职司。”

这时，知客宏法和两个小沙弥，已被老僧带来之人擒服，押往少林寺中，场中，只余下白髯老僧一人。

俞秀凡忽然一抱拳，道：“大师职司少林戒律，想是一院主持之尊了。”

白髯老僧单掌立胸，道：“老初戒特院主持玄相，施主是……，俞秀凡道：“在下俞秀凡。”

玄相双目中神光一闪，打量了俞秀凡一眼，道：“原来是俞少侠，老袖失敬了。”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大师在少林寺中地位尊高，一言九鼎，在下希望借重一言，不知大师可否赐助？”

玄相大师道：“俞少侠有何指教，但请明言。”

俞秀凡道：“在下想晋见贵寺方丈，不知大师可否代为安排？”

玄相大师一皱眉头，道：“俞少侠，实不相瞒，敝方丈正在坐禅封关之期，恐怕前少侠很难如愿了。”

俞秀凡道：“这个，不知贵掌门要几时才能出关见客。”

玄相大师道：“确期难料，不过，可以断言的是，诸位一定等候不及。”

五毒夫人冷冷接道：“贵寺掌门乃一派掌门身份，日理万机，怎能坐禅、守关，久闭不出？”

玄相大师道：“确然如此，女施主不相信，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贵寺的院务，想来定也因此停顿了。”

玄相大师道：“本寺院务，自有代理，不劳施主费心。”

五毒夫人道：“哪一位代理掌门？”

玄相大师道：“此乃本寺之秘，用不着外人多问。”

五毒夫人道：“咱们有要事，非见贵寺掌门不可！”

玄相大师道：“女施主，语声如此咄咄逼人，想必是大有来历的人了。”

五毒夫人道：“不敢当，贱妾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

玄相震动了一下，道：“你就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不错，大师是觉着贱妾不像么？”

玄相大师道：“言重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咱们是不知贵寺情势，也不知贵寺戒律，在下所作所为，仰不愧天，俯不作地，心安理得，也就是了。”

玄相脸色一变，道：“女施主，这么说来，女施主不是求老袖相求，而是迫老衲就范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说的太过武断，我一个女流之辈，能有多大的本领，敢开罪大师。”

玄相大师苍眉微扬，冷冷巡道：“你要少林寺屈服夫人之手？”

五毒夫人道：“大师，越说越严重了。”

玄相缓缓说道：“俞少侠，敝方丈确实在坐关期间，代理方丈的是达摩院的主持，诸位千里迢迢而来，想必是有十分重大的事，代理方丈只能处理一些寺中常务，老实说，太重大的事，他也作不了主，就算老衲要他和诸位会了面，他也一样无法答应诸位什么。”

俞秀凡冷冷说道：“大师，这么说来，不论江湖上发生了如何大事，贵寺也无法应变了。”

玄相大师道：“可以召开长老会，共议共决，就目下情形而言，老袖瞧不出有什么大事，迫在眉睫，使敝寺：明开一次长老会议不可。”

五毒夫人道：“大师，玄风假冒贵寺方丈，难道不算大事么？”

玄相大师道：“事情不小，不过，老衲觉着这是本寺中事，用不着局外人来费心思。”

五毒夫人道：“大师可曾想到，他为什么要假冒贵寺方丈么？”

玄相大师道：“个中必有内情，本寺中自有戒律，会追问明白，也有戒律治他之罪。老初想不出此事和诸位有什么关系。”

五毒夫人道：“怎么没有关系？”

玄相大师道：“女施主能否说个理由出来。”

五毒夫人道：“贵寺中人，都知道他是玄风大师，他假扮掌门身份，来和我们相见，用心只在骗我们，怎会和我们没有关系呢？”

玄相大师沉吟一阵，道：“夫人，如此解说，倒也并非无理。”

五毒夫人道：“既然有理，大师就应该有个交代了。”

玄相大师沉吟了一阵，道：“老衲只能答应，回去之后，和代理方丈提一提这件事情，但结果如何，恕老衲无法保证了。”

五毒夫人道：“大师几时能给咱们回信？”

玄相大师道：“明日午时如何？”

五毒夫人道：“太久了，咱们希望今夜能够见到贵寺中代理方丈。”

玄相大师道：“这个，恕老衲不能答允。”

五毒夫人回顾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侠，这件事应该如何，希望你俞少侠作主了，”

玄相大师目光转注到俞秀凡脸上，道：“俞少侠，老衲愿忠告一言，诸位既然能等了数日之久，多等一日，又将如何？”

俞秀凡道：“咱们是冒重重的险阻而来，所以，希望尽早能见到贵寺方丈，今夜最好。”

玄相大师摇摇头，道：“这个很难办到。”

俞秀凡道：“为什么？”

玄相大师道：“因为，明晨老衲才能见到代理方丈。”

俞秀凡道：“今夜大师就不能见他么？”

玄相大师道：“老衲觉着用不着深夜去惊人清梦。”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老和尚实在固执得可以，看来，如不说几句严厉之词，他是不会改变主意了。心中念转，口中缓缓说道：“大师肯不肯深夜去惊扰贵寺方丈，那是大师的事，在下倒也不便多言了。不过，咱们在黎明时分，还未能接得大师的消息，咱们就只有闯入寺中了。”

玄相大师怔了一怔，道：“俞少侠，你可知道闯入少林寺的后果么？”

俞秀凡道：“在下不知，但想来定然十分严重了。”

玄相大师道：“很严重。少林寺有一个规戒，千百年来，一直未变，任何人未得同意，擅闯入少林寺中的人，那就是轻藐我少林门户。”

俞秀凡道：“哦！”

玄相大师道：“擅自闯入者，必受到我少林弟子的全力拦截。”

俞秀凡点点头道：“想当然耳！”

玄相大师一皱眉，道：“看样子，俞少侠是决心试试了？”

俞秀凡道：“在下是否要试试，那要看你大师的决定了。”

玄相大师脸色一片庄严，仰脸望天，缓缓说道：“老衲这数十年来，还没有受过这样的威胁。”

俞秀凡道：“在下不是威胁，而是很真的事实，如是大师希望考验一下咱们的实力，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咱们只有冲一下试试了。”

玄相大师道：“好吧！诸位如若一定要试，老衲也只好让本寺众僧候教了。”

俞秀凡道：“看来，江湖之上，也是以实力为主了。咱们如若没有这点勇气，也不敢对抗造化城主，也不敢找上少林寺来。”

玄相大师道：“少林寺格于规戒，你们进入少林寺中之后，他们必然会全力以赴，那是刀剑并举的拼命之搏。”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知道。咱们既然闯进去了，那也只好把生死之事，置于度外了。”

玄相大师嗯了一声，举步向外行去。

目睹玄相大师去远之后，俞秀凡不禁一皱眉头，道：“看来，老和尚固执得很。”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威望太重，这些老和尚们，都变的老大了。”

俞秀凡叹一口气，道：“夫人，如若咱们进入寺中，真的引起了一场激烈绝他的火拼，那将如何呢？”

五毒夫人道：“只好拼了。咱如若不拿一点手段出来，只怕是很难见到

少林寺中的掌门人。”

水燕儿突然接口说道：“如是咱们打不过少林寺中僧侣，岂不是受了很大的损失；如若咱们打得过少林和尚，就算他们肯帮忙，那又有什么大用？”

五毒夫人道：“燕姑娘的活虽然不错，不过，少林寺的声势，究竟非凡。如若他们真的要出全力对付咱们，咱们几人自然无法抗拒他们，但他们不会出全力对付咱们。”

水燕儿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他不能把少林寺全部精锐集中于一处对付咱们；何况，他们也担心我用毒。”

俞秀凡道：“为了免去伤亡，最好别和他们群打群殴。”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中罗汉阵，天下闻名，咱们进入寺中，必为罗汉阵所困。如若咱们不施用凌厉手段，只怕很难使他们屈服。”

俞秀凡道：“夫人，你准备用毒么？”

五毒夫人道：“是！我准备用毒，而且是施用出我的用毒绝技。”

俞秀凡道：“夫人，咱们只是求见少林寺的掌门方丈，并非是真的要和少林寺中的和尚为敌。”

五毒夫人道：“不错，要么咱们就一个人不伤，既然要伤人，就要伤的愈多愈好。”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五毒夫人，果然是出身邪门，不知仁恕之道。

只听五毒夫人接道：“如是我一下子毒倒了很多的少林寺和尚，就算他们胜了咱们，也不敢伤害到咱们。”

俞秀凡道：“怎么说？”

五毒夫人道：“他们如不知解毒手法，我若一死，那些中毒和尚必毒发而死。”

水燕儿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那只能看你大施身手，我们却是下不得手了。”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尊为泰山北斗，寺中僧侣，个个武功高强，如若咱们不能露几手惊人武功，他们决不会善罢干休，要他们又惊奇又佩服，才能使他们认输。”

俞秀凡道：“夫人，如是要放开手脚，只怕会伤亡不少。”

五毒夫人道：“如是少林和尚真的不堪一击，就算伤他们几个，也不算什么。”

俞秀凡道：“夫人之意是……”

五毒夫人道：“我们要和少林寺中第一流的高僧交手。才能看出少林寺的真正实力，但如不伤他们几人，如何能使他们派出第一等高手对付咱们。”

俞秀凡道：“说是不错，不过，兵刃无眼，万一伤人……”

五毒夫人接道：“伤了人，那也只好伤了。需知你要不伤人，就可能被人所伤。”

水燕儿沉吟了一阵，道：“我赞成五毒夫人的主张，咱们如不能全力以赴，只怕少林寺的僧侣们会看不起咱们。”

方望道：“是少林寺中僧侣，看不起咱们，他们决不会让咱们见到少林寺的掌门方丈。”

俞秀凡道：“方兄说的也是。”

方望道：“所以，在下觉着五毒夫人的话不错，与其让他们看不起，倒

不如让他们害怕。”

俞秀凡沉吟了良久，道：“好吧！咱们就照这样作了！”

方奎道：“现在，咱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要坐息一下。”

群豪坐息了一阵，直到天近五更，仍未见少林僧侣到来。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咱们可以去了。”

群豪都已坐息醒来，闻言霍然站起了身子。

俞秀凡道：“走吧！”举步向外行去。

五毒夫人道：“慢着！”

俞秀凡道：“夫人，还有什么吩咐？”

五毒夫人道：“咱们这些人，有强有弱，应该先要分配一下。”

俞秀凡道：“哦！”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如何分配由你作主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在下居中，五毒夫人居右，方奎居左，燕儿居后，其余的人请分堵各方面的空隙。”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不是这样的分配。”

俞秀凡微微一怔，道：“如何一个分配法呢？”

五毒夫人道：“你这布置，是陷入围攻后的拒敌之法，但少林寺中的僧侣，只是阻挡咱们。”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只是觉着你这个布置不好，如何去改正，那是你俞少侠的事了。”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夫人，你明明已经胸有成竹，为什么不肯告诉在下呢？”

五毒夫人道：“不错。我心中确已想出了一个对敌之策，”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听。”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咱们这一群人中，你是领导之人，为什么要我出主意呢？”

俞秀凡道：“这个，这个……，咱们就一直进去。然后，在下局中，方兄居左，夫人请在右侧，咱们对敌时，由在下先行出手，然后。

再由两位出手。”五毒夫人道：“这个不算大好，但也勉强可以了。咱们走吧！”

俞秀凡道：“夫人，如有不妥之处，夫人可以修正一下。”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不用修正了。”

俞秀凡道：“为什么？”五毒夫人道：“这是你的主意；不算太坏，我们自然可以遵从了。”

俞秀凡道：“好！我们去吧！”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有一件事，我要先行说明，希望你不要介意。”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听。”

五毒夫人道：“你太君子，那是因为读了一肚子的书，和你的出身有关。我们在江湖上磨练久了，做事情讲求实用、效率，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和你不同。”

俞秀凡道：“什么地方？”

五毒夫人道：“在你和少林寺中僧侣动手时，我就可能对他们下毒。”

俞秀凡吃了一惊，道：“这个，这个……”

五毒夫人道：“很惊奇，是么？”

俞秀凡道：“至少在下和他们动手时，你不应该下毒。”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你不同意，如等事后争执，不如事先说明。”

俞秀凡道：“夫人有什么高见，但请说出来就是。”

五毒夫人道：“江湖上讲究是攻其不备，抢制先机，先发才能制人，我一向喜欢用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所以，常常先发制人，不愿受制于人。”

俞秀凡道：“夫人，咱们虽然处于劣势，但咱们也应该遵守一些江湖的道义才是。”

五毒夫人道：“遵守江湖道义，并非不可。问题是咱们目下处境，似是用不着和人去讲什么江湖道义。”

俞秀凡道：“夫人，这……这做法有些不妥。”

五毒夫人道：“如是俞少侠坚持咱们要一刀一枪在武功上与他们分个胜负出来，妾身只好放弃了自己的主见了。”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

水燕儿道：“俞兄，我觉着五毒夫人的主见很对，咱们不能太君子。”

俞秀凡道：“燕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儿道：“不要限制五毒夫人，她对江湖中的事了解胜过咱们很多，至少，现在咱们应该听她的话。”

俞秀凡道：“那好吧！请位觉着应该如此，咱们就照着办吧！”

五毒夫人道：“好吧！既然俞少侠同意用毒，妾身就放心施为了。”

俞秀凡道：“好！咱们进去吧！”

这时，天色还未亮，庄严的少林寺，笼罩在一片夜色之中。

俞秀凡道：“我们由大门进去呢，还是越墙而入？”五毒夫人道：“越墙而入，便捷一些。”

俞秀凡道：“在下开道。”一提气，飞身而入。

紧接道，方竺、主钓翁、水燕儿、五毒夫人等，鱼贯而入。

少林寺未拖暗算，但见一排手执禅杖的僧侣，拦住了去路。一共七人，并肩而二不动，一片庄严。

俞秀凡手执长剑，缓辍向前行了两步，道：“在下俞秀凡，有劳大师们通禀贵寺方丈一声，有要事求见！”

八僧中为首之人，冷冷说道：“施主夜闯少林寺，犯了本寺的戒规。”

俞秀凡道：“哦！”

为首僧侣道：“施主如再前进一步，咱们就要出于阻拦了。”

俞秀凡着八僧并肩而立，成一弧形，似是彼此之间，要保持礼某一种默契和弹性。缓缓举起了手中长剑，道：“诸位大师，吓是不肯替我通报了？”

为首僧侣道：“不错。咱们不会替阁下通报，如若俞少侠一定要见敝寺方丈，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冲过我们的拦阻。”

俞秀凡道：“大师，咱们既然来了，非要见到贵寺方丈不可。”

为首僧侣道：“俞少侠，咱们守在这里，就是不要诸位冲过去。”

俞秀凡道：“大师可曾想到，你要阻止我们，就可能会引起一场惨烈的搏杀。”为首僧侣道：“不错。我们正准备迎接这一场惨烈的搏杀。”

俞秀凡道：“大师，你可曾想到，这一场搏杀下来，可能会有很大的伤亡。”

为首僧侣道：“这个用不着俞少侠警告我们，贫僧等早知道了。”

俞秀凡道：“我佛慈悲为怀，诸位难道就不曾想到，这一阵搏杀下来，那些血流满地，尸骨堆积的惨状么？”

为首僧侣道：“俞少侠如知我佛是慈悲为怀，就不该夜闯少林寺来。”

俞秀凡道：“我心如镜，可鉴天日。咱们求见贵寺方丈，那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请命。”

为首僧侣道：“俞少侠纵然能舌灿莲花，也一样无法使我们完全相信。”

俞秀凡道：“大师如不顾武林苍生正义，怎当得慈悲二字，岂不有违我佛意旨？”

为首僧侣冷冷说道：“俞少侠，不论你如何解说，也无法使贫僧等让路。”

俞秀凡心头火起，冷冷说道：“大师，如此不讲道理，休怪俞某人剑下无情。”

为首僧侣道：“这是俞少侠唯一能闯过我们拦阻的办法，不用徒费口舌了。”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既然如此，诸位大师请小心了。”

突然扬手一剑，刺了过去。这一剑，刺向第四位僧侣的前胸。

他本是以快剑见长，这一剑，却是大背他出剑手法，剑势去的很慢。便见那排列第四的僧侣，忽然问向后退了一步。两侧二僧，两支铁禅杖，却以迅如流星一般，合击而至。

俞秀凡剑势忽然一转，由慢变快，劈向右首一僧的右臂，身随剑转，又向左首一僧劈击。

长剑本是轻兵刃，和少林寺和尚的铁禅杖互相撞击，自然是吃亏很大。那僧侣右手加快，禅杖上的力道，增加了一倍。但俞秀凡的剑势很奇怪，一和禅杖相触，立刻向下滑去。

原来，俞秀凡发出这一剑，完全是用的阴柔之力。滑下的剑势，速度奇快，一闪之下，剑芒已到僧侣的手腕之上。那握杖僧侣，右手一松禅杖，收了回去，但左手却已来不及。但血光一闪，那僧侣握杖的左手，连同禅杖落向实地。鲜血迸冒，疼的那僧侣大叫一声，向后退去。

第四十七回 力破重关 相峙不下

这八个僧侣，本已有一套合搏之术，但俞秀凡的剑势太快，一下子伤了一僧，使他们发动的阵势顿然受阻。

俞秀凡长剑闪转，展开了快速绝伦的攻势。

但见寒芒连闪，穿行于杖影之中，片刻之间，八个僧侣，每人都中了一剑，有的伤臂，有的伤手，也有的被刺中前胸。八僧全部中剑，只不过片刻工夫。俞秀凡的快剑，不但伤了八个僧侣，而且也使五毒夫人等大为惊异，没有人想到俞秀凡的剑法，如此凌厉，如此快速。八个僧人受的伤都不轻不重，不足以致命，但也无再战之能。俞秀凡还剑入鞘，道：“诸位大师，可以请便了。”

少林寺僧侣究竟是出于正大门户，和江湖一般绿林人物不同。

听得俞秀凡一番话后，相互望了一眼，突然转身而去。俞秀凡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低声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再向前行去，这只是第一阵，往后会有愈来愈强的阻力。”

俞秀凡道：“夫人，怎的没有用毒？”

五毒夫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的剑法如此凌厉，用不着我下毒了。她是属于那一种冷漠型的中年女人，很少笑过，很少笑的女人，一旦笑起来，倒是别有风情。”

俞秀凡道：“夫人，往后应该如何，还是在下出手么？”

五毒夫人道：“看情形，不妨让燕姑娘和方剑主也出手试试。”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吧！咱们都轮流出手，让少林寺中僧侣见识一下，也让他们不要再固步自封，自觉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了。”

方垄突然向前行了两步，道：“俞少侠，在下带路如何？”

俞秀凡点点头，未再多言。

方垄当先而行，不过两丈左右，一片松林之后，突然转出来一个二个僧侣。

这一十二个僧侣年龄不同，有老有少，相差有二十岁的样子。

六个人手执禅杖，六个人手执戒刀。

为首僧侣年约六旬，手中执着一把戒刀，冷冷说道：“恭喜诸位施主，闯过了第一道阻拦。”

方垄道：“不用客气，咱们要如何，才能过这第二道埋伏。”为首僧侣冷笑一声，道：“施主如何过了第一道埋伏？”

方垄道：“哦！那是说咱们非打不可了。”

为首僧侣道：“不错。施主既敢夜闯少林寺，自然也不会把少林寺中人放在心上。”

方垄道：“大师，咱们没有轻视大师之意，但也没有畏惧之心。”

在下来自造化城，对造化城中之事了解极深，因此，特地求见贵寺方丈。”

为首僧侣道：“少林寺有少林寺的规矩，你们既然敢不守规矩，咱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方垄冷笑一声，道：“大师如此固执，咱们确然是很难自处了。”

俞秀凡和五毒夫人，都未开口多言，诚心要方垄多一份历练，也培养他独挡一面的气度。

为首僧侣怒道：“贫僧最讨厌的是假仁假义的人，施主也不用惺惺作态了，少林寺的规矩已传了数百年，武林同道何人不知，施主视少林寺传下的规矩如同无物，似是也用不着解说什么了？”

方垄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咱们也不用再说什么了。”

他忽然间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敢像俞秀凡那样，单人单剑冲了上去；缓级抽出长剑，低声道：“燕姑娘，咱们联手先上。”

水燕儿笑一笑，缓步行了过来，唰的一声，抽出长剑。

这时，那十二个僧侣，已然开始游动，六个手执戒刀，和六个手持禅杖的僧人，开始交叉游走。

水燕儿突然停下了，道：“慢一点！”

方垄怔了一怔，道：“什么事？”

水燕儿道：“久闻少林寺中的罗汉阵，是不是咱们遇上了？”

方望嗯了一声，道：“这个么，要请教俞少侠了。”

俞秀凡摇摇头，道：“在下没有见过罗汉阵，无法分辨。”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道：“夫人，这是……”

五毒夫人道：“我也没有见过罗汉阵，这要问问金钓翁了。”

金钓翁苦笑一下，道：“夫人，老朽也只是听人说过罗汉阵这个名字。”

五毒夫人道：“这个，我看不像是罗汉阵。”

为首僧侣在阵中转动，闻言接道：“对付诸位，还不要动用罗汉阵。”

方望道：“这么说来，大师根本不把我们在心上了。”

为首僧侣道：“少林寺中的人，不怕事，也不找事。”

方望微微一笑，道：“好！我们恭敬不如从命了，”突上一步，发出一剑。

水燕儿随在方望身后，也发动了攻势，长剑摇动，也攻了上去。

群僧开始迅速的旋转。戒刀、禅杖，也同时展开了反击。刀光、杖影，攻势锐利无匹。

方望，水燕儿两把剑，也展开了快速攻势，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斗，方望和水燕儿的剑势、极尽变化之能，但十二位僧侣的禅杖、戒刀，却也配合的天衣无缝，佳妙异常。

双方这一阵激烈的拼杀，各极变化之妙，不大工夫，已然互相拼搏了百招以上。双方仍格保持了一个不胜不败之局。俞秀凡、五毒夫人冷冷的站在一侧，望着双方的搏杀。

百招之后，俞秀凡一皱眉头，道：“夫人，他们这样打下去，要打到几时才能分出胜负？”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他们两个人剑道有此成就，已然大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俞秀凡道：“用毒？”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不错，我除了用毒之外，加入动手，也没有办法胜过他们。”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吧！不过，最好不要用致命的毒。”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缓步向前行了过去，道：“诸位大师小心了。”

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要加入搏杀了。”也不待群僧答话，五毒夫人已然冲入了群僧之中。

但见她双手扬动，片刻之间，十二个和尚，突然倒了下去。这是一种强烈的毒药，很快的使人晕迷过去。十二个僧侣一起中毒，几乎在同一时间倒了下去。

方望、水燕儿收了长剑，轻轻吁一口气，道：“少林寺中的和尚，果然是名不虚传，实有过人之能。”

五毒夫人道：“两位的剑法高强，大约也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

方望道：“夫人夸奖，以少林群僧的武功而言，他们决不在造化城十大剑主之下。”

五毒夫人突然伏下身去，把摔倒在地上的少林僧侣移于路侧，举步向前行去。

行不及两丈，出现了第三道拦路的僧侣。这批和尚，人数更多，共有二十五人。

除了当先一个身披红农袈裟的老僧之外，其余之人，都不过三十岁左右。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凝重端庄之色。一望即知，这是少林寺中年僧侣组成的高手。

五毒夫人停下了脚步，一躬身，道：“我是湘西五毒门中的五毒夫人。”

那红衣老僧，道：“难怪，他们都无缘无故的倒下下去，原来是你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不错，他们都中了毒，十二位高僧，都在不知不觉中身中了奇毒。”

红衣老僧冷冷说道：“可一不可再，如是夫人准备故技重施，对付我等，只怕是夫人打错了主意。”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大师是不畏奇毒了。”

红衣老僧道：“至少咱们会小心一些，不让阁下再施出毒手了。”

五毒夫人道：“如是天下真有人能逃过我五毒夫人的施毒手法，只怕也不会称我为五毒夫人了。”

红衣老僧冷笑一声，道：“女施主如若是不信贫僧之言，何不出手一试？”

五毒夫人道：“我看用不着试了。”

红衣老僧吃了一惊，道：“你说什么，不用试了？”

五毒夫人道：“大概是不用试了。”

红衣老僧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因为大师已经身中奇毒了。”

红衣老僧道：“有这等事么？贫僧怎么一点也感觉不出来？”

五毒夫人道：“大师不妨运气试试，毒在左肋，一运气，立刻就可以感觉到了。”

红衣老僧闭目运气一试，果然感觉到左肋之上，隐隐作疼，不禁脸色二变，道：“你真的下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夫人几时说过谎言了，大师如是不信，不妨招呼他们出来看看，只要他们扬起了手中兵刃，我就叫他们中毒倒下。”

红衣老僧因为自身中了奇毒，不敢再存有大意之心，一皱眉头，道：“你们都运气试试，青看是否中了毒？”

身后群僧，各自运气相试，只听局中两僧齐声应道：“回师叔的法谕，弟子们没有中毒。”

红衣老僧道：“好！你们小心一些，这位女施主的用毒手法很高。”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大师，你说的晚了一步。”

红衣老僧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因为，他们已经中了毒。”

红衣老僧道：“有这等事。刚刚还没有中毒，难道说这几句话的时光中，他们就中了毒么？”

五毒夫人道：“大师，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我想你应该相信我的话；不过，你还可以再求证一次。”

红衣老僧道：“哦！你确有这种能力，不过，贫僧还是有些不大相信你的话。”

五毒夫人道：“那就试试吧！你要他们出手吧！”

红衣老僧自己中了毒，对五毒夫人的话，实有些难测高深，心中也是半信半疑。回顾了身后群僧一眼，道：“你们哪几个出手试试？”

四个僧侣步行了出来，道：“师叔，我们向五毒夫人领教几招。”

红衣老僧点点头，道：“五毒夫人是湘西五毒门的掌门人，你们四位一齐出手吧！”

四个僧侣应了一声，直对五毒夫人行了过去。

这些僧侣虽然年纪很轻，但他们对江湖上礼数倒很周到，一合掌，道：“恭请夫人赐教！”

五毒夫人道：“四位请出手吧！”

四僧应了一声，举起了手中兵刃。

五毒夫人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笑道：“四位请出手呀！”

四僧突然放下手中的兵刃。

红衣老僧一皱眉头，道：“你们怎么不出手了？”

四僧摇摇头，道：“我们中了毒。”

红衣老僧道：“什么样的毒？”

四僧同时说道：“全身的力道消失，举不起手中的兵刃。”

红衣老僧哦了一声，道：“你们退下来吧！”

四僧应了一声，向后退去。

红衣老僧道：“你们是怎样中的毒？”

四僧应了一声，道：“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几时中的毒。”

红衣老僧叹一口气，道：“女施主，我们是不是全中了毒？”

五毒夫人道：“是！全部中了毒。”

红衣老僧一闪身，道：“诸位请过吧！”

五毒夫人道：“大师，不准备拦阻我们？”

红衣老僧道：“我们都中了毒，已无再战之能，老衲不能眼看他们送死，女施主请过此关。”

五毒夫人一面向前走，一面说道：“听说少林寺中戒森严，大师这样决定，不怕受到门规处治么？”

红衣老僧道：“不错，定要受到处分，不过，老僧愿意把此事担当起来。”

五毒夫人道：“大师的决定，明智得很，果然不愧是有道高僧。”

语声一顿，接道：“大师可否见告，下一阵是什么埋伏。”

红衣老僧道：“女施主，老衲也要请教你一句话。”

五毒夫人道：“大师请说。”

红衣老僧道：“我们中的毒，是不是有解毒之药？”

五毒夫人道：“有。”

红衣老僧道：“是不是夫人才有的独门解药。”

五毒夫人道：“不是，不过，我的解药最灵。”

红衣老僧道：“前面是飞拨大阵，”

五毒夫人道：“贵寺的罗汉阵，排在第几道埋伏中？”

红衣老僧道：“第五道。”

五毒夫人未再多问，举步向前行去。群豪鱼贯相随身后。

少林僧侣，列队两侧，眼看着群豪行过，却无一人多言，多问。

红衣老僧目睹群豪行过，然后下令道：“你们盘坐调息，运气抗毒；老

衲去向戒恃院自请处分。”

其中一僧低声道：“师叔，你老人家也中了毒？”

红衣老僧道：“不错，但老衲还撑得住，你们都给我坐下！”

群僧不敢违命，各自盘膝而坐。红衣老僧环顾了群僧一眼，举步向前行去。

五毒夫人一马当先，行约两丈左右，到了一片稀疏的松林前面。

只听一声金凤破空，一片大如轮月的寒芒，盘旋而至。耳际间响起了一个威重的声音，道：“这是飞钹大阵。有七十二面锋利的飞钹，交惜飞斩，连环取命。诸位如若现在退出少林寺，还来得及。”

少林寺果然不愧是堂堂正正的门户，在群豪连过了三关之后，少林僧侣们仍然按照规矩提出警告。

五毒夫人一直走的很慢，保持着随时可以拒敌的准备。所以，当听得金凤破空的声音之后，立刻停了下来。

俞秀凡有着对付飞钹的经验，突然向前行了两步，挡在了五毒夫人的身前，道：“夫人请退一步，由在下对付飞钹。”

但那盘旋而来的飞钹，并非击向五毒夫人，却在高过几人头顶数尺掠空而过。飞钹在群豪前打了个转，竟然又回旋而去，飞返来处。

五毒夫人皱皱眉头，道：“久闻少林寺的回旋飞钹，为天下暗器中最利害的暗器之一，今日一见，果非凡响。”

俞秀凡道：“在下见识过少林寺的飞钹大阵，那是造化城中的经历，但适才见到的飞钹的回旋力道，似是比在下经历的飞钹大阵，更为凌厉一些。”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俞少侠，他们似是已知道了咱们的用心，不和咱们面对面的交手了。”

俞秀凡道：“如若这飞钹大阵，是他们第四道拦截强敌的埋伏，那就未必知晓我们的用心。目下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飞钹大阵。”

五毒夫人道：“如何对付飞钹大阵，我们完全没有主意，这要你俞少侠作主了。”

俞秀凡道：“就刚才目睹那飞钹的变化而言，确然是比在下经历的飞钹大阵尤为高明一些，这等连环飞钹，交错而至，不但极难防范，而且它本身都带有着强大的旋转之力，用兵刃对挡，飞钹立刻转向另一个角度飞去，因此拒抗飞钹的人，要愈少愈好。”

五毒夫人道：“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总不能要你一个人，抗拒飞钹大阵吧！”

俞秀凡道：“一个人大少了，但至多不能超过四个人。至于要那四个人参与此事，这要夫人决定了。”

五毒夫人道：“我可不可以算一个？”

俞秀凡点点头，道：“夫人的技艺庞杂，也许可以找出另一个对付飞钹的方法出来。”

五毒夫人沉吟丫二阵，道：“俞少侠，不用夸奖我，少林寺的和尚们也不简单，至少他们这飞钹大阵，就把我难住了。超过一丈距离，我就无法对人下毒。”语声一顿，接道：“俞少侠，还有两人，我想一位请方望，另一位由金钊翁参与，不知尊意如何？”

俞秀凡道：“正合在下之意。”

五毒夫人道：“那就请俞少侠下令，由燕姑娘带着另外的人，退出飞钹

可以攻击的距离之外。”

俞秀凡点点头，吩咐了水燕儿。水燕儿带人退了下去，场中只余下方望、金钊翁和五毒夫人。

金钊翁轻轻咳了一声，道：“俞少侠，夫人，在咱们还未行动之前，老朽想提供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俞秀凡道：“前辈吩咐！”

金钊翁道：“这少林寺中的飞钹大阵，是最厉害的飞钹。”

五毒夫人接道：“你是说少林寺中的飞钹技能，超越过别处。”

金钊翁道：“正是此意。”

五毒夫人道：“原因何在？”

金钊翁道：“除了施用飞钹之人的功力之外，还有这一段地方，早已经他们选定，并计算清楚，飞钹飞出，可能早有一定的标准，他们发出的飞钹，自然要较别处快速、凌厉。”

五毒夫人道：“很有道理。但咱们不能退缩，现在应该如何？”

金钊翁道：“在下只是听人说过，并无实际经验，应该如何，要俞少侠安排了。”

俞秀凡道：“对付飞钹大阵，我只有一次经验。我也无法说出什么具体的办法出来，只有随机应变，应付那飞钹的来势了。”

五毒夫人道：“哦！俞少侠先对付一个飞钹，让我们见识一下。”

俞秀凡点点头，道：“诸位，请向后退两步，先由在下对付一面飞钹，诸位请看过之后，记在心中。”

五毒夫人道：“诸位！这一次只好认了命，万一不幸埋骨于此，我也要使少林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俞秀凡道：“咱们如是不幸死于飞钹之下，你又如何让少林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五毒夫人道：“除非是少林寺中的飞钹，能够在一击之下，把我杀死。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会放出身上之毒。”

俞秀凡道：“什么样子的毒。”

五毒夫人道：“见风飞扬，这区区少林寺，都会在那毒粉笼罩之下。咱们死伤的人，要他们十倍或二十倍来偿命。”这些话说的声音很高，似是有意要少林寺的僧侣听到。

俞秀凡抽出了长剑，举步向前行去。方望抢先一步，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依序是五毒夫人和金钊翁。

俞秀凡行了约十步，两丈外传过来那威重的声音，道：“阁下已进了划定的禁区，贫僧等立刻要发出飞钹了。”

俞秀凡高声说道：“大师尽管请便，在下敬候教益。”

五毒夫人道：“诸位大师听着，我身上带了一种很奇厉的毒粉，一旦我伤在飞钹之下，我就会放出这些毒粉，这毒粉见风飞扬，只要吸人少许，就立刻致命。我们如若伤在飞钹之下，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沉吟了一阵，那僧侣声又传了过来，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大师听人说过吧！”

那威重的声音道：“原来女施主是五毒门的掌门人。”

五毒夫人道：“不敢，不敢。五毒门小小的门户，不敢当大师的夸奖。”

那和尚道：“你以一代掌门的身份，老衲相信不是狂言，不过，女施主，

你们未必有机会发出毒粉。”

五毒夫人道：“大师，话说在前面，如是我无法打出毒粉，那只有怪我学艺不精，命该如此。如是我放出了毒粉，那就可能使你们付出十倍于我们的牺牲，大师请再三思。”

那威重的声音道：“老衲相信女施主的话，只可惜老衲奉到的命令，只是把守此关，不容许任何人自由通过。除非老衲失去了抗拒的能力，这是一个死结，老衲实也无能解开。”

五毒夫人道：“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听与不听，那是大师的事了。”

俞秀凡道：“夫人，不用和他们谈了，少林规戒森严，他们也作不了主。”口中说话，人又向前走了三步。

但闻一阵金风波空，数面飞铙，交错旋飞而来。俞秀凡忽然间蹲了下去，手中长剑，急急点出。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三圈近身飞铙，忽然间，变了方位，横向一侧飞去。三面飞铙，飞向三个不同的方位。

俞秀凡点开了三面飞铙，还未来得及站起身子，又有两面飞铙疾旋而至。俞秀凡封开了两面飞铙，第三波又疾飞而来。片刻之间，但闻金风破空，漫天寒芒，数十面飞铙，不停地在空中盘旋飞舞。飞铙上的旋转力量十分强大，虽然方位改变，但大都又飞回来处。

俞秀凡已经没有机会再站起身子，连绵不绝的飞铙，一直在他头顶上盘旋飞舞，使他应接不暇，不敢有丝毫大意。

五毒夫人等一直还站在限界之外，少林寺中僧侣也一直守着规矩，明明是飞铙的力道可及，但他们却未攻向三人。

金钊翁一皱眉头，道：“俞少侠好长的耐力，如是老朽，只怕早已伤在那飞铙之下。”

方堃道：“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给我站住，不可轻举妄动。”

方望道：“俞少侠已被团在飞铙大阵中，咱们怎能坐视不救？”

五毒夫人道：“不能救。咱们也救不了他，反而害了他。”

方堃道：“也许在下救不了俞少侠，但至少可以和他患难与共，生死同命。”

五毒夫人道：“方兄，你认为你进入那飞铙大阵之后，可以帮助俞秀凡么？”

方堃道：“夫人的意思，可是觉着在下没有一点能力帮助俞少侠。”

五毒夫人道：“这倒不是。不过，俞秀凡的剑势，比你快了很多，对是不对？”

方望道：“不错，俞少侠的剑招比在下高明了很多。”

五毒夫人道：“这就对了。你既然自知剑招不如，能去给他帮忙？”

方望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五毒夫人道：“所以，你不能去帮助他。”

方望道：“但咱们既不能帮助他，总不能看着他死于飞铙之下。”

五毒夫人神情庄严，道：“只有等他死了之后，咱们再替他报仇。”

方堃道：“夫人，这一点在下不敢苟同。”

五毒夫人道：“方兄有何高见？”

方堃道：“俞少侠不能死，咱们可以死，甚至可以替他死。”

五毒夫人道：“问题是他已陷绝境之中，咱们救不了他。”

方望道：“夫人的意思是咱们坐视不管了。”

五毒夫人厉声说道：“少林和尚不应该杀死俞秀凡，一旦杀了俞秀凡，我相信咱们都不能再忍受下去，诸位可以放火，我要用毒，五毒门中所有的奇毒，都在少林寺中施展出来。”

方望道：“可是夫人……”

五毒夫人接道：“咱们不能救俞少侠，只有替他报仇！”语声微微一顿，高声接道：“你们都好好的准备一下，俞少侠一旦受伤，咱们就动手，诸位准备去放火，我就放毒。”

方望道：“放火？”

五毒夫人道：“不错，放火！少林寺已设下的埋伏，都有层次。

咱们不照他们的层次来，咱们要随心所欲，诸位想作什么，就作什么。”

金钊翁叹息一声道：“咱们也准备死于这里了？”

五毒夫人黯然说道：“俞秀凡死了，江湖大事，还有什今可为；咱们的生生死死，都没有什么价值了。”

方望哦了一声，道：“夫人说的是，你准备用毒吧！”

几人谈话的声音很高，不但使少林寺中僧侣听到，而且正因于飞钹大阵中的俞秀凡也听得很清楚。

忽然间，俞秀凡飞身而起，手中长剑，化作了一片剑幕，环绕在全身上下。只听一阵叮叮咯咯之声，传入耳际，几面紧追在俞秀凡身后的飞钹，都被那绕身剑光震荡开去。

一团剑影飞出了禁区，落在五毒夫人身侧。剑光收敛，现出了俞秀凡。大家凝目望去，只见俞秀凡满头汗水，滚滚而下。显然，这一阵飞钹的困扰，也使他用了全部的气力。

少林寺发出的飞钹很怪，受到一定的限制，决不越出禁区一步。

俞秀凡喘了一口气，道：“好厉害的飞钹，比我在造化城中遇上的厉害百倍。”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中的和尚，总算还十分聪明，幸好他们没有伤害到你，只要俞少侠一见血，少林寺中的僧侣，就要付出十数倍的代价。”

俞秀凡道：“他们隐于暗处，施攻飞钹，而且钹钹追魂，招招夺命，那是咱们的敌人了。”

五毒夫人道：“不错。”

俞秀凡道：“对付敌人，那就不用太仁慈了。”

五毒夫人道：“既是动手相搏，我不杀敌，敌会杀我。”

俞秀凡微微一笑，闭上了双目。

方望低声说道：“夫人，俞少侠何等聪明，怎么这些事情也会问你？”

五毒夫人摇摇头，示意方望不要多问。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太阳已高高升起，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所有的景物。这一段时间相当的长，也相当的静，静的听不到声音。敌对双方，都保持了一种沉默。

俞秀凡忽然站起了身子。日光下，只见他容光焕发，精神饱满，双目中暴射出奕奕神光。凝注着数丈外的松林，道：“夫人，方兄，那些施放飞钹的和尚们，可都是藏在树林中么？”

五毒夫人道：“正是如此。”

俞秀凡道：“相距此地有多远？”

五毒夫人道：“七丈多些。”

俞秀凡道：“远了一点，但我也只好试试了。”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可要我们帮助？”

俞秀凡摇摇头道：“不用了。”暗中运气，手捧长剑，凝神而立。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他的身上，不知道他要用什么方法，对付七丈外的少林僧侣。

忽然间，俞秀凡长身而起，一跃四丈多高，半空身子一转，甩臂投剑。人剑合一，化作一道白光，直向松林中冲了过去。

金钧翁道：“驭剑术！”

方堃道：“是剑道中最高的成就，身剑合一，借一口真气，能取人于十丈之内。”

五毒夫人道：“方兄，刚才你问的事，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我要激起他胸中的杀机，他要没有这一份杀机，他就用不出这一招驭剑术的身法。”

方堃道：“但愿他一击成功！”

只见俞秀凡去势如电，但也不过行过三丈，立刻有四面铜钹，迎面飞来。

飞钹来势，疾如流星，迎向白光飞去。但还未近白光，立刻斜斜向一侧划去，似是那一道白芒，带有着很强大的潜力，凡是接近、的钢铁，立刻被震飞到一侧。

白芒直飞到七丈开外，落入了松林之中。林木掩遮，没有人看到发生些什么事情，但却听到松林传来几声闷哼、惨叫之声。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俞少侠的驭剑术，似是又进了一步。”

花花妃子道：“不错，他和造化城主动手时，还没这样的成就，”

方堃道：“夫人，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道：“现在啊，应该冲过去！”

方堃长剑一摆，道：“在下开道。”当先向前奔去。

五毒夫人沉声道：“请位慢走一步，听我招呼。”紧追在方堃身后，向前奔去。

两人虽然奔行甚快，但仍然全神戒备。七八丈的距离，片刻工夫，已然赶到。凝目望去，只见一排僧侣，并肩而坐，两具尸体，横陈眼前。俞秀凡仗剑而立，和群僧相距数尺的距离。

五毒夫人见群僧手中各执一面飞钹，身侧还放着四面，细数僧侣，只有一十二人，除了死去的两个之外，只余下了十人。大约是俞秀凡和群僧的距离太近，所以群僧手中虽执有飞钹，但却无法施展。

轻轻吁一口气，五毒夫人缓辍说道：“俞少侠，咱们是不是算过了飞钹大阵？”

俞秀凡道：“这要问少林高僧了。”

群僧之中，一个六旬灰衣老僧开口接道：“诸位已经过了飞钹大阵。”

俞秀凡道：“大师，咱们如若离开了此地，大师还会施放飞钹么？”

灰衣老僧道：“不会，诸位闯过了飞钹大阵，贫僧等就不会再施放飞钹锁。”

俞秀凡道：“好！在下相信大师的话。”缓缓收了长剑。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道：“诸位请先走一步，在下稍候片刻。”

五毒夫人举手一招，道：“请位请过来吧！”群豪依言行了过来，追随着在五毒夫人身后行去。

俞秀凡目睹群豪去远之后，才缓缓说道：“诸位大师，多多包涵，在下适才控制不好，伤了两位大师。”

灰衣老僧道：“战阵之间，难免伤亡，贫僧等只怪学艺不精，如何能怪到施主。”

俞秀凡一抱拳，道：“承教了。”

灰衣老僧道：“施主好走。”

俞秀凡本来已转过身子，一闻言停下了脚步，回过头道：“大师，在下请问一事。”

灰衣老僧道：“施主请说！”

俞秀凡道：“下一阵可是罗汉阵么？”

灰衣老僧道：“这个么，老僧不便奉告。”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在下想不明白，为什么见一次贵寺方丈，竟闹成如此大的风波。”

灰衣老僧道：“施主的方法错了。”

俞秀凡道：“大师，回头有路么？”

灰衣老僧摇摇头，道：“见了血，只怕很难回头了。”

俞秀凡道：“大师可曾想过，这条路走下去，会有更多的伤亡。”

太衣老僧道：“这个，老僧也明白，施主既然过了飞钹大阵，那就只有走完这条路了。”

俞秀凡黯然一叹，道：“过完了贵寺中埋伏之后，又将如何？”

灰衣老僧道：“那时，诸位就可以见到敝寺的掌门方丈了！”

俞秀凡凄凉一笑道：“为什么这样悲凄？少林寺这规矩应该修正一下了！”

灰衣老僧轻轻叹了口气，道：“当年少林寺立下了次戒，也许确有它必要之处，但经过几百年，一切都改变了，实也应该修正了！”

俞秀凡道：“大师保重，在下走了。”

灰衣老僧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但却合掌当胸，低喧了一声佛号。

五毒夫人带着群豪，已和少林寺中第五道埋伏，形成了对峙之势。但双方既未答话，也未动手。俞秀凡及时赶到。

五毒夫人退后了两步，道：“俞少侠，还是由你和他们谈吧！贱妾的声音不好，少林寺中不喜欢这样的人。”

俞秀凡淡淡一笑，举步而行。一队少林僧侣，足足七八十人之多，列队而立，布成了一座阵势。俞秀凡距群僧十步左右处，停了下来，一抱拳，道：“在下俞秀凡，哪一位大师请出来答话。”一个白眉老僧，缓步而出，道：“你就是俞秀凡么？”

俞秀凡道：“正是区区，大师是……”

白眉老僧道：“老柏玄光。”

俞秀凡道：“大师率领的阵势，想必是天下闻名的罗汉阵了？”

白眉老僧道：“不错。俞少侠正面对着少林寺的罗汉大阵。”

俞秀凡道：“大师，晚辈有重要大事，只要求见贵寺掌门方丈。

想不到，竟闹出偌大的风波。”

玄光大师叹息一声，道：“你们伤了本寺中不少的人。”

俞秀凡道：“那实非在下之想，但贵寺埋伏厉害，常常把晚辈等逼人绝地。”

玄光大师沉吟了良久，道：“近百年来，少林寺中无人用过毒。”

俞秀凡接道：“关于用毒一事，虽然坏了贵寺戒规，但却是一片好心。”

玄光大师道：“俞少侠，能否再解说得明白一些。”

俞秀凡道：“中了毒，可以解救，但如是兵刃搏杀，生死一定，再无救治之望了。”

玄光大师暗施传言之术，道：“俞秀凡，和老衲多耗一些时间，少林寺中内部，也正有争执，也许掌门人会有法谕传下，须知罗汉阵一旦发动，那就很难停歇下来。”

俞秀凡重重咳了一声，高声说道：“有一件事，在下要禀告大师，一旦遇上了罗汉阵，我们也不会硬拼。”

玄光大师道：“是否因为你们会用毒，一种立刻使人倒下去的奇毒。”

俞秀凡道：“大师已从上一阵中得到了经验，知道在下所言不虚了。”

玄光大师道：“五毒夫人的用毒手法，确然是很可怕，不过，罗汉阵有罗汉阵的威势，老衲还不太相信，五毒夫人能在举手翻掌之间，把整个罗汉阵中人，全部毒倒，只要她留下一点时间，陷入罗汉阵中，老衲相信，她就没有再施毒的能力。”

俞秀凡道：“大师，别忘了，还有在下和同来之人，我们都会出全力保护五毒夫人，”

玄光大师沉吟了一阵，道：“别人老衲还不放在心上，不过，对你俞少侠，老衲有些顾虑。”

俞秀凡道：“大师太过奖了。”

玄光大师道：“老衲相信，你的快剑，确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罗汉阵发动之初的快速合围，那将留给五毒夫人施用毒手的机会。”

俞秀凡道：“大师，在下一人也许不足，但我相信我们如能联手而出，很可能会阻止了罗汉阵的合围之势。”

玄光大师道：“俞少侠，老衲觉着，免去一场悲惨的群殴，只有一策。”

俞秀凡道：“请教？”

玄光大师道：“老衲觉着，把这一场群殴，移在咱们两人身上如何？”

俞秀凡道：“大师的意思是，你要和我一决胜负么？”

玄光大师道：“老衲正是此想。但不知俞少侠愿否答允？”

俞秀凡道：“大师请说！”

玄光大师道：“老衲和施主，单打独斗，不用任何人从中助拳。”

俞秀凡道：“大师，在下此来，只求一见贵寺方丈，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大师和在下一单独一决胜负可以，但必须要有条件。”

玄光大师道：“老衲明白你的意思。如若老衲败了，那就算诸位过了罗汉阵。这是最后一关，过了此关，敝寺方丈，自会隆重接待诸位了。但不知俞少侠败了之后又将如何？”

俞秀凡道：“大师要在下如何呢？”

玄光大师道：“俞少侠回头而去，带人离开少林寺。”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没有胜过大师的把握，所以，我不想作此一赌。不过，在下可以赌上自己一条命。”

玄光大师道：“一条命？”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败了，在下就自绝而死。”

玄光大师道：“这赌注，俞少侠不觉太过吃亏么？”

俞秀凡道：“不吃亏。我们进入少林寺中来，办不好事，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玄光大师道：“我相信你要见敝寺方丈，一定是很重大的事情，不过，你是否想到过，就算你见到了敝寺方丈，又能得到什么？”

俞秀凡道：“这个么，在下只奉告他几件事情。”

玄光大师道：“敝寺方丈，如是相信了，也还可说，如是他不相信呢？”

俞秀凡道：“铁证如山，不容他不信。”

玄光大师道：“俞少侠可是很有把握，能够使他听从你的话么？”

俞秀凡道：“没有。”

玄光大师道：“你既然没有把握使他听从，见了他又将如何？”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这个么，在下还未想到。不过我想；贵寺是武林中泰山北斗，江湖道上人无不仰慕，能任贵寺方丈，亦必是忠直人士，咱们把下说完了，由他裁夺就是了。”

玄光大师道：“俞少侠立志可嘉，但敝寺中规戒重重，太过重大的事，必由长老会来决定。事实上，敝寺方丈，也不能对你有太大的承诺。”

俞秀凡道：“唉！既是如此，见一下贵寺方丈，又会如何，何以竟如此的困难重重？”

玄光大师道：“施主的方法错了。”

五毒夫人突然接口说道：“阁下是不是长老会中人？”

玄光大师道：“是。”

五毒夫人道：“大师深明事理，可以替咱们美言一二？”

玄光大师沉吟了一阵，道：“很难。俞少侠，你们已经伤了少林寺中的人，除了渡过埋伏之外，别无他法。”

俞秀凡道：“大师，为了减少伤亡，咱们最好放单一战。”

玄光大师道：“老衲同意，俞少侠请亮剑吧！”

俞秀凡道：“恭敬不如从命，晚辈放肆了。”

面对着少林寺的高僧，俞秀凡也不敢丝毫大意，长剑出鞘，立刻摆出了惊天剑式。

玄光大师呆了一呆，道：“好精奇的剑法！”口中说话，右手也举起了手中的禅杖。

也许是俞秀凡出手的剑式，太过凌厉，使得玄光大师也有些紧张起来，宽大的僧袍，有如鼓气一般，突然间膨胀了起来。俞秀凡也运集了全身的功力。

五毒夫人一皱眉，低声道：“两人都已运集了全身的功力，这一下，只怕立刻要分出生死存亡。”

方望道：“在下去替俞少侠下来。”

五毒夫人道：“来不及了。”

眼看双方就要展开生死存亡的一击，突闻一个急骤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暂请住手！”

一个小沙弥，快步奔了过来。那小沙弥手中捧着一根绿玉佛杖，急奔而至，道：“奉掌门方丈令谕，破例迎请俞少侠等进入方丈室中叙话。”

玄光大师缓缓收了禅杖，道：“俞少侠，这一仗不用打了。”

俞秀凡也收了长剑，道：“俞某人幸而逃脱一劫。”

玄光大师举杖一挥，高声说道：“掌门传出了绿玉佛令，撤去罗汉阵。”

但见布阵群僧，纷纷向后退去，片刻之后，走的一个不剩。

玄光大师单掌立胸，道：“希望俞少侠，舌灿莲花，能够说服敝寺方丈。”

俞秀凡道：“大师，长老会中，还望大师能为武林正义执言，则天下武林同道……”

玄光大师接道：“老衲如有能尽力处，自会全力以赴。”

俞秀凡道：“多谢大师。”

玄光大师道：“俞施主请吧！别让敝方丈等得太久。”

俞秀凡一笑，转身行去。

小沙弥带路，直行到一方幽静别院之中，两个中年僧侣，站在别院门口。小沙弥低言数语，直向内院中行去。俞秀凡等跟着鱼贯而入。

行到了一座禅室门外，小沙弥回头说道：“敝寺方丈早已在客吵空中等候，不过，诸位这样多人，不能够全部进去。”

俞秀凡道：“我们可以进去几个人？”

小沙弥道：“至多三个。”

俞秀凡道：“好！五毒夫人，方兄和在下一起进去，其他的人，请在室外稍候。”

小沙弥一闪身，道：“诸位请吧！”

俞秀凡当先而入，五毒夫人和方整紧随而入，这是一间很大的静室，静的听不到一点声音。

一个宝相庄严身着黄色袈裟的五旬僧侣，盘膝坐在一张蒲团之上。

俞秀凡一抱拳道：“在下俞秀凡，见过掌门方丈。”

那黄衣老僧缓缓睁开了微闭的双目，打量了俞秀凡一阵，道：

“俞施主请坐！”

俞秀凡道：“晚辈谢座。”盘膝在地上坐了下去。

黄衣僧侣目光转到了五毒夫人的身上，道：“这位是……”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

黄衣僧人道：“贫僧玄庄，夫人，掌一派门户，贫道有失迎了。”

这里看出了少林寺中的规矩，接待掌门人，和一般人完全不同。

玄庄大师目光转到方望的身上，道：“这位施主是……”

方望接道：“在下方垒，原是造化城中的十大剑主之一。”

玄庄大师道：“施主出身造化城？”

方望道：“所以，在下对造化城中的事，了解的很多。”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俞少侠，不惜触犯少林规戒，一定要见老衲，现在见到了。”

俞秀凡道：“晚辈有要事奉告，此事关系着武林大局。”

玄庄大师道：“也关系着造化城？”

俞秀凡道：“江湖乱局，根本肇因于造化城。”

玄庄大师接道：“俞施主，对造化城，你了解多少？”

俞秀凡道：“大师问得好，在下随来同道中，大都出身于造化城，大师如想知晓内情，最好由他们详为述说。”

玄庄大师脸上突然问闪掠过一抹凄苦的笑容，道：“俞施主说吧！老袖洗耳恭听。”

俞秀凡道：“简明的说，造化城包藏祸心，志在武林。就算贵寺不找他们，他们也不会放过贵寺，人间地狱中，有一座少林别院，那里面就住着贵寺中人。”

玄庄大师接道：“俞施主，造化城中事，老衲也有一些耳闻，以不过耳闻是虚，眼见为真，老衲一直未见其事。而且，造化城在江湖上恶迹不彰，老衲也无法兴师问罪。”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听口气，大师对造化城中事知晓不少？”

玄庄大师道：“也不算太多。至少，造化城对江湖上的威胁不大。”

俞秀凡道：“这就错了。造化城气候已具，一旦兴师外出，贵寺很可能首当其冲。”

玄庄大师道：“俞施主，老衲听到的消息，和施主有着很大的距离。”

俞秀凡道：“大师听到了什么？”

玄庄大师道：“老衲听到的消息是造化城闭关自守，无意于争雄江湖。”

俞秀凡道：“这么说来，咱们是很难谈得下去了。”

玄庄大师道：“施主千里迢迢而来，只怕大感失望了。”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确然很失望，真是见面不如闻名了。”

玄庄大师道：“俞施主，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门户，有着上千的弟子，我们不能像江湖游侠一样的轻率。施主的消息，老衲当记在心中，俟查明证实之后，本寺自会采取行动。”

这一番话，说的虽然婉转，但事实上却有如下了逐客令一般。

五毒夫人忍了又忍，到最后还是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道：“俞少侠，不用谈了。少林寺的掌门方丈，只不过应付咱们罢了。”

玄庄大师脸色一变，似要发作，但却又忍了下来，道：“女施主不觉着有些言重么？”

五毒夫人道：“大师敢说出口，难道还怕我揭穿了不成。”

玄庄大师道：“老衲掌少林门户，如非证明确鉴，岂能轻举妄动。”

五毒夫人道：“以我看，少林寺对造化城了解不至如此，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

玄庄大师道：“女施主利口如刀，出家人也有着被伤害的感觉。”

五毒夫人道：“我说的是实话，所以，大师听起来很不入耳。”

玄庄大师合掌当胸，低喧一声佛号，道：“女施主，请便吧！话不投机半句多，何况，老衲这静室中从未接见过女客，女施主也不宜久留。”

五毒夫人道：“是你把我们请进来的！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话说完才走。”

玄庄大师道：“女施主，老衲不愿再留贵客。”

五毒夫人道：“你也不愿我们到少林寺来，但我们还是来了。”

玄庄大师脸色大变，高声说道：“护法何在？”

但见人影闪动，一座画着如来佛像的屏凤之后，突然间闪出来四个身着灰袍，白袜布履的中年僧人。四个装束一样，都在腰间挂着一把短刀。

玄庄大师合掌当胸，低喧一声佛号，道：“女施主，你们是自己走呢，还是要老衲下令逐客？”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飞钹大阵、罗汉阵，都拦不住我们，何况你大师几句话就可以把我们撵走了？”

玄庄大师缓缓说道：“我这随身四位护法，都是少林寺中年轻一代的高

手，他们出手很重，四位合击之木，更是严密无比，三位请多多考虑一下。”

五毒夫人道：“我也要请掌门人考虑一下，我是当今武林用毒高手，逼我出手时；我就可能用毒。”

玄庄大师道：“用毒？”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门的掌门人，自然是用毒高手了。”

玄庄大师一皱眉头，道：“这是少林寺，怎会轻易让人用毒？”

五毒夫人道：“不让我们用毒，那是你们的事，非要甩毒不可，那又是我们的事。”

玄庄大师道：“你是一派掌门人的身份，怎能轻易用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门的声誉不好，江湖上也没有人说我是好人，所以，我的声誉好坏，也不放在心上。”

玄庄大师突然叹一口气，道：“少林寺中，情势复杂，掌门人虽然受尽了敬重，但并无多大的权力。”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你们要开长老会。”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是！老衲不能给你们满意的答复。”

五毒夫人道：“大师，论你身份，在武林中德高望重，但如论江湖经验，你只怕要往后排名了。所以，你那一套，别在我们的头上耍。大师，你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敢为。”

玄庄大师道：“你这是……”

五毒夫人冷冷笑道：“听你刚才的口气，你对造化城确不陌生，但你对造化城，也是有着很大的畏惧。”

玄庄大师道：“女施主，不可含血喷人。”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我不是信口开河，而是能够指证。”

玄庄大师道：“哦，你说说看！”

五毒夫人道：“你明明知道，少林寺中僧侣，陷入了造化城中，但你却不敢提出来。”

玄庄大师道：“老衲为何不敢？”

五毒夫人道：“因为，你可能是生命受到威胁，也可能是亲人被执，也可能是敌对势力太庞大，你自知无法抗拒，不愿玉碎，只求瓦全。”

玄庄大师冷冷说道：“五毒夫人，你敢对老衲如此无礼么？”

五毒夫人道：“为什么不敢，我还要用毒毒你们。”

玄庄大师道：“五毒夫人，就算你真的用毒，把老衲和四个侍卫毒倒，但少林寺中的僧侣，不下千百位，难道你都能毒倒不成，何况，毒倒了少林寺的掌门人，少林寺中的僧人决不会放过你们。”

五毒夫人道：“那也没有什么不敢。少林寺僧人，敢接近我，我就敢用毒毒他。”

玄庄大师道：“唉！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

五毒夫人道：“咱们如若没有准备，也不敢闯你们的少林寺了。”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大师！我不但是有备而来，而且也有根大的决心。”

玄庄大师哦了一声，接道：“你们是什么决心？”

五毒夫人道：“要你们掌门人，挺身而出，带领着我们，抗拒造化城。”

玄庄大师道：“老衲一人，就算是答应了你们，但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这等大事，超越了我这掌门人的权限。”

俞秀凡突然大笑出声音：“夫人，咱们走吧！天下闻名的少林寺，不过是一群隐名逃世的人，他们礼佛念经，只不过是自求心安。天下人的生生死死，和他们全无关系。慈航普渡，也不过是说说算了。天下武林同道，最为敬重的少林掌门人，也不过是贪生畏死，自求多福的这种人。咱们就算把他逼得出面，又能对武林大局有什么帮助？”

方堑道：“俞兄，咱们跟五毒夫人到湘西五毒门去，咱们好好的经营那片基业。我相信，造化城主不会找上咱们，看看少林寺能够自保多久，一旦火烧上身，看他们再用什么方法明哲保身。”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说的也是。恨起来我要用毒药先毒倒你们几个，让你们尝尝中毒的滋味如何，但我想还是留着你们的好。”

少林寺的掌门人何等尊贵，但被这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一骂，竟然骂的呆在那里了。

俞秀凡脸色冷漠，望也不望玄庄大师，道：“咱们走吧！”当先转身，向外行去。

五毒夫人、方奎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向外奔去。

第四十八回 长老大会 叛徒现形

玄庄大师脸上神色数变，突然高声喝道：“站住！”他本是有道高僧，但这声站住，却喝的十分激动。

俞秀凡停下脚步，冷冷说道：“大师还有什么吩咐？”

玄庄大师道：“三位请留步片刻，老衲想和三位仔细地谈谈。”

五毒夫人道：“仔细地谈谈可以，不过，谈的题目要由我们出。”

玄庄大师道：“好！但不知可否先告诉老衲的题目？”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中事。”

玄庄大师道：“好！老衲也希望和你们谈谈造化城中事。”

五毒夫人哦了一声，道：“俞少侠，咱们再多留片刻如何？”

俞秀凡道：“夫人如若觉着咱们应该自下来，咱们就不妨多留一阵。不过，我不愿再和他谈什么了，要谈，你们谈吧！”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俞少侠太倦了，你惜机会坐息一阵吧！”

咱们既然来了，我们就多费一番唇舌吧！”

三个人，重又行了回去。俞秀凡果然盘膝而坐，闭上了双目。

五毒夫人道：“大师，你想告诉我们什么，还是要知什么？”

玄庄大师道：“老衲想知道造化城主是谁？”

五毒夫人道：“这件事么，是他个人的隐密，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知道的人不多。”

玄庄大师道：“这么说来，女施主也不知那造化城主的出身份？”

五毒夫人道：“虽然不能肯定，但却听到一些有关他身世的传说。”

玄庄大师道：“女施主可否说出来？”

五毒夫人道：“可以。听说他是金笔大侠艾九灵的师弟，因为艾九灵的成就太高，侠誉不作第二人想，他师弟自知无法在这方面超过师兄，所以别

走溪径，组织了造化城，穷搜天下武林，集于一身，希望能压倒艾九灵。”

玄庄大师道：“艾大侠为人公正，江湖道上，无不奉他有如神明。他如真是艾大侠的师弟，同出于一师，怎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形如天壤之别。”

五毒夫人道：“此事只是止于传说，是否真实，无法求证。”

玄庄大师道：“至少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艾大侠的师父，一个是艾大侠，还有一个是造化城主，三个人知晓的事，算不得是什么隐密了。”

五毒夫人道：“以少林寺掌门人的身份地位，应该知晓那艾九灵的师父是谁了。大师知晓么？”

玄庄大师苦笑一下，道：“老衲不知。”

五毒夫人道：“大师都不知道，天下又有什么人能够知晓呢？”

玄庄大师道：“这个，这个，老衲不常在江湖上走动，对这些事自然是知晓不多。”

五毒夫人道：“大师不要谦虚了。少林寺的耳目，遍布天下，我相信江湖上的大事，都瞒不过贵寺遍布天下的耳目。”

玄庄大师摇摇头，道：“女施主，你把本寺估计得太高了，少林寺没有这么好的安排。

不过，对造化城这等大事，老衲确早有闻了。”

五毒夫人道：“贵寺早知晓，何以不肯过问。此时想过问，只怕也力难从心了。”

玄庄大师叹口气，道：“女施主，本寺中戒规太多，并非掌门人一道令谕，就可大兴干戈。”

五毒夫人道：“现在，我们找上了贵寺，至少你应该把它当一件大事处理，偏偏又设下了无数埋伏逼我们出手拼命，闹出流血丧命的事。”

玄庄大师道：“这就是少林寺的规矩，老衲也受着这些规戒限制。语声一顿，接着道：“如若我们能找出那造化城主的出身，底细，老衲觉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五毒夫人道：“艾九灵很多年消息杳然，生死不明，造化城主不会说出他的出身来历，咱们又不知他师父是谁。其实，就算知道他出身来历，也已经干事无补了。”

玄庄大师道：“女施主，可否解说得清楚一些。”

五毒夫人道：“可以。大师要找出那造化城主的出身，无非是想查出他武功的底细。但这些年来，造化城主，广吸博收，一身武功，至少集十数家长之长，除了武功之外，他还学得了暗器，用毒的手法，那都是武功中最精华的手法。”

玄庄大师哦了一声，道：“女施主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的意思很明白，大师是少林寺中的掌门人，目下江湖正面临着空前大劫，贵派是武林中的领导人物，应该振奋而起，领导江湖各大门派，共抗强敌，这才是咱们来找大师的原因。”

玄庄大师沉吟了一阵，道：“女施主，但老衲可以答允诸位一事，我立刻召集长老会商量此事，如何决定，在下再通知各位。”

五毒夫人道：“这要多少时间？”

玄庄大师道：“纵我今日就传下绿玉佛令，今晚之前，就该有个决定。”

五毒夫人突然站起身子，躬身一礼，道：“大师，贱妾很高兴，咱们这一趟没有白来。”

玄庄大师苦笑一下，道：“女施主，长老会是否能够通过这件事，老衲毫无把握。”

俞秀凡突然睁开了双目，道：“大师，少林掌门人向来受全寺尊重，怎会有人反对大师。”

玄庄大师叹息一声，道：“俞少侠，老衲确有很多的苦衷，而且，又很难启齿。”

俞秀凡道：“大师，此刻情形特殊，必需合力施为，才能改变情势。”

玄庄大师一皱眉头，道：“俞少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在下的意思很明白。大师如要在下明说，在下就直言了。”

玄庄大师道：“好！俞少侠请明说吧！”

俞秀凡道：“贵寺之中可能有一股反对你的力量。”

玄庄大师沉思了良久，点点头，道：“不错。”

俞秀凡道：“那一股反对你的力量，可能和造化城早有勾结。”

玄庄大师怔了一怔，道：“这个，俞少侠，事关重大，不可信口轻言。”

俞秀凡道：“只要不是别有用心的人，谁都看的清楚，目下江湖正面临着空前浩劫。倾巢之下无完卵，这道理，谁都应该明白。但贵寺中竟有人反对此事，那人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玄庄大师道：“这个这个，要拿证据出来！”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大师，晚辈有一愚见，但不知大师是否愿意采纳？”

玄庄大师道：“俞少侠请说。”

俞秀凡低声说了数语。

玄庄大师一皱眉头，道：“这个，这个不大方便吧！”

俞秀凡道：“如若咱们听不到大师的信号，决不轻举妄动。”

玄庄大师道：“话虽不错，但如一旦被他们知晓，老衲也要受门规制裁。”

俞秀几道：“事非得已，大师非要冒险不可。”

五毒夫人道：“大师如若决定抗拒造化城，就不该有此一虑。”

俞秀凡道：“事机稍纵即逝，错过了今日之后，只怕再没有机会了。”

五毒夫人道：“你为一派掌门，领袖天下武林，如不能当机立断，那就遗憾终身。”

玄庄大师脸上神情屡变，沉吟了一阵，道：“好吧！老衲拼受门规制裁，冒此一险。”

少林方丈传出了绿玉佛令，召开了少林寺中最权威的长老会议。

少林寺的长老会，一般都在戒特院或达摩院中召开，但这一次，却大反常态，改在了方丈的养心禅室中召开。

事情很紧急，午未时分，少林长老们已集聚在养心禅室之中。

玄庄大师坐了首位，群僧各以顺序入座。

长老会一共有九位长老，加上了达摩院。戒特院和藏经阁三位主持，合一十二人，再算上掌门方丈，共有一十三人。

这是少林寺中最权威的集会，除非发生了重大变故，只有三年一次的例会。

自然，二院一阁的主持，是寺中重要人物，九位长老，也都是经过推

选的人，都是玄字辈的僧侣，只有一位是上一辈的高僧，神木大师。

玄庄神情严肃，望了群僧一眼，道：“江湖新秀俞秀凡和湘西五毒夫人，带着离开了造化城的十大剑主等，找上了少林寺，闯过飞跋大阵，本座为了免去无谓伤亡，遣人迎他们进入方丈室中。”

话至此处一顿，见群僧无人接口，又缓缓说道：“和他半日倾谈，知道了造化城主的为人，也了解目下江湖形势，覆巢之下无完卵，如若少林派不肯挺身而出，整个江湖，都可能沦入了造化城主的统制之下。本座了解了内情之后，亦觉着事态严重，所以不得不召请诸位，议论一番，共商大局。”

听完了玄庄一番话，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神木大师的身上。

这位木字辈的高僧，虽然是上一代唯一的遗老，但在遗老之中，却是最具声望的人。没有法子能正确说出神木的年岁，他须眉已白，脸上也堆满了皱纹，看上去，有些老态龙钟。

但他双目中却含蕴着一种强烈的神光，炯炯逼人。

在众僧目光逼注之下，神木缓缓启齿说道：“掌门人可是要听听老衲的意见么？”

玄庄大师道：“不错，正要听听师叔的高见。”

神木大师点点头，道：“老衲已三十年未出少林寺的大门一步，对江湖中事，知晓的有限。老衲也只能根据掌门人的意见，提供出老衲的看法。”语声微微一顿，启光四顾，看了周围的僧侣一眼，缓缓说道：“如若掌门人说的不错，江湖上确是已经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浩劫，问题是咱们是否能够对抗造化城，是否要出尽全寺之力，和造化城中的高手周旋？”

玄庄大师道：“师叔对此事的看法呢？”

神木大师沉吟了一阵道：“这件事老衲也无法作主。不过，不过，事情已到了此等情势，除非全力以赴；就不能卷入这场纷争之中。”

他说了一番道理，但却没有说出对付造化城主的办法。

这时，一个灰袍僧侣，忽然站起来，道：“禀掌门人，贫僧有点意见，不知可否说出来”

说话的是玄庄大师的师弟，玄方大师。

玄庄大师一挥手，道：“你说吧！”

玄方道：“为了少林寺，为了千百位僧众，贫僧之意，此事不由咱们少林寺一个门派出面。”

玄庄大师呆了一呆，道：“师弟的意思是……”

玄方接道：“贫僧的意思是，我们要联合其他门派一起出面。”

玄庄大师道：“你已经听我说明内情，只怕时间上来不及了。”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此事要慎重，不可轻率。因为，事关整个江湖，少林一门，为什么要先挡锐锋？”

玄庄大师道：“玄方师弟，江湖上面临着如此大难，我们怎能坐视不问？何况，少林派一向被人推崇为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咱们如只凭少林实力，难道真正能管得了么？”

玄庄大师道：“师弟，咱们如若不管，造化城总有一天会找上少林寺来。”

玄方大师哼了一声，道：“不错。造化城可能会找上咱们，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咱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准备。如是现在咱们找上造化城，那是要立刻火拼的事。老实说，咱们少林寺精锐尽出，如无外援，只怕也难是造化城的敌手了。”

玄庄大师沉吟了良久，突然说道：“你怎么知道咱们不是造化城的敌手？”

原来，玄庄大师在沉吟之时，听到了俞秀凡的传音指导。

玄方似是未料到玄庄大师会有这样一次反问，不禁一呆。但他乃是很有心机的人，略一犹豫，立刻说道：“贫僧很少离开过少林寺，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造化城中的实力，完全是听从掌门人适才口述。”

玄庄大师道：“原来如此。”语声一顿，接道：“本座已经权衡过轻重利害，觉着，只有趁造化城还未完全准备成熟之时，先联合江湖上义侠志士，和他们合力联手，对强敌一击。”

玄方大师摇摇头，道：“对掌门人的高见，贫僧不敢苟同。”

玄庄大师道：“师弟一力反对此事，不知是何用心？”

玄方大师道：“贫僧是为了少林寺，我们不能独挡锐锋。”

玄庄大师道：“如是有很多江湖侠士和咱们结合在一起呢？”

玄方大师道：“什么人？咱们先要知道他们的实力如何。”

玄庄大师一皱眉头，道：“玄方师弟，你不觉着太过分一些么？”

玄方笑一笑，道：“掌门人，这是长老会，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说出他心里的话。”

玄庄冷冷一笑，道：“玄方，长老会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玄方大师道：“贫僧觉着，掌门人应该把此事提出共决。”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好！我要看看，长老会中，有几个人会赞同你的意见。”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贫僧一心为公，自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贫僧。”

玄庄大师脸色微微一笑，目光四顾，道：“神木师叔和诸位师兄，师弟，你们哪一位赞成玄方师弟的高见，请站起身来！”

这等表决之法，对玄方本是大为不利的事，但出于意外的是，在座之人，竟然有一大半站了起来。

少林寺长老会的决定，一向是从不更改。

玄庄大师一看情势不对，立时随机应变，双手一挥，道：“诸位师兄，师弟请坐！”

站起身子的僧侣，都依言坐了下来。

玄庄大师究竟是一代掌门之才，不但感觉情势对己不利，也感觉着掌门大权已经旁落，长老会的力量，不但已非所能控制，而且反而成了控制他掌门人权力的力量。

目光转注在神木大师的脸上，缓缓说道：“本座觉着，此事应该多听听神木师叔的高论。”

神木大师是刚才少数坐着未动的僧侣之一。

玄方大师摇摇头，道：“掌门人，咱们少林寺有一条戒规，不知掌门人是否还记得？”

玄庄大师不得不理会，只好一皱眉，道：“什么规戒？”

玄方大师道：“如若长老会和掌门人意见不同之时；掌门人应该如何处理？”

玄庄大师道：“掌门人可以辞去掌门之位，或是同意长老会的意见。”

玄方大师道：“辞去掌门之位，太过麻烦，小弟倒希望师兄同意长老会的意见，保存下少林寺的命脉。”

玄庄大师忍下心中的气怒，低喧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可是已觉着长老会已支持你的高见么？”

玄方大师笑一笑，道：“我记得掌门已付表决，但小弟没有看清楚。好在，长老会还未散去，掌门人不妨再付表决。”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玄方师弟说的是，不过，本座觉着，这件事还要问问神木师叔。”

玄方大师望了玄庄大师一眼，道：“掌门人说的是，听听神木师叔的高见也好。”

玄庄大师轻轻吁一口气，道：“长老会正陷争论之中，还望师叔指示我们一条明路。”

神木大师缓缓睁开双目，道：“老衲思索良久，觉着玄方说的不错。”

玄庄大师骤然间感觉到有如一盆冷水，由头上浇了下来，全身都生出了一股寒意。

但他是一位有道高僧，虽然觉出了局势险恶，但仍然能保持着相当的平静，一语未发。

神木大师日光环顾了四周一眼，接道：“造化城气候已具，如若咱们不能慎重处置，很可能造成了少林寺和造化城的对垒局面，武林道中，都觉着少林寺实力雄厚，未必会有人派来高手驰援，单是少林寺和造化城对决生死，胜负之分，那就很难说了。”

玄方大师道：“胜也胜的很惨，败则全派覆灭，因此，贫僧主张，还是慎重一些的好。”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很有道理。”

玄方大师笑道：“掌门人明察。小弟完全是为少林门户着想，如有开罪掌门人的地方，还望掌门多多的原有。”

玄庄大师笑一笑，道：“玄方师弟，本座觉着，这中间还有商榷的余地，可否让我再考虑一下？”

他实在未想到连神木大师，也会支持玄方的意见，一时间顿觉孤立无援，不知如何才好。

但他表面上，还保持了相当的镇静。

玄方大师笑一笑，道：“掌门人召集一次长老会，并非易事，何不一次决定，传下令谕，也好使人有所遵循。”

玄庄大师摇摇头，道：“玄方师弟，本座觉着兹事体大，如若不深思、熟虑，很可能造成大错、大憾的事，故而必需再多想一想。”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长老会的权威，一直在掌门人之上，也是本派历代长老制订的规戒，如若在这一代掌门人手中破坏，那才是一桩大憾大恨的事。”

玄庄大师道：“玄方，本座还是掌门人的身份，有些事在我的权职以内，似是用不着在长老会中商谈了。”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此言差矣！既是请长老会议决的事，自然是早已超过了掌门人的职权，如是长老会议之事，不能约束掌门人，这长老会似是也不用存在了。”

玄庄大师脸色冷肃，缓缓说道：“玄方。你敢对本座如此顶撞，用心何在？”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如若不肯接受长老会的约束，小弟就是想尊重掌

门师兄，也是尊重不来的了。”

玄庄大师慈眉耸动，双目闪光，冷笑一声，道：“玄方，这虽是长老会，但你不能如此失态。本门戒规森严，切望你不可以身相试？”

玄方大师摇摇头，叹息一声，道：“掌门人，小弟也正在全力维护本门戒规。”玄庄大师道：“长老会虽可畅所欲言，但也不能对本座如此不敬。”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如若觉着小弟有冒犯之处，贫僧愿立刻退席。”

说退就退，霍然站起了身子，转身向外行去。

玄庄脸色一变，道：“当值的护法何在，给我拦下来！”

两个灰衣僧侣，应声而出，挡住了门口。

玄方大师停下脚步，朗朗说道：“掌门人，你既干与了长老会的职权，又如此严厉的对付小弟，实叫人心中不服。”

这时，两个灰衣僧侣，已然欺到了玄方的身侧，道：“师叔，你是自己就缚呢，还是要我们出手？”

玄方大师淡淡一笑道：“这是在召开长老会，你们没有插口的身份。”

目光转注到神木大师的身上，接道：“师叔有何高见，指教弟子。”

两个灰衣僧侣齐声说道：“玄方师叔，弟子奉的掌门之命，如若师叔不肯就范，休怪弟子开罪了。”

神木大师摇摇头，先制止两个灰衣僧侣的行动，道：“掌门师侄，这作法有些太过分了？”

玄庄大师道：“哦！师叔的意思呢？”

神木大师道：“老衲觉着，玄方师侄的处置，太过严厉了一些。”

玄庄大师道：“玄方师弟出言无状，举止失态，竟然要中途退席，这口气，岂不是难忍得很么？”

神木大师道：“长老会一向可畅所欲言，掌门人要包容各方意见，综合之后，再决定可行之法。玄方师侄虽然言语有冒犯掌门人的地方，但他一本大公，并无私恨在内，这一点，老衲觉着他并无大错。”

玄庄大师陡然间觉着自己是那么孤立无援，长老会，似是已落入别人的控制之中。他寄望于神木大师，以他在寺中的身份、声望，助自己一臂之力，或可有所转机。但玄庄失望了。

轻轻吁一口气，神木缓缓说道：“这只是就事论事而言，还望掌门人能够网开一面，放了玄方。”

玄庄大师忽然间感觉到神木大师，也有着很多的可疑之处，对玄方袒护的有些过分。

点点头，玄庄大师举手一挥，两个灰衣护法，应手退了下去。

道：“师叔吩咐，弟子怎敢不遵。”

神木大师道：“玄方，掌门人已不追究你顶撞他的过失，还不谢过。”

这方面，玄方改变的很快，立时合掌当胸，一躬身道：“玄方谢过掌门人的宽恕。”

他究意是一代掌门之才，立时决定暂时把情势缓和一下。先对玄方一挥手，道：“神木师叔已把话说明，事情已过去了，师弟不用多礼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造化城已成气候，志在武林，少林寺就算要闭关自守，不理江湖中事，只怕造化城也下会放过咱们。但讯此时振袂而起，难免会先挡锐锋，两害相权，轻重颇难斟酌，长老会一时间只怕也难作决定，神木师叔暨诸位师兄、师弟，请休息一会。

也可惜机多作一番思考，再行会商大计。”

玄方大师笑一笑，道：“掌门师兄，小弟对此事看法不同。”

忍下一口气，玄庄大师缓缓说道：“师弟又有什么高见？”

玄方大师道：“依小弟看，事宜早决，兵贵神速。我们既然已知造化城志在武林，自应当早谋对策，掌门人既然召开了长老会，想必亦早感计穷，拖延时间，又于事何补？”

玄庄大师心中明白，玄方是逼他就范，心中暗暗震动，表面上却保持了相当的镇静，笑一笑，道：“师弟说的也是，但一时难作决定，除非有人能想出一个新的策略。”

玄方大师道：“小弟之意，闭关自守，任人壮大，自然不妥，但先挡锐锋，不计少林命脉绝续，更非上谋。”话到此处，却故意住口不言。

玄庄大师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良策呢？”

玄方大师道：“良谋难求，小弟觉着，倒有一个中策可用。”

玄庄大师道：“师弟请说！”

玄方大师道：“何不选派一人，和造化城订下和平共存之约。”

玄庄大师哦了一声，接道：“谁能担保造化城能守信约。”

玄方大师道：“就算造化城不守信约，咱们也取得一段缓冲时间，可以从容准备一下。”

一个白眉老僧突然冷笑一声，道：“玄方师弟，小兄不能同意你的高见。”

说话之人，正是率领罗汉阵的玄光大师。

玄方笑一笑，道：“师兄有何高见？”

玄光大师道：“少林寺能受武林同道敬重，就是少林寺一向能主持武林正义，如若派人向造化城求和，不但大损少林威名，而且背弃了武林正义。”

玄方道：“师兄说的不错，不过，武林正义，决重不过少林派门广的存亡绝续，这一点，不知师兄想过了没有？”

玄光大师道：“我想过了，而且，想的很清楚，所以，我等到现在才说话。”

玄方大师道：“这么说来，师兄是早想过了。”

玄光道：“不错。所以，我才主张不能派人到造化城中求和。”

自达摩祖师东来之后，建立了这座少林寺，数百年来，咱们一直是武林中的征象，那些光荣的历史，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手中破坏。”

玄方大师冷笑一声，道：“师兄，那光荣的历史，难道重过咱们少林寺全寺僧侣的生死么？”

玄光大师道：“贫僧的看法是，造化城如若要动少林寺，咱们去求和，也是没有用处，徒然留人笑柄而已如若他不敢和少林寺为敌作对，那就用不着咱们求和了。”

玄方大师微微一笑，道：“师兄，你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要深一层想，那就情形不同了。”

玄光大师道：“怎么说？”

玄方大师道：“咱们所谓求和，不过是策略的运用而已。”

玄光大师接道：“玄方师弟，小兄觉着，咱们现在，没有策略可言。”

玄方大师道：“为什么？”

玄光大师道：“目下，造化城没有找上咱们，似乎也用不着什么策略。”

玄方大师道：“防患未然，制敌机先，小弟的方法，有什么不对？”

玄光大师道：“至少咱们还不知道造化城目下有什么行动，如若咱们先派人去向造化城求和，那不是一大笑话么？”

玄方道：“师兄，既是在长老会中讨论，自然要凭公决，不能以一二人的意见决定。”

玄光大师高声说道：“诸位师兄。师弟，贫僧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轻率决定，是否再多想一会。”

他一连问了数声，场中无人回答。但他却发觉了，有不少目光，偷偷向玄方看去。情势愈来愈明显。玄方已控制了长老会中大部分的人。

玄光大师暗暗叹息一声，又道：“诸位师兄，你们觉着白云师叔的为人如何？”

这时才有一个六旬老僧，点点头应道：“不错啊，咱们应该去问问白云师叔。”

但闻玄庄大师说道：“神木师叔，白云师叔现在何处？”

神本大师道：“他去采集几种药物，要炼制一样丹丸，目下不在少林寺中。”

玄庄大师笑一笑，未再多问。

玄光大师却是听得恍然大悟，忖道：无怪他刚才说的那样大方了，原来，白云师伯不在寺中。

只听玄方朗朗说道：“玄光师兄，小弟越想越觉着不对，这件交易，我们吃亏太大了。”

玄光大师茫然说道：“吃亏，吃什么亏？”

玄方大师道：“造化城是有备而来，而且准备了十年时光，咱们却是连一点准备也没有。”

玄光大师道：“师弟的意思是……”

玄方大师接道：“小弟的意思是，咱们必须争取一些时间，好好的准备一下。”

玄光大师道：“师弟的意思，可是仍要遣人和造化城接触么？”

玄方道：“小弟正是此意，不过，这是为整个少林寺千百位僧众着想。”

玄光大师道：“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就算咱们派人去了造化城，又能有什么样的结果。”

玄方道：“这要随机应变了，无法说出个一定演变的常规。”

玄庄大师道：“这要遣派哪些人去才好？”

玄方大师笑一笑，道：“这要派几个口齿伶俐的人去，我们一面准备，一面要说服对方，拖延时间。”

玄庄大师道：“很有道理，如若真有这么一行，只怕要借重仰玄方师弟的大力了。”

玄方道：“加若掌门人看重小弟，小弟自当全力以赴。”

玄庄大师道：“一旦要与造化城中接触之时，还请师弟帮忙。”

玄方道：“小弟万死不辞。”

玄庄大师缓缓站起身子，道：“此事太过重大，诸位任何决定，都可以影响到少林寺中数百位僧众的生死荣辱，也可能影响了少林寺在江湖上的声誉，本座请诸位再多想想，晚斋之后，咱们在寺中藏经阁再作集会，希望能商付出一个妥善之策，”

玄方一皱眉头、道：“掌门人，两个时辰，又能想到多少事情，何不就此决定，咱们也好行动。”

玄庄大师冷冷说道：“玄方师弟，这件事，老衲就此决定了，师弟不用再劝阻了。”

玄方冷笑一声，道：“掌门人，小弟对此决定，心中难服。”

玄庄大师道：“好吧！你如心中不服，晚斋后咱们在藏经阁还会有一番商讨，那时你再提出意见。”

玄方大师道：“不行！掌门人，咱们既然已经开了长老会，而且也提出来讨论过了，为什么不作一个决定呢？”

玄庄大师道：“这个，本座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决定呢？”

玄方大师道：“少林寺的兴亡断续，和少林寺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贫僧既然是参与了长老会，自然应该有我自己的主意。”

玄庄道：“自然应该有你的主意。不过，这样大的事情，大家都要深思熟虑一番，晚上半日决定，也不为晚。”

玄方大师摇摇头，道：“掌门人的决定，小弟不能心服。”

玄庄大师忍了又忍，最后还是忍耐不住，冷笑一声，道：“玄方，这件事，本座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提意见了。”

玄方大师笑一笑，道：“掌门人，如是小弟坚持不同意你的意见呢？”

玄庄大师道：“师弟一定要反对我？”

玄方道：“小弟不是反对掌门师兄的人，而是反对这件事情。”

玄庄大师道：“为什么？”

玄方道：“为了少林寺，也为了掌门人的职位和尊严。”

玄庄大师道：“本座的尊严，用不着由你师弟担心。”

玄方大师道：“为了少林寺和我自己，总是不错了。”

玄庄大师强自忍下心头的怒火，缓缓说道：“不用再谈下去了，师弟加若心中不服，那就等到藏经阁时再作决定。现在，长老会议暂行结束。”起身向外行去。

情势逼人，他不得不作决断性的处置了。

但见人影一门，玄方突然拦在了玄庄大师的身前，道：“掌门人，此时若不作决定，只怕很难压制下长老会激动的情绪。”

玄庄大师道：“别人都可以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你玄方师弟了。”

玄方道：“小弟一心秉公，长老会中诸位师兄，大都明白，就是神木师叔，也知小弟的苦心，掌门师兄如若不肯答允小弟之求，只怕……只怕……”

玄庄大师冷冷说道：“只怕什么？”

玄方大师道：“只怕掌门师兄很难使咱们心服。”

玄庄大师道：“不服又能如何？”

玄方冷冷说道：“如若是一派掌门身份，让人心中不服，只有两途可循。”

玄庄大师道：“那两途可循？”

玄方道：“一条是请你掌门人辞去现职，一条是少林寺中的长老会，把你掌门人的职位免除。”

玄庄大师哦了一声，道：“玄方师弟，有一件事，我必需说明，师兄对这掌门人的职位，并不留恋。如若我辞去了这个掌门的职位，能使少林寺蒙受利益，小兄立刻可以辞去。”

玄方大师道：“师兄如若不能使长老会对此事感到满意，师兄就算不辞去掌门之位，只怕长老会也不会见容于你。”

玄庄大师道：“玄方师弟，你好像已经控制了长老会，是么？”

玄方大师道：“不敢。小弟只是和长老会中大多数的长老们，看法一致。”

玄庄大师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长老会召开之前，玄方师弟和他们早有默契了？”

玄方大师道：“那倒没有。”

玄庄叹息一声，道：“玄方，你是否想接替掌门之位。”

玄方道：“小弟并无此心。”

玄庄大师道：“如若师弟没有这个用心，为什么你能使长老中人，都是听从你的指令？”

玄方大师道：“那是因为他们同意小弟的意见，觉着这事对少林寺中的关系很大，所以，他们才不肯听从掌门人的令谕。”

玄庄大师道：“玄方师弟，就目下情势而言，你们似是早已经有安排了。”

玄方大师道：“掌门师兄，小弟觉着目下的情况，似是用不着再讨论这件事了，我们应该有所决定。”

玄庄大师道：“我已经说过了，晚斋之后，藏经阁再作决定，可以让我出去了吧！”

玄方大师道：“不行！掌门人如若不作一个明确的交代，小弟不能任你扬长而去。”

玄庄大师淡淡一笑，道：“玄方师弟，你可是逼我出手么？”

玄方道：“掌门人，你如对小弟出手，可曾想到后果的严重么？”

玄庄道：“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玄方道：“你对小弟出手，那无疑是对长老会的决议挑战。”

玄庄怒道：“玄方，我再三相让，你却苦苦相逼，难道小兄真的会怕你不成？”

玄方哈哈一笑，道：“掌门人，你发怒了。需知少林寺千百僧侣的生死大部分握在你一人手中，你如此容易动怒，我又怎敢以此重责大任相托？”

玄庄吸一口气，道：“护法何在，给我拿下送入戒侍院去！”

两个护法应声行了过去。

玄方大师厉声喝道：“给我站住！你们如若真敢动手，别怪我这做师叔的手下无情了。”

两个护法僧侣，都是玄庄的亲信，齐声说道：“师叔，掌门令谕，就算咱们死在师叔的掌下，那也是没有办法子的事了。”

玄方冷笑一声道：“好！两位觉着真的能够对付了我，那就请出手吧！”

只听神木大师冷冷喝道：“不许出手！”

玄庄大师怔了一怔道：“师叔再三拦阻本座下令护法出手，是何用心？”

神木大师道：“少林寺长老会，由来一经召开，必有议决，掌门人却使长老会议而不决，半途而废，老衲觉着，玄方师侄的措施没错。”

玄庄大师冷冷说道：“无怪玄方敢对我如此无礼，原来是有你师叔撑腰。”

神木冷笑一声，道：“掌门人如此责怪老衲，岂不是存心轻藐长老会吗？”

两个中年护法，听得神木大师呼喝之言后，不敢再轻率出手，呆呆的站在一侧，望着玄庄，等候他的指令。

玄庄感觉到事态严重，因为神木不避嫌疑的正式出面，袒护玄方，显然是事先早有默契。

局面发展到这等情形，似乎是已很明显，神木可能是主持其事的人，玄方反成了次要人物。

摇摇手，示意两个护法暂时退下，玄庄缓会把身躯转向神木，道：“师叔，本座想请教一事？”

神木大师笑一笑，道：“掌门人太客气了，有事但请吩咐！”

玄庄大师道：“这少林寺中，以何人的权位最为尊崇？”

神木大师道：“自然是掌门人。”

玄庄大师道：“师叔觉着本座对应付造化城一事的处置有不当之处么？”

神木大师道：“老衲并无此感。”

玄庄道：“师叔对玄方师弟对本座的连番顶撞，有何指教？”

神木大师道：“玄方师侄对掌门人的举动，也许有不敬之处，但他认事之真，老衲却颇表同情。”

玄庄轻轻吁一口气，道：“师叔认为玄方师弟的看法正确。”

神木点点头，道：“老衲正是此意。”

玄庄肃然说道：“师叔，如若本座以掌门人的身份，令谕师叔，你是否愿意听从令谕？”

神木大师道：“这要看掌门人的令谕是否可行。”

玄庄微微一怔，道：“本座传绿玉佛令，神木长老听命。”

神木大师道：“老衲在。”

玄庄道：“玄方不敬尊上，连番顶撞掌门人，着令神木长老立刻出手，擒下玄方，送往戒特院，面壁三年。”

神木回顾了玄方一眼，道：“掌门人，这是长老会，与会长老，都可畅所欲言，不受寺中的戒律限制，法有明文，老衲不能从命。”

玄庄大师道：“师叔可知抗拒绿玉佛令，为不赦的死罪么？”

神木道：“老衲知道，不过长老会是少林寺中最高权威的，其权力尤过掌门人。”

玄庄点点头，道：“长老会已暂停止，掌门人权冠全寺。”

神木大师道：“长老会可以下开，既然开了，就不能任意暂停。”

玄庄沉声说道：“师叔是否早已和玄方师弟有所约定？”

神木淡淡一笑，道：“掌门人想的太多了。”

玄庄大师道：“情势如此，本座不能不如此想。”

神木大师道：“如若掌门人不能尊重长老会，要我这个作师叔的，又怎能敬重你这个掌门人呢？”

玄庄点点头，道：“看来，玄方师弟和师叔合作，非要把我留在这里不可了。”

神木大师道：“长老会可以接受掌门人的辞退，然后，向全寺僧侣说明。”

玄庄哈哈一笑，道：“看来，师叔非要逼我退休了。”

神木大师道：“如是掌门人心存此想，老衲也是没有法子了。”

玄庄大师默察形势，已到了非分出是非不可的局面了，沉吟了一阵，道：“哪一位愿助本座一臂之力，请行过来！”

玄光大师驾先行了过来。

达摩、藏经两阁的主持，紧随在玄光身后，行了过来。

九位长老，再加达摩院、藏经阁、戒恃院三位主持，合计一十二人，算上掌门人，组成了少林寺权威最高的长老会。

玄庄默数人物，连自己只有四人，算一算，是四对九的局面。

但最使玄庄伤心的，是戒恃院的主持，竟然也背叛了他。

黯然叹息一声，玄庄高声说道：“神木师叔，诸位师兄、师弟，本座加有什么不对之地，为何从不闻戒恃院向我提出过什么？”

玄方大师冷冷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目下大势已去，师兄何不辞了掌门之位，免得伤了和气。”

玄庄道：“本座辞去了掌门职位，何人接替本座？”

玄方大师道：“这不劳师兄费心，长老会自会决定。”

玄庄人师冷笑一声，道：“如是本座不肯辞去掌门之位呢？”

神木大师道：“这就是掌门人的不对了。你，不肯辞去掌门之位，岂不是藐视长老会么，老衲既是长老会中的唯一上代遗老，自然要主持大义了。”

玄庄道：“迫我去职？”

神木道：“你用人不当，判事不明，如若还站在掌门人的职位上，岂不是要误了全寺的僧众么？”

玄庄回顾了玄光一眼，道：“玄光师兄意下如何？”

玄光道：“贫僧之意，掌门人不能轻易言退，需知长老会权威虽重，但却从来没有免去掌门职位的事。”

玄方冷冷接道：“每一件事，总要有个第一次。师兄此言，大背众意。”

玄光怒道：“就算长老会免去了玄庄师弟的掌门之位，也不会由你顶替。”

玄方大师道：“小弟并占有掌门职位之心，师兄不用含血喷人。”

玄光冷笑一声，道：“寺中还有白云前辈，何不请他说一句话？”

玄方道：“白云师伯不是长老会中人，如何能够出席长老会议。”

玄庄叹一口气，道：“神木师叔，本座不会辞退，师叔又准备如何呢？”

神木冷笑一声，道：“你轻藐长老会，依戒规应该擒交戒侍隐听候裁决。”

玄庄还未来得及答话，忽见屏风后面转出一个身佩长剑的俊美少年。

是俞秀凡，缓步行入场中。

对俞秀凡的出现，群僧并未表现出惊讶之色，似是此事早已在预料之中。

神木望俞秀凡一眼，道：“掌门人，这一位施主是什么人？”

俞秀凡道：“区区么，俞秀凡。”

玄方大师道：“阁下就是率人夜闯少林寺，勾结本寺掌门人的俞秀凡。”

俞秀凡道，“大师不觉着话说的太重么？”

玄方冷冷说道：“掌门人，这位俞施主，怎会隐藏在方丈室中。”

玄庄大师道：“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飞钹大阵，拦不住别人，人家冲

进了方丈室，我就让他们进来了。”

玄方冷笑一声，道：“不是掌门师兄勾结他们来的么？”

玄庄大师淡淡一笑，道：“玄方师弟，你已经对本座污蔑很多，多几句，本座也不放心上了。”

玄方冷笑一声，道：“掌门师兄，不觉着这些话太过牵强么？”

玄庄大师道：“他们来的很光明，经过了很多关，才进入了方丈室中。”

玄方道：“如若掌门人大公无私，为什么不在大雄宝殿接见他们？”

玄庄大师道：“你说我存有私心，究竟私心何在？”

玄方道：“这个，小弟就知道了。”

玄庄道：“师弟既然不知，那就不该信口开河，欺骗大家。”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你勾结外人之事，可以暂且不谈，但造化城之事，不得不作个决定！”

玄庄大师道：“我已经宣布长老合会议暂时停开，你们一定要开，那是你们的事了。”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不主持长老会议；但你是否承认长老会的决定呢？”

玄庄道：“此事，目下不便答复，等我看到了你们的决议之后再说。”

玄方大师道：“小弟可以代表长老会，告诉掌门人一件事。”

玄庄大师道：“什么事？”

玄方大师道：“掌门人已经被免除了掌门职位。”

玄庄大师淡淡一笑，道：“玄方，长老会可曾决议，由何人代理我掌门之位。”

玄方道：“小弟。”

玄庄道：“玄方师弟，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你处心积虑，就是要谋占这个掌门之位。”

神木大师接道：“这是长老会的决定，和玄方无关，你先背弃了长老会，自然不能怪我们背弃你了。”

玄庄大师道：“师叔说的是，长老会既然决定了免去本座掌门之职，本座自然是应该接受。”

玄方道：“师兄，识时务者为俊杰。”

玄庄大师冷笑一声，道：“可惜的是，在此情景下，本座无法接受。”

神木点点头，道：“想当然耳！但会商已定，回天乏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了。”

玄庄大师道：“如是我坚拒不认呢？”

神木大师冷冷说道：“老衲受长老会的委托，擒你交付戒恃院中定罪。”

俞秀凡突然接口了，道：“人说少林寺为武林道上的泰山北斗，但照在下的看法，却是传言失实了。”

神木大师道：“这是少林派中的家务事，不用外人插口。”

俞秀凡接道：“在下眼不见为净，也就算了。但既然叫在下碰上了，那就只好非管不可了。”

神木大师缓缓站起身子，道：“施主太过自负了。”

俞秀凡道：“在下倒不觉得，大师指点。”

神木大师道：“插手别家门派的亭，只怕很难叫人容忍。”

俞秀凡道：“正如大师适才所言，有些事，是非要容忍不可。”

这时，神木大师已然欺到了俞秀凡的身侧。两人相距也就不过是三四尺远。

第四十九回 肃清内奸 展开攻势

俞秀凡右手紧握剑柄，双目盯注在神木大师的身上。神木大师看了俞秀凡握剑的姿势一眼，停了下来，未再向前欺进。显然，俞秀凡的握剑姿势手法，使他心中有所警惕。

玄方突然一侧身，道：“杀鸡焉用牛刀，这件事，由弟子出手就是，”其实，他势在言前，口中说话之时，右掌已然递出。

俞秀凡右手握剑未动，左手拍出一掌，硬接下玄方的掌势。双掌相触，响起了一声蓬然大震。俞秀凡被震的向一侧横跨了两步。

但玄方也未占光，也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

神木大师突然一伸手，身子随着向前伸的手臂，忽然间飞了起来，疾如流星一般冲向俞秀凡。

俞秀凡右手紧握的剑柄，一直准备对付神木大师。但见寒芒一闪，一片剑光，绕身而起。

神木大师但觉俞秀凡全身都为剑光笼罩，竟然无处下手。

他武功之高，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倏忽前进，但在一吸气间，人又退回了原处。

俞秀凡横剑当胸，冷笑一声，道：“两位大师配合的很好啊！”

神木大师只觉脸上一热，道：“施主左掌，右剑，似也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他究竟是有身份的高僧，对俞秀凡这等独拒两人的攻势，心中佩服异常。

俞秀凡道：“大师夸奖了！”

玄庄大师眼看着神木大师用出了少林寺中七十二种绝技之一的“飞龙手”，心中暗道：糟了，俞秀凡非伤在神木大师的手中不可。

心想救援，已是不及。

他定力深厚，虽然心中震撼不已，但却忍下来未叫出声。

出人意外的是，俞秀凡以闪电一般的拔剑速度，封住了神木大师的一招飞龙手。

少林寺在场群僧，个个都心中震动了一下。

玄方一皱眉头，道：“师叔，这人对师叔无礼看来是饶他不得了。”

言中之意，是暗示神木大师，施展杀手，一击取对方之命。

神木大师表情严肃，缓缓由项下取下了一串佛珠。

玄庄脸色一变，道：“师叔，不可施下毒手。”

俞秀凡心中暗道：百弩齐发，我都能避得开，何况这一串佛珠。但见玄庄神色慎重，倒不好出言反驳。

神木大师冷笑一下，道：“少林寺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如若不把此人毁在寺中，不但师叔的一生英名尽付流水，少林寺亦将难洗此污。”

玄庄大师道：“师叔，就算咱们要对付俞秀凡，也应该用一些光明正大的手段，若用佛珠伤人，岂不是有失咱们少林寺的气度和荣誉。”

神木大师脸上微变，道：“掌门人的意思，是要老衲凭仗真实的武功，胜过俞秀凡了。”

玄庄大师冷冷一笑，道：“如若师叔还愿替少林寺留下些面子，那就不妨用些光明的手段，对付俞秀凡。”

神木大师道：“玄庄，你已被长老会免去了掌门之职，只是你自己不肯承认长老会的决议罢了。”

玄庄大师直气的全身微微颤抖，但他究竟是有道高僧，还能忍下未言。

俞秀凡突然向前行了两步，一拱手，道：“大师，俞某有一事请教。”

神木大师道：“什么事？”

俞秀凡道：“造化城中，隐藏了无数高手，眼前就要发动一场血雨腥风的江湖大劫，贵寺是领导武林同道的盟主，不思挽救这一场浩劫，却还在自相争权夺位。”

神木大师道：“这是我们少林寺中事，和施主何关？实在用不着你来插手。”

俞秀凡道：“在下不是插手，在下来自造化城。”

玄方大师突然接口说道：“俞秀凡，玄庄师兄为你阁下的挑拨，已经失去了掌门之位；少林寺不会相信耸听危言，我们也不会受你们挑拨，先当锐锋，让别人坐收渔利。”

俞秀凡道：“如若人人都有大师这等想法，造化城主可以兵不血刃，就统率江湖了。”

玄方大师道：“俞施主可以率领着用毒高手，不惜以命作注，冲入少林寺，为什么不率领这批人手，和造化城主决一死战呢？”

俞秀凡道：“我们愿为前驱，但要少林寺出面召集各大门派，共御强敌。”

玄方道：“阁下已把信息传入少林寺中，此刻已经没有你的事了，杀死本寺中僧侣的事，我们也可以不予追究，你们可以去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大师，我们既然来了，就得把事情办好。”

玄方道：“俞少侠可是想威胁本寺么？”

俞秀凡道：“谈不上威胁。在下等千辛万苦才找上少林寺，如若不把事情办个明白，那岂不是完全白费精力。”

玄方大师道：“你要我答允什么，干脆把条件说出来吧！”

俞秀凡道：“第一，我们要贵寺答允对抗造化城主。”

玄方道：“既有第一，想来必有第二了。”

俞秀凡道：“第二么，你们不能免去玄庄大师的掌门之位。”

玄方怒道：“两个条件，我们一个也不能答应。”

俞秀凡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少林寺所以会受蒙蔽，就是寺中有一些所谓高僧，如阁下这等长老阶级的人物，心怀叵测，早已和造化城主勾结，谋图个人名位，把少林声誉、江湖正义，抛诸九霄云外。”

玄方道：“施主，血口喷人，羞骂贫僧，不知是何用心？”

俞秀凡道：“除你之外，还有那位神木大师，以及和你们站在一边的少林长老。”

玄方哈哈一笑，道：“施主，一篙打倒一船人，少林寺中最权威的长老

会，被你骂的一文不值了。”

俞秀凡冷冷说道：“用不着挑拨，玄庄大师庄严、公正，不但身受少林寺中的弟子拥戴，而且也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凡是参与逼退玄庄大师辞去掌门之位的人，都是少林寺中的叛徒，武林中的败类。”

这几句话说得很重，神木大师和身后群僧，个个都听得脸色大变。

但除了神木大师和玄方大师之外，都缓缓的垂下了头。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你们都觉得惭愧，是么，既然还知道惭愧，为什么还要听从玄方和神木的指使？”

垂首群僧，似都是有苦难言，面面相觑，却无一人开口。

俞秀凡轻轻叹息一声，道：“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如若你们都还有惭愧之心，现在，还来得及改变。”

神木身后群僧中，突然有一个大步行了过来，直到玄庄大师的身前，突然跪了下去，道：“小弟玄慈，向掌门人领罪。”

玄庄大师合掌当胸，低喧佛号，道：“过而能改，仍属完人，师弟请起来吧！”

玄慈大师一拜起身，道：“多谢掌门人的恩典。”

玄庄一挥手，玄慈迟到了掌门人的身侧。

俞秀凡道：“是非在人心，诸位大师都是有道高僧，想来心中早已把是非分得清清楚楚了。”

不容俞秀凡把话说完，玄方大师已抢先说道：“玄慈，你忘记了你的誓言么？”

玄慈道：“没有忘记。”

玄方道：“既然还记得立之誓言，你还敢不守誓约？”

玄慈庄肃他说道：“如若我真的会违背誓言而死，贫僧宁愿立刻死去。”

玄方大师道：“你会的！”

提高了声音喝道：“你立下什么誓言，记得么？”

玄慈道：“有违誓言，立刻暴毙。”

玄方大师哈哈一笑，道：“玄慈，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玄慈道：“脱去臭皮囊，魂登西天上，贫僧不会再受死亡威胁了。”

玄方大师突然右手一挥，铙的一声，一声脆响，传入耳际。

说起来真有些不可思议，那一声脆响入耳，玄慈突然捧腹蹲了下去。

第二声脆响，接连传出。玄慈大叫一声，仰卧于地，七窍流血，气绝而逝。

这变化，来的大突然，俞秀凡和玄庄大师，眼看着玄慈死去，却无法解救。

玄庄大师呆了一呆，道：“玄方，你用的什么手段，伤了玄慈？”

玄方冷冷说道：“他立下了毒誓，自己又不肯遵守，所以应了誓言。”

俞秀凡道：“哼！故弄玄虚。”

玄方大师道：“好好的玄慈，突然死去，俞少侠又如何解释呢。”

俞秀凡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但闻一个女子声音，接道：“这不是什么难事。”

说话的是五毒夫人，缓步行了出来。

玄方一皱眉头，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接道：“湘西五毒门的五毒夫人，阁下听说过吧？”

玄方道：“女施主声名狼籍，想不到竟然也和敝掌门人，勾结在一起。”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当今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我会用毒，所以，我的声名不好。但大师用毒之能，不在我之下，可怕的是，却没有人知道。”

玄方道：“少林寺正大门派，贫僧怎么会用毒？”

五毒夫人指着玄慈的尸体，道：“这一位大师，就死在奇毒之下。”

玄方大师道：“女施主信口胡言。”

五毒夫人接道：“这是造化城主的把戏，想不到竟然传到了少林寺中来了。”

玄方脸色一变；道：“你含血喷人。”

五毒夫人笑一笑，接道：“玄方，有一种毒，人服了后，听不得金玉相击之声，如若我没有说错，你袖中藏有金、玉之器，金玉互撞。

其声铮铮，中毒人会立刻毒发而死。”

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缓缓接道：“玄方，别忘了，造化城主的用毒手法，大半出于我手，你这套把戏，是班门弄斧，孔夫子门前卖诗文了。”

玄庄点点头，道：“女施主，这么说来，玄方确然早已和造化城有勾结。”

五毒夫人道：“若他们未拿出这套把戏之前，贱妾还不敢妄言，如今事实俱在，那是铁证如山了。”

玄庄神情冷肃道：“玄方，你还有什么话说，少林寺待你不薄，贵为长老会中一员……”

玄方冷笑一声，接道：“玄庄，你已经被免去了掌门之位，还有什么身份，来干涉到本座的事？”

玄庄大师微微一笑，道：“玄方，你是什么身份，敢这般自称？”

玄方大师道：“如若说，我已经长老会的商决，接掌了少林门户，你可服气？”

玄庄大师摇摇头，道：“玄方，你勾结造化城，谋害了玄慈师弟，罪无可逃，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以解说的？”

玄方大师道：“我用不着向谁解说。”

玄庄厉声接道：“孽障！事实具在，你还敢如此张狂么？”他口中虽然声色俱厉，但却一直未下令出手。

原来，玄方一方，人手众多，还有神木大师为助，所以，玄庄不敢轻易下令出手。

玄方快步行到神木大师的身侧，低声道：“师叔，玄庄似是早已有备，咱们应该如何处置？”

神木大师低声道：“先下令封锁方丈室，不许其他的僧众接近。”

玄方点点头，道：“俞秀凡这班人……”

神木大师道：“调入十二金刚对付他们。”

玄方道：“玄庄呢？”

神木道：“由老衲对付，你和几位长老，对付玄庄的随身护法。”

玄方得到了指示，胆气一壮，道：“法雷何在？”

一个中年的僧侣，突然由外面行了进来，遥遥一合掌，道：“弟子在此。”

玄方大师道：“要十二金刚进来，你率领其他的人封锁方丈室。

不许有人接近。”

法雷应了一声，转身而出。

玄庄笑一笑，道：“玄方，你们早有准备了。”

玄方道：“谈不上什么准备，不过，对俞秀凡等一班人很不放心，不得不稍作安排。”

玄庄大师道：“玄方，事到如此，你竟还不肯认账，你这人不只是阴森好险，而且还有些虚诈，无救了。”

玄方大师虽然脸厚，也不禁脸上一热，道：“其实，就算我承认了早有预谋，你又能如何？”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好！这还算有一点英雄气概。”语声一顿，接着道：“记得五年之前，有人告诉过本座，说你训练了十二金刚，想不到这竟是十分真实的事。”

玄方大师道：“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他们，小弟相信，师兄看到之后，定然十分的惊奇。”

玄庄道：“有这等事么？”

谈话之间，十二个僧侣，鱼贯行了进来。这十二个僧侣的年纪不大，都在三十岁左右。

玄庄大师看清楚了来人之后。不禁为之一呆。敢情这十二个僧侣，都是法字辈中的优秀弟子，其中半数，都是玄庄寄望根深的人，也是被玄庄看中的人。这些人，二十年后，可能都是少林寺中最当权的僧侣。

突然问，玄庄有着心疼的感觉，他悲痛下一代优秀的弟子，为什么都会被玄方收罗旗下，为什么甘愿作出背叛少林寺的事情。

玄方哈哈一笑，道：“师兄，是不是有些意外的感觉？”

玄庄点点头，道：“确是有些意外，但老衲觉着很奇怪。”

十二金刚缓缓散开，隐隐间采取了一种合围之势。

玄方道：“师兄，有什么不解之处，不妨请问。”

玄庄道：“这些人的身上，可受着禁制么？”

玄方道：“没有，他们都很好。”

玄庄大师道：“怎会受你所惑？”

玄方道：“他们现在师兄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同问他们？”

玄庄点点头，望着平日最为喜爱的一个弟子，一招手，道：“法静，你过来！”

法静只回头望了玄庄一眼，人却肃立下动。玄庄有着身受重击的感觉，顿感一阵目眩。

玄方却淡淡一笑，道：“法静，过去啊，玄庄师伯叫你。”

法静缓步行到了玄庄身前。平日他最是多礼，此刻却木然不言，连手也未拱一下。

强忍着激动的心情，玄庄缓缓说道：“法静，你还认识我么？”

法静道：“认识。”

玄庄道：“我是谁？”

法静道：“过去的掌门人，玄庄师伯。”

玄庄道：“过去的掌门人？现在的掌门人又是谁？”

法静道：“现在掌门人是玄方师叔。”

玄庄道：“过去，你好学不倦，经文、武功，造诣都很不错。”

法静道：“师伯夸奖。”

玄庄道：“你现在，似乎是完全变了。”

法静道：“弟子倒不觉得。”

玄庄沉声道：“你们十二人，都是法字辈的弟子，和他人有何不同，为什么要自称十二金刚。”

法静道：“十二金刚，并非凭口称述，师伯不信，何不考考弟子们一下？”

玄庄道：“好大的胆子。”

玄方冷冷接道：“师兄，你应该已感觉到，你在寺中的人望，已然低到何等境界，虽然让出掌门人之位，实也没有什么好感慨的了。”

玄庄点点头，道：“还不算太晚。”

玄方接道：“还不算太晚，师兄还能耍出什么花招？”

玄庄大师淡淡一笑，道：“玄方，你在少林寺中，不止建立这十二金刚这一股力量吧？”

玄方道：“少林寺的僧侣，我们至少控制了一半。还有一半，虽然没有受我控制，但我相信他们会被多数征服。想想看，你还有好多人？”

玄庄神情出奇的平静，合掌当胸，低声祈祷道：“我佛有灵，为了少林寺的前途，传统，弟子要开杀戒了。”

他神情庄严，自具一种威力，玄方、法静虽然距离他不远，但却不敢暗施攻击，反而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回顾了玄光等身后僧侣一眼，玄庄缓缓说道：“你们都向后退开一些。”

想到玄慈之死，玄光等为之愕然，缓缓向后退去。

俞秀凡突然说道：“大师，咱们可否插手？”

玄庄道：“可以，贫僧重整了少林寺的规法之后，自会尽出全力，和造化城一决胜负。”

目光一掠五毒夫人，接道：“贫僧还要请问女施主一事。”

五毒夫人道：“大师吩咐！”

玄庄道：“看他们是否也中了毒？”

五毒夫人道：“他们双眉之间，隐隐泛起了一层黑气，那就是中毒之征。”

玄庄道：“多承指点。”

五毒夫人道：“略效微劳而已，算不得什么。”

玄庄大师提高了声音，道：“法静，你们都听到了吧？你们个个都身中奇毒，为什么还甘愿为人效命，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能够立刻回头的人，既往不究。”

法静摇摇头，道：“玄庄师伯，不用想说服我们了。就算我佛现身，舌班金莲，也无法使人们听你令谕。”

玄庄道：“法静，你神志清明么？”

法静道：“清明得很。”

玄庄道：“既然神志清明，难道你连是非也不能分辨了么？”

法静苦笑一下，道：“不但是我，十二金刚中人，没有一个会为师伯说服，你不用枉费心机了。”

玄庄厉声说道：“难道你们还敢和我动手不成？”

法静道：“为什么不敢？”

俞秀凡一闪身，道：“大师，请留下精神，对付主脑人物，对付十二金刚，由我俞某人代为效劳如何？”

玄庄道：“俞少侠，十二金刚，都是本寺中优秀的人才，你要多小心了。”

俞秀凡道：“在下知道。”

玄方突然哈哈一笑，道：“法静，你们一齐出手，对付这等狂徒，用不着和他们客气了。”

俞秀凡道：“对，十二金刚同行同现，想来定已练成了合搏之术，诸位一起上，既可发出合搏的威力，俞某人也可以省一点事了。”

法静没有讲话，一挥手；忽然间，寒光闪动，四把戒刀，分由四个方位攻了过来。

十二金刚中，四个人，出了手。俞秀凡只见戒刀来势，已知不是好对付的人物，长剑疾转，闪起了一片护身剑幕。当当两声金铁交鸣，封开了两柄近身戒刀，闪避过了另外两柄戒刀。

俞秀凡虽脱围而出，但内心中却凛骇不已。四个僧侣手中的戒刀沉重，力道强猛。

忽闻金风破空，另外四柄戒刀，疾如闪电一般，又一次合围而至。

一样的方位，一样的角度，四把刀封住了八方去路。除非硬接一刀之外，另无脱围之法。

但这一次，俞秀凡只接下了一刀攻势，运剑全力反击，人随剑冲了过去。当的一声金铁大震，一僧被阻，手中的戒刀也被封震开去。俞秀凡就借那一刹空隙，闪身而出。

但他忘了四僧也有了上次的经验，戒刀落势奇快，俞秀凡人虽脱围而出，但觉背上一凉，三道寒芒，掠体而过。两刀划破了身上衣服，一刀中背，划伤肌肤，鲜血涌出，片刻间湿透了一半衣衫。

伤的 not 轻，好的是还未伤到筋骨。但俞秀凡身上的一件青衫，却被划了三个大口子。

五毒夫人一皱眉头，道：“俞少侠，伤势如何？”

俞秀凡吸一口气，道：“伤的不太轻，但在下还忍得住。”

第三波攻势，包括了法静在内，已布成了出手的阵势。但却停下来没有出手。

玄庄大师双眉轩动，沉声说道：“俞施主，这一阵让给老衲。”

但见人影闪动，无名氏、金钊翁、冷萍、汤兰等，全都疾掠而至，各执兵刃、暗器，监视着十二金刚。

俞秀凡道：“大师！在下有一句话，不便出口。”

玄庄大师接道：“但说无妨。”

俞秀凡接道：“他们合击的刀法，非常凌厉，除了以牙还牙之外，很难破解。”

玄庄大师道：“俞少侠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我怕伤了贵寺中人，不敢全力反击。”

玄庄大师叹口气，道：“俞少侠，事到如今，你不用顾虑这些了，施主伤势不轻，由老衲挡一阵吧！”

俞秀凡道：“可以杀人吗？”

玄庄大师道：“可以，这些人已经丧心病狂，不是少林门中人了。”

俞秀凡点点头，道：“有大师这么一句话，在下就可以下手了。”

喝声中，突然攻出一剑。

但见寒芒一闪，急如流星一般，攻向了法竟大师。

法静右手一抬，戒刀突然闪起了一片寒芒，浑成了一片刀幕。

这一刀，颇具奇幻之变，亦有着俞秀凡那一护身一剑的威势。但闻一声金铁交鸣，法静右手戒刀，竟把俞秀凡的一剑封开。

但见俞秀凡随着那一刀的来势，挥剑直洒，攻向另一个僧侣。

这一剑之快，快的如流星闪光一般。

那僧侣还未来及举起手中的戒刀，剑芒已然刺入了前胸。

那僧侣前胸中剑，但却未发出一声呻吟，右手一抬，戒刀如电，迎头劈了下来。

这一刀，来势奇猛，也显出了那和尚的瞠悍。俞秀凡一收剑势，闪迟离开，避过一刀。

那僧侣身子一颤，突然倒摔在地上。

十二个僧侣，死了一个，突然间整个的阵势变化，也受了影响。

俞秀凡闪开过一刀之后，突然回剑倒刺，攻向了另一个僧侣。

十二金刚的阵势，变化上稍受阻碍，俞秀凡的快剑攻势，也得从容发挥。

但见寒芒连闪，四个僧侣，又各自中了一剑。十二僧侣排成的阵势，至此完全失去了变化作用。

群僧的阵法，虽然失去了作用，但却各自发挥了本身的武功。

只见刀光连闪，七八柄戒刀，纷纷攻了过来。俞秀凡人随剑走，穿行于一片刀光之中。

闪转的寒芒交替中，不时响起闷哼之声。鲜血在寒刃中迸射。

这是一阵很惨烈的搏杀，俞秀凡快剑发挥出了无比的威力，片刻之间，十二僧侣，全部中剑。

十个受伤的僧侣中，有五个伤得很重，已完全失去了再战之能。七个和尚，手中举着戒刀，似是还准备再战。但却都站在原地，未立即出手，不知是已被俞秀凡的快剑震慑，还是等待令渝。

片刻间，连伤十二金刚，不但玄庄大师看得心中敬佩，就是神木大师也为之脸色大变。

玄方大师更是惊骇异常，神情茫然，不知该如何应付。

俞秀凡的剑缓缓举起，摆出一个剑式，冷冷说道：“诸位如若觉着还有再战之能，那就请出手！”

法静似乎是十二金刚中领班，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俞秀凡不见群僧出手，冷笑一声，又道：“诸位受伤，杀之不武，但诸位如是无意和我动手，那请闪开去路。”

法静微微挥手，七僧缓缓而退。

俞秀凡的剑式，转向了玄方。

玄方是识货人，目光一掠俞秀凡摆出的剑丸骇然说道：“惊天三剑！”

俞秀凡道：“玄方，你亮兵刃！”

玄方面色渗白，回顾了神木大师一眼，道：“师叔，这惊天三剑、可有破解之法？”

神木缀缀行了过来，道：“你闪开，我来应付。”伸手拔出玄方佩带的戒刀。

这不过刹那的时光，神木已越过了玄方和俞秀凡保持了对峙之状。

神木的脸色很凝重，手中的戒刀，高举过顶，两道目光，不望俞秀凡，

却望在戒刀上。

这是一个奇怪的刀式，俞秀凡只看的茫然不解，也不敢轻易出手。少林寺中的长老，岂可轻侮。

这样一个怪异刀势，完全脱出了刀法的规范、对敌的常情，反使得俞秀凡不敢对他出手。

玄庄突然长叹一声，道：“俞少侠，这是达摩九式中演化出来的伏魔一刀，俞少侠不可请敌。”

俞秀凡心中暗道：“他看也不看我一眼，怎知我几时出手，心中念转，口中问道：“大师，他不看我，怎知我几时出手？”

玄庄道：“他所持戒刀的角度，有反光，你一动，他立刻可以由刀光的反映中看到，挥刀还击。”

俞秀凡抬头看去，果然发觉神木大师手中举着的戒刀，不停的转动。

点点头，俞秀凡缓缓说道：“多谢大师指点。”

玄庄大师道：“这一刀威力绝伦，决不是任何人所能抗拒。”

俞秀凡道：“大师，这伏魔一刀，可有破解之法？”

玄庄大师道：“这一刀，贫僧没有学过，只知这一刀威力绝伦，但却不知道它的内情如何。”

俞秀凡道：“试试吧！在下也会以最凌厉的一剑，和他作生死一搏。”

神木大师一直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转动着手中的戒刀。

玄庄大师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件重大之事，道：“俞少侠，这伏魔一刀，威力绝伦，但却有一个缺陷。”

俞秀凡道：“什么缺点？”

玄庄大师道：“这伏魔一刀，无法抢先攻袭敌人。”

俞秀凡道：“为什么？”

玄庄大师道：“如若要抢先攻击敌人，那就无法由刀光的反映中，看到敌人攻击的影子，可能会影响到这伏魔一刀的变化。”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佛法降魔，不离仁慈，想来这伏魔一刀，是寓威力于防范之中。”

玄庄点点头道：“俞少侠，身受刀伤，仍能保持着灵台清明，实是武林之幸。”他突然对俞秀凡生出了无比的敬意。

俞秀凡突然收了长剑，退后了一步，对神木道：“大师，咱们用不着各出全力一拼。造化城主通天下武功，连暗器也把武林中最厉害的几种集于一身，在下还想留着这有用之身，能和造化城主一战。”

神木收了戒刀，表情是一片严肃，谁也不知道他心中想的什么。只见左手握着刀柄，右手食、中指，挟在刀身之上，用力一扭，竟把一柄纯钢打成的戒刀，扭断了一截。

片刻之间，一柄戒刀，被他扭断成七截，一语未发，缀步向外行去。

玄方心头震动，急忙叫道：“师叔，意欲何往？”

神木恍如未闻，仍然举步而行，离开了方丈室。

玄庄冷冷喝道：“玄方，神木师叔究竟是修养有素的人，顿悟前非，立刻回头，苦海无边，你难道非要沉沦至灭顶么？”

玄方苦笑一下，道：“玄庄师兄，藏经阁经橱中，藏有解药，小弟罪孽深重，无颜再生人世，我要去了。”突然反手一掌，自击在天灵要穴之上，身躯一幌，倒摔在地上。

他说去就去，落掌奇快，玄庄等想救援，已自不及。

这时，留在玄方身后的诸位长老，突然一个个盘膝坐了下去。

玄庄突然大声喝道：“佛门广大，无所不包，你们怎的如此痴呆？”

俞秀凡心中正在奇怪，这些和尚们怎的一个个盘膝坐下。听得玄庄大喝之声，心中才突然醒悟。原来，这些少林长老们，一个个觉悟前非，都准备以死领罪。

心中念转，急急接道：“诸位大师，在下不是佛门中人，不懂佛法因果之说。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仍是完人。诸位如自知有罪，赎罪之途，理应以数十年苦修艺业，为武林开太平，为苍生结善缘。自绝一死，岂不有负数十年的苦修了？”

盘坐群僧中，忽有一僧缓缓站起身子，道：“俞少侠，我等身受奇毒，就算我活在世上，无能力少林寺出力了。”

玄庄道：“玄方师弟，一点灵光未昧，死前觉悟前非，解药现存在藏经阁中，我立刻着人取来，诸位师兄师弟：身中之毒岂不可立刻解去了。”

那站起身子的僧侣，突然叹息一声，道：“掌门人，我们中毒的人就算服了解药，也一样身受控制。”

玄庄道：“这话怎么？”

那僧人接道：“我所玄方说过，这药物含有双重毒性，他能掌有的解药，只能解除一种毒性。”

玄庄大师道：“玄月师弟，可知晓是两种什么样的毒性？”

玄月道：“我们服的毒药不同；第一重奇怪的毒性，连玄方师兄也不知道破解之法；第二重毒性，却在玄方师兄的控制之内，适才玄慈师兄之死，掌门人已经亲眼看了。”

玄庄大师叹口气道：“为什么玄慈死亡，你们却毫无伤害。”

玄月大师道：“每人的音带不同，伤害我们的声音，也各有异。

玄方师兄，控制了我们的生死，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之命。”

玄庄大师道：“原来如此。”

玄月道：“所以，我们若活着，也是身难由己，玄方师兄只能交出解除第二重毒性的药物，却无法交出解去第一重毒性的药物，因为连他也不知道。”

玄庄大师道：“就算你们真的服了两重毒性的药物，也不用立刻死亡，最坏的办法，你们暂离少林，逃开这一场屠杀。”

玄月道：“玄慈师兄之死，掌门人应该已经知道了厉害，我们无法想象第一重毒性是什么，也不知躲起来是否有用。何况，我们内心中都觉着愧对掌门人，也愧对整个的少林寺，只有自绝一死，才能安心。”

俞秀凡低声道：“大师，五毒夫人为当世中有数的用毒高手，何不向她请教一二？”

玄庄道：“不是俞少侠提醒，贫僧几乎忘怀了。现有用毒大行家在此，贫僧竟然忘记请教了。目光转到五毒夫人的身上，接道：

“女施主部听到了？”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都听到了。”

玄庄道：“世上真有两重毒性的毒物么？”

五毒夫人道：“毒药，只有那几种，施用之法，全在调配之上，配出两重毒性的药物，并非难事。最好的配毒高手，可以配出三重毒性来。”

玄庄大师道：“那么，女施主自然能解这二重之毒了？”

五毒夫人道：“不能，每一个调配毒药的人，手法都不同，其用心也不一样，所以，另一个人就无法找出到两种毒性的解药。”

俞秀凡道：“夫人，这么说来，我们完全无法可施了。”

五毒夫人叹息一声，道：“就贱妾所知，天下用毒高手中，只有一个人能够调配二重毒性的解药。”

玄庄大师道：“什么人？”

五毒夫人道：“花无果。除了这位神医之外天下再无人能够配出非自己调制奇毒的解药。”

玄庄大师叹道：“这位神医已然失穹多年，我们又如何能找得到他？”

俞秀凡道：“夫人，有没有可想之法？”

五毒夫人道：“有！但成败难料。而且，还需要很多的时间摸索。”

俞秀凡道：“不管多大的代价，我们都要付出去，解去这几位大师身上之毒。”

五毒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俞少侠，至少要两月时间，才能找出毒性。”

俞秀凡接道：“夫人，咱们就用两个月时间试试。”

五毒夫人道：“目下形势紧急，我哪有两个月的时间，为这些高僧疗治毒伤？”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夫人，咱们用心在救人，夫人研究毒物。

也在救人，目标相同，用心一样。”

这时，那些身中奇毒的僧侣，所有的目光，都投在俞秀凡的身上，流露无限敬佩。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还有一件事，贱妾没有说明。”

俞秀凡道：“夫人请说！”

五毒夫人道：“要想试验出二重毒性的作用，必需要五条人命。”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五条人命，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因为，我要用他们试验出这些毒性，才能找出他的毒性作用。”

俞秀凡道：“一定要活生生的人么？”

五毒夫人道：“一定要！而且，还要很健康的人，身体无病，试验才不会出错。”

俞秀凡道：“这个就有些困难了。”

玄月道：“俞少侠，你的盛情、仁慈，我们心领了。五毒派掌门人说的不错，目下大局紧急，掌门人没有时间。为了我们几条老命，可能会耽误了更多的性命，何况，还要五条人命试验毒性。”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不知道在少林寺中布置了多少耳目，所以，我们没有法子预料造化城什么时间可以攻来，但造化城主可以控制这时间。”

玄庄大师点点头道：“掌门人说的是，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先计划抗拒造化城的攻势要紧。”

目光转注玄月大师等身上，说道：“诸位师兄弟，先解第二重毒，然后，躲在少室峰后一处隐密所在，好好的休息一下。”

玄月大师道：“掌门人放心，一旦我们发觉到自己无法控制毒性时，我们会自绝而死，决不有辱少林门声。”

玄庄大师点点头，正容说道：“好！我佛有灵，自会护佑你们。”

神木离去，玄方自绝，中毒受制的少林僧侣们失去了控制，局面暂时回复了平静。

玄光取到解药，中毒群僧分别服下。

玄庄大师计点了一下，中毒的僧侣，竟然有一百余人。

而且，这些人，大都是少林寺三代僧侣中的精英人物。

玄庄暗暗吃了一惊，回头对俞秀凡一合掌，道：“俞少侠，如非你及时而至，少林寺用不着造化城来对付我们，再过一年半载，整座少林寺，都会变成了造化城一处分舵了。”

俞秀凡道：“这样厉害，在俞某也感到意外。”

金钊翁突然插口说道：“掌门方丈，少林寺元气大损，抗拒造化城，只怕实力不足，但以掌门人的威望，只要登高一呼，江湖九大门派，必有一半人可以挺身而出。”

玄庄苦笑一下，道：“贫僧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不知是否会成事实。”

金钊翁道：“什么事？”

玄庄大师道：“以少林寺门规的森严，就被造化城乘虚而入，其他的门派，未必有少林寺这样森严的门现，只怕也早被造化城渗透了。”

金钊翁道：“这话不错。”

玄庄大师道：“所以，两位不要多费心了。贫僧觉着，现在求人已然不及，少林寺还有八百位僧侣，其中，有二百名以上，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对抗造化城主，贫僧相信可以和他们一决胜负。自然，主要的还要请诸位对付造化城的主要人物，贫僧全力支援你们就是。”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就这样决定了，大师有什么详细的计算。”

玄庄道：“此事重大，自然不能不作一番仔细的策划。”

为了使计划不泄漏出去，俞秀凡和玄庄大师举行了一次很机密的会议。

双方参与的只有四个人，俞秀凡、五毒夫人，与玄庄和玄光大师。

四个人研商了对付造化城的办法，然后，分头行事。俞秀凡率领群豪，离开了少林寺。

五毒夫人望望那庄严的少林寺门，轻轻吁一口气，道：“少林高僧，究竟是正大门户中人，早知玄庄大师是那样一位正直人物，十年前我就会透露造化城主的消息，那时他正在埋首筑造造化城的机关，当时少林寺的力量，必可一击成功。”

俞秀凡道：“只可惜咱们没有时间了，少林高僧如此，武当山上的道士，大概也都是正义之士。”

五毒夫人道：“交给玄庄大师吧！咱们该立刻行动了。”

目光转到了桃花童子的身上，道：“桃花童子，造化城主什么最可怕？”

小桃童怔了一怔，道：“他一身武功最可怕。”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的确很可怕，不过，现在咱们遇上了造化城主，未必就会怕他了。”

小桃童道：“夫人，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五毒夫人道：“一对一，咱们谁也不是造化城主的敌手。但如俞少侠、水燕儿和我三个人联手对付他呢？”

小桃童道：“这个么，在下就不敢说谁胜谁负了。”

五毒夫人道：“最可怕的不是造化城主本人。”

小桃童道：“不怕造化城主，咱们应该怕什么人？”

五毒夫人道：“怕他布置在江湖上的耳目。”

小桃童啊了一声，道：“我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你明白什么？”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明白夫人的意思，是希望我带你们消灭造化城主布置在江湖上的耳目。”

五毒夫人道：“正是如此。你是造化城主的耳目之一，我想其中定有连络的暗号。”

桃花童子点点头，道：“有。”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忽略了你，但目下你却是使他吃亏最大。”

桃花童子道：“好！我试试看。”

五毒夫人笑道：“你要我们如何配合你？”

小桃童沉吟了一阵，道：“你们不能这样浩浩荡荡的行动，他们一见就怕了，怎敢再和我连络。”

五毒夫人道：“我们配合你。”

桃花童子点点头，说出了一番计划。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大镇，四通八达的码头，江州。

小桃童恢复了过去的装束，穿着一身化子装。

江州著名的临江楼，临江而立，正是客来客往的时候，临江楼前，人如穿梭。

小桃童就在临江楼前，摆出了一个不起眼的姿态。

不到 7 盏茅的工夫，忽见一个中年汉子，行了过来。那是一个穿着青衣褂子的脚夫模样。

他行到桃花童子的身前，轻轻咳了一声，道：“东面日出西边月，一头水桶一头火。”

桃花童子笑道：“东面日出被云遮，西边月儿江中落，火烧水来，水浇火。”

穿着青布褂子的人，缓级由桃花童子的面前行过，道：“小兄弟，跟在我后面来，小心一些，目下这地方，云集了很多的江湖高手。”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大哥带路。”

青衣大汉，应了一声，快步向前行去。

桃花童子远远的追在那青衣大汉身后，保持着三丈左右的距离。

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人追踪桃花童子，其实，改扮易容的俞秀凡，五毒夫人等，分别扮成各种不同的身份，追踪在他的身后。

青衣人带着桃花童子，穿过了两条大街，转入了一条小巷之中。在一座黑漆大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条僻静的小巷，两面都是高大宅院，行人很少。青衣大汉很快地闪入了宅院之中。

那高大的宅院，虽然是双门紧闭，但却是虚作掩闭。桃花童子也跟着行了进去。

青衣大汉带着桃花童子，直入正厅。

一个面目冷肃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青绸子长袍，手中抱着一只水烟袋，呼嗜呼嗜地吸了两口，道：“你叫什么名字。”

桃花童子道：“我是花字部的……”

青袍人放下了水烟袋，接道：“原来是花字部中的健手，在下是木字部的江州暗舵总管，上部有何需人效力之处？”

桃花童子道：“我发觉有人追踪我。”

青袍中年人吃了一惊，接道：“什么样的人，会不会找上此地？”

小桃宣道：“我想不会。我行来时十分小心。”语声一顿，接道：

“怎么称呼总管？”

青袍中年人道：“在下常七。”

小桃童道：“常总管，我收集了一些机密要呈报，因为被人追踪，只怕无法传达上去了，请常总管帮个忙。”

常七道：“行！东西在那里？”

小桃童子道：“藏在一处很隐密的地方，我想今夜就送来，唉！

只要东西出手，我就不怕什么人追踪我了。”

常七满脸笑容，道：“好！好！你送来，我立刻用十万火急的传递，送上去。”

小桃童子道：“咱们二更时分见面，我如过了三更不来，就是出了事情，不用等我了。”

常七道：“要不要我派些人手帮忙？”

小桃童子道：“不用了。我自己会应付，不能暴了堂口，我走了。”

常七低声道：“有四位巡视护法，昨天才到，要不要他们帮忙？”

桃花童子道：“不用了，兄弟告辞。”

常七道：“好！我不送你了。”

小桃童子一抱拳，转身而去。

就在桃花童子离开了那宅院之后，突然间涌进去一批蒙面人。

那些人进去之后，一语不发，动手就杀。一阵激烈的搏杀之后，又恢复了平静。

这批人不但出手凌厉，而且，手段很毒辣，片刻之间，宅院中的人，全数都被子光。然后，立刻呼啸而去。

是五毒夫人等一班人，他们杀了这些人之后，集中于一处隐密所在，然后取下了蒙面黑纱。

五毒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一共杀了多少人？”

方望道：“二十六口。”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这一阵杀戮的很厉害。”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杀的是很惨，不过，在江湖上行走，不能够太仁慈，尤其是对造化城主的耳目。”

俞秀凡点点头，未再多言。

这是一条路，充满着血腥的路，于是，就这样展开了一场屠杀。

造化城在江湖上布下很多的眼线，就这样在桃花童子的设计下，挑了造化城主在江湖上布置的一十八处眼线，费时不过一月。

那时，他们在庐州。

桃花童子在大街上走了一天，摆出了各种姿势，但却没有一个人和他搭讪。就这样他们失败了。

离开庐州，他们又走向了应天府。六朝繁花，秦淮风月，那是举国有名的热闹地方。

桃花童子又摆出了造化城的暗记。这一次，很意外，又很快得到了反

应。

是一个很年轻的人，戴着文生巾，穿着一袭蓝衫。说过了暗语，蓝衫人突然伸手一招，驰过来一辆篷车。

蓝衫人翻身上了篷车，举手一招，道：“上来！”

桃花童子应了一声，飞身上篷车。蓝衫人伸手拉下车帘，篷车立刻向前奔去。

远随在身后的方望和金钧翁，立刻放步向前追去。

篷车驰出东北门，直奔雨花台，一口气，直驰出十余里，仍不肯停下。

金钧翁究竟是老江湖，越看越觉情形不对，低声道：“方少兄，情形有些不对，咱们要追上去了。”

方望应了一声，快步向前奔去。两个人快步如飞，冲过了马车，方望一横身，拦阻了去路。

赶车的大汉长鞭一挥，嘶的一声，直向方望的脸上抽去。

方望左手一抬，抓住了长鞭，右手一掌，拍向了马头。原来，那马车仍未停下。

但闻那拉马的健马长嘶一声，倒摔在地上。马车仍然向前冲了七八尺远，才停了下来。

金钧翁由怀中取出鱼竿，右手一挥，金芒闪动，绕在那赶车。

汉的项颈之上，金钧翁一收手，锋利的鱼钩，刺入了赶车人的咽喉之中。篷车停了下来，但车中人仍然没有下来。

方望冷冷说道：“出来！咱们看到阁下上车，用不着再装作了。”

这地方已远离了应天府，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

车帘启动，缓缓行出来一个蓝衫人。

方望道：“桃花童子呢？”

蓝衫人道：“死了。”

方望微微一怔，道：“死要有尸？”

蓝衫人伸手一抓，拖出了桃花童子的尸体。

方望凝目望去，只见桃花童子脸色铁青，果然早已气绝而死。

金钧翁早已收回了鱼钩，道：“怎么死的？”

蓝衫人笑一笑，道：“我点了他的死穴，他应该被凌迟处死的，这死法太过便宜了他。”

方望道：“你在造化城是什么身份？”

蓝衫人道：“护法。”

方望道：“你认识我么？”

蓝衫人道：“不认识。”

方望道：“造化城有十大剑主，我就是那十大剑主之一。”

蓝衫人道：“现在呢？”

方望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造化城。”

蓝衫人道：“哦！”

方望道：“你是否自信有能力和我动手一战。”

蓝衫人突然伸手在怀中取出一物，向上一抛。直升到五六丈高，才蓬然一声，闪出了一片流星。

方望点点头，道：“你们来了很多人？”

蓝衫人道：“可惜。他们就在左右，而且已经看到了我的信号。”

方望咧地一声，抽出了身上暗藏的长剑，道：“你亮兵刃，我要替桃花童子报仇。”

蓝衫人伸手向车内一抓，摸出了一把单刀。

方望道：“你出手！”

蓝衫人也不谦辞，右手一抬，单刀出手；突然挥刀而进，直劈下去。方望右手一抬，长剑硬封蓝衫人的单刀。金铁大震声中，方望剑势忽生奇变一招斜斜劈下。

这一剑的角度很奇特，蓝衫人想挡己自不及。剑芒闪处，鲜血淋漓。蓝衫人右大腿被削下一大片肉来；蓝衫人十分瞠悍，不顾伤疼，拦腰斩瓜这一刀，势雄汛带起了一股凌厉的刀风。

方望被那强厉的刀风一逼，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两步。

蓝衫人一刀逼退了方望之后，吸一口气，突然飞身而起，直向前面奔去。

但见人影一闪，一个人疾如流星而至，拦住了蓝衫人道：“方兄，他跑不了。”

说话的是俞秀凡。但见寒光一闪，蓝衫人手中的一把刀，带着一截右小臂，突然跌落下来。

但见俞秀凡右手一抬，一指点中了蓝衫人的右臂。泉水般的鲜血，立刻停了下来。

蓝衫人冷笑一声，左手一抬，疾向头顶上拍了下去。

俞秀凡左手一抬，扣住蓝衫人的右腕，道：“不要死！”

五毒夫人疾跃而至，曲指一弹，一粒丹丸，投入了那蓝衫人的口中，冷笑一声，道：“俞少侠，放开他，他不死了。”

俞秀凡一放手，道：“为什么？”

蓝衫人向前奔了两步，突觉两腿一软，倒摔在地上。左手一抬，拍上了天灵要穴。但是，他忽然觉着，他双腿、左臂，都已经失去了力量。这一击，毫无损伤。

第五十回 血腥行动 反客为主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你阁了不但不会死了，而且，片刻之后，你会感觉到极端的痛苦。”

蓝衫人道：“你是什么人？用的什么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夫人。用的软骨毒，你现在不能跑，不能走，也不能自绝而死。”

蓝衫人道：“五毒夫人，你也是造化城中人，为什么这样对我？”

五毒夫人道：“我也在造化城中迷住过，但我现在清醒了，清醒后的痛苦，使我反叛了造化城。”

蓝衫人长叹一声道：“我不死，也不能跑，但我可以不说话。”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不说话，但会受到悲惨的待遇。”

蓝衫人道：“我可以忍。”

五毒夫人道：“试试看吧！你如若自信能忍受下去，你就忍吧！”

蓝衫人道：“哼！乱刀分尸，挫骨扬灰，也不过一死，有什么不能忍的。”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不要太逞强，片刻之后，就可以见分晓了。”

蓝衫人道，“我就要试试……”突觉一阵剧疼，袭上心头。蓝衫人急急运气抗拒，竟然提不起真气。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你要不想吃苦头，现在说话，还来得及。”

这时，蓝衫人已痛得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五毒夫人突然伸手一指，点中蓝衫人的前胸，道：“你全身的肌肉，立刻开始收缩，那不是一个人可以忍受的痛苦。”

就是这一阵工夫，那蓝衫人已经痛的无法忍受，呻吟出声。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你终于忍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早说呢？”

蓝衫人苦笑一下，道：“我说，但要先解我身受的痛苦。”

五毒夫人伸手向蓝衫人的身上，拍出了两掌，那蓝衫人的痛苦，立刻稍止。

蓝衫人吁一口气，道：“答应我一件事，我就说出我知道的事。”

五毒夫人道：“什么事？”

蓝衫人道：“我说完之后，给我一颗奇毒的药物，让我很安静的死去。”

五毒夫人道：“可以，不过不许你说一句谎言。”

蓝衫人道：“我知道的不太多，要一句不说；说一句，我就会全部说出来。”

五毒夫人道：“这道理我明白，你说吧！”

蓝衫人道：“桃花童子利用连络的暗讯，挑了一十八处暗舵，已传入了造化城主耳中，我们就是奉命来杀死他的人。”

五毒夫人道：“你们一共来有多少人？”

蓝衫人道：“四个人。”

五毒夫人道：“另外的三个现在何处？”

蓝衫人道：“在应天府，但我无法说出来他们身在何处！”

五毒夫人道：“还有什么？”

蓝衫人道：“造化城主派出了一十八位暗杀高手，和我们同时赶到了应天府。”

五毒夫人道：“他们用心何在？”

蓝衫人道：“准备对付你们。”

五毒夫人道：“他们要用什么方法暗杀我们？”

蓝衫人道：“听说是一种很歹毒的暗器，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暗器。”

五毒夫人道：“还有什么消息？”

蓝衫人道：“我只知道这些。”

五毒夫人道：“你可以去了。”

蓝衫人道：“我不能走，也不愿走。你答应的药物……”

五毒夫人叹口气，接道：“你活不下去的，我只好成全你了。”屈指一弹，一粒药物，飞入了蓝衫人的口中。

蓝衫人苦笑一下，道：“多谢了！”一语未完，毒性已发，气绝而死。

俞秀凡望了桃花童子的尸体一眼，黯然说道：“咱们太大意了。”

如是小心一些，桃花童子可能会保住性命。”

方望道：“在下惭愧得很，竟然未能保护住他的安全。”

五毒夫人道：“不能怪方兄，是我大意了。”

语声一顿，接道：“十八个杀手，已到了应天府，对付咱们，敌暗我明，咱们要小心应付。”

俞秀凡道：“不错，咱们不可能再有伤亡。”

五毒夫人道：“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汉尽早离开应天府；一个是咱们改装易容，和他们捉一阵迷藏，机会好，相机把他们除去。”

俞秀凡道：“十八杀手如是齐集金陵，那就是说明了造化城主早已判定我们到此的时间，十八人不能留，想法诱杀他们。”

五毒夫人道：“如何诱杀他们？”

俞秀凡道：“十八杀手的用心，以杀我为主。如若我以本来面目出现金陵，定然可诱使他们暗杀于我。”

五毒夫人道：“这个，不行！”

俞秀凡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设计出来的暗器，必然是绝毒无比之物，俞少侠一旦遇上了，只怕闪避不易。”

俞秀凡道：“这十八杀手，如不除去，他们使用的暗器不能早日揭穿，那岂不是一桩很大的凶险，如是将来一旦和造化城对敌之时，不知多少人的性命要因此损伤。”

五毒夫人道：“如是他们一击射死了俞少侠，对我们而言，岂不是损失更大。”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如不去，如何能找出那十八杀手，这一点不用争辩了。”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如是一定如此作，至少也应该准备一下才是。”

金钩翁点点头，道：“老朽青年曾见人设计了一套防止暗器的衣服，隐隐尚可记忆，不过需要数日的时间，才可以造成那样的一件衣服。”

五毒夫人道：“几天的时间，不算太长，不过，要造，就一下子造它三件防暗器的衣服。”

金钩翁道：“对！作三件，要我两位陪着俞少侠。”

三天后，俞秀凡穿着一件很光鲜的衣服，带着方望和五毒夫人，出现在秦淮河畔的万花楼上。

那是金陵城中最豪华的一座酒楼，新建不久，生意鼎盛，再加上秦淮三英，酒楼卖唱，真是座上常客满，樽中酒不空，歌声满酒楼，每天都到深夜不辍。

这正是上灯不久的时光，夜市初展，酒楼中正在上客。

俞秀凡和方望及五毒夫人，坐在正中一张木桌上，那是酒楼中最好的位置。

五毒夫人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俞少侠，小心一些，有动静了。”

俞秀凡道：“在哪里？”

五毒夫人道：“在左后面第三张桌位上，四个年轻人。”

俞秀凡哦了一声，缓缓回头望去。果见四个蓝衫的少年，手中执着招扇，围坐一桌。

俞秀凡道：“那四个好像都是读书人。”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俞少侠，越是这样文雅的人，越是可怕，千万不可大意。”

俞秀凡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暗器？”

五毒夫人道：“如若我的推断不错，他们用的可能是机安控制的暗器。”

俞秀凡道：“那一定是毒针之类。”

五毒夫人道：“大概不会有错。不过那些暗器，发射时必然是强劲无比。”

俞秀凡道：“夫人，咱们是不是要先下手？”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咱们是不是要先看看他们的暗器？”

俞秀凡道：“是。”

五毒夫人道：“那就不能先动手，不过，由现在开始，咱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举动，只要他们一抬手，咱们就立刻照预定的法子闪避。”

俞秀凡道：“好！咱们试试看吧！”

五毒夫人侧过身子，刚好把眼光投在四个蓝衫人的身上。

四个蓝衫人，似是也看到了俞秀凡，双方都很矜持，保持了一种对垒的形势。

突然间，四个蓝衫少年齐齐一扬右手。那是轻微的一抬，值得所有的人——不留心的人，很难瞧得出来。

五毒夫人、俞秀凡、方望，立刻一低头，全身收缩。只听波波三声轻响，俞秀凡、五毒夫人、方望背上各中一击。感觉中，那是很细小的东西，但力道却强劲绝伦。

正在歌台上打板清唱的一位姑娘，却突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连一声惨叫也未喊出。

三条人影，突然飞了起来，直向四个蓝衫人冲了过去。那是凶险绝伦的一击，四个蓝衫人，有三个发出一声惨叫。三个人头，齐齐飞了起来，该滚落到八九尺外。另一个蓝衫人突然向外奔去。

双方面发动的都很快，快的像电光石火一般，满楼听歌的人。

直到此刻，才算是惊觉过来。

忽然间，响起了一阵乱叫。所有的人，都向外奔了出去。

那蓝衫人第一个奔出了歌场，一步跨出大门。忽然间飞过来一道细索，绕在了那蓝衫人的双腿之上。蓝衫人双腿被绊，一交跌在地上。

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而至，掠过蓝衫人，一脚踢在那蓝衣人的身上。

那人脚踢在蓝衣人的身上，借一脚之力，突然飞身而起。

另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而至，一把抱住那蓝衣人，飞身而起。

两个人，配合的十分佳妙，一瞬间，把那蓝衫人生擒括捉而去。

万花楼的歌台上，倒下去一位歌女，也突然被人抱了去。

是五毒夫人，抱着那位气绝而逝的歌女，离开了万花楼。

矗立在南大街一条的小巷中高大宅院的客厅中，此刻正烧着一支融融红烛。

明亮的烛光，照亮一整个大厅。大厅中，站满了人。

那被点了穴道的蓝衫人，被放在大厅的一角处。万花楼歌台上死去的歌女，却被放在大厅正中。

是俞秀凡一行人。他们觅下了一座空宅院，暂作栖身之地，也保住了他们行踪的隐密。

五毒夫人翻转了一下歌女的身躯，低声说道：“伤势在前胸之上。”

水燕儿道：“要不要我解开她的衣服看看。”

俞秀凡道：“不大方便吧！”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现在是什么时间，还顾虑这些作什么？”

一伸手，撕开了那歌女身上的衣服。

只见她前胸上，肿起了一片红紫的颜色。显然那暗器上药物的毒烈。

五毒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好毒的药性，不知是什么样的暗器。”

伸手由头上拔出一根银簪，拨开伤口看去，竟然不见暗器。

俞秀凡道：“这伤口有绿豆大小，想来，那暗器不会太小。”

五毒夫人摇摇头，忽然翻转过那具尸体。凝目望去，只见那尸体背后，也有一个小小的孔洞。敢情那暗器竟然由这歌女的前胸，洞穿到背后，不知暗器射向了何处？”

方望道：“好强劲的暗器，可怕的是无法见到那暗器的形状。”

五毒夫人笑道：“咱们还抓到一个伙计，至少也该问问他了。”

金钊翁右手一探，取去那蓝衫人插在衣领上的招扇，道：“你听着，最好是实话实说，免得身上受苦。”

蓝衫人完全没有表达意见的办法，穴道被点数处，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金钊翁提起那蓝衫人，摔到了俞秀凡和五毒夫人的身前，道：

“老朽的经验是，最好能使他一下忌觉到黔驴技穷，有什么活，就会直说出了。”

五毒夫人道：“那容易，最多是再浪费我一位药丸。”

伸手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一粒丹丸，投入那蓝衫人的口中。

方望伸手拍话了蓝衫人的穴道。蓝衫人一挺而起，往前行了两步，忽觉双腿一软，又跌倒在地上。

方望冷笑一声，道：“朋友，你死不了，也跑不了。目下你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说出你知道的事，我们给你一个痛快；一条是我们万般折磨之后，你再一句一句的说出来。”

蓝衫人忽然张口猛合，连咬了几次牙齿。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你咬不破口中簿的毒药，就算是吞下了口中藏药，也不会死。”

方望接道：“你先尝一下碎指的滋味如何？”一脚踏下。

应声响起了一声惨叫。那蓝衫人的左手小指和无名指，被方望一脚踏得血肉模糊，骨肉尽碎。

方望道：“这只是开始，我们出身造化城，知道造化城中人都不怕死，你朋友怎么决定，可以说了。”

蓝衫人抬头望了方望一眼，闭口不言。

方望冷冷说道：“好！硬骨头！我不信你真是铁打铜浇的人。”

针钦汤兰忽然接道：“方兄，让小妹来！”

缓步行近蓝衫人，道：“我叫汤兰，我会一种金针穿穴的手法，你阁下试试吧！”

探手从怀中取出七枚金针，接道：“先来三星伴月，再来五福临门，你能忍下去，再来七针钉魂。”口中说话，右手已然用三枚金针，刺入了蓝衫人的前胸和小腹中。

三针入穴，蓝衫人忽然间出了一身冷汗，只觉心中有如万蚁齐集，有一种非人所可忍受的痛苦。

汤兰点头道：“好！咱们试试五福临门。”

这时，那蓝衫人已疼得脸色大变，这时金针刺穴的痛苦，似乎是已然超过了一个人所能忍受的极限。

汤兰手中两枚金针还未刺人，蓝衫人已急急说道：“姑娘，手下留情。”

汤兰冷冷说道：“我还认为你是铁打的人，想不到你也是血肉之躯。”

蓝衫人缓缓说道：“你要我说什么？”

汤兰道：“说出你知道的事，一字不能漏，一句不能少，如是被我们听出破绽，你就有苦头可吃了。”

蓝衫人道：“我知道的事情不多，我们一行十八人，奉命来此，用一种绝毒的暗器，行刺俞少侠和五毒夫人。”

汤兰冷笑一声，道：“只有这些么？”

蓝衫人道：“只有这些。我们知道的事情太少。”

汤兰道：“你们的暗器藏在何处？”

蓝衫人道：“所谓暗器，就是这招扇中的扇骨，整个的招扇，就是暗器，构造精妙的弹簧，就藏在这招扇之中。开动机关，就可射出一枚暗器。

汤兰道：“难怪找不出你们身上的暗器，原来就是这柄招扇。”

蓝衫人道：“姑娘！我的后已经说完了，可以让我死了。”

俞秀凡道：“就这样简单法，很难叫人相信啊！”

五毒夫人叹一口气，道：“这就是造化城主的手段，他从不让任何一个属下，多知道一点他不应该知道的事。”语声一顿，接道：

“不，他还有一点没有说出来。”

蓝衫人苦笑一下，道：“夫人来自造化城，自然知道造化城主的为人，只练习取位准确，和发射暗器的手法，几乎是不练别的武功。

所以，就外形看去，我们都不像武林中人。”

五毒夫人道：“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但你却把最重要的一点隐藏了起来。”

蓝衫人接道：“哪一点？”

五毒夫人道：“你们之间，应该有一个落足的地方，集会的所在。”蓝衫人接道：“有。”

五毒夫人道：“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蓝衫人道：“今夜子时，在凌烟阁外会齐。”

五毒夫人道：“会齐之后呢？”

蓝衫人道：“听从指令第二天的行动。”

五毒夫人道：“现在距子时还有多少时间？”

金钧翁道：“半个时辰。”

五毒夫人道：“走！包围凌烟阁，一网打尽。”

蓝衫人道：“我失手被擒，三个同伴，被杀当场，这消息也可能使他们改变了地方。”

五毒夫人道：“他们不会那么快。”把一粒药物，投入在蓝衫人的口中，接道：“这是解除你毒性之药，一盏热茶工夫之后，就可以生效，应该如何，你可自己决定了。”

俞秀凡等群豪，快步而去。全钧翁未入造化城之前，常在金陵走动，

附近地形十分熟悉，当先带路，直奔凌烟阁，那蓝衫人说的句句真实，果然十八杀手其余的十四人，都集中在那凌烟阁下。

俞秀凡等分成数路，攻了过去，快剑利刀，展开了一场屠杀。

这些人有如天兵下降，一拥而上，一批蓝衫人还未及施展暗器，都已被斩毙、刺伤。俞秀凡的剑招最快，十四个蓝衫人中有一半死在他的剑下。

五毒夫人目睹这一阵奇妙快杀，竟然是一将未折，才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想咱们也会有一两人的伤亡，却不料咱们竟然全部无恙，固然有一点侥幸成分，但一半也是因为俞少侠的快剑之功。他一瞬间连劈七人，使他们完全没有施展暗器的机会。”伏身捡起了招扇，缓缓说道：“这是精利无比的暗器，造化城主替我们费心思设计而成，不可弃置不用。”

俞秀凡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也算是报应了。”

杀死十八杀手，奠祭过桃花童子，俞秀凡一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行动。那是赶往王翔、王尚约会之地。两人正自等的耐，俞秀凡却及时而至。

这时的江湖，有加密云不雨，平静中充满着紧张。

暗中和五毒夫人及水燕儿研商了一阵，一行人定赶往十里伤心坡，去见神医花无果。

这一次隐密的行动，除了五毒夫人、水燕儿、俞秀凡三人之外，连王翔、王尚都不清楚。

一行人，分成三波，改扮成各种不同的身份。有苦行脚夫，也有乘坐篷车而行。

但这隐密的行动，仍然无法逃避过造化城的耳目。

一行人行程百里，就遇上了造化城的伏兵拦击。那是一片生病着荒草的平原，草深及人，中间一条是康庄平坦的官道。俞秀凡等深入了十余丈左右，草丛中忽然飞出一片如雨弩箭。

这一阵箭雨，来势奇快，俞秀凡等一行人，虽然早已有准备，但仍然有四个人中了弩箭。

但见，寒光闪动，群豪纷纷拔出了兵刃。人影如梭，疾如流星一般，分向两侧草丛中飞了过去。刀光、剑影疾如流星，在乱草之中闪飞滚动。但闻一阵惨叫之声，传入耳际，血肉和乱草俱飞。

群豪这一阵反击，都用出了全力，刀势凌厉，剑光如雪。惨叫声中有人纷纷倒了下去。

俞秀凡一马当先，人和剑，合于一处，但见一道白芒，在深草中流星般划了过去。每当剑光过处，立刻有惨叫之声，传入耳际。这是一阵很悲惨的搏杀，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这片深草丛中，隐藏了不少的人，单是弩箭手，恐怕就在百名以上。除了那些晋箭手之外，还有些施用兵刃的高手。这些人也从草丛中飞跃而起，纷纷挥动兵刃，攻了过来。

俞秀凡的剑势最快，但却进入的最深。忽然间，火舌闪动，草丛中闪起了一片火光。这片火光流动，散发得很快，片刻之间，俞秀凡的周围，已成了一片火海。

俞秀凡心中一动，暗道：这又是一个阴谋，看来他们是故意把我隔入这片火海之中了。

心中念转，口中大声叫道：“诸位，快些退回大道，那些弓箭手只是诱

我们深入的饵，他们是有意把我们引入这片草地，想用火攻把我们烧死。”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俞少侠，别忘了，对付造化城主，你是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无论如何，你不能死！”

方望道：“不错！俞少侠，我们都可以死，你不能死！”

水燕儿道：“他们只在对付你一个人，你要想法子出来！”

俞秀凡流目四顾，但见火势熊熊，已经蔓延到目力难及之处。

水燕儿高声说道：“俞兄，我们如何能助你一臂之力？”

俞秀凡道：“四面火势，有多远的距离？”

水燕儿道：“大约有十丈以上，而且火势正在蔓延。”

俞秀凡道：“来不及了，你们退出去吧，好在火势只困住我一人。”

五毒夫人高声说道：“好！我们会集中于一处，相信我们能应付任何变化，不过，希望你俞兄亦自珍重，不要身受伤害。”

俞秀凡道：“在下自有应付之道，请位不用担心。”

五毒夫人道：“我们去了。”

俞秀凡拔出长剑，迅快的停身之处，挖出了一片两丈方圆的凹地。这时，火焰已延烧到俞秀凡的停身之处，烈火虽然无法燃烧过来，但那炙人的热气，却一阵阵的直逼了过来。

忽然间，俞秀凡嗅到了一股轻淡的怪味。心中忽生警觉，暗道：他们不待五毒夫人等赶到，就引起人来，而且一起就不可收拾，似乎是四面八方同时燃了起来，显然是已经进入了他们早已算计好的范围，所以等不及另外的人进来了。

心中念转，人却盘膝坐了下来，五心向天，运起先天呼吸大法，使全身完全松懈下来，行血也静止到某一种限度之内。这一来，身外的炙人热气威胁，顿然消灭。

俞秀凡熟读惊天剑谱，有根深刻的记忆，这一静坐调息，不知不觉，照着熟记于心的要诀，行起功来。静坐之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才由禅定中清醒过来。

这一次，他神游物外，已进入忘我之境，才发觉身上的衣服，大部分被高温炙焦，一站起身，全身衣着有一半随风飞去。

伸手一摸，头上方中，化作了片片飞灰落下，手中却抓了一把·1216·金笔点龙记烧焦的头发，原来，强烈的火气，不但烤焦了他方中内的头发。但俞秀凡的身体，并无不适之感。

流目四顾，但见一片残阳，满天流霞，已是红日西下的时分。

忽然间想起了五毒夫人等，立刻放步向官道之上奔去，人在数丈外，已瞧到了官道上激烈的搏杀。

十余个白衣剑手，正围着五毒夫人等全力抢攻。地下已横七八竖的躺下了不少尸体。

一眼望去，躺在地上，重伤和死亡的人，至少有三十个以上。

俞秀凡来不及仔细瞧看，大喝一声，疾奔而去。距搏杀现场还有三丈左右时，突然飞身而起，直扑过去。身在半空，剑已出鞘，身剑合一，化作一道白芒，直射过去。

这正是惊天三式中，第三式——“天地合一”。

俞秀凡在大火围困之下，盘坐中悟出了剑路和变化之妙。

这是剑法中青绝之学，果然威力非凡，但见剑光一阵折转飞腾，血雨

飞溅中，响起了一连串惨叫之声。当叫声传入耳际时，俞秀凡已停下了攻势。

这人剑合一的一击，腰斩了七个白衣人，西、南两个方位，全成了空隙。余下七个白衣剑手，全都被俞秀凡这一剑镇佐，不自觉的停下了手，方望等并未出手，也愣在了当场。

俞秀凡吸一口气，长剑横胸，道：“诸位是退下去呢，还是要我动手？”

这些白衣剑手，似是还可以作主，四顾了一眼，悄然向后退了八尺。

这时，俞秀凡目光转动，向场中望了一眼。

只见方望、五毒夫人等，个个满身鲜血，站立在当地，看不出身上的伤势，是被别人所伤，还是染上的鲜血，花花妃子及水燕儿两个从婢，已然倒卧在地上，不知是死是活。

金钊翁头上中剑，正盘膝闭目而坐。王翔、王尚也是身上负创数处。

俞秀凡心中杀机浮动，目光凝注七个白衣剑手，道：“你们自作了断呢，还是要我出手？”

七个白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突然欺身而上，七剑并举，攻向俞秀凡。

俞秀凡冷笑一声，挥剑直迎上去。剑光闪动中，刺倒了当先一个白衣人。

就是那一刹工夫，两柄剑也刺中了俞秀凡。一中左臂，一中右臂。

原来，这些白衣人的剑法，也和俞秀凡出手的剑法一样，快速凌厉无匹。

暗里咬牙，俞秀凡强忍伤疼，长剑连连刺出。但见寒光闪动，鲜血在冷芒中飞溅四射，六个白衣人连绵倒了下去。俞秀凡一口气刺倒七人，但自己身上，却也中了四剑。

不用再问什么，俞秀凡已明白了方望等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伤亡了。

这些白衣剑手，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剑手，俞秀凡以快为主，这些白衣人却也以快为主，双方以快对快，俞秀凡以身中四剑之伤，换了白衣人六条性命。

这真是一场赌命的博杀，全场中所有参与搏斗的人，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水燕儿身中七剑，但她身法轻灵，七剑都非要害，人还可以行动。缓步行了过来，低声道：“俞秀凡，你的伤如何？”

俞秀凡道：“我比他们剑招快了一点，所以，他们只能伤到我的皮肉，你们怎么样？”

水燕儿道：“没有一个全身无伤的人，我不知道详情，这是第三批连绵而现的杀手，也是最厉害的一批杀手。你陷火中，我们撤退到官道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拼斗。如不是金钊翁的经验老到，叫我们集中于一处拒敌，只怕是难有一个人活命了。”

俞秀凡道：“一共有多少次围攻。”

水燕儿道：“连绵的有很多次围攻，这白衣剑手是最后的一次。

而且，也是最厉害的一次，我们本来是散布在四周的，分开拒敌，但因这批白衣剑手的出现，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伤亡，所以，我们才集中于一处拒敌，以保护伤者。”

俞秀凡道：“这些白衣剑手的武功，奇特、凌厉，异常踏实，看不出什么招术上的变化，但剑势上的攻收，却直接了当，这中间，省了不少的时间。

所以，他们的剑招有效的很。”

水燕儿道：“你伤的也不轻，全身都是血。”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伤的不太轻，也不算重。但和他们这一番交手，使我长了不少的经验。”

水燕儿道：“得到些什么经验？”

俞秀凡道：“他们剑招太快，而且配合的十分严密，除非能够一对一的动手，很难防止身受伤害。对这样的一级剑手抗拒，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出手就是杀手，而且要一击成功，或是各自认定对象，分头各个击破，不能让他们有合击的机会。”

水燕儿点点头，道：“他们合击的佳妙，使人莫不可恻，好像增加了他们出剑的速度。”

望望水燕儿苍白的脸色，俞秀凡缓缓说道：“看样子，那些白衣人是这批埋伏中最后的一批剑手，大约他们在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人攻来，你也该运气坐息一下了。”

水燕儿道：“你自己才要保重，这一战，使我们都有一个感觉。

你才是造化城主心中真正畏惧的人。”

这时，五毒夫人和方望，以剑触地，缓缓行了过来，道：“俞少侠，我们很惭愧！”

俞秀凡道：“两位伤势如何？”

其实，四人的身上，都有着剑伤，少则三、四处，多至十余处。

但他们都是武功造诣极深的人，身法灵便，所以身上虽都中剑，但都未伤及要害。如若那些白衣剑手的武功再高一些，剑势的速度，再快那么一些，这些人，都已死在剑下。

俞秀凡似是突然想到了一件事，道：“夫人，你为什么不用毒？”

五毒夫人道：“我来不及用，他们的剑招太快，等我想到用毒时，已经来不及施用了。”

方望道：“造化城有十大剑主，我是其中之一，名列第三；但这批剑手是何时训练的，我却一点也不知晓，他们的剑招，似是别走捷径，和一般剑术不大相同。”

俞秀凡道：“他们只是练习出剑手法，没有招术，没有变化，这就深得了出剑的要快，所以，他们的剑招特别的快。”

方望道：“剑术上没有变化，那还算什么剑法？”

俞秀凡道：“少一分变化，就多一分快速。”

方望道：“如是一击不中呢？”

俞秀凡道：“一击不中，他们可以再出第二剑。”

方望道：“一收一发之间，岂不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俞秀凡道：“虽然收发之间，延误了不少的时间，但他们剑势中间没有变化，却也甚具威力，所以，他们一个人，一剑的威力，两个人合起的威力，却不只是增加一倍，那是用乘法乘上去的。”

方望道：“俞少侠，可否说的清楚一些，在下还有些不太了解。”

俞秀凡道：“第一个人刺出一剑，收剑的时间，第二个人的长剑，正好刺了去。”

方望道：“原来如此。”

俞秀凡道：“三个人的配合，使他们杀人的速度，又增加了一倍。”

方望道：“俞少侠，我们都受了伤，而且也死了很多人。”

俞秀凡道：“查查看，活的有几个？”

五毒夫人等取出金创药物，互相包扎伤势。

查点人数，活的什有王翔、王尚、五毒夫人、水燕儿、无名氏、金钊翁、方望等七个人。

余下的人，全部因重伤而死。

俞秀凡目睹惨重的伤亡，不禁黯然一叹，道：“看来，造化城主决心和咱们势不两立了。”

活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受伤，俞秀凡受伤最少，中了四剑，金钊翁受伤最多，全身上下，中了十八剑。好的是，都还未伤到要害大穴。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我们一行十余人，只余下八个活的人了。”

只听一声轻轻的叹息，刀钗冷萍和针钗汤兰，突然接口说道：

“十个人，我们两个还活着。”

转头望去，只见花花妃子和颜成的尸体之下，挺身坐起了两个人。冷萍和汤兰，都受伤很重，全身浴血，长发散披，形态狼狈。

俞秀凡顾不得养息伤势，快步奔了过去，道：“两个姑娘，伤的很重哟？”

冷萍点点头道：“伤的很重，颜兄在剑中要害之后，示意我们两人伏地装死。”

汤兰接道：“说来很惭愧。”

冷萍道：“不！不算惭愧。我们两人，那时受伤很重，已无法支撑苦战，反而累别人保护我们。我们不能自绝而死，但也不能连累别人，金钊翁为保护我们姊妹，头上中了一剑，我们不能自绝而死，只好装死了。”

俞秀凡道：“两位姑娘的措施很对，在下佩服至极。”

方望快步行了过去，取出金创药物，替她们包好伤势。

汤兰强忍着满身伤疼，笑一笑，道：“方兄，我们会不会落下残废之身？”

方望道：“不至于吧！”

汤兰道：“方兄，不要欺骗我们，告诉我实话。”

方望道：“在下是说的实话，姑娘伤势很重，但还不致于残废。”

冷萍道：“我呢？我觉得这条左臂好像也非我所有了。”

方望道：“筋骨未伤，不致残废。也许是失血太多，坐息一会。就可以复元了。”

冷萍笑一笑，道：“方兄，我们伤的太重，恐怕不是三五天能够养息复元，请位还有要事，不用为我们烦心了。”

俞秀凡道：“姑娘，这话就不对了。目下咱们是福祸与共，在下等怎能弃两位姑娘而去。”

仰脸向天，长长吁一口气，又道：“死者，我们要替他报仇；伤者我们要全力保护。我们只余下了十个人，我希望咱们十个人，都能眼看到造化城没落、覆灭，不希望咱们再有伤亡。”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我大约瞧了一阵，活的人，都受了伤，最轻的是你，但也身中四剑。咱们目下需要找一处隐密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大家养好了伤势，再作计议。”

方望低声说道：“夫人，除非目下有一种丹药，能使咱们的伤疼稍减，

体能稍复只怕不宜立刻行动了。”

五毒夫人道：“惭愧！惭愧！我虽稍通医理，知道疗伤之法，只可惜我身上带的，大致是致人于死的毒药，缺少救生保命的灵丹。”

俞秀凡道：“在下习过的内功，有一种似乎是可以疗治伤势，在下想传授诸位，不知诸位是否愿学？”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不愿隐技自珍，那是侠中之侠，咱们极愿领受。”

于是俞秀凡开始把内功传授出来。群豪学习过口诀之后，开始坐息起来。

这正是疗伤之学，经过了一次坐息之后，立刻感觉到伤疼减轻了不少。

五毒夫人伸展一下双臂，道：“果然是疗伤最好的内功。俞少侠，伤后体弱，都得好好的进补一番，才会充沛体能，使伤势早愈。”

冷萍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可以走了。”当先向前行去。

群豪俺埋过死者尸体，改变了行程，转向一座市镇。

找了一座客栈住下，五毒夫人开始配制药物。那是补神、益气、疗伤的药物。

俞秀凡、方望、水燕儿，三个人伤势较轻，复元最快，也就由三个人担负起戒备的责任。

好的是，这十人虽然是全部受了伤，但却无人落下残废之身。

内功、外疗，使得群豪的伤势，在七日内好了十之八九。冷萍、汤兰、金钓翁，伤势最重，但也复元甚快。

第八日中午时分，五毒夫人突然提议说道：“俞少侠，咱们该走了。”

俞秀凡回顾了冷萍、汤兰、金钓翁一眼，道：“三位伤势如何？”

冷萍道：“已好多了，相信可以行动了。”

俞秀凡道：“唉！这几日太平静了，平静的有些出人意料之外。”

五毒夫人道：“贱妾也有此感，这一切太反常，所以，贱妾觉着此地不可留。”

俞秀凡道：“夫人发现了可疑之处么？”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是不甘忍受挫折的人，我相信，他按兵不动，可能是别有原因。”

俞秀几道：“夫人，能否说出他用心何在？”

五毒夫人道：“我觉着，他正在准备什么。他对咱们已恨入刺骨，可能会全力施袭，”

俞秀凡道：“聪明反被聪明误，如若他们紧随着再迫派一批人手追来，只怕咱们很难再逃过这一次劫难。他给了咱们疗伤的时间，也给了咱们更坚强的反抗力量。”

金钓翁突然接口说道：“当时，老朽虽然受伤很重，但我也曾暗中留心观察，造化城主派来的人，全都被歼，无一漏网。造化城耳目虽然灵敏，至少在这一战之后，他暂时断了线，咱们养伤不出，他要在极短的时间找到了咱们，只怕也非易事。”

俞秀凡道：“但愿金老的看法不错。”

金钓翁道：“老朽这想法，有些心存侥幸，但我想不出造化城主，为什么会按兵不动，这几日，他该是杀死咱们最好的机会，照情形，造化城主不会放过。”

五毒夫人道：“金老，你看他会不会要亲自赶来？”

方望道：“大有可能。”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这次遇上造化城中人，我不会再让他们先出手了。”

方望道：“夫人，一旦被你料中了，造化城中人，突然赶来此地。

咱们又将如何呢？”

五毒夫人苦笑一下道：“那只好放手一拼了。”

方望道：“咱们全体舍死拼他一人，造化城这个神奇的组合，只要造化城主一死，我相信立刻会冰消瓦解。”

五毒夫人正待接口，瞥见一个店小二匆匆奔了进来。

那店小二满脸慌急之色，快步直奔到五毒夫人身前，急急说道：“哪一位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什么人找五毒夫人？”

店小二道：“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五毒夫人道：“哦！”

店小二道：“有没有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我就是……”

店小二转身向外奔去，一面接道：“我去告诉那位老夫人。”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慢着！”

方望一伸手，扣住了店小二的右腕脉穴，道：“要你慢一点。”

店小二急的满头大汗，道：“大爷，快放了我，我们掌拒的，命在旦夕。”

方望一皱眉头，道：“你们掌拒的命在旦夕，这话怎么说？”

店小二道：“我们掌柜的被人用刀架在颈上，我不来，他就要被人杀死了。”

方望道：“只有那一老一少，两个女人么？”

店小二道：“不错，只有那两个人。”

方望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道：“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五毒夫人道：“好吧！咱们去瞧瞧。”

方望道：“咱们一起去吧，还是留在这儿几个。”

五毒夫人道：“诸位留神戒备，我去瞧瞧。”

俞秀凡道：“在下和夫人同去。”

五毒夫人点点头，道：“放开他，让他去吧！”

方望放开了店小二，道：“你记着，他们可以杀你，我们也可以杀你，你要小心了。”

店小二连连点头，满脸惶恐之色，缓缓向前行去，五毒夫人举步随在店小二身后，快步向前奔去，俞秀凡紧随在五毒夫人的身后，直奔入账房中去。原来，那些人混入了账房中。

账房中很宽大，坐着一个戴眼镜的老者，老者旁侧，站着一个白发老枢，老枢的身后，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蓝衣少女。蓝衣少女手中执着一柄长剑，架在那老者的项颈之上。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我道什么人，原来是五花婆婆。”

白发老枢手中执首一柄五角杖，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道：“五毒夫人，你认识老身？”

五毒夫人道：“你手中执的五角杖，那就是明显的标识，当今武林之中，除了你五花婆婆之外，还有谁？”

白发老岖道：“原来五毒夫人从老身的拐仗上认出了……”

五毒夫人接道：“婆婆有五位义女，怎会只有一个随来。”

五花婆婆道：“老婆子另四位义女，都到了此地，只不过，她们没有进来此地罢了。”

五毒夫人道：“她们埋伏在什么地方？”

五花婆婆道：“她们就在店外，只要老身招呼一声，她们就会出现。”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婆婆要找我，有什么事？”

五花婆婆道：“我是奉命而来。”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之命？”

五花婆婆道：“不错，正是造化城主之命。”

五毒夫人道：“现在，你见到了，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五花婆婆道：“城主想请诸位见面。”

五毒夫人道：“哦！”

五花婆婆道：“夫人是否愿意去，答复在下一声？”

五毒夫人道：“去！到哪里？不去又如何？”

五花婆婆道：“夫人如若敢去，那就跟着我们走；如若不敢去，咱们就回去回报城主。”

俞秀凡道：“夫人，这两位可是造化城主很忠实的徒众。”

五花婆婆道：“这个用不着五毒夫人的答复，我就可以答复了。”

俞秀凡道：“在下洗耳恭听。”

五花婆婆道：“我们是造化城主的忠实徒众，一切听命于造化城主，我们可以为他死，可以为他话。说的够清楚了吧？”

俞秀凡道：“不错，说的够清楚了。”

五花婆婆道：“现在，你们有什么决定？”

俞秀凡道：“我们不能决定什么？”

五花婆婆道：“跟我们走，还是不走？”

俞秀凡道：“我们的决定，只怕大出了你意料之外。”

五花婆婆道：“怎么说？”

俞秀凡道：“我们不怕和造化城主见面。”

五花婆婆道：“那你们答应去了？”

俞秀凡道：“也不是。至少我们不愿投入造化城主布下的陷阱。”

五花婆婆道：“阁下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时间地点，由我们决定，你要造化城主来见我。”

五花婆婆道：“你好大的架子。”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不错。我的架子很大，你只管把讯传到，来不来，是造化城主的事了。”

五花婆婆道：“好！就此一言为定。老身告辞。”

俞秀凡道：“慢着！”

五花婆婆道：“还有什么指教？”

俞秀凡道：“传讯只要一个人，所以，你们留下来一个。”

五花婆婆怒道：“你这是……”

俞秀凡冷冷接道：“我在跟造化城主学，他行事够恶毒，也够狠辣，我学他，还学不到百分之一。”

五花婆婆道：“老身不会答允。”

俞秀凡道：“那就试试我的快剑。”

五花婆婆冷哼一声道：“你可是觉着一定能够胜过老身么？”

俞秀凡道：“我有根充分的自信，足可以把你置于死地。”

五花婆婆道：“老身倒是有些不信。”

俞秀凡道：“那你就小心了。”

话似是剑连在一起，话出手，剑已出轨只见寒芒一闪，重还鞘中。

但五花婆婆的白发，却突然散落而下。这一剑快速、凌厉，兼而有之，五花婆婆只吓得脸色大变。

俞秀凡冷冷说道：“五花婆婆，你现在还有什么意见？”

五花婆婆道：“好吧！我把女儿留下来。”

俞秀凡道：“不行！你留下来。”

五花婆婆道：“我们两个人，不管留下来哪一个，都是一样。”

俞秀凡道：“这应该是我决定的事，我决定了把你留下来。”

五花婆婆道：“看来，我是非留下来不可了。”

俞秀凡道：“看来，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了。”

五花婆婆目光转到那少女的脸上，接道：“孩子，你去吧！告诉城主，就说我被围在此地，看看他如何救我。”

那少女低声道：“娘，你真的要留在这里么？”

五花婆婆道：“人人都说俞秀凡的剑招凌厉，但为娘还有些不信，今日一看，果然是不错了。”

那少女道：“娘！我留这里不好么？”

五花婆婆道：“不行！人家不同意，快些去吧！”

那少女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五花婆婆望着那少女的背影，高声叫道：“孩子，记着，要把此地的情形，说的很详细，一点不许有错误。”

那少女回身点点头，疾奔而去。

五花婆婆道：“俞秀凡，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么？”

俞秀凡道：“等你那女儿回来，我们再说了。”

五花婆婆道：“要老身一直等到她们回来么？”

俞秀凡道：“不错。要你等她回来。”

五花婆婆道：“俞少侠，这条件是不是太苛刻了一点？”

俞秀凡道：“不苛刻。如若我是造化城主，我会先点了你的穴道。”

五花婆婆滚：“你可知道城主住在什么地方？”

俞秀凡道：“不知道。”

五花婆婆道：“他往在二十余里之外，来去要一个时辰左右。”

俞秀凡道：“就算是要等上一天一夜，也要等下去。”

五花婆婆道：“这个，俞少侠，你要老身这样站下去么？”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借这个机会，咱们好好的谈一谈，好么？”

五花婆婆道：“你要和老身谈什么？”

俞秀凡道：“谈谈造化城主的为人如何？”

五花婆婆道：“老身一向不批评长上。”

俞秀凡道：“我们只是随便谈谈造化城主似乎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五花婆婆摇摇头，道：“老身不愿和你谈这些事，所以我不再回答问题。”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缓缓说道：“五花婆，俞少侠是正人君子，不会对一个全不反抗的人出手，但我不会。湘西五毒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仁慈。”

五花婆婆睁开双目，道：“你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很明显，俞秀凡作不出的事，我能够作得出来。

难道还不够明白么？”

五花婆婆道：“五毒夫人，老身挡不住俞秀凡的快剑，却不会把你放在心上。”

五毒夫人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道：“五花婆，你已经中了毒，我不给你解药，你活不过十二个时辰。”

五花婆婆呆了一呆，道：“我几时中了毒？”

五毒夫人道：“就是现在，难道你不相信么？”

五花婆婆运气一试，接道：“高明啊，高明！你几时下的毒手？

老身竟然完全不知道。”

五毒夫人道：“就是刚才我举手一理长发之际。我用毒手法不但高明，而且，下的毒也很厉害，两个时辰之后，毒性开始发作，全身肌肉就开始收缩，那是极端痛苦的收缩。”

五花婆婆道：“当真么？”

五毒夫人道：“两个时辰，不太长，咱们很快就可以证明真假了。”

回顾了俞秀凡一眼，接道：“咱们走吧！”转身向外行去。

五花婆婆道：“慢着！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说出来了。”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我想知道，造化城主现在何处？”

五花婆婆道：“那地方没有名字，只是一个小农村，不过三五户人家。”

五毒夫人道：“他来此作甚？”

五花婆婆道：“找你们算账！”

五毒夫人道：“他带了多少人来？”

五花婆婆道：“四五十之多。”

五毒夫人道：“都是些什么人？”

五花婆婆道：“大半是新人，老身从未见过，十几个老江湖，却是江湖上极负盛名的人，老身就是其中之一。”

五毒夫人道：“有什么办法，才能使你倒反造化城，和我们联合对付他。”

五花婆婆道：“这也算是条件么？”

五毒夫人道：“不错，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五花婆婆道：“名利两个字之外，那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了，”

五毒夫人道：“人活百岁，总是难免一死。生死事既是难免，所以，个人的生死算不了什么大事？”

五花婆婆道：“老身想不到你五毒夫人还有这样的高见。”

五毒夫人缓缓说道：“我用最简单的话，说出最深奥的道理，你是不是很明白？”

五花婆婆道：“我明白。不过，我不想明白，但我还是明白了。”

五毒夫人道：“话说的很曲折，但我要的是明确答复。”

五花婆婆沉吟了一阵，道：“给老身一段时间，想一想如何？”

五毒夫人道：“可以，一盏热茶工夫如何？”

五花婆婆道：“太短了，我要长一点时间，多想想。”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不可能的事。我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去想。”

五花婆婆道：“那就是一盏热茶的工夫吧！”

片刻之后，五花婆婆突然抬起头来，道：“五毒夫人，我可以答应你，但我有条件。”

五毒夫人道：“什么条件？”

五花婆婆道：“简单的很，在你五毒夫人的手下，这根本不能算是条件。”

五毒夫人道：“请说说看！”

五花婆婆道：“我要一颗解药，入口就死的毒药，你能答应了，老身就立刻倒反造化城。”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阵，道：“你想死么？”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老身不想死，但我知道背叛造化城主非死不可，所以，我想死的舒适一些。”

五毒夫人道：“好吧！你接着。”

一挥手间，一粒白色的丹丸，直飞了过去。

不知她药丸放在何处，挥手之间，立刻有一粒药物飞了出来。

五花婆婆笑一笑，道：“吃下这粒药丸，要多久时间，才会死去。”

第五十一回 诱敌深入 互传绝艺

五毒夫人道：“大约是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五花婆婆忽然叹一口气，道：“俞少侠，你们准备作何打算？”

俞秀凡道：“准备放手和他一战。”

五花婆婆摇头道，道：“不行！如若和他们动手，只怕咱们获胜的机会不大。”

俞秀凡道：“你的意思呢？”

五花婆婆道：“不理他。早些离开此地。”

俞秀凡道：“造化城耳目遍布，岂会找不到咱们。”

五花婆婆道：“这个老身自会安排，使他们行入歧途。”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俞少侠早存了和造化城主作一了断之心，我们也一扫过去对他的敬畏。造化城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我们心中建立的权威，那使我们惊恐，对他唯命是从。”

五花婆婆道：“夫人说的是，片刻之前，老身的感觉之中，对那造化城主任何一句批评的话，都是不逆不道的事。现在却感觉到他是大奸大恶。凶狠绝伦的人。”

俞秀凡道：“这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理，难得婆婆具此慧根。”

五花婆婆道：“老身惭愧。”

五毒夫人突然改了口叫道：“老姊姊，造化城主对背叛他的人，其恨尤过敌人。”

五花婆婆接道：“这个我知道，不劳夫人提醒。”语声一顿，接道：“造化城主派遣了十路人手，追寻你们的下落，而且是亲率高手，主持其事，实已存有必杀诸位之心。自然经过了一番处心积虑的策划，他已感觉到如不早

把诸位除去，对他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突然，放低了声音，说出一番计谋来。俞秀凡、五毒夫人连连点头。群豪立刻安排布置，离开了客栈。

就在群豪离开客栈不久，四十余匹快马，和一轮特殊四轮篷车，赶到了客栈。

但客栈中只余下了五花婆婆一人。她被点了穴道，独坐在客栈的上房之中。

首先奔入的是四个穿着蓝色劲装的佩剑少女。紧随着行入了一个面目肃冷的半百老者。

五花婆婆认识那老者，是造化城的地狱总管，冷面阎罗莫风。

眼看着师父被人点了穴道，坐在木椅上，四个少女，却不敢擅自行动，望着莫风，脸上是一片乞求之色。

莫风冷厉的目光，回顾了一眼，才缓步行近五花婆婆，挥掌拍话了穴道，道：“人呢？”

他似是不愿多说一个字，能用一个字说完的话，决不用两个字。

五花婆婆吁一口气，道：“跑了。”

莫风冷肃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杀机，道：“你泄了密？”

五花婆婆道：“我用了计。”

莫风道：“说！”

五花婆婆摇摇头，道：“我不能告诉你，我要面见城主。”

莫风道：“好！”转身向外行去。

五花婆婆紧随身后，四个蓝衫少女，直到此时才围上了五花婆婆，低声叫道：“娘！”

五花婆婆挥挥手，示意四女不要讲话。客栈外大街上停着一辆特制的四轮篷车，垂着金黄色的篷帘。

分着红、黄、黑、白四种服色的武士，每色八人，环围在车四周。

这些人，服色不同，但却都佩着长剑。红色衣着的佩着双剑，黄色的仅佩单剑，黑色衣服的一把长剑之外，腰间还佩着一把刀。

白衣武士竟然一个人佩着三支剑。

这些人，年纪不大，都在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却有一个相同之处，每人都寒着一张脸，冷若冰箱。他们长的都不难看，事实上，还很俊秀，但却给人一种阴森、冷酷感觉，似乎是经过了千年寒冰冻过的人，不带一点活人味儿。

不用那白衣人的喝叫，莫风的指点，五花婆婆看到那篷车，立刻跪了下来。

篷车中传出一个威重的声音，道：“五花婆婆，你知罪么？”

五花婆婆道：“属下知罪，但不知犯了那一条门规尸车中人道：“疏忽大意，为人所乘，纵敌逃走，罪该分尸。”

五花婆婆口中早已含了五毒夫人给他的毒药，只要轻轻咬破，立刻可毒发而死，心中勇气倍增，道：“五毒夫人的武功，和老身在伯仲之间，且他们人手众多，俞秀凡更为可怕。”

莫风接道：“放肆顶撞城主。”

车中人道：“让她说下去！”

五花婆婆道：“俞秀凡剑出如电，老身招架无力，被他点了穴道。”

车中人道：“你为什么不死于剑下？”

五花婆婆道：“老身本有自绝求死之心，但想到无人把消息转告门主，故而苟且偷生，但等消息转报于门主之后，自当以死谢罪。”

车中人道：“你不用死了，站起来吧！”

五花婆婆道：“多谢门主恩典。”一拜起身。

车中人道：“他们逃往何处去了？”

五花婆婆道：“城东有一座破落的马王庙，地势隐密，可以设伏。”

车中人沉吟了一阵，突然冷笑一声，道：“五花婆婆，你好大的胆子？”

五花婆婆怔了一怔，道：“属下又错了么？”

车中人道：“俞秀凡等既有逃命之心，怎会把消息泄露给你。”

五花婆婆道：“这个，属下也在怀疑。他们不杀我，显然是有意的留下我的性命，又故意说出他们的去处，不知是否存心诱城主入伏。”

车中人冷笑一声，道：“他们也很明白，决逃不出我手，只有作困兽之斗了。”语声一顿，接道：“他们一行，共有几人？”

五花婆婆道：“属下不能肯定，大约是八人到十人之间。”

车中人嗯了一声，道：“你知道那马王庙的所在之地么？”

五花婆婆道：“五年之前，老身曾经来过此地，在马王庙中停过一宿，此刻尚有一些记忆。”

车中人道：“好！你带路，咱们赶往马王庙去，”

五花婆婆道：“属下遵命。”转过身子，当先向前行去。

马王庙，距离这座城只有十里左右，但却是一片乱坟环绕的浅山，出城二里之外，已然不见人迹。

通往马王庙，倒有一条很宽阔的大道，只是很久人没有走了。

宽阔的大道上，也长满了荒草。

马王庙，不是著名的庙宇，一般的马王庙，大都只是比土地庙稍为大一点罢了。但这一座马王庙有些特别，特别的大，前后有两三进院子。想来，这座马王庙，当年初修时，定然是香火十分鼎盛。

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冷落下来，冷落到人迹罕至。庙前，庙后，部长满了青草，高可及膝的杂草。

看上去，这座马王庙建成的时间，并不大久，门窗都完整无缺。

只是年久无人管理，看上去有点阴森的味道，两扇红色的木门，紧紧的关闭着。

莫凤突然向前行了两步，道：“五花婆，带着你四个女儿，先进去。”

五花婆应了一声，带着四个蓝衣少女，直行过去。伸手叩动木门，木门突然而开。

木门虽开，但却不见人踪。五花婆婆带着四个女儿，直行入庙中去。

庙门未闭，但行入庙中的五花婆婆和四位少女，却如投入海中的泥沙，听不到一点声息。

足足等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仍不闻一点声息传出。

其实，这是五花婆婆和俞秀凡等商量好的办法，师徒五人，进入了庙门之后，立刻被守在门后的刀钗冷萍和针钗汤兰，迎了进去。

五毒夫人低声说道：“大姊姊，造化城主来了没有？”

五花婆婆道：“他坐有一辆特制马车，车帘低垂，不论何人，都无法瞧到车中人的形貌，是不是，老身也无法确定。”

五毒夫人道：“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五花婆婆道：“内府总管莫风、阴阳叟，铁手剑王白涛……”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接道：“莫风、白涛也来？”

五花婆婆道：“夫人识得他们么？”

五毒夫人道：“见过一面，这两人都是当世武林中极负盛名的高手；想不到，竟然甘愿作造化城主的从卫……”忽然想到自己乃一门之主，也被致于造化城，不禁哑然。

俞秀凡低声问道：“莫风和白涛在武林中的声誉如何，是正是邪？”

五毒夫人笑一笑，低声道：“未入造化城之前，这两人都算是正派人物，至少，他的声名，要比贱妾好一些。”

五花婆婆接道：“如论这两人在江湖中的地位，足可当得仁侠之称。”

俞秀凡叹息一声，接道：“他们为什么要进入造化城主中？”

五毒夫人笑道：“造化城主和俞少侠刚刚相反。”

俞秀凡道：“此话怎讲？”

五毒夫人道：“任何人初见造化城主时，都会被他那气度。仪表和动人的口才折服，心生敬慕。但处久了，才会看出他的阴沉。险恶。可怕的是你知晓了内情之后，人已被他控制，可以使你生，也可以使你死。”

俞秀凡道：“难道那些身受控制的人，就甘心为他效命了？”

五毒夫人道：“自然是不甘心，我是其中之一。”

金钊翁道：“老朽虽为他从卫，但也是心有不甘，只不过，必须有人帮助，才能由重重束缚中解脱出来。”

五花婆婆道：“不错。造化城主，能叫一个人感觉到，天下只有他那一处可以使人容身，除他之外别无生路。”

五毒夫人道：“自然，他还有很多别的办法，叫人无法摆脱。人间地狱中，不乏高手，但却被他摆布得不死不活，除了听命于他，别无生路。”

这时，刀钗冷萍已疾奔而至，道：“他们已发觉情势不对，向庙中行来了。”

俞秀凡道：“四路包围呢，还是一路行来？”

冷萍道：“未见他们分人包围。”

五花婆婆道：“他带的人手不大多，也无法包围咱们。”

俞秀凡道：“咱们就集中实力，分头合击，杀他们一个是一个。”

群豪都商量好了埋伏的方法，各自奔向原位。

这些人，伤势虽都好转很多，但大部分的人；伤口还未完全复元，但却没有一个人现出畏惧之色。

五毒夫人最忙，前后奔行，各处布毒。

按照马王庙中的形势，布成了梅花埋伏。以俞秀凡、方望、水燕儿和五毒夫人四人，形成正面拒敌的主力。王翔，王尚，形如双钳，主钊翁、冷萍、汤兰等，随时接应。

虚掩的庙门，篷然大开，坚牢的木门，硬生生的脱了门框，飞到八九尺外。是莫风的掌力，开碑碎石的强猛掌力打破了大门。庙门前是一片广场，生满及膝的荒草。

面对着俞秀凡和五毒夫人等强敌，莫风和白涛，似是也有着相当的畏惧，步履之间，显得是那樣的谨慎、小心。莫风和白涛，错开一步，先后而行。两人行到了广场之中，停下了脚步。

莫风高声说道：“五花婆，你是死了，还是话着？”

五花婆婆隐身在一座厢房之中，默不出声。

莫风连呼数声，不闻五花婆婆相应，立刻改口叫道：“俞秀凡，别说你躲在马王庙中，就是你躲在老鼠洞中，我们也一样能把你抄出来。”

又连呼数声，仍然不闻回答之言。回顾了白涛一眼，低声道：

“白兄，他们躲在里面不出来，咱们应该如何？”

白涛道：“冲过去！”

莫风举手一招，八个佩剑挂刀的黑衣武士，快步行了过来。

八个人进入庙中之后，立刻分列两班，四个人站在莫风身后，四个人站在白涛的身后。

白涛突然急行而前，超过了莫风，道：“莫兄，兄弟入内搜查，你在后面把风。”话罢，快步冲到二门前面。

这座荒凉的前院，大约四丈多宽，白涛一口气冲到二门前面，停下了脚步，抬头四顾了一眼，冷冷说道：“五花婆婆，你出来！再要拒不遵命，我打进去，就把你乱剑分尸。”

二门内，传出来五花婆婆的笑声，道：“姓白的，老身既然倒反造化城，连城主也不放在心上了，还会把你姓白的看在眼中么？”

白涛从未听过有人敢对造化城主有如此不敬之言，不禁一呆，道：“五花婆婆，你敢骂城主？”

二门内又传出五花婆婆的声音，道：“我为什么不敢，他是武林中最恶毒的骗子，最阴狠的凶人。”

白涛脸色大变，接道：“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个大胆的叛徒。”

忽然间，寒芒闪动，一篷银芒，疾射而至。白涛霍然拔剑一挥，一片银光，绕体而生。

但闻一阵波波叮叮之声，一十二枚银针，尽都被击落在二门前面的台阶上。

目光一掠银针，白涛冷笑一声，道：“针钗汤兰。”

汤兰的声音，飘入耳际，道：“白爷，好妙的一招‘雪花飞舞’。”

白涛怒道：“汤兰，你也敢背叛城主？”

汤兰道：“敢！而且，我还想劝你白爷几句话。”

白涛道：“住口！背盟叛徒，还能说出什么好听的话。”

汤兰道：“我的话可能不大好听，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你阁下也是一代侠人，至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你自己想想看，你在造化城作什么事？算个什么样的身份？”

白涛道：“汤兰，你信口开河，语无伦次，还不出来受死。”

只听另一个女子的声音，接道：“不用劝他了，一个人爱作奴才，就让他作下去吧！”

白涛道：“冷萍。”

接话的正是刀钗冷萍，缓缓说道：“白涛，你该醒醒了。汤兰、五毒夫人、金钗翁、水燕儿、五花婆婆母女、十大剑主之一的方望。

我们都离开了造化城，你又为什么不敢？”

白涛冷冷接道：“所以，你们要死。”

冷萍接道：“白涛，造化城是一个大染缸，任何人，只要一进入这造化城，好人会变成坏人，坏人变的更坏，你白涛在江湖上颇有侠名，但你进入了造化城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你所作所为，和过去是否相同，你自己心

中应该明白。”

白涛道：“冷萍、汤兰，少给我逞口舌之利，你们如是还有点骨气，那就给我滚出来！”

冷萍格格一笑，道：“白涛，造化城中人，不可相信，这一点，你心中大概也很明白。”

白涛脸色大变，回顾了莫凤一眼，道：“莫兄，这两个丫头，利口如刀，留他们不得，我去把他们宰了。”

莫凤道：“白兄，不可大意，在下和你一起入内。”

白涛道：“不用了。莫兄请留在二门外面，准备接应兄弟，他们不肯出门外来迎敌，二门之内，定然会有埋伏了。”

莫凤道：“不错，定然会有埋伏，你一个人去，岂不是太过危险？”

白涛道：“兄弟带四个黑衣剑士同去，莫兄请留在门外接应。”

莫凤道：“长啸为号，兄弟立刻冲入，我先去禀报门主一声。”

白涛点点头，带着四个黑衣武士，举步向前行去。

他一刀当先，进入二门。只见二门内，一片广场上，并排站着三个人。

俞秀凡居中而立，五毒夫人和水燕儿，分站两侧。左侧七尺处站着方望，右侧七尺处站着金钧翁。

白涛望了俞秀凡一眼，道：“阁下就是俞秀凡？”

俞秀凡道：“不错。你叫白涛？”

白涛点点头，道：“冷萍、汤兰，两个丫头何在，要她们出来见我。”

俞秀凡道：“阁下先胜了俞某手中之剑，再见她们不迟。”

白涛冷笑一声，突然拔剑冲了上去。剑势指向俞秀凡前胸时，突然停了下来，道：“俞秀凡，听说你的剑法很快。”

俞秀凡道：“阁下试试便知。”翻腕出剑，当的一声，震开了白涛手中的长剑。

白涛剑招连变，刺出三剑。俞秀凡封开三剑后，一剑刺出，划裂了白涛的左臂，鲜血流出。

白涛道：“好剑法！果然名不虚传。”突施传音之术，道：“四个黑衣剑士，剑中藏刀，技术不凡，咱们同时动手，先杀了他们。”不容俞秀凡答话，一举手，道：“上！”

四个黑衣武士应声出手，左剑右刀，缓步行了过来。四个黑衣人相当的持重，白涛虽然下令要四人快攻，但四人仍然是不忙不慌，步履稳健。只看这四人的行动，就可以瞧出具有了一流高手的气势。

金钧翁见识广博，见四人刀执在右手，剑握在左手，立时高声叫道：“刀为主，剑为辅，伤人的绝技，定在刀上，诸位千万不要受了他们的剑光诱惑，忘去防他们的右手短刀。”

事实上，人人都看到了那四个黑衣剑士，右手握着一把刀，那刀不过一尺五寸左右，和三尺六寸的长剑，比起来差了一截。所以；都被那寒芒闪烁的长剑，吸引了大部注意，忽略那把短刀。

金钧翁一言惊醒场中人，群豪都不禁把目光投注在四个黑衣武士的握刀右手之上。

只见四个人右手上暴现出青筋，显示出那握刀的右手，特别的有力、坚定。

四个黑衣武士，接近白涛时突然停了下来。八道目光，一齐投注在白

涛的身上。这些武士们绝少讲话，但他们却在阴森中透着精明，投注在白涛的目光，似是代表了询问，也似是表示出了怀疑。

白涛很沉着，也很冷静，大声喝道：“围攻俞秀凡！”

长剑一挥，当先而上，一招风雷并发，幻起了一片寒芒、剑花。

攻向了俞秀凡。

四个黑衣武士，突然闪电般的迅快冲向了俞秀凡。

俞秀凡一剑封开了白涛的剑招，四个武士已由四个方位同时攻到。四把长剑，在同一时刻飞出，和快速摇动的剑芒，结合成一片剑幕。剑光连结，有如一道盾牌。但渐阵叮叮之声，封开了俞秀凡攻出的剑。

四把坚定有力的短刀，却在俞秀凡剑势闪击的空隙之中，攻了过去。

刀法和剑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手法，剑光出手，寒芒闪烁，看上去极具威势，但刀法却走的完全是阴柔的路子，寒光一点，直刺要害。这真是恶毒无比的一刀，俞秀凡也有慌张失措之感。

需知四把短刀，分由四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攻了过来，俞秀凡的剑势再快，也无法能在这一瞬间同时封开四把短刀。何况，四个黑衣武士的四把长剑，还在封着俞秀凡的长剑。

俞秀凡心急之下，突然一提真气，飞身而起。剑光护体，直飞起两丈多高。

这是惊天剑法中一招保命奇学，专在无法闪避的围攻中，破空而起，透敌人的合击之势，叫作“破空斩”。虽然俞秀凡闪避够快，但左腿上仍被划了一刀，目下半尺长的大血口。

这不是一眨眼的工夫，方望和五毒夫人，都有着教授不及的感觉。

却未料到白涛反戈一击，在四个人合击俞秀凡的同时，突然退后五尺。他手中长剑疾快出手，刺向了一个黑衣武士。这一剑，力道很强，由一个黑衣武士的背后，直透前胸。

来不及抽出长剑，另一个黑衣武士，已警觉还击，长剑核斩，短刀直刺。白涛成名江湖数十年，自是技艺非凡，右手微带，封住长剑。但那短刀，却加闪电一般，抵隙而入，直刺向白涛的右肋。

这一刀取位适中，白涛避过的机会很小。敢情这些黑衣人的武功，并不在白涛之下，他们是受过长期严格训练，调教出来的杀手。白涛暗暗叹息，不再作闪避的打算，扬起左掌，准备和那黑衣刀手同归于尽。

原来，他一看，已发觉无法完全避过这一刀。这当儿，突然寒光一闪，一柄长剑飞来，铃的一声，封开了那致命的一刀。是俞秀凡由空中直泻而下，救了白涛一命。

白涛飞起一脚，踢开了那中剑之人，回手一剑，接住了另一个黑衣武士的短刀。

因为，那中剑黑衣武士，发觉剑势透胸而过，在必死无救的情景下，竟然弃去兵器，双手抓住剑身，犹感不足，低头咬住了剑尖，所以，白涛竟无法一下子抽出穿在那黑衣身上的长剑。

俞秀凡快剑如电，劈倒了两个黑衣人，仅余下的一个黑衣人。

却和白涛恶斗于一处。

在这时刻，最忙的算是五毒夫人了，她开始在二门内布置下奇毒。

直斗到四十个回合之后，白涛才一剑把黑衣人刺死。但他自己也累的顶门上隐隐见了汗水。

方望吁一口气，道：“好厉害的剑中刀，加若被他们合力包围，就算第一等武林高手，也很难解围、脱困。”

白涛道：“四色卫士之中，听说白衣从卫武功最好，而且，三剑化一气，尤为剑道中绝艺，其余三卫，在伯、仲之间。”

方望道：“只怕造化城主，在他们身上化了不少的心血，如果在下看法不错，他们武功不会在十大剑主之下。”

白涛道：“老实说，区区也不知道他们有这么高深的武功，刀法如此犀利。”

只听莫风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白涛，你认输了。”

白涛道：“是又怎样？”

莫风道：“城主有谕，要你横剑自绝而死。”

白涛道：“城主要在下死，在下只好拖一些时间了。”

莫风道：“叛徒，你好大的胆子，出来纳命！”

白涛道：“莫风，你何不进来瞧瞧？”

莫风冷冷说道：“黑衣剑卫何在，先杀了叛徒复命。”

白涛冷笑一声，道：“莫风，他们都死了，都死在俞少侠的快剑之下。”

莫风道：“啊！”

白涛道：“莫风，造化城主的为人如何，大约你心中比我还清楚，这是咱们脱离造化城的机会，你也应该拿个主意了。”

不再闻莫风的回答之言，也不见有人冲入二门来。

白涛皱皱眉头，回顾了五毒夫人一眼，低声道：“怎么回事？”

五毒夫人道：“我想造化城主已经离开篷车，莫风无法作主意了。”

这时，水燕儿已包好了俞秀凡的伤势。俞秀凡用长裤掩起了伤处。

白涛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莫风和随来的十几位江湖高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随行武士。这些人，才真的是造化城的主力。”

俞秀凡道：“白兄，那些武士一共有多少？”

白涛摇摇头，道：“不知道。这一次有四种不同服色的人同来，合计三十二人。但还有好多，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只怕无人知晓。”

俞秀凡道：“目下，咱们应该如何？”

白涛低声道：“俞少侠，是准备和他们一决胜负呢，还是准备离开此地？”

俞秀凡道：“准备在此一决胜负。”

白涛沉吟了一阵，道：“俞少侠，你见过那黑衣剑士的身手。据说白衣剑术比他们更为高明。”

俞秀凡道：“白兄的意思是……”

白涛接道：“任何一个剑士，都可以和在下一缠斗百招，如若他们两个人联合出手，在下决非他们之敌。”

俞秀凡道：“白兄觉着咱们应该如何？”

白涛道：“那些年轻的剑士，决不会背叛造化城主，所以，咱们先要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五毒夫人突然接口说道：“白兄，你能否确定那篷车中真是造化城主？”

白涛怔了一怔，道：“这个，应该不会有错。”

五毒夫人道：“造化城主如若真的来了……”

话未说完瞥见人影幌动，一个全身黑衣，左手执剑、右手握刀的人，大步行进了进来。

其实，不只是五毒夫人看到，俞秀凡、白涛等，也都看的十分清楚。那黑衣人当先而行，踏过了五毒夫人布下的毒阵。五毒夫人神情冷肃，凝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只见他安然而过，全无中毒之征。

俞秀凡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面对黑衣剑士。奇怪的是，这黑衣人既未为毒所伤，也未立刻出手。

金钧翁扬起了手中的鱼竿，呼的一声，扫了出去。他手中的鱼竿，长过一丈，加上鱼丝主钩，可取两丈外的人。

那黑衣剑士出奇的冷静，直待金钩将要近身时，方才一挥长剑，身子向前轻轻一伏，刚好避过主钩。

鱼丝绕在了长剑之上。黑衣剑士借势而起，有如吞下金钩的一条大鱼。

这变化，完全出人意料。俞秀凡距离最近，也不知出手攻敌。

只见那黑衣武士右手短刀一掷，飞向了白涛，短刀去势缓慢，有如落的飘絮。

大家虽然都觉出这刀势有些奇怪，但因它来势缓慢，所以大家也不放在心上。

短刀距离白涛有三尺左右时，白涛才举剑一封。刀势很缓，一剑击中了刀身之后，那短刀突然问打个货转，由很缓慢变成了快如闪电，一个翻转，刺入了白涛的前胸。刀上力道奇猛，直没及柄。

这是人身的要害大穴，白涛身子一颤，道：“你是谁？”

黑衣武士已借金钧翁鱼竿的摔动之力，飞出了二门以外。他去如飘风，俞秀凡等竟然来不及有所反应。因为，任何人都未料到，这缓缓而来的短刀，竟然会如此奇异变化。

白涛喝问出口，那黑衣武士，已然消失不见。

五毒夫人大喝一声，道：“是他。”伸手扶住了白涛。

俞秀凡急步行了过来，道：“白兄，怎么样？”

白涛摇摇头，道：“我不行啦……”闭上双目，气绝而逝。

五毒夫人缓缓放下白涛的身子，道：“刀中心脏要害，就算有灵丹、妙药，也无法使人还魂重生了。”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那黑衣武士是什么人？”

五毒夫人道：“很可能是造化城主。”

俞秀凡点点头，道：“看来，定然是他了。”

五毒夫人道：“我在那里布了奇毒，如若是一般的人，决不会逃过奇毒所伤。”

俞秀凡道：“这个，咱们早该知道的。”语声一顿，接道：“我不明白，他怎会不畏奇毒？”

五毒夫人道：“他身上有一颗避毒珠，而且，他本人也是精通用毒的人。”

俞秀凡叹息一声，道：“他一刀杀死了白涛，为什么不放手和咱们一战，却借机逃了开去。”

五毒夫人低声道：“他是绝对不愿冒险的人，如若他没有十成的胜算，他就不会轻易的和人拼命。”

俞秀凡道：“现在他到了何处？咱们应该如何？”

五毒夫人低声道：“咱们也没有把握和他们放手一拼，所以，他如肯放手，咱们也不用苦逼下去。”

俞秀凡道：“拖下去，对咱们是与否有利？”

五毒夫人道：“至少，拖时间，对咱们利多害少。”

俞秀凡接道：“何以见得？”

五毒夫人道：“因为，目下江湖情形，正在觉醒之中，多拖上一些时间，咱们就可能多一些助拳友人。”

金钊翁道：“最重要的是艾九灵，艾大侠也应该重现江湖了。”

五花婆婆回顾金钊翁一眼，道：“钓鱼的，你怎么知道艾大侠还活在世上？”

金钊翁道：“艾大侠没有死。除了造化城主之外；当令武林之世，再没有能够杀死他的人。”

五花婆婆道：“但艾九灵身受重伤之后，又中了七件喂毒的暗器，自然是话不成了。”

五毒夫人道：“艾大侠如若还话在世上，岂能坐视不管。”

方望道：“听说造化城主和艾大侠有同门之谊，他不忍施下毒手。”

水燕儿叹一口气，道：“就贱妾所知，单打独斗，艾大侠已非造化城主之敌了。”

金钊翁道：“但造化城主从来不会和人单打独斗，他一向用的以众胜寡、围击合攻之法。”

水燕儿道：“但他和艾九灵，有过一场单打独斗。”

金钊翁道：“真有此事？”

水燕儿道：“千真万确。自然，他事先已经有过一番很完善的布暑，万一他不敌落败，他也不会受到伤害。”

金钊翁道：“那一战究竟是何人败了。”

水燕儿道：“艾九灵。两人斗到五百多招之后，艾九灵中了一剑。”

金钊翁道：“有这等事，老朽怎么没有听过？”

水燕儿道：“艾九灵生死不明，所以，造化城主没有宣扬这件事。艾九灵自然也不会讲。因此，除了当时在场观战之人外，很少有人知晓。”

金钊翁道：“姑娘在场么？”

水燕儿道：“没有。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我武艺未成。”

金钊翁摇摇头，道：“很难叫人相信。姑娘，有道是目睹是实，耳听是虚。”

水燕儿道：“这件事不会错。目下这马王庙中人，就有一位在场。”

金钊翁道：“什么人？”

水燕儿道：“莫风，老前辈如不相信，再见莫风之面时，你可以问问他。”

五花婆婆道：“姑娘说的倒也有理。艾大侠虽然退出了江湖很多年，但完全绝迹江湖，还是六七年前的事，大约是怕战败之后。”

水燕儿道：“不！一两年，艾九灵又在江湖上出现过几次，据说，受到围攻，身受重伤，那一次似是在开封附近。”

金钊翁接道：“姑娘，这个不大可能。如若那艾九灵真的受了重伤，造化城主决不会放过他，就算是上山下海，也非得把他追出来不可。”

水燕儿道：“大举搜查，整整的搜查了十余日。方圆数百里内，都已找遍，但却没有搜查出来，听说，那一次，造化城主大发雷霆，还杀了不少的

人。”

金钊翁道：“老朽的看法是艾大侠不会受伤。”

俞秀凡突然叹息一声，接道：“水姑娘说的不错，艾大侠受了伤，而且，受了很重的伤。”

水燕儿道：“你怎么知道。”

俞秀凡道：“在下先救了艾九灵，以后，艾大侠救了我。”

水燕儿道：“俞少侠，可不可以把详细情形告诉我们。”

俞秀凡道：“可以。”当下把经过之情，很仔细他说了一遍。

水燕儿叹口气，道：“想不到，你是艾大侠培养出来的人。”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诸位，除了艾九灵之外，还有什么人会有如此的博爱救世之心。”

水燕儿低声说道：“俞少侠，艾大侠会不会来？”

俞秀凡道：“我很久没有见过艾大侠，但我相信他会随时出现。”

造化城主自觉他在天下安排了耳目，但他一直无法找到艾大侠，可是艾大侠对造化城的行动，却是十分了解。”

金钊翁道：“这么说来，艾大侠也在准备对付造化城了？”

俞秀凡道：“这些年来，他仆仆风尘，不停地在江湖上行动。不过，他一直很隐密自己的行动，不让造化城主在天下耳目，找到他的行踪。”

金钊翁哈哈一笑，道：“艾大侠如若还在江湖上，只要他登高一呼，武林之中，会有很多人，由造化城中反正过来。”

俞秀凡忽然间发觉所有的人，都振奋起来。艾九灵不但在武林之中，有着过人的声望，而且，在精神上，还深入了人心，听到他，所有的人，都振奋了起来。

水燕儿道：“古往今来，武林之中，大约从没有一个人能有艾大侠这样的声誉，他这一生之中，没有做过一件错事。”

俞秀凡叹口气，道：“在下惭愧得很。”

水燕儿道：“为什么？”

俞秀凡道：“我可能已作了很多的错事。”

水燕儿轻轻吁一口气，道：“你错了，你哪里错了？”

俞秀凡道：“我没有艾大侠那份仁慈，也没有艾大侠那份耐心，也没有他那份涵养，所以，我觉着作了很多的错事。”

水燕儿道：“你没有错。”

俞秀凡接道：“至少，比起艾大侠来，我错了很多，也错得很厉害。”

水燕儿道：“你不能和艾九灵比。”

俞秀凡道：“为什么？”

水燕儿道：“因为他已经不是人。”

俞秀凡脸色一变，接道：“他不是人，是什么？”

水燕儿道：“是神。他一生之中，没有任何错误，对他个人而言，那是很完美。他一生之中，没有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但对武林同道而言，他没有什么贡献。”

俞秀凡道：“这不能算错。”

水燕儿道：“那样看你怎么算了。我听造化城主批评过艾大侠一句话，如今深植内心，念念难忘。”

金钊翁冷哼一声，道：“造化城主比起艾大侠来，那是天壤之别。自然，

他要辱骂艾大侠了。”

水燕儿道：“也许是看法不同，至少，我觉着那不算是辱骂。”语声一顿，接道：“造化城主说那艾九灵艾大侠，已入神境，只能用来供奉，但他做事方法，那就不足以取了。”

俞秀凡道：“怎么说？”

金钧翁冷笑一声，接道：“偏激之论。”

水燕儿道：“我对艾大侠一样敬佩，我只是把造化城主之言，重新转述一边罢了。”

俞秀凡道：“请说下去。”

水燕儿道：“造化城主说艾大侠太过仁慈，所以，他放过了很多为世除害的机会。雕朽木，希望成器；放恶人，为害良善；你说说看，他有多少错失，因为他放纵了一个人，却因此为害了十个人；功过相抵，究竟是有德呢，还是有错？”

金钧翁呆了一呆，道：“这个么，老朽倒是没有想过。”

水燕儿叹口气，道：“他如能手下狠一些，除恶务尽；现在，江湖上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局面了。”

俞秀凡道：“这说法不公平，也曲解了艾大侠的为人。”

水燕儿道：“你和艾大侠有着一段相处的日子，对他的为人，你应该知道的，你说说看吧！他的为人如何？”

俞秀凡道：“他是一代仁侠，自强不息，我对他，有着仰之弥高的感觉，他能忍辱负重，威武不屈，他是一位完人。”

五毒夫人叹口气道：“我赞成燕儿的说法；他是一位没有错误的人，但他对江湖、对苍生，并无大功德。”

俞秀凡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个人联合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武林之中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并非太难；但如要他一生中，没有什么错误，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五毒夫人道：“话是不错。但一个私德完全的人，对人和武林道上，有些什么贡献，帮助人家些什么？我认为止杀代恶的最好办法，就是杀尽恶人，以杀止杀。如若艾九灵不是仁慈得像圣人一样，他怎会留下了造化城主这样一位大奸大恶的人。”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些话也并非全无道理，艾大哥如若早些着手对付造化城主，至少，造化城不会有如此壮大的局面。做一个完美的人是那样困难，每人论事的尺度不同，一个私德无亏，处事慎密的人，也不一定会受到人人赞美。”

俞秀凡心中念转，话题一变，道：“夫人，你看造化城主，是否会已经撤走了？”

五毒夫人道：“会。不过，走的只是他一个人罢了，莫风和那些武士们，会留下来。”

俞秀凡奇道：“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他不会以身涉险，他有着和艾大侠完全相反的性格。所以，他决定的事，只选择对他有利就行。”

俞秀凡道：“咱们是不是出去瞧瞧？”

水燕儿道：“要出去，咱们不能守在这里。他化装成一个武士，杀了白涛就跑，不肯和你一决雌雄，那证明了一件事，他已没有杀死你的信心。”

方望道：“燕姑娘，照那造化城主的性格而论，他也许不会就此放弃。”

水燕儿道：“不会，他会去调集更多人来。”

俞秀凡道：“最好的选择，就是咱们立刻冲出去。”

经过大家仔细会商的决定，是暂时不突围，集中大殿，磋商艺业。这一群患难与共的男女同道，完全消除了江湖人间的距离，都把最得意、拿手的武功，传了出来，那都是毕生苦练的精粹之学。

俞秀凡传了快剑，也校正了出手的方法。这使水燕儿和方望受益最大，两人都是学剑有成的人，俞秀凡的刻意指点，使他们立刻进入了另一重境界。

针钗汤兰，传出了用针的手法，五毒夫人也传出了一种实用、简易，但却绝对有效的用毒手法。

这时，强敌围困，生死关头，也是习武进步最快的时候。虽只有半日的功夫，但任何人都感觉到自己有了很大的收获。抵得平常日数年光阴的成就。自然，最主要的是，传武功的人，一点也不藏私，受者也集中了全副精神去学。

天色黑了下来，大家停止了艺业的切磋。

每一个人，几乎都已把半生习武体会出的必要手法，坦白地传给了别人。

俞秀凡出的最多，但他也有着满意的收获。剑招变化中的运用，有很多是在使用中体会出的心得。不论多么精奇剑招、手法心领神会，它的威力就会减少很多。

但收获最大的是水燕儿和方望。别人都停了下来，只有他两人仍然不停地伸动双手，比划出体会到的剑招。两人都陷在如痴如狂的境遇之中。

没人打扰他们，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目光都望着两个人，脸上是一片喜悦之色，这群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的男女同道，经过一番生死之劫后，彼此之间，已完全消失了人性间的自私意念。全场中人，都看得出水燕儿和方望，又进了入剑道中另一种境界。

直待初更过后，两人才自动的停了下来。水燕儿香汗淋漓，直透重衣，方望更是如刚从水中出来似的，全身上下，都为汗水湿透。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把我们困于此地，但也成全了我们艺业成就，两位请好好休息一阵，二更之后，咱们突围离此。”

水燕儿吁一口气，道：“现在已什么时候了？”

金钊翁道：“初更过后了。”

五花婆婆突然接口说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婆子现才体会出这句话的意义，诸位请给老婆子一个机会。”

五毒夫人奇道：“什么机会？”

五花婆婆低声道：“老身想说服莫风投顺过来。”

金钊翁道：“这个，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花婆婆道：“老婆子也知道这件事不容易，不过，莫风是一个人才，对造化城中的事物，更是知晓很多。所以，老婆子希望能把他说服。”

俞秀凡道：“听老前辈之言，似乎是很有把握。”

五花婆婆道：“谈不上什么把握，不过，我党着值得一试。”突然放低了声音，低得只有俞秀凡和五毒夫人勉强可以听到。

只见俞秀凡摇摇头，道：“老前辈，使不得！”

五花婆婆道：“俞少侠，给老身一个效力机会，这关系太大了。”

俞秀凡沉吟不语。

五毒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俞少侠，让她去吧！如若你不答应她，她会觉着是一终身大憾。”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吧！老前辈执意如此，晚辈也不便再多阻拦了。”

五花婆婆站起身子，道：“多谢俞少侠给老身这个机会。”回顾了四位义女一眼，接道：“孩子们，跟我走啦！娘如是死于敌人之手，你们就想法逃回来，从此之后，跟着五毒夫人，她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四女齐齐躬身说道：“娘！你死了，我们何忍独生？”

五花婆婆哈哈一笑，道：“那也好，娘活的时候，没有带着你们做些有益于人间的事，但我却带你们死的轰轰烈烈，让后世钦仰；至少，也可以洗刷去咱们母女们身上的血腥。咱们走吧！”带着四女，向外行去。

方望低声道：“俞少侠，她们母女开道，如何是莫风和那些剑士的敌手，在下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方昂，不用去了，成全他们吧！”

方望道：“要她们去送死么？”

五毒夫人道：“她们要去死，是她们的心愿，她们是诚心诚意的去死，如若你要阻止他们，那也是一件大恨大憾的事了。”

方望道：“死有重于泰山，轻如鸿毛，她们五人之死，在下看不出对大局有什么帮助。”

五毒夫人道：“五花婆婆也是老江湖了，她加心中没有把握，怎会白白去送死呢？”

方望道：“夫人，你该明白，她们去了没有用。”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五花婆婆有五花婆婆的计划，方兄，让她试试吧！”

方望欲言又止，但脸上仍然是一片不服气的神色。

五毒夫人回顾了俞秀凡一眼，缓缓说道：“俞少侠，听到他们招呼，咱们就冲出去。”

俞秀凡点点头没有说话。

五花婆婆带着四女，离开了马王庙之后，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还不闻一点声息。

俞秀凡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怎么听不到一点声息，难道她们……”

五毒夫人接道：“以五花婆婆的经验之丰，应该是不会出事的。”

俞秀凡道：“怎的这么久时间，听不到一点声息。”

五毒夫人道：“也许，造化城主真的撤离了此地。”

俞秀凡正待接口，突然一阵惨叫之声，传入了耳际。

五毒夫人摇摇头，道：“求仁得仁，她们如愿了。”

俞秀凡皱皱眉头，道：“她们都已经死了？”

五毒夫人道：“死了！五花婆婆和她的四个女儿。”

俞秀凡道：“唉！夫人！她们死的真有什么价值么？”

五毒夫人道：“不知道。但这是她们的心愿。她们虽然死了，但心愿已经完成了。咱们走吧！”

俞秀凡点点头，当先向前行去，群豪随在俞秀凡的身后。没有一个人说话，但每个人的脸色，却是一片严肃。行出了马王庙，群豪立刻散布开去。

俞秀凡屠中而行，左右两侧是王翔。王尚。行约十余丈，忽见几具尸体，椅陈地上。

是五具女人的尸体，只看衣服，已可以看出来，是五花婆婆和她四个女儿，五个人头，却已不见。

王翔冷哼一声，道：“好恶毒的心肠，不闻呼喝搏斗之声，他们已是必胜，杀了人，还要把头取去。”

五毒夫人没有说话，脸上泛现出一种凄迷的笑意，不知是悲痛，还是得意。

过了一会，群豪精神焕发，每人都觉着现在技艺大进，希望遇上强敌搏杀一阵。一种拼命保命的意志力，激起了强烈的同仇敌汽之心，和不畏死亡的勇气；就算造化城上出现面前，也无退缩畏怯之意。

但很意外的是，造化城主并没有布下拦劫的阵势。似乎是造化城主带着来人，突然间消失不见。

行约十里不见敌踪，俞秀凡反而有些担心起来，停下脚步，道：

“事情很奇怪，难道他又退回造化城去不成？”

五毒夫人道：“他们锐气已挫，斗志消迫，很可能已重回造化城，再蓄锐气。”

水燕儿道：“不会的，他虽然不喜作没有把握的事，但决不放过一个机会。他知道，此刻如退回造化城，整个江湖，立刻会掀起一阵风浪，原来不敢叛离造化城的门派，亦将振奋而起，他不会让咱们用这一股气势，结合一股强大的力量。”

俞秀凡道：“燕儿，你的意思……”

水燕儿道：“他们就在附近，只是隐于暗处，暂不和咱们动手。”

方望道：“水姑娘说的不错，造化城主不会结咱们联合江湖同道的机会，目下，他按兵不动，可是正在调集人手，准备全力一拼。”

俞秀凡沉吟一阵，道：“咱们不能让他们选择决战之地，更不能任他们布下对付咱们的阵势。”

五毒夫人道：“咱们要主动，结成一股机动的力量，铁蹄纵横，来去加风，千里奔走，追歼强敌，先寒敌胆，造成一种风卷残云的气势。”

金钊翁拂髯大笑，道：“妙啊！妙啊！咱们要他由主动变为被动，咱们高兴打，就杀他们落花流水，不愿打，就纵骑而去，给他个飘忽不定。”

俞秀凡道：“桃花童子，虽然死了，但他帮助咱们挑了造化城主数十个暗舵，使他们耳目失灵，咱们行动快速一些，和他来一个决战千里。”

五毒夫人道：“对！这正是昔年造化城主对付各大门派的办法，奇兵突现，神出鬼没，如今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让他尝尝这种味道。”

方望道：“咱们该去买几匹快马，以增行速。”

群豪计议妥当，立刻行动，各选快马一匹，开始行动。

哪知，一个从未想到的问题，顿使群豪一番计议的享，流于空谈。

原来造化城中人，突然失去了踪迹。

群豪行程数千里，苦寻十余日，竟然未遇过一个造化城中之人。

这当真是群豪从未想到的事，大家都出身造化城，对造化城中的人事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但他们苦苦寻找之下，仍是无所发现。

这中午时分，群豪在一座小镇上吃过食物之后，五毒夫人长长叹口气，道：“俞少侠，这办法不行。”

俞秀凡道：“在下亦有同感，但却想不出适当之策。”

五毒夫人道：“咱们奔走十余日行程数千里，却一直没找到造化城中人，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在江湖上的行踪。”

俞秀凡道：“不错。咱们应该想个法子。”

水燕儿道：“造化城主是一个很有组织才能的人，咱们已使他生出警觉，整个造化城在江湖上的行动，已由明人暗了。”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这么说来，咱们只有等他们找上了，”

五毒夫人道：“当今武林之中，只有丐帮能帮咱们忙，但不知丐帮愿否插手其中。”

金钧翁道：“丐帮以忠义相传，应该会答应咱们。”

俞秀凡道：“只要他们指点一下造化城中人物行踪，又不要他们拼命，我想他们应该答应才是。”

金钧翁道：“对！老朽去找丐帮中人谈谈。”

俞秀凡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忍不住问道：“听说丐帮人数众多，为天下第一大帮，凡是叫化子，都是丐帮中人。是吗？”

主钧翁道：“不一定。不过，凡是叫化子，丐帮都可以利用他们。其实，十个叫化子中，也不过一二个，才是真正丐帮中人。”

水燕儿道：“金老，既然不一定是丐帮中人，你要到哪里去找他们？”

金钧翁道：“这就是老江湖的经验。老朽昔年曾和丐帮中人有过往来，隐隐还记得和他们连络之法，诸位请稍候片刻，老朽去找找看。”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这是不大不小的市镇，但因地处官道要隘，是一处打尖、宿住的驿站，所以，镇虽不大，却是热闹得很。东西两条大街，商店林立，行人不绝。

目睹金钧翁离去之后，俞秀凡突然站起了身子，道：“不行，咱们得派两个人一起去。”

五毒夫人道：“派什么人？”

俞秀凡道：“方望和水燕儿走一趟吧！”

水燕儿站起身子，道：“咱们可要改扮一下。”

五毒夫人道：“最好改扮一下，对付造化城中人，不得不小心一些。”

水燕儿、方望随手都拿起来人皮面具，戴在脸上。

五毒夫人也取一付面具，套在脸上，道：“咱们三个人一道去。”

急步向外追去。

三个人动作很快，但出了店门，已不见金钧翁的影儿。

方望左右张望了一阵，仍然不见金钧翁，不禁一皱眉头，道：

“走不了这么快，怎么不见了人影儿。”

水燕儿道：“西面十步外，有一条巷子，咱们去瞧瞧吧！”

方望加快了脚步，当先奔入巷子口处。

这是一条很短的巷子，由巷口到巷尾，只不过六七丈的距离，一目了然。巷子两侧的住户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户人家。方望直奔到巷尾处，才发觉是一条死巷。

五毒夫人道：“事情有些不妙，咱们得先通知俞少侠一声。”

水燕儿道：“我去告诉他。”

方望道：“慢着！”

水燕儿停下了脚步，道：“方兄有什么事？”

方望道：“俞少侠派咱们来此跟踪，那说明了他早有警惕之心，在下之意，用不着通知他了。”

五毒夫人道：“通知一声，总是好些。”

方望道：“不！金钧翁如是失踪，那证明敌人就在左近；如是他没有失踪，咱们通知俞少侠，岂不是虚惊一场。”

五毒夫人道：“这话也是。咱们三个人合在一处，就算遇上了最强大的敌人，咱们也可以对付了。”

方望道：“在下正是此意。”

忽然间，巷口第二家人影一闪。似乎是有个人行了出来，但探头出来一瞧，人又缩了回去。

方望道：“燕姑娘瞧到了么！”口中说话，人已飞奔而至，直扑到第二家门口处。

但见木门紧闭，哪里还有人踪。方望也不推门，一提气，腾身而起，跃入围墙。

五毒夫人、水燕儿也跟着飞入院中。这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庭院也相当的宽敞，大厅的木门关着，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息。大白天，这景象，自然是叫人怀疑。

方望抽剑护身，缓缓向厅前行去。遥发一掌，只见金钧翁端坐在一张木椅之上。

方望一皱眉头，道：“金老，受了什么人的暗算。”

金钧翁端然而坐，默不作声。方望喝了一声，道：“金老，可是被人点了穴道？”

金钧翁点点头。原来他不能言，但头还可以活动。

第五十二回 血拼城主 金笔大侠

方望道：“我先解开你的穴道。”

金钧翁显然能够懂得方望的话，连连摇头不止。那是阻止方望入内之意。但方望已平剑护身，一闪而入。他这一行动，使得五毒夫人和水燕儿，都随着冲入厅中。能点了金钧翁穴道的人，自非小可，五毒夫人和水燕儿担心方望有失。

三人落足之处，控制的很好，都在金钧翁的身侧。

方望道：“我解了你的哑穴，金老再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剑交左手，右手一掌拍向金钧翁的哑穴。

忽见穴道被点的金钧翁，右手疾如电火，一翻而起，扣上了方望的腕穴。

变出意外，方望全然无备，被人一把扣个正着，五指力量奇重，顿然间，使方望失去了抗拒之力。其实那人的动作很快，就算方望有备，也未必能避开一击。

水燕儿动作迅速；寒光一闪，长剑已斩向金钧翁的右臂。

金钧翁一吸气，连人带椅子，陡然问向后退开三尺。这一来，方望正

在水燕儿的剑锋之下。急急收剑势，剑锋已然划破了方望的衣服。

五毒夫人没有出剑，但却无声无息的放出二把使人闻后晕迷的奇毒。金钧翁人向后退，左手已取过方望手中长剑。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封开了水燕儿攻出的三剑。

五毒夫人沉声道：“造化城主！”

金钧翁右手一带，把方望横在身上，冷笑。一声，道：“不错，正是本城主。”

水燕儿收回长剑，平护胸前，道：“哼！如若是造化城也算一个门户，就算是少林、武当，也难及其庞大。但你作事，却是全然没有一点一派掌门人的气度。”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本座行事，只问成效，不问手段。”语声突然冷厉的接道：“燕儿，放下你手中兵刃！”

水燕儿摇摇头，道：“过去，我会相信你每一句话，我觉着你武功奇博，智谋绝世，不论什么话，我都会听你吩咐。”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现在呢？”

水燕儿道：“我懂事了，也觉着你的虚伪和残忍。你杀人如麻。

却偏偏要伪装一付和善的面孔，你为一种目的，不借拆散、屠杀了多少个美满、欢乐的家庭，故意造成了很多的孤儿，然后，你再把他们收容下来，传以武功，教以忠义，你要他们视你如父，尽忠尽瘁；你被他们视若神明，但你却是杀害他们父母、拆散他们家庭的凶手。”

造化城主冷厉的喝道：“住口！”

水燕儿笑一笑，道：“你不说也罢！事实上，在场之人，对你了解之深，哪一个都比我还多些。我数不出你十分之一二的罪状，我说这些话，不过是消一消我胸中之恨罢了！”

造化城主突然淡淡一笑，道：“水燕儿，放下你手中的兵刃呢，还是要老夫动手？”

水燕儿道：“我为什么要放下手中兵刃，我也不会像过去一样的怕你。”

造化城主突然接道：“莫风何在？”

莫风应声而出，由厅后闪了出来。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动手擒下水燕儿呢，还是要他们动手。”

莫风道：“城主吩咐！”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自己决定吧！但不论什么人只要最先擒到她的，就把她许给那人为妻，而且立刻完婚。”

莫风抬头望了水燕儿一眼，道：“姑娘姿容绝世，为何戴了面具？”

水燕儿伸手一抹，取下了人皮面具，道：“这也是造化城主的作法，他鬼鬼祟祟，一向不肯堂堂正正出现于江湖之上，咱们也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了。”

莫风双目盯住在水燕儿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姑娘容色绝世，戴上面具，实在有些大煞风景。”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莫风，水燕儿人间绝伦，不但是造化城中第一美人，就是放眼天下，也是罕得一见，你如是能把她制服，她就为你所有了。”

莫风低声道：“城主！她是公主的身份。属下……”

造化城主接道：“她如未叛离造化城，自然是公主身份，如今她是造化城主的敌人，那还有什么公主身份？”

莫风一欠身，道：“属下遵命广纓步行到了水燕儿的身前，道：

“燕姑娘，在下莫风……”

水燕儿冷笑一声，接道：“我知道，你给我闪开。”

莫风道：“在下已奉命出手。”

水燕儿道：“你未必是我的敌手，不过，我要先把事情说个清楚。”

莫风道：“在下洗耳恭听。”

水燕儿道：“你们任何人都别想碰我一下，就算我真非敌手时。

我也会了断自己。”语声一顿，容色庄肃的说道：“如是我水燕儿真的能叫人喜欢，你们也只有一个办法，能使我甘心献身，答允婚约。”

五毒夫人道：“燕儿，你疯了。对阵交手，兵刃相见，你许的什么心愿、诺言。”

水燕儿苦笑一下，道：“大姐姐，我们要学俞少侠，献身于江湖正义，此身应已非己所有。”

水燕儿高声说道：“你们听着，谁要杀死了造化城主，我水燕儿就甘心情愿的嫁给他。”

造化城主皱眉头，道：“水燕儿，老夫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老夫？”

水燕儿道：“何至是我，任何人。”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老夫不该放过你的。”

水燕儿道：“不论你如何待我，我一样会背离你，你的作为，你的冷酷，完全没有一点人性。”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莫风，杀了她！”

莫风应声出剑，攻了一招。

水燕儿闪身避开，还了一剑。莫风举剑封架，双剑相触。金铁文鸣声中，水燕儿向后退了一步。

造化城主似是很注意两人动手的情形，双目凝神，盯住在而人身上瞧着。莫风神情冷厉，剑招快如星火，一招紧过一招。水燕儿的剑势，却是不紧不慢，守的十分严密。

着上去，水燕儿似是落在下风，莫风攻出三剑，水燕儿平均十招才还上一招。五毒夫人皱皱眉头，似是想出手，但却又忍下未动。莫风的剑招，愈攻愈快，但水燕儿仍然保持着勉可应付的形态。

五毒夫人冷眼观察，水燕儿剑招中一直没有用俞秀凡讲述的剑法，知晓她有意的保存实力，心中一转，目光转注到造化城主的身上，她用毒之能，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但因造化城主身怀釜毒珠，万毒难伤，虽有施毒的本领，却不能出手。

忽然间，造化城主一挥手，把控制在手的方望，摔到了大厅一角，道：“给我拿下！”

大厅后，应声奔出了两个白衣剑士，每人身佩三剑。

五毒夫人早已提气戒备，就在等这一刻工夫，一语不发，忽然一个闪身，疾如鹰隼一样，直冲了过去，人未到，一片蒙蒙白雾的毒粉，已飞了过去。

造化城主本来准备对付水燕儿出于，但见五毒夫人发动，立刻改变了心意，身子一转，攻向了五毒夫人。他身法快速，虽比五毒夫人发动的晚了一步，但却和五毒夫人同时赶到。

五毒夫人右手长剑未动，左手一抬，却从怀中取出一把匕首，攻向了造化城主。那是全身泛现出蓝色光芒的匕首。

造化城主武功虽高，也不禁骇然退后三步，道：“十毒匕首。”

五毒夫人道：“不错。天下最毒的兵刃，只要碰到你一点肌肤。

不用见血，不用破皮，你就为毒所伤，任你练成了护身正气，也要身化毒血。”

她口中说话，人却未停，双足移动，踢活了方望身上的穴道。

右手却暗把手中一粒药丸，投入了方望的口中。她早已有了打算，所以，这几个动作，巧妙至极，举动之间，也配合的恰到好处，再加上还未完全散去的白色毒粉掩遮，竟然瞒过了造化城主的双目。

只听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大胆奴婢，竟敢欺骗于我。这十毒匕首，不是早已失去了么，怎会在你的身上出现？”

五毒夫人道：“它一直在我的身上，只是我不愿拿出来罢了。

你自负聪明，怎不想想看，这是五毒门的门户重宝，怎会轻易失落。”

造化城主道：“这么说来，你早有背叛我的用心了。”

五毒夫人冷哼一声，道：“造化城中人，哪一个不存下背叛你的用心，你又能真正的信任哪一个人？”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你认为手中多了一把十毒匕首，就可以和我动手一战了么？”

五毒夫人从容说道：“也许我还不是你的敌手，但这一把十毒匕首，会让你心存畏惧，它锋利异常，虽不能切金断玉，但可以划铁裂石，我不信你的内功，会比铁石还要坚牢。”

造化城主突然一抖腰间活扣，一把寒光闪烁的软剑，应手而出，抖的笔直，道：“五毒夫人，本来我还没有杀你之心，现在，你是死定了。”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造化城主，不论我是死是活，有这把匕首在手，我就有可能杀死你的机会。”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好！咱们试试看吧！”忽然一抖软剑，一道寒芒，直射过来。

他出手太快，快的叫人瞧不出招式变化。寒光一闪，剑式已到了前胸。

五毒夫人右手一挥，长剑斜里推出。她动作够快，仍是慢了那么一点，剑芒掠过前胸，划裂衣衫，雪白肌肤上，划了一道伤口，鲜血涌出。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也许，你觉着俞秀凡在武功上的成就，已经可以和我作一搏杀，我要证明你错了，就算他倾翼传授出他的武功，你们也无法挡受我的一击，造化城中一个不变的铁则，谁敢背叛我，谁就非死不可，我要在第二剑中，斩下你握着十全毒匕的左臂。”软剑忽然一转，斩向五毒夫人的左臂。

这一把锋利的软剑，握在造化城主的手中，就如同具有灵性之物，只见剑身一转，灵蛇一般，缠向了五毒夫人的左臂。这是很怪的一招，非刺非劈，完全脱离了剑招的范畴。

五毒夫人竟忘却右手长剑，左手毒匕，不知如何才能封开这一剑。

软剑寒芒眼看就要缠上了五毒夫人的左臂，忽然剑光打闪，一道寒芒，疾飞而起，当的一声，封开了软剑。是方望，挺身而起，长剑斜里攻出，封开了一剑。

他勇悍绝伦，封开了造化城主一剑之后，立刻一个转身，欺进了造化

城主的软剑距离之内，剑芒闪闪，攻向了造化城主，五毒夫人一咬牙，不顾前胸伤势，也疾扑而上。

方望学剑十年，列名造化城中的十大剑主之一，剑上武功，大部造化城主亲自传授，所以，他对造化城主的剑路，知道不少。但造化城主为人心机深重，虽是要他为自己效命，但也不肯把杀手绝招，传给属下，所以，他很有把握，在三五招内杀死方望。但方望的剑法，经过俞秀凡的一番指点之后，完全脱胎换骨，招招蕴变，把造化城主传授的剑法，发挥十成威力。因为俞秀凡不藏私，尽传所知。

俞秀凡的剑招得自千败老人和艾九灵的真传，再加惊天三式剑式上的招术变化，使他融会了三家之长。他也把自己的心得精要，传给了方望。这就使得方望的剑法，完全有了很大的改变。

也因此，使得方望剑招上的变化完全出了造化城主的意外。

他一连疾攻了五剑，竟然把造化城主逼退了三步。再加上，五毒夫人长剑助威，毒匕的威胁，使得造化城主心中又惊又怒。

方望想不到自己竟能和造化城主动手一搏，而且，还稍占了上风，不觉豪气大振，剑招愈见威猛。

五毒夫人一面挥剑疾攻，一面说道：“方兄，只要咱们再支持上一刻工夫，俞少侠就可以到了。”

方望道：“在下现在充满着自信，夫人只管请返下去，先把伤势包扎起来，然后，再来助在下一臂之力。”

狂傲的造化城主，此刻，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全力运剑。他功力深厚，剑招纯熟，这一沉着运剑，立时发挥了无比的威力，只不过四、五招，已然把局面稳定了下来。

五毒夫人半身衣服，都已被鲜血湿透，逐渐的感觉着手上无力。但她仍然咬牙苦撑着下去。方望也感觉到造化城主反击的压力，本来锐利的攻势，硬被造化城主的剑招给逼的收缩了回来。

五毒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方望，我快撑不住了。”

方望硬着头皮道：“你下去休息吧！这里由我一个人撑着，你失血太多，如不早些调息一下，只怕对身体的影响很大。”他口中说话，暗中却全力运剑，想把优势扳回来。

五毒夫人叹口气，道：“方兄，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方望道：“夫人是什么意思？”

五毒夫人道：“咱们能和造化城主，动手打了这样久的时间，也算是一件传诵江湖的大事，纵然战死，也是心中无憾了。”

方望道：“是啊！如若江湖知晓了我方望能接他数十剑，而且还会把他逼退四、五步，只怕江湖上没有人再怕他了。”

五毒夫人道：“话是不错，但咱们如是能做出一件更轰动的事，那岂不是更为人所敬重么？”

方望道：“什么事。”

五毒夫人突然一咬牙，长剑护身，欺了上去，十全毒匕猛的向前一送，刺向了造化城主的小腹。

造化城主对那毒匕首十分畏忌，竟然被迫的又向后退了一步。

手中的剑招也为之一缓。方望本来已撑不下去了，但造化城主这一退让，立刻又借机抢过来先机，扳平劣势。

五毒夫人道：“我手中这十全毒匕就算是金刚不坏之身，但只要中了我一击，也是一样会被化作浓血而死。咱们找个机会，拼着死于他的剑下，给他一匕首，闹他个同归于尽。”

方奎道：“好啊！你看什么时机恰当，打个招呼给我，我们合力猛攻。”

这时水燕儿已杀了莫凤，转身支援方望。

她具有了练剑的天才，不拘泥剑法连绵的变化，以自己的才慧，把胸中所学的剑法融通于心中，却又能把那些不同的剑招，连续在一起应用。

造化城主的武功，本以博杂见称，他有着过人的才慧，也有着稳实的基础，学剑之时，只择精要不屑全学。所以，他传授水燕儿的剑法，也是博大精深，很少有绵连一贯的剑法。

他生性冷酷，学剑用心，就在杀人，所以，他学的剑招，大都是精奇致命绝招。

水燕儿是造化城主的义女，一身所学，都是造化城主亲自所授。

造化城主为人虽然奸诈，但他绝未想到水燕儿也会背叛于他，所以，在传授水燕儿的剑法，不像传授别人剑招时，故意在重要变化中，留下破绽。

再加上俞秀凡转授了谅天剑招，使水燕儿的剑法，有了更上层楼的成就。

水燕儿用以退为进的手法，诱使莫凤生出轻敌之念却在突然的反击中，伤了莫凤。那正是五毒夫人陷入窘境的时刻。水燕儿却及时而至施援。

对付造化城主的打法，水燕儿完全采另一种方式，一上手，就是全力出剑，招招都是拼命以赴的杀着，她没有妄想胜过造化城主，只求能多打上一招就是一招。

这一来，把一个博通奇技的造化城主也给闹的无可奈何，水燕儿。方望的全力抢攻，竟和他打成了平分秋色的局面。造化城主心中的忿怒，已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已决心不择手段，要杀死两人。

但两人似是早已知道造化城主的用心，双方攻势也愈来愈凌厉。

五毒夫人闭目休息了片刻，体力稍复，立刻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两粒药物吞下，匆匆把伤口包扎了一下。

这时，隐于大厅之后的从卫，都已进入大厅。但他们只是静淑的站在大厅四周，没有出手。

造化城主平日太森严，这些众卫剑士，都是听他令谕，纵然见危，亦是不救。

事实上，造化城主也未存要从卫剑士出手之意，他心中太恨水燕儿和方望，要亲手杀死他们，才能消胸中之气，他已经逐渐的冷静下来，手中的软剑更见灵活，逐渐恢复了优势。

五毒夫人挺身而出，右手长剑一振，也攻了上去。造化城主手中软剑一展，把五毒夫人也圈入了一片剑芒之中。这时，三个人合攻造化城主一个。但水燕儿的感受之中，已不如自己刚刚出手时具有威力。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你们全力施力吧！我再让你三十招。

你们全力合攻也好，两人抢攻，一人接应也好，但在三十招之后，我就要执行门规，亲手把你们三人杀死。”

方望冷哼一声，道：“咱们已打过百招，那是虽死犹荣的事了。”

水燕儿道：“如若造化城主和我们动手的情形，传扬于江湖之上，我想此后，武林之中，不会再有怕你的人了。”

造化城主的心情，已经完全稳定了下来，听了两人激讽之言。

不再有依虑浮躁之感。

手中的剑势，有如长江大河一般，源远流长，一招紧过一招，绵密的剑光，由扩展到逐渐的收缩，把三个人困入剑光之中。整个剑势，像一面缓级收缩的网，强大的压力，迫使方望、水燕儿、五毒夫人三个人的剑势，逐渐的施展不开。

这是真功实学，一点也取巧不得，造化城主在剑上的深厚的造诣，实有过人之处。

水燕儿、方望等虽然极力想挥剑反攻，但却一直无法突破那收缩的剑网。

五毒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方兄，咱们还能支持好久？”

方望道：“看来不会太久了？”

水燕儿道：“不要紧，我想咱们再支持二十招，俞秀凡应该来了。”

五毒夫人道：“燕儿，不要期望着俞少侠来支援我们，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和他一决胜负。”

水燕儿道：“大姊，看样子，咱们胜他的机会不大了。”

五毒夫人道：“这个我也感觉到了，咱们如若和他同归于尽，不知是否可以？”

水燕儿道：“这个，倒是有几分可能。”

方望道：“对，我和水姑娘全力封开他的剑势，你用十全毒匕全力攻出一招。”

五毒夫人道：“我也是这个主意。听说他自己练成了护身正气，别的兵刃，已无法伤他了。”

水燕儿道：“毒匕一定能够伤他么？”

五毒夫人道：“这个，你请放心。这毒匕不但锋利，而且匕上剧毒，为世上奇毒之最，沾着他点皮肤，那就非死不可。”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诸位的算盘打的很好，只可惜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

剑势又一紧，把三个人完全圈入一片剑光之中。凌厉的剑势，逼的三个人如走马灯一般，转来转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也许你们认为我只是浪得虚名，今日让你们开开眼界，见识一下我的真本领。”

这时，三人已被剑光逼住，完全没有了自主的能力。

五毒夫人虽然想以言语激起方望和水燕儿的斗志，但她心中也明白，目下三个人，已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就算三个人真的都打算豁出了命干，但也无法取得以命换命的机会。

造化城主不但招术奇幻，而且他强劲的内力，也似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包括水燕儿在内，也感觉到手中的长剑，逐渐的变的沉重起来，有些运转不灵。方望和五毒夫人，更是感到气力将竭，有着无以为继的感觉。

忽然间，造化城主冷厉一笑，道：“方望，你背叛本座，是五剑分尸的大罪，我要先断你的左臂。”语声甫落，寒光疾闪，方望一条左臂，已然血淋淋的脱肩而落。

这时，造化城主已然完全控制大局，长剑落处果然齐肩斩下了方望的左臂。

方望一咬牙，忍住气，没有出声。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五毒夫人，你除了背叛本座之外，又敢欺骗于我，我要斩下你一条右臂。”

水燕儿突然厉叱一声，全力攻出三剑。这三剑，用出她所有的气力，剑光如冷芒飞洒，竟然把造化城主的剑势拦住。

五毒夫人选过一劫，突然一咬牙，弃去手中的长剑，双手担着匕首，尖叫一声，硬向造化城主冲了过去。

造化城主封开了水燕儿拼命三招，眼看五毒夫人执着匕首冲了过来，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样子，心中大大的一震。他心中有把握，一剑能把五毒夫人生劈两截，但他却没有把握把五毒夫人那全力攻出的一把匕首封开。

他为人谨慎，从来不冒一点风险，原本可以十招杀死一个人的，但因他自保之心太强，门户也大过紧严，所以，宁可化去十五招，再把对方杀死。五毒夫人这拼命一击，竟然逼得他向后退了两步。

水燕儿香汗淋漓，双手酸软，但她心中明白，已面临着死亡的关头，能多攻出一剑，就多活一刻。强烈求生感，激起她生命中的潜力，大喝一声，又挥剑攻出一招“生死同命”。

这一招，完全是不顾自己的硬拼打法，门户大开，全无防守之意，剑招却直取造化城主的咽喉。

造化城主冷哼一声，退步闪身，避开了五毒夫人的匕首，软剑疾飞，展开了水燕儿的长剑。

那虽是一柄软剑，但却含营了强大的力道，水燕儿筋疲力尽之时，握手中长剑，已被振脱落地。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这就是背叛本座的下场了。”

方望在力道用尽之时，又被斩去一臂，已无再战之能。五毒夫人早已失血过多，勉力苦战，攻了最后一招之后，也已到了全身虚脱之境，水燕儿苦战之后，已然无能再战。

三个人此时此情，已完全如待宰的羔羊。

这当儿，忽然间闪起了一道寒芒，由大厅外直射而入。当然一声，震开了造化城主劈向水燕儿的长剑。剑光收敛，现出一个人来：俞秀凡。

只见他横剑而立，神华内蕴，脸上是一片冷肃之色，级缓说道：

“在下来的正是时候。”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不错，阁下再晚来一刻，他们就受到了门规制裁。”

原来，水燕儿手中长剑被震飞之后，已知再无还击之能，索性双目一闭，等待死亡。俞秀凡一剑封开了对方的长剑，水燕儿才睁开了双目。已然倒卧在地上不动的五毒夫人，突然滚动身躯，到了俞秀凡的身边。

方望忽然吁一同气，道：“俞少侠，想不到方某仍见到阁下一面。”

俞秀凡缀缀说道：“方兄，振作一些。大批的赶援人手，都已经到了此地。”

他口中虽然在对方望说话，但两道眼神，却一直盯住在造化城主的身上。

造化城主冷然一声，道：“俞秀凡，你带了什么人来？”

他天性多疑，一听到俞秀凡带了很多入，忍不住问了一声。

俞秀凡道：“很多人，你一向狡猾，向不轻身涉险，这一次，你是马失

前蹄了。”

造化城主嗯了一声，道：“俞秀凡，你瞧到这大厅四周的人么？”

俞秀凡道：“故作神秘，穿着不同的服色，多佩了几支长剑，这就是你仗以行凶的武士了。”

造化城主道：“他们的人手也许是下大多，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和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对抗。”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不论他们哪一个，也接不了我三剑。”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你可想试试看？”

俞秀凡道：“如是你觉着这些人，是你纵横江湖的本钱，在下倒是愿意试试！”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我这二十四名剑卫，各擅胜场，每人在剑上都有他们独特的成就，你加以一人之力，真能胜了他们，那就具有了和本座一拼的实力。”

他为人谨慎小心，力战了水燕儿、五毒夫人和方望之后，亦有耗力不少的感觉，如若再和俞秀凡动手，心中实无制胜的把握；能使俞秀凡和他苦心训练的剑卫一搏，不论胜败，至少可以耗去俞秀凡不少的真力。”

但闻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城主，在下可以先和你苦心训练的剑卫一搏，不过，在下也有条件。”

造化城主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发觉俞秀凡正凝神蓄势，准备出手。这时，就算造化城主立刻下令，也没有办法适时拦挡俞秀凡全力的一击。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俞秀凡暂时妥协，笑一声道：

“什么条件？”

俞秀凡道：“我要方望、五毒夫人、水燕儿等三人，先行离开这座大厅，然后在下能和你这些剑卫们一一动手。”

造化城主道：“他们三人都已无再战之力，只要我举手之间，就可以取了他们的性命，如若你希望他们还能帮助你，那只怕是一种妄想了。”

俞秀凡道：“这是在下的事，用不着你为俞某费心。”

造化城主道：“好吧！你如若觉着他们有助你之能，那就让他们去吧！”

俞秀凡目光一掠方望等三人，道：“三位可以退出去了。”

五毒夫人当先挣扎而起，道：“咱们走！举步向外行去。”

水燕儿低声道：“方兄，要不要我扶你一把？”方望摇摇头，伸手捡起地上的断臂，举步向外行去。水燕儿没有再捡起造化城主震飞的长剑，紧随方望身后行去。

眼看着三个人离去后，俞秀凡也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造化城主，俞某人说出的话，一言如山，你要他们上吧！”

造化城主点点头，道：“要他们一起上么？”

俞秀凡道：“厅中的地方不大，如是城主认为他们一起上，对他们有利，就不妨请他们一起上吧！”语声一顿，接道：“俞秀凡还想请问一事，金钊翁是死是活？”

造化城主道：“他还有一口气没有绝。”

俞秀凡道：“那是说，他还在活着了。”

造化城主道：“他虽然还活着，但已和死去并无太大的不同。

因为，他只比死人多一口气罢了。”

俞秀凡剑眉耸动，冷冷说道：“你把他怎么样了？”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背叛我的人，自然会遭到很悲惨的报应。金钧翁、水燕儿、五毒夫人、方望，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俞秀凡道：“那是不是也包括在下了？”

造化城主道：“如是你肯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

俞秀凡道：“你自己心中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你可曾仔细的想过这件事？”

俞秀凡道：“想过了。”

造化城主道：“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有些成就，像你阁下和在下，都是人上之人。”

俞秀凡道：“在下从没有这样想过，我觉着自己很平凡。”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你再想想看，我们一合作，整个武林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俞秀凡道：“在下的想法，刚好和阁下相反。”

造化城主道：“你的想法是……”

俞秀凡接道：“作一些有益于人间的事。”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摇摇头，道：“看来，咱们是很难合拢了。”

俞秀凡道：“我们之间，非要有一个死不可。”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我一生之中，从没有和人谈过这些事。

对你是第一个人。”

俞秀凡长长吁一口气，道：“阁下，你没有说服我的机会；不过，在下也无法说服阁下。”

造化城主道：“好吧！阁下既然决定了，咱们只好在武功上一分胜负了。”目光一掠余下的四个黑衣武士，道：“你们过来，和这位俞少侠走几招。”

四个黑衣人缓步行了过来。造化城主向后退了两步，四个黑衣人把俞秀凡围了起来。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我杀了他们四个人后，是否能和你一战。”

造化城主道：“你和他们动手之时，我就有足够的时间，调动另外三组剑士，对付你们。”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造化城主，我并不吃亏，你虽然在时间上占了很多的光，但我也有我的算盘。我的出现，救了水燕儿、方望和五毒夫人。在下可以奉告城主，我俞某人并不孤单，我们所有人手，都已经赶来了此地，他们都在庭院中埋伏着。”

造化城主这人的疑心最重，听到俞秀凡说庭院中有埋伏，立刻问道：“都是什么人？”

俞秀凡道：“他们都是你造化城主的人，你应该知道了。”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就是他们几个人么？”

俞秀凡心中一动，道：“自然是还有别人。阁下这些随身剑卫，如若战死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就是你造化城主的埋骨之所了。”

造化城主道：“哼！就凭你们这些人，只怕连我随行的剑卫，也无能胜过了。”

俞秀凡道：“我们这些人，也许力量不够，但如再加上几个人，只怕就非你能拒抗了。”

造化城主道：“本座想不出，当今武林之世，还有什么人，能够和我一战。”

俞秀凡道：“金笔大侠艾九灵，再加上一个花无果，够不够？”

造化城主呆了一呆，道：“你认识花无果。”

俞秀凡道：“不错。”

造化城主摇摇头，道：“他不可能再出江湖，更不可能和艾九灵合作。”

俞秀凡道：“如是艾九灵去找花无果，他会不会给艾大侠一个面子？”

造化城主道：“会！不过，他们两个人，谁也不会去找谁，谁也不愿意先低头。”

俞秀凡笑一笑，道：“如若他们要防止一次江湖大劫，挽救千万人的性命，他们不会再管那些固执不夫紧要的面子。”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阵，道：“俞秀凡，你少不更事，对人性的了解不够。他们两个都是英雄人物，所有的英雄人物，都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那就是不愿低头。”

俞秀凡道：“不错，你的看法，也许你有理，但别忘了英雄人物，都会顾识大体，他们为了千秋的盛名，会放弃了个人的恩怨。”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不论你如何解说，我都不会相信你的这些话。”

俞秀凡道：“很快就可以证明给你看了。”

造化城主探首向厅外瞧了一眼，道：“本座不信，但我倒很希望，你能证明一件什么给我瞧瞧。”

他是生来疑心很重的人，虽然感觉到俞秀凡这些话，意在恐吓，但又觉得不无可能。至少，俞秀凡说出花无果这个人，大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花无果和艾九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艾九灵名满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花无果却是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知他之人，少之又少。

造化城主能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建立了造化门，网罗了江湖上许多大豪、英雄，成功之道，正在他把握了人性中的弱点和隐藏了自己。

但他一旦脱去了隐藏自己的神秘之衣，立刻暴露出他自己的缺陷，那是超越常人很多的疑心病。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阁下，真敢见那艾九灵艾大侠了？”

造化城主道：“不错。本座找他很多年，不知他躲向了何处？”

语声一顿，话题突转，道：“你和艾九灵有何关系？”

俞秀凡有意在拖延时间，淡淡一笑，道：“阁下的看法呢？”

造化城主道：“你身份神秘，武功卓绝，出手剑路，和艾九灵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不知阁下和艾九灵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俞秀凡道：“城主的看法呢？”

造化城主道：“如果在下的推断不错，阁下可能是艾九灵培养的一株奇葩。”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个人疑心很大，倒不如骗骗他了，兵不厌诈，这也不算是什么错事。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如你城主猜对了，又将如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艾九灵这些年来，躲的不敢在江湖上露面，原来，他是在培植反抗我的人才，你阁下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这倒好，不用我说，他倒替我想出一番情节出来，用不着我再去编造什么了。主意拿定，哈哈一声，默然不语。

造化城主嗯了一声，道：“俞秀凡，世人都认为艾九灵是个仁义大侠，其实，都不知道他为人的阴险，像你阁下这样的人，我相信艾九灵决不止只

培养一个出来。”

俞秀凡道：“照阁下的看法艾大侠培养出几个像我这样的人？”

造化城主道：“这个么，就很难说了。也许有十个八个，少则三个五个。”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一个俞秀凡，就使你城主穷于应付，如是艾大侠培养出我这样十个八个的人，岂不是把造化城一举毁灭了么？”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艾九灵可以培养出你这样十个八个的剑手，但我相信他培养不出你这样性格的人。”

俞秀凡接道：“在下想不出有何不同，艾大侠能培养出我一个俞秀凡，也就能培养出十个俞秀凡来。”

造化城主道：“他可以培养出像你这样的武功人才，但却无法培养你同样的气质和性格，这世上，毕竟只有你一个俞秀凡，不可能有第二个同样的人。”轻轻吁一口气，接道：“一个人的武功，可以苦练中得到，在良师陶冶下冲破某些体能的限制，但他生具的领袖才能，和使人倾服的器度，却不是轻易培养得出来，所以以能和我为敌，是因为你具有了这种统驭人的才能和气质，才能把我苦心罗致、培养的人才，为你所用。”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难得阁下如此看重俞某，就当今武林之世而论，阁下算是一位人才；但如论你的作为，却是满身罪恶，两手血腥。”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接道：“何以见得？”

俞秀凡道：“你设九刑室，布置了人间地狱，把活生生的一批武林高手，变得瘦骨鳞峋，无法离开那人间地狱一步，听凭你的宰割。”

造化城主接道：“芙蓉膏具异香，他们如若意志坚决一些，那就不会受到芙蓉膏的诱惑了。”

俞秀凡冷冷说道：“你为使一些人安于人间地狱中工作，用药物合以金属，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让他们在不见天日的环境中，习惯那种阴暗的地狱生活，甚至，你把他必须的食用之物，也制的古里古怪，形如断肢、残躯，要他们食用，活生生的造成了一处人间鬼狱。”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你不觉着那是超异常人的杰作么？”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也是前无古人的恶毒设计。”

造化城主又大笑一声，道：“人性太贪，我不过是给他们一点报应罢了。”

俞秀凡道：“人间地狱中，被关的，未必全都是恶人。”

造化城主接道：“就算有一两个身遭冤枉的人，实也不算什么。”

俞秀凡道：“照在下的看法，阁下才是恶人中恶人。”

造化城主突然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似乎已经忘记了？”

俞秀凡道：“忘记什么？”

造化城主道：“艾九灵和花无果，也到了此地。”

俞秀凡道：“兵不厌诈，这一点，恕在下不予奉告。”

造化城主一挥手，道：“杀！”

四个黑衣人四柄长剑，四柄短刀，一齐出手，攻了过去。俞秀凡已领教了这些黑衣杀手的厉害，手中长剑，只是用来诱人耳目，短刀者取舍性命的毒招。

长剑一挥，闪起一道寒虹，封住了四人手中短刀攻势，人却由交错的长剑中，脱身而出，退到了大厅门口。他心中知晓这些黑衣人的厉害，让他们围在四面动手，很难对付，如若能占地理之便，挡在大厅门口，减少背后

受敌之危，应付起来方便多了。

四个黑衣人的合围之势，本是极难破解，但俞秀凡却轻而易举的闪了出来。这奇异的身法，得自惊天剑谱之上，看的造化城主也不禁暗暗的一皱眉头。

四个黑衣武士围攻无效，但却未能使他们心中有所警惕，四把长剑，泼水流星一般，攻了过来。

这一次，四个人竟把武功用于长剑之上，但见一片寒芒闪抖，攻势十分凌厉。对这些黑衣武士，俞秀凡早已心动杀机，交手数招之后，看出了他们剑法变化的路数，突然展开反击。他数次在搏斗中受到了伤害，内心之中已生出了很大戒惧，不敢再轻视这些从卫剑士。

他们的武功之高，决不在江湖上一流高手之下。所以，直到看清了四人剑路的门道，才施展快剑手法。

但见寒光连闪四闪，四个黑衣人全部倒了下去。四个人全都是剑中咽喉。俞秀凡虽然极尽小心，左腿上仍被划了一刀。鲜血淋漓而下。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俞秀凡，好快的四剑！”

俞秀凡道：“夸奖了。”

造化城主道：“如若他们分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之上，你纵然能够杀了他们四个，只怕阁下付出的代价还要大些。”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但他们四个人毕竟是死于我的剑下。”

造化城主道：“阁下的腿伤如何？”

俞秀凡道：“幸未伤及筋骨。”

造化城主目光转注到红衣剑士身上，举手一挥。

八个红衣剑士，一齐举步行了过来。红衣剑士，用的是双剑。

十六柄长剑，一齐出鞘。

造化城主轻轻吁一口气，道：“俞秀凡，可要再试试他们的双剑变化。”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阁下最大的本领，就是指令他们群上群攻。”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俞少侠，咱们也有很多人手，为什么你要单独拒敌。”

俞秀凡嗯了一声，突然飘身而退，退到了大厅以外。八个红衣剑士，忽然一合，两人一排，向厅外追来。俞秀凡站在大厅外面四丈左右处，横剑而立，冷冷的不发一言。

第一排行出的两个红衣人，刚刚出手，突然由侧飞来数十道银线寒芒。这是针钗汤兰施放飞针的手法，最凌厉的“漫天花雨”。

不过，这不是汤兰一个人打出的飞针，而是很多人一起打出的飞针。

两个红衣剑士，虽然同时拔出了长剑击出，但却无法全击落那疾涌而至的寒芒。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传入耳际，飞针被击落了一半，但仍有很多的飞针，击中了两个红衣人。

需知，由不同的人手，打出飞针，力道不同，但手法都凌厉无匹。就算是造化城主亲身临敌，也未必能用手中之剑，击落这么多飞针。两个红衣剑士，各中了数枚。

针上的奇毒，是出自五毒夫人所调制，毒性强烈无比。两个红衣剑士立刻倒了下去。但第二波，两个红衣剑士，又行出大厅。两侧的毒针，又飞了过来，同一的手法，同样的凌厉。两个红衣剑士，又倒下去。就这样，第三波红衣剑士，又倒了下去。

俞秀凡只看的大感奇怪，暗暗忖道：眼看到前面的人倒下去，为什么还要后面的人跟了上来，这等不畏死亡的豪气，固然可佩，但这等不知死话的傻劲，却是叫人想不明白了。

倒下六个红衣剑士，第四波红衣人，终于有了警觉，没有再行出大厅。

耳际间，响起了造化城主的声音，道：“俞秀凡，你好毒辣的手段！”

俞秀凡冷冷说道：“在下也觉着奇怪，第一波红衣剑士，可以死在毒针之下，为什么第二波、第三波，仍然有人出来。难道他们都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的神智不成。”

造化城主道：“本座律令森严，他们未得令谕，不会停下。”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你要他们活活送死，如何能怪得在下。”

造化城主道：“针钗汤兰的手法，伤了他们，本座也觉着他们死的奇怪。”

俞秀凡道：“一个汤兰伤不了他们，但不知几个汤兰，才能伤他们？”

造化城主道：“至少要四个汤兰，才能伤他们。”

俞秀凡嗯了一声，道：“不敢相瞒，咱们所有的人，都有着针钗汤兰一般的发针威力。”

造化城主道：“这似乎是不大可能。”

俞秀凡道：“我们用的和你一样方法，不同的是，咱们是以坦诚相处，各自把数十年体会到的窍要，传授出来，只要具有了发出飞针的功力，很快就会学到了发针的手法，这中间没有欺骗，没有隐瞒，只要短短数日，就有成就。”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阵，道：“你也一样，把你出剑的手法，和剑招中精微的变化，传授了他们。”

俞秀凡道：“不错，他们也传授给我，只要我们有时间，很快就可能变成十个俞秀凡，十个汤兰，甚至十个五毒夫人。”

造化城主道：“我不该留下你的性命，十个汤兰、十个五毒夫人，也来对我构成什么威胁，但十个俞秀凡……”

俞秀凡冷冷接道：“怎么样？”

造化城主道：“可能对造化城构成一个威胁。”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造化城主，我曾是你手下的败将，但我一直没有畏惧之心，如是今生，你还有一个杀死我的机会，现在是唯一的机会了。”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我一生最足以做视江湖的一件事，就是我不冒险，我要以很精密的计划，代替匹夫之勇。”

俞秀凡仰天大笑一声，道：“撇开了是非不管，你的成就，的确是惊世骇俗，但善恶有报，一时的确就，并不能算是功德圆满。”

造化城主沉吟了很久，道：“俞秀凡，你可是想和老夫挑战么？”

俞秀凡道：“在下一直有这样心情，但不知你敢否应战？”

造化城主道：“你是说咱们单打独斗？”

俞秀凡道：“不错。”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俞秀凡我想到了一件事，你说的不错。”

一顿，接道：“这一次，我可能是仅有一次杀死你的机会了。”

俞秀凡道：“所以，你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准备和我动手一战，是吗？”

造化城主道：“正是如此，而且，我可以和你公平的作一次决战。”

俞秀凡道：“好！在下也有此意。”

造化城主道：“咱们一言为定，本座要出来了。”果然缓步行了出来。造化城主这个从来不守信用的人，此刻竟然大反常情。

俞秀凡打出于势，示意隐蔽在两侧的人，不要再施毒针。所以，造化城主，一直未遇飞针偷袭，两人相距五尺左右时，造化城主停了下来。俞秀凡缓缓抽出长剑，平横胸前，脸上是一片诚毅之色。

造化城主打量了俞秀凡一眼，道：“我希望你能再想想咱们合作的事。”

俞秀凡道：“这件事在下已经想过了很多次，用不着再想了。”

造化城主点点头，道：“俞秀凡，在下又多加了一分杀死你的决心。”

俞秀凡右手长剑一探，忽然一剑，刺向了造化城主的眉心。口中却说道：“阁下想必要自持身份，不肯出手，我就先攻了。”说完这一句话，手中长剑，一连攻出了一十二次。这十二剑凌厉快速，当真是如闪电一样。

造化城主原地未动，挥腕出剑，封开了一十二剑，道：“俞秀凡，你似乎是有了一些进步。”

俞秀凡道：“夸奖，夸奖。”

造化城主长剑疾转，忽硬忽软，一只剑有如一条灵蛇般，变化万千，叫人不可预测。这一轮疾攻，完全是真才实学。俞秀凡施出惊天剑法，长剑疾如轮转，隐隐的带起了风雷之声。交手百招，两人都在原地未动。

但百招过后，俞秀凡已然无法稳住身形，造化城主剑上的力道，愈来愈是强猛，俞秀凡被迫的不得不加上闪避工夫，以至对方凌厉的攻势。又过五十招，两人已进入了全力相搏的境界。但见剑光飞绕，已然失去两人身形，只见到一团寒芒在转动。

忽然间，寒芒收敛，剑气消失，又可清晰看到了俞秀凡和造化城主。此刻两人的形势，和初动手时大体上局面相同。但见两人对峙而立，四目交注；俞秀凡摆出了一招很奇怪的剑势，阻止了造化城主的攻势。

但片刻之后，俞秀凡似是站立不稳，忽然间，向后退了七八步。

他很想把身子面定下来，但却无能为力，身子摇了两摇，倒摔在地上。

造化城主忽然哈哈大笑起来，高声说道：“俞秀凡，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你本来可能是主裁武林命运的一位首脑，因为你的固执，失去这份权威和荣耀。”

他自言自语之中，两条人影疾如飞鸟般落入场中。两把长刀，在日光下闪芒。是王翔、王尚，两个分站在俞秀凡的身侧。造化城主对这两人的出现，似是根本放在心上，缓移脚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虽然倒了下去，但知觉未失。似是想挣扎站起身子。可惜的是体力已有所不能，竟然无法站起。

王翔、王尚，举起了手中的长刀，已准备出手。但这形势，构不成阻止造化城主的威势，望也未望两人一眼，居然不停的向前行来。

忽然间，长啸震耳，一条人影，天马行空一般直落下来。挡在俞秀凡身前。只见他穿着一件月白长衫，胸前白髯飘动，右手执着一个金笔。正是武林中人人敬仰的金笔大侠艾九灵。

艾九灵神情严肃，缀缓说道：“玉竺师弟，别来无恙？还认识我这个大师兄吗？”造化城主突然间停下了脚步，双目中神光如电，但脸上却是一种很奇怪的表情，轻轻吁一口气，道：“你真的还活着？”

艾九灵点点头，道：“我还活着，我不能眼看着武林造成大劫，这一口

气支持着我，渡过你三次袭杀的厄难。”

造化城主人已恢复镇静，淡淡一笑，道：“大师兄，还想我这个师弟认你么？”

艾九灵道：“你应该悔悟了。我这个师兄，愿以一身作为，担起你造成的罪恶。”

造化城主道：“那一定还有别的条件了？”

艾九灵道：“有！解散造化城，放出人间地狱中囚禁的人，交出你派在各大门派中的卧底奸细名册，我可以求他们饶你一命。但你要从此面壁清修，不得再在江湖上走动。”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突然抹去脸上的伪装，露出本来的面目。

那是个剑眉星目，面如冠玉，皮肤白中透红，看上去不过二十三四的人。

艾九灵怔了一怔，道：“你，你是……”

造化城主接道：“我是谁，你还能认识吗？”

艾九灵道：“依稀相辨，你还是四十年前的样子。”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四十年，不算短，多少人身化白骨，多少人黑发变白，我还记得四十年前，你是须鬓如墨的壮年，但这四十年，你老迈了不少。”

艾九灵叹口气，道：“你修成归元神功，返老还童，脱胎换骨了。”

造化城主道：“不错，你如不苦苦追查不休，我再等二十年，让你死去之后，我再发动争霸江湖的大业。我要全武林中人，对我臣服；我要全江湖中，对我朝拜；我要完成千百年来，人人祈求而未能完成的江湖霸业。”

艾九灵道：“多少枭雄、才人，因一念之差，沦人万劫不复之境，难道前车之鉴的教训还不够么？”

造化城主道：“因人成事，他们和我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有我这样的一身成就；也没一个人，有我这样庞大的实力；艾九灵，念咱们一场师兄的份上，我可以等到你百年之后再图霸业。但你竟不知好歹，培养出俞秀凡这样的人才，和我作对。”

艾九灵叹息一声，道：“你既能念咱们同门一师的情意，为什么不肯听师兄劝说呢？我要你罢兵息争，苦海回头。”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艾九灵，我的大师兄！归元神功，是当今武林中最难练的一种武功，但我练成了。内功、剑道上，我都已高出一筹，你自付是我的敌手么？”

艾九灵道：“江湖上受人敬重，武功并非是唯一的凭藉，你的作为，如不受人敬重……”

造化城主道：“我就是不用人敬重于我。我明白，行侠仗义，倾我毕生之力，也难有你同样的成就。玉珠在前，我不想再费这份心机。我要征服武林，称霸江湖，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咱们各走极端，各登极峰。你已享誉数十年，难道还不满足么？你该早死的，但你却活了下来。”

艾九灵道：“我如能看到你改过向善，重新为人，承继师门中仁侠衣钵，我已是古稀之年，死而何憾？”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你不死，阻碍了我的大事，我几次遣人围杀于你，难道你还不明白么？”

艾九灵摇摇头，道：“但你几次都未得手，功败垂成，你可知为了什

么？”

造化城主道：“算无遗策，战则必胜谈何容易，但我十成八九，也足于自豪江湖了。”

艾九灵道：“师弟！放眼看看你建立起来的势力，网罗到的人才，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倾向于你。他们对你恨之入骨，但却又不敢不听命行事，一旦有机会，他们却会离你而去，背弃予你。事实证明，斑斑可考，难道你还不肯相信么？”

造化城主仰天大笑三声，道：“艾九灵，你可是认为我败定了？”

艾九灵道：“不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师弟，你为恶已多，双手血腥，但现在还来得及。”

造化城主冷哼一声，接道：“住口！”这一声大喝，用的是狮子吼神功，场中都听得心头一震。

但俞秀凡却被这一声狮子吼，震动了心神，霍然站起了身子。

原来，他疲劳过度，一口真气，岔不回来，有如被制了穴道一般，站立不起，被造化城主这声大吼，助他使真气归经。

艾九灵叹口气，道：“师弟，你真的执迷不悟么？”

造化城主厉声喝道：“艾九灵，你不用口是心非，摆出一副仁侠的面孔，难道你这等侠名声音，还不够么？你还要在临死之前，把我这个作师弟的用作垫背，以增长你的声望？”

艾九灵脸色一变，冷冷接道：“师弟，你这般沉迷不醒，至死不悟。为了江湖正义，我这个作师兄的，也不能再姑息养奸了。”

造化城主道：“艾九灵，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你不再对我姑息了，是么？”

艾九灵点点头，道：“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心力，容忍的太多了。”

造化城主道：“目下你是否还准备再容忍下去呢？”

艾九灵道：“不再容忍了。我不能眼看到你再为非作歹，为害江湖。”

造化城主道：“那很好，今日咱们作一个了断，你如把我杀了，可以增加你的声望，也可以为江湖除害。艾大侠，不过，我不会束手待毙，杀人要有真实本领。”

艾九灵点点头，道：“我知道，咱们之间，不是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就是箕豆相煎，兵刃相见，免不了这一场生死簿杀。”

造化城主完全恢复镇静，笑一笑道：“艾大侠，你老迈了。那就由你先出手吧！”

艾九灵仰天长叹一声，道：“恩师阴灵有知，请恕弟子之罪，兄弟傅杀，手足相残，实非弟子之愿。但形势逼人，弟子逃避了数十年，仍无法逃过此劫。”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艾九灵，别做戏，你和老鬼，早商量好了。”

艾九灵大声喝道：“住口！你敢骂师父老鬼？”

造化城主道：“为什么不骂他。如若他肯倾翼相授，我早就把你制服，用不着我多等了三十年，化尽了我心机，才练成了一身超过你的武功。我知道，你耳目灵敏，手段狠辣，不论我在哪里组帮立教，都无法逃过你的耳目，以你艾大侠的声音，定体会大义灭亲，除了我这个师弟，倍增了你的侠誉。可惜的是，我看穿了你。所以，我不轻举妄动，我走五湖游四海，进深山，跑大泽，求名师，学绝技，直到我可以胜过你时，我才组织造化城。”

艾九灵冷冷道：“我一直念咱们同门一切，我也一直希望你能有悔悟的一天。所以，我虽然知道你组织了造化城，也没有找过你，直到你有了恶迹。”

造化城主仰天打个哈哈，接道：“艾九灵，多动人的甜言蜜语啊，多美丽的谎言啊！为什么本说你没有发觉我组织了造化城。

你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十成七八，羽翼将丰，我根本就不怕你了。

你可知道，我们第一次动手时，打了五百招，未分胜败，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我，”

艾九灵道：“你错了。我第一次和你动手，不到十合，我就发觉你的身份。”

造化城主道：“你胡说。”

艾九灵仍然接了下去，道：“虽然，你尽量避免施出师门的武功，但你每于处下风的时候，就露出了马脚。你如不但忘，应该还记得我告诉你的话，但想不到，你竟完全未放在心上。”

造化城主道：“艾九灵，你大放马后炮，倒是振振有词，你如真知我是什么人，为什么不当场揭穿？”

艾九灵摇摇头，道：“我不揭穿你，只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改过向善，但我未想到你陷溺如此之深，”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艾九灵，你不用再逞口舌之利了，也别想用一些甜言蜜语，使我放下兵刃。”

艾九灵接道：“师弟……”

造化城主接道：“你如真的把我作为师弟看待，那就答应我一件事。”

艾九灵道：“什么事？”

造化城主道：“成全我，先杀了你培养出来的俞秀凡，再自刎一死，我才能相信你说是真实之言。”

艾九灵回顾了俞秀凡一眼，摇摇头，道：“他不是我培养的人，他是救我之命的恩人。”

造化城主淡淡 = 噪，道：“艾九灵，这样的谎言，你真的会要我相信么？”

艾九灵道：“你师兄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谎言，我说的句句是真。”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为了师门的声誉，不容玷污，我愿一死。

但你要解散造化城，放出人间地狱中囚禁的人，不再和武林同道为难。”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你真的会自绝一死么？”

艾九灵道：“只要你能办到解散造化城，归隐山林，我就自绝一死。”

造化城主道：“好！你先死吧！”

艾九灵道：“不行，我要眼看到你完成了解散造化城，遣散人间地狱中人，我才会死。”

造化城主道：“欺人之谈。那时候你再率各大门高手，合力对付于我。艾九灵，你想的不错啊？”

俞秀凡经过一阵调息，力气渐复，大声喝道：“大哥！这人已陷疯狂，和他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造化城主点点头，道：“艾九灵，你也代师父收了一个弟子？”

艾九灵道：“没有，不是咱们同门。”

造化城主道：“他如不是咱们同门，为什么会本门武功？”

艾九灵道：“我传授他的。”

造化城主道：“他非本门弟子，你敢传他武功，岂不是有背师门之规？”

艾九灵道：“师弟，你应该知道，我如不传他本门的武功，只怕早已死于你的手中了。”

造化城主沉吟了一阵，道：“艾九灵，你这一生出尽风头，而且，已经活了八十多岁，无论如何，你该满足了。”

文九灵道：“我早该退出江湖了，但你组织造化城，耽误了我的退休之年。师弟，跟我走吧！你已经享尽了荣华，受尽了富贵，你还要如何，这是你……”

造化城主纵声大笑一阵，接道：“艾九灵，你看一看我这样面貌，是不是当今之世英俊的男人之一。我的体能，也许三十许人。

师兄，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别人不知道归元神功的厉害，你心中应该明白。久战不疲，就算你和俞秀凡合手对付我，也非我之敌。”目光凝注俞秀凡的脸上，瞧了一阵，接道：“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带着水燕儿走吧！水燕儿人间绝色，足够你一生中享用不尽；五毒夫人、方垄，都是独当一面的人物，我可划一片地盘给您，不受造化城的统治，你也可在那里颐养天年。”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造化城主，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释放了人间地狱中的武林同道，解散造化城。”

造化城主双目暴射出两道森寒的目光，道：“俞秀凡，人贵自知，你太不自量力了。”

这时，水燕儿、五亏夫人都已经调息复元，缓步行了过来。

造化城主举手一挥，高声说道：“给我围起来！”

大厅中的从卫剑士，应声而上，把艾九灵等围在中间。

造化城主一挥手中软剑，道：“艾九灵，咱们一对一呢，还是你们一起上？”

艾九灵道：“看样子，这些年来你确有很大的成就。但你该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造化城主厉声接道：“住口！我不要再听你这些说教。”

俞秀凡看艾九灵银发在风中飘动，忍不住低声说道：“大哥！这一阵，让给小弟吧！”

艾九灵道：“我们师兄弟，已无法避过这一战，由我来吧！”

俞秀凡新伤未愈，自知和造化城主动手一战，决非敌手，只好向后退下。

造化城主也欺到艾九灵的身前，冷冷说道：“你先出手呢？还是我先出手？”

艾九灵道：“无论如何，我总是你的师兄，自然由你先出手了！”

造化城主冷哼一声，忽一抬腕，手中之剑，有如灵蛇寻穴一般，飞了过来。

艾九灵长剑由一侧飞出，封开了造化城主的剑势。

这师兄弟两入，艺出同门一交上手，全都用的本门武功相搏。

但见寒芒飞闪，剑气横空，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剧烈的恶斗。两条人影，全都陷入一片剑芒之中，无法看出两人搏斗的经过情形。

这时，五毒夫人、水燕儿、冷萍、汤兰、王翔、王尚等，也全部由暗影中行了出来，备执兵刃，暗器，随时准备出手。双方面剑拔弩张，任何一

方，只要一声令下，立时将展开一场群殴。

俞秀凡退到了五毒夫人的身侧，低声道：“夫人，你的功力恢复了几成？”

五毒夫人道：“六成！但不知俞少侠的体能如何了？”

俞秀凡道：“我恢复了一半的功力，只要再给我半个时辰，我可以恢复九成功力，可以和他再打一阵子，”

五毒夫人低声道：“俞少侠，艾大侠能不能胜过他？”

俞秀凡道：“在年纪上，艾大侠吃了很大的亏，双方的胜负，在下不敢妄言；但咱们决不能让造化城主得手，伤了艾大侠。”语声一顿，接道：“他这些随行的从卫剑手，一个个都有着很高的成就，如若咱们一旦出手接应，必将展开一场混战，咱们最好能先对付了这些剑手。”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俞少侠可是要贱妾用毒？”

俞秀凡道：“这手段不够光明，但对付造化城主的机会不能错过！”

五毒夫人道：“有一件事，只怕俞少侠还不清楚。”

俞秀凡道：“什么事？”

五毒夫人道：“贱妾已经暗中用过毒了，但这些人不怕。”

俞秀凡道：“那为什么？”

五毒夫人道：“除非能使他们破皮见血，否则毒不倒他们。”

五毒夫人道：“他们都已经服过了解毒药的物。”

俞秀凡道：“你精擅百毒，难道他们都服过百种以上的解药么？”

五毒夫人道：“那是一种可解多种毒性的解药，出自本门。但我却被造化城主逼着交出了炼制之法。”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见血之毒，和人喉之毒，有些不同么？”

五毒夫人道：“完全不同。那顺着血液入侵之毒，就算服过解药的人，也难抗拒，除非对症下药。因为，毒性是随血液流入心脏。”伸手取出了十全毒匕道：“这把匕首，称为十全毒匕以造化城主的功力，也对此畏惧极深。锋刃尖利中人无救，纵然是服过解毒之药的人，也无法抗拒这上面淬毒。”

缓缓交入俞秀凡的手屯接道：“这把毒匕，如若执于你手中会对造化城主构成极大的威胁。俞少侠请收下吧！”

俞秀凡接过毒匕，藏于怀中，道：“造化城主授首后，在下自当物还原主。”

五毒夫人道：“刀上淬毒，太过凶厉，但希望它能用于维护武林正义之上，也好减去它一番凶厉之气。”

俞秀凡吸一口气，闭上双已运气调总因为，场中的恶战，已然隐见凶兆，造化城主的剑势、光圈愈见扩大，艾九灵手中的笔影，逐渐缩小。

不但是俞秀凡，就是五毒夫人和水燕儿等，也瞧出场中的形势对艾九灵而言，是愈来愈见不利。冷静的俞秀凡，立刻闭目调息。

他心中明白能够对付造化城主的，是自己，艾九灵如不幸败了下来，自己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的人。

力搏艾九灵之后，造化城主在功力上亦必大打折扣，自己能多恢复一分功力，就多一分胜算。所以，他立刻争取这调息的机会。

水燕儿、五毒夫人，虽然是造化城主手下的败将，身下的剑伤血迹还未干，但他们经过这一番搏杀之后，内心中对造化造主的畏惧，反而减少了很多。断臂包扎刚好不久的方垄，居然大步行了过来。

他失血过多，脸色还是一片苍白。

五毒夫人低声道：“方兄，快去休息。你断臂虽然敷药，只怕还在渗血，体能未复，不宜此刻出手。”

方奎笑一笑，道：“我方某人，名不见经传，如若能在今日一战，死于造化城主的剑下，名留武林，有何不好。”

水燕儿接道：“方兄，不要太逞强！”

方奎道：“人活百年也是死，但错过今日，再想死的轰轰烈烈，只怕是机会难再了。”

水燕儿还要再劝，五毒夫人却摇摇头，道：“燕姑娘，别劝他了。

如若咱们没有这一份必死之心，如何能对付造化城主。虽然他武功高过咱们，但咱们气势和精神，却一直盖过他，这就是咱们能和他恶斗百招的原因。”

王翔、王尚，已然各执长刀，向前欺进了数尺。这两兄弟，早已经商量好了，如若艾九灵一旦败下，两个即将双刀合壁，联手而出。

激烈的搏杀，和这种人人求死的决心，形成了一股悲壮、苍凉的气氛。在场之人，都明白自己决非造化城主的敌手，但人人都有全力一击的决心。把生死置于度外，让性命发出光辉。没有人为艾九灵即将落败惋惜，也没有觉着他不应该败，更不会因他的败阵，减少了对他的敬重。天下没有永远不败的人。

造化城主凌厉的剑势，高强的武功，竟构不成对人的威胁。艾九灵金笔的光圈更小了，完全陷入了造化城主的剑光包围之中。

王翔、王尚，也举起了手中长刀。

忽然间，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们两个干什么，还不给我退下来！”

王翔回头看去，只见俞秀凡双目大睁，正在瞪着自己。轻轻吁一口气，王翔低声说道：“主人既然叫咱们了，咱们怎能不应。”

两人收刀而退，行到俞秀凡身前，一欠身道：“见过主人！”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是何等人物，你们两个人，怎能应付下来，还不给我退下去。”

第五十三回 惊天动地 返璞归真

王翔道：“在下自不量力，但艾大侠是我们两代恩人……”

俞秀凡道：“我知道，你们凝神运力，等待着机会吧！”举步向搏杀中行去。

水燕儿低声说道：“相公，不敢阻止你，但望珍重，记着。你如是不幸死了，贱妾不会独自活下去。”

这时间，这情景，刀光剑气，杀机弥空，水燕儿竟会表达出了情爱心意，只那么低微的两句，却说明了生死相随之心。俞秀凡心头震动一下，忽然回头望了水燕儿一眼，微微颌首。

两个人的婚约，就这样决定了没有媒的之言，也没有山盟海誓，但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灵犀相同，络结同心。水燕儿原本冷肃的脸色上，忽

然间绽开了如花笑容。那是耐不住的喜悦，超越生死的甜蜜。

俞秀凡行到了王翔停身位置，左手握住了十全毒匕，右手握住了长剑。

当的一声金铁交鸣，剑光、笔影，同时敛收。场中突然间静了下来。

只见造化城主的长剑绕在艾九灵的脖子之上。但艾九灵手中金笔，也抵在造化城主的心口要害。双方都陷入了生死一发的危机之中。双方准备出手接应的人，也都僵在了当地，不敢贸然出手。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艾九灵，你一笔能不能洞穿我护身神功？”

艾九灵道：“我如全力施为，金笔可以洞穿铁石，我不信。你的武功，已经练到了身体比铁石更坚硬的地步。”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就算你金笔能够伤我，也不足伤我之命，但我一剑可以割下你的人头。”

俞秀凡冷接道：“听说护身气功，见血即破，只要你气功破去，我就可以取你之命。”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俞秀凡，咱们已动手两次，你根本非我之敌，还夸什么海口。”

俞秀凡冷笑道：“造化城主，至少我还有再战的勇气。”

造化城主道：“一个人不怕死，并非是不能死。”

俞秀凡道：“艾大哥刺你一笔，我伤你一剑，还有别的人，会取你性命。”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艾九灵死了，你再亡命于我的剑下，我想不出这世间还有什么人，能够取我之命，”

只听一人遥遥接道：“我！”随着回答之言，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而至。

是一个发髯如银的老者，脸色红润，有如童子。

造化城主身躯微微一震，道：“花无果！”

花无果道：“正是老夫，你想不到吧！”

造化城主道：“你要和艾九灵合手对付我么？”

花无果道：“老夫和艾九灵之间，并非是不能合手，只是天下没有值得我们合手的人罢了，但你小子有了这份荣幸。”

造化城主略一沉吟，冷然说道：“你们如早五年联手制我，也许可以迫使我就范，但五年后……”

花无果接道：“这一笔账，老夫也算过了。我武功成就不如艾九灵，合手出战，也许对你构不成什么大威胁。但你小子别忘了，还有一个俞秀凡，老夫能在片刻之间，可使他增进一倍的内力。”

造化城主冷冷接道：“花无果，这个绝无可能。”

花无果道：“能！老夫立刻做给你看！”突然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交给了俞秀凡，道：“娃儿，喝下去。”

俞秀凡不敢不接，但却未立刻服下，仰头接着问道：“前辈，这是什么？”

花无果道：“我老夫如是想毒死你，也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下毒，你小子喝下去，老夫自会告诉你那是什么？”

俞秀凡哦了一声，拔开瓶塞，一饮而尽。

花无果哈哈一笑，道：“娃儿，喝出味道没有？”

俞秀凡望望艾九灵和造化城主，剑、笔仍相持不下，心中十分担心，纵然艾九灵和造化城主拼个同归于尽，亦非他之所愿。

但在花无果紧紧迫问之下，又不能不回答，只好缓缓说道：“这味道清

幽甜香，晚辈从未用过，实不知是何物。”

花无果笑一笑，道：“仙物通灵，实非欺人之谈，你放了的那株芝仙，日前突然见我，自愿赠你仙液一瓶，助你功力。”

俞秀凡接道：“那芝仙还会说话么？”

花无果道：“话是不会说。不过，它已到通灵境界，比手划脚，说了一阵，总算把事情说通了。”

俞秀凡道：“植物还知酬恩之情，但这世上，偏有很多人不如物的忘恩负义之徒。”

花无果道：“娃儿，闭目调息一阵，使药力行开。”

俞秀凡道：“老前辈，艾大哥身陷危境，晚辈如何能够闭目调息。”

花无果道：“娃儿，这机会是千年难逢。艾九灵死了，还有老夫挡他一阵，老夫用毒，至少可以对付这些剑手，就算是我们都死了，也要换得你这点时间。娃儿，老夫这一生，对武林同道贡献的太少，如今风烛残年，忽然动了慈悲心肠。老夫言尽于此，你可明白老夫的意思么？”

俞秀凡道：“晚辈明白。”

花无果道：“你明白就好了，闭上眼睛调息吧！”

俞秀凡脸上是一片严肃之色，缓缓说道：“诸位老前辈大义凛然，晚进也不拘小节了。”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造化城主轻轻吁一口气，道：“花兄，兄弟有几句话，你可愿听听？”

花无果道：“好！你请说。”

造化城主道：“你本可取得艾九灵的地位，但因为有了艾九灵，所以你就永远无法出头，但如若艾九灵被我杀了，当今之世，自然首推你老人家了。”

花无果道：“不错。艾九灵误我很多，压了我六十年不能出头，这份仇恨相当深。”

造化城主接道：“对！如若花兄愿和在下合作。”

花无果道：“怎么一个合作法？”

造化城主道：“条件由花兄提，兄弟只要能答应，决不推辞。”

花无果笑一笑，道：“老弟，这就说的有些滑头了。”

造化城主道：“兄弟言出衷诚，只要花兄的条件不大苛刻，兄弟定可给花兄一个满意的答复。”

花无果哈哈一笑，道：“老弟，如若这些事我们能早谈二十年，那就情况不同了。”

造化城主道：“怎么说？”

花无果道：“二十年前，我渴望有人助我一臂之力，压制下艾九灵。”

造化城主接道：“你们都还没有死，艾九灵，近年来虽然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他的声誉，依然是如日中天，还来得及。”

花无果道：“但那时却没有人帮助我，如今我心已灰，意亦懒，但却遇上了这等事情。”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花无果，你可是有意在拖延时间？”

花无果哈哈一笑，接道：“事实上，你百密一疏，自觉行踪隐密，无人知晓。却不知武林中一股正义结合的力量，也施展以

隐密对付隐密的手段，他们易容瞄，广布眼线，追踪着你，现在，很多武林高手早已闻风而至了。”

造化城主道：“在下行踪隐密，我不信真有人会找来此地。”

花无果道：“你非信不可，老夫和艾九灵，也是接到了他们的通知而来。”

造化城主哦了一声，道：“什么人，本座一生之中，从未有遇过这等事情。”

花无果笑一笑，接道：“今天你遇上了。”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诸位，请进来吧！”

这小子，一直认为只有他才能飘忽自如。行不留痕。让他见识一下这并不是什么神奇的事，只是别人不屑为之罢了。”

随着那未绝的语声，一个全身白衣的少女，当先而入。

造化城主目光一掠白衣少女，一皱眉头，道：“金玉蓉。”

金玉蓉冷笑一声，道：“果然是你！”

花无果道：“老夫很惭愧，没有能及时赶往璇玑宫，救活金成山。”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金成山真死了？”

金玉蓉道：“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他是死于你暗算之手？”

造化城主摇摇头，笑道：“不是暗算，他死在艺业不精之上。他不该逼我动手的。”

金玉蓉道：“你承认了是杀我爹的凶手？”

造化城主道：“承认了你又能怎样？丫头，你可知晓，你爹为何而死么？”

金玉蓉道：“我知道，所以，我更应该替他报仇。”

造化城主道：“就凭你么？”

金玉蓉道：“整个璇玑宫中的精锐，大都已随我而来。”

语声甫落，神猿丁横、白龙商标，已飞跃而入，分站在金玉蓉的身侧。紧接着飞钗荆凤，带着八个佩剑的劲装少女，行了进来。璇玑宫外务总管郭华堂，带着四个身体魁梧，手执流星锤的大汉，行了进来。

造化城主暗暗惊心，口中却冷漠一笑，道：“只有这些么？”

花无果淡淡一笑，道：“这只是一座小镇，但却有个很雅致的名字，也行将因我们这一战，而扬名矢下了。地以人而名于世，咱们也不算负它了。”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这叫什么村？”

花无果道：“三义集。西面五里是孝女庙。有一段孝女复仇的传说，老夫不文相信神鬼之说，但世上事就有这样个巧法，你罗致了当今之世中一大半武林人物，但今日决战之场，你只有几个随行的从卫剑士，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想来是无法赶来助战了。”

造化城主四顾了一眼，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金玉蓉冷冷说道：“凡是不顾受迫害的人，都已经赶来了此地。”

造化城主道：“就算天下武林们英人物，尽集于此，也无法阻拦我破围而出。”

金玉蓉道：“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你在人间制造的罪恶，又何至是千夫所指！”

造化城主道：“本座倒是不信，就凭你们这些人，真的能拦得住我。”

花无果道：“试试看！这才是最好的证明。”

这一阵说话的工夫，俞秀凡已经完全调息醒来，霍然睁开双目，直对造化城主行了过来。

金玉蓉正要伸手拦阻，却被花无果劝止。行近造化城主四尺左右时，

突然，摆出了一个剑式。

花无果哈哈一笑，道：“造化城主，你再试试俞秀凡的剑势，看看他是不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造化城主为人谨慎多疑，一生都是在算计别人，可说是从没有遇上过被人围困的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了这样的事，因此，一时间没有回答花无果。

花无果接道：“造化城主，你小子敢不敢试试。”

造化城主暗道：“我能一剑杀死艾九灵，但也势难逃他金笔穿胸之危。那时，无花果、俞秀凡再合手而上，我在重伤来愈之下，只怕是难逃两人毒手，”心中念转，口中却道：“试试又将如何？”

花无果道：“如若你还能胜过他，我们都无能拦阻于你了。”

造化城主道：“你敢和我打赌么？”

花无果道：“老夫一生最喜欢打赌，只要有三成把握，我就敢赌。”

造化城主道：“如是我败在俞秀凡的手下，甘愿束手就缚。”

花无果道：“你能胜过俞秀凡，老夫就作主放你离去。”

造化城主道：“君子一言。”

花无果道：“快马一鞭。”

造化城主道：“我和艾九灵这僵持不下之势呢？”

花无果道：“你收回艾九灵脖子上的剑，老夫担保艾九灵不会伤你。”

造化城主道：“本座不信你们能守信诺。”

花无果道：“此地任何一个人说话，都比你小子有信用。”

造化城主道：“你敢担保艾九灵和这些人，不出于助战。”

花无果冷冷说道：“老夫一言九鼎，在场之人，都可作证，你和俞秀凡放单对博，问题是你这些剑卫们，也不许出手相助。”

造化城主道：“此时此情，区区不会自找麻烦。”目光一掠俞秀凡，道：“你怎么说？”

俞秀凡道：“我和你，单打独斗直到分出生死为止。”

造化城主笑一声，道：“分出胜负就行了，用不着闹的鲜血淋漓。”

俞秀凡道：“你想逃回造化城去，是么？”

造化城主道：“虎入深山，龙归大海，整个江湖，立刻将掀起血雨腥风。”

俞秀凡道：“你以杀人为乐，但自己却又是极为怕死的人。”

造化城主道：“因为我常杀人，才知道被杀的痛苦，因为我常奴役人，才知道受奴役者的悲惨。”

俞秀凡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那是圣人的话，但本座不是圣人，我也不要作圣人。”

俞秀凡道：“你不愿作圣人，却愿作恶人，”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俞秀凡，现在，咱们不是争辨是非的时候，咱们在谈条件。”

俞秀凡道：“我已经答应了。”

造化城主道：“艾九灵，你听到了我们的说话么？”

艾九灵道：“听到了。”

造化城主道：“那就好，收回你的金笔，我也收回软剑。”

艾九灵略一沉吟，收回金笔。

造化城主收回软剑后，吁一口气，道：“艾九灵，我感觉到一件事。”

艾九灵道：“什么事？”

造化城主道：“你的运气，似乎是比我好一些。”

艾九灵道：“师弟，这不是运气，而是必然的结果，”

造化城主道：“怎么说？”

艾九灵道：“你听说过，善有善果，这句话吧！你现在已陷重围，你一生谨慎无比，仍有这一步失算，这也是给你一个回头的机会，你如放下屠刀，小兄还愿为你担当。”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够了！你刚由死亡捡回命，又卖起你的仁侠之论了。”

艾九灵叹口气，道：“师弟，师父一生，只收你我两人，师兄很惭愧。”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你惭愧什么？”

艾九灵道：“我惭愧，师父故去之后，太过忽略于你，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致使你……”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住口！你不过凭仗师门艺业。在武林之中，博得一点虚名罢了。如讲发扬师门的威望，造成的江湖形势，我比你高明多了，师父如若泉下有知，也未必就赞成你的作为。”

艾九灵苦笑一下，道：“师弟，哀莫大于心死，你完全迷失在权欲和霸主的美梦之中了。”

金玉蓉冷冷说道：“艾大侠，你是武林中人敬仰的高人，但我想不通，令师为什么会收了这一个狼子野心的弟子，他何止迷失于江湖霸主的权欲，其作为的凶残，简直和禽兽一般。”

艾九灵怔了一怔，接道：“姑娘这话，从何说起？”

金玉蓉道：“你可知道，他为什么杀了我爹爹？”

艾九灵道：“这个老朽不知。”

金玉蓉道：“为了我……。”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接道：“玉蓉姑娘，你如要说明内情，在下倒希望你能说的一字不漏。”

金玉蓉道：“你认为我不敢说么？”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璇玑宫中，仍有本座耳目，你的一举一动，本座无不知晓，你不怕俞秀凡这小子心中难过么？”

金玉蓉回顾了俞秀凡一眼，花容惨淡，冷然说道：“他是他，我是我，为了揭发出你这个魔头的卑下作为，我什么都不会顾忌。”

造化城主脸色一变，道：“好！你说吧！说的要真真实实。”

金玉蓉道：“你不用激迫我，我如要说，就会说的点滴不遗。”

艾九灵道：“姑娘，老朽已经了然了十之七八，不用再说了。”

金玉蓉道：“为什么不说，我说的清清楚楚，让世人都明白，造化城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造化城主接道：“姑娘说在下究竟是一个样的人物么？”

金玉蓉道：“你连下五门的采花大盗也不如，他们还守一点门规。戒训，你什么都可以不守，仗凭一身武功，无所不为。”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玉蓉姑娘，你为什么不说的清楚一些？”

金玉蓉道：“我会说的。你以那副俊俏的面孔，和一口甜言蜜语，骗了我。”

造化城主接道：“但不知在下骗了姑娘些什么？”

金玉蓉道：“骗去了我的情。”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但姑娘对本座并无情意。”

金玉蓉道：“骗术拆穿，我恨不得食你之肉，喝你之血，还有什么情意可言？”

造化城主道：“只有这些么？”

金玉蓉神情激动，脸色苍白，冷冷说道：“你认为我不敢说么？我可背上个不洁不贞之名，但我也要揭发你丑陋的面貌，卑下的手段。”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金玉蓉，你承认了。”

金玉蓉接道：“为什么不承认。你骗了我的情感，也占有我的身体。你以造化城主之尊，扮装了一个江湖人，混到璇玑宫去，根本就没有存好心。”

造化城主笑一笑，接道：“说起来，本座还得感谢你姑娘了。多亏你赏识、提拔，使本座能留住璇玑宫中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升上了文案总管，花前月下，又得姑娘嘘寒问暖，想起来那段日子中，倒也充满着诗情画意。”

金玉蓉咬牙出声，道：“你人面兽心。骗了我的人，又害死了我父亲。”

造化城主笑了一笑，接道：“姑娘你如不固执，我会把你收留身侧，作一房妻小；你如不太任性，璇玑宫早变成了造化城主一处号今天下武林道的重要分舵。”

金玉蓉道：“清白玷污，我早该以死遮羞，我活着只是为你。”

造化城主接道：“现在还来得及，造化城虽然美女无数，但像你这样有担当的女人还未见到。你如愿和我携手合作，不但可鸳梦重温，而且可以把你扶为正房妻室，武林道上，已然有大半人我掌握，只要杀去眼下这几个人，江湖中就再没有抗拒我的人了。千百年来，无数豪杰、梟雄，梦寐以求的武林霸业，即将在区区手中建立起来。”

金玉蓉激动的神情，突然间平复了下来，无限温柔他说道：“你这话当真么？”

造化城主笑道：“姑娘难道要下对天起誓么？”

金玉蓉道：“那倒不用了。但你一向言而无信，要我如何信得过你？”

造化城主道：“不瞒你姑娘说，对那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也有着很深的眷恋。天下美女虽多，但像你这样具有才慧的人，却不多见。”

金玉蓉道：“如此过奖，妾身倒不敢当，但我清白为你所夺，此生自非君莫属了。”

造化城主笑一笑，道：“我渡过今日之危，武林霸业可成。我会广边天下豪杰，各大门户掌门，为你举行一次世所无匹的豪华婚礼。我要勒令往贺之人，各尽所能，带上一件珍宝异物；我要你一夕之间，拥有人世间半数珍奇宝物。”

金玉蓉脸上泛起欢愉的笑容，道：“这些话，不会再是花言巧语吧？”

造化城主道：“这一席话句句出自衷诚，决无半点虚假。”

金玉蓉道：“果真如此，我将是……”

俞秀凡看她眉目喜气洋溢，忍不住冷冷接道：“果真如此，天下不知有多少个家庭遭遇惨变；果真如此，不知还有多少人无辜被送人在死城；姑娘如是真的拥有了无数异物珍宝，那也是件件沾满血腥。”

金玉蓉目光一掠俞秀凡，双目中是一种很奇特的神情，但那神情一闪即逝，缓缓垂下头去，道：“俞少侠，你的仁侠之行。贱妾很敬佩。不过，

我和你不同。”

俞秀凡道：“什么不同。”

金玉蓉道：“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只是一个弱女子罢了。”

俞秀凡道：“江湖大业，是非分明，男女都有责任，岂能以性别不同推托。”

金玉蓉道：“俞少侠，我被他玷污了清白，这一生一世，都无法洗刷了。”

俞秀凡道：“那也不算什么，执大义不拘小节，难道你要助纣为虐不成？”

金玉蓉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我已经别无选择了。”

五毒夫人冷冷说道：“你怕嫁不出去？”

金玉蓉道：“这位大姊说的是，谁会要一个残花败柳，不洁之躯的女子。”

五毒夫人冷哼一声，道：“没有人要，不嫁就是，难道女子不嫁人，就活不下去？”

金玉蓉道：“你不是我，怎知道我的心情。”

五毒夫人道：“不幸的丫头，父仇不报，以身侍敌，你还有颜生于人世？”

金玉蓉花容惨变，黯然一叹，道：“这位大姊，你可是想叫我死么？”

五毒夫人道：“其实，你早该死的。你死了比活着有价值，你失身那天如若立刻死，可落一个贞洁之名，但你活下来了。”

语声变的十分冷漠，接道：“现在你若是拔剑和造化城主一拼，为父报仇，就算战死了，也可落一个孝女之名，但你却不敢和造化城主动手。”

金玉蓉黯然一叹，道：“这位大姊，我心中很苦，既痛父仇，又怜个郎。”

五毒夫人怔了一怔，道：“你说什么？”

金玉蓉道：“你们这么多人，把他围了起来，我怎能坐视不管？”

俞秀凡道：“姑娘，你来此的用心是什么？”

五毒夫人道：“俞少侠，别和她他多说话了，我见过不少下贱的女人，但比起这小丫头，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金玉蓉道：“不论你们说什么，我的心志已决，不会改变五毒夫人道：“你带的这些人都是游现宫金宫主的多年属下。只怕他们不会听你摆布。”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五毒夫人，你不用挑拨，这些都是金姑娘的心腹，他们不会背叛主人，只怕你这些心机白用了。”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大是大非之辨，岂是私情可左右，我想，他们会有抉择。”

造化城主恨透了五毒夫人，两道目光，冷冷的看了五毒夫人道：“有一天，你如再犯到我的手中，我会使你尝一下百日活罪的滋味。”

五毒夫人冷笑一声，道：“我不会再落你手，真有那么个时候，你也只是得到一具尸体罢了。”

造化城主道：“就算你死了，我也要把你挫骨扬灰。”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小妹何幸，能得城主如此痛恨？”

造化城主道：“五毒夫人，你很得意么？”

五毒夫人道：“我能得你如此痛恨，对小妹而言，实在是一件很大的荣耀之事。”

突然间，寒光一闪，一团剑影，直向五毒夫人卷了过去。像大海中一波巨浪，挟无比凌厉的威势而至。造化城主实是恨透了五毒夫人，这一击，威势无匹。五毒夫人一咬牙，竟不闪避，挥起长剑，向上迎去。但斜刺里，一道寒虹飞起，俞秀凡突然出手。只听一阵金铁交鸣，寒光收敛，人影重现。

凝目望去，只见俞秀凡和造化城主相对而立，两个人，保持了三尺左右的距离。

五毒夫人这一剑，及时收住，但剑尖也只差两寸，没有刺中俞秀凡。

原来，俞秀凡后发先至，挡住了五毒夫人的身前，背后的空门，完全落在了五毒夫人的剑势之下。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造化城主，咱们这一次，希望能打个生死出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对俞秀凡突然间增长的内力，造化城主有着极大的震惊。呆呆的望着俞秀凡，脸上是上片讶异的神色。

两人的剑术造诣，不相上下，但造化城主的内力，却强过了俞秀凡很多。但这一招硬接，俞秀凡的内力，似乎是陡然间增加了很多。几乎和造化城主平分秋色。

没有回答俞秀凡的话，目光却斜到花无果的身上，道：“你用的什么手段，能使他在片刻间，内力增加了如此之多？”

花无果道：“老夫如若说我的医道高明，只怕你不会相信。事实上，炼制的丹药，没有一种能够有这等神速的效力，只有秉天地灵气而生的成形仙芝液，具有此等神效。”

造化城主道：“你真的给他吃了成形仙芝液？”

花无果道：“刚才你们对拼一剑，难道还不够证明。”

造化城主道：“世上真有这等奇物么？”

花无果道：“你不信？”

造化城主道：“我走遍了深山大泽，苦等二十年，怎的未能找到。”

花无果道：“别羡慕，这是福缘。像你那样的人，永远不会有这种福缘。”

造化城主叹口气，道：“花无果，听说你除医道之外，对相人术，也有些研究，是么？”

花无果道：“看好的未必会准，但看坏的，那是一猜就中了。”

造化城主道：“你看看我能不能脱过你们今日的围攻？”

花无果笑一笑，道：“实话实说，你不能。生有处，死有地：那可是没有法子的事，”

造化城主目光突然转到金玉蓉的身上，道：“玉蓉，你过来！”

金玉蓉应了一声，缓步行了过去。神猿丁横、白龙商标，一皱眉头，似是想伸手拦阻，但他们终于又忍了下去。

飞钗荆凤沉声道：“姑娘，你……”

金玉蓉回头一笑，接道：“我怎么样？”

荆凤道：“你忘记了老宫主的仇恨？”

金玉蓉道：“没有，但老宫主已经死了，我又遇上了自己的丈夫。”

俞秀凡冷然接道：“你说什么，造化城主是你的丈夫？”

金玉蓉流下泪来，缓缓说道：“俞少侠，你知道么，他占有了我的身体，清清白白的身体，我已是残花败柳，难道他还不算我的丈夫么？”

俞秀凡道：“就算他是你的丈夫吧，但你还报不报杀父之仇？”

金玉蓉摇摇头，道：“不报了，我没有了爹娘，不能再没有了丈夫。”

俞秀凡叹口气，不再多言。她说的虽非道理，但你也不能说她全无道理。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玉蓉，我本来不相信世上男女之间，真的会有什么情意，但现在，我相信了。”

金玉蓉脸上的泪痕未干，嘴角间却泛起了微微的笑意，接道：“你以后要好好的待我就是。”

造化城主道：“你放心，如若我能脱了今日之危，今后。我必会全心全意地待你。”

金玉蓉笑一笑，道：“你这句话，我心中好快乐。”慢慢的行到了造化城主的身侧。

造化城主望望丁横，商标等，说道：“玉蓉，为什么不把他们也带过来？”

金玉蓉道：“只怕他们不耻我的举动，不会再听我之命。”她说的声音很高，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听得很清楚。

造化城主道：“试试看吧！把他们叫过来。”

金玉蓉轻轻吁一口气，道：“夫君之命，不敢不从，我试试吧！”提高了声音，接道：“荆凤，你们...起过来吧！”

造化城主道：“荆凤姑娘，谁要同金姑娘一齐过来，我必会重赏于他。”

荆凤冷冷说道：“姑娘，我们是来报仇，你竟然改变了心意！”

金玉蓉接道：“荆凤，咱们相处很久，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么？”

荆凤道：“正因为我知道你的为人，所以，我才觉着很奇怪。”

金玉蓉道：“你们无法了解我的心情。”

荆凤道：“姑娘，我很佩服你的为人，你年纪虽轻，但智谋过人。我们爱护你，也对你忠心耿耿，为老宫主报仇，我们会不惜血流五步，横死沙场。但如若要我们跟你同人造化门，妾身不敢苟同。我们没有出手拦阻你，那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人。算了，姑娘，璇玑宫会为遭这一变，在江湖上除名，宫中的人手，也会风消云散。”

金玉蓉目光斜注到郭华堂的身上，道：“郭总管，你……”

郭华堂冷冷接道：“咱们满怀悲忿，为老宫主报仇，如今是仇未复，反出事敌。少宫主，我们作属下的，不便说你什么，那恐怕很难听，但我们决不会跟你同归造化门。”

金玉蓉点点头，黯然一叹，道：“良禽择木而栖，我不想说服你们，也不能说服你们。”目光转到了造化城主的身上，接道：“我已尽了心力。”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真是虎落平阳，龙逢浅水，哼哼，别说我还有十之七八的实力未用，单是这些剑手，也可以和他们一决生死。”

金玉蓉道：“咱们能够突围出去么？”

造化城主道：“突围，并不是最好的办法，再说，咱们的实力并不很弱。”放低了声音，道，“玉蓉，你能不能影响到璇玑宫中人，不出手参与此战。”

金玉蓉道：“你的劲敌，不是艾九灵和俞秀凡么，难道他们也很重要？”

造化城主道：“如若他们能不出手，至少可以使我这些从卫剑手，全力对付艾九灵和俞秀凡，就可缠住他们。”

金玉蓉接道：“你呢？”

造化城主道：“我会出尽全力，在五十招内，搏杀五毒夫人和方整等一

干叛徒。然后，再全力对付俞秀凡、艾九灵。花无果。但如你带这些人，参加动手，拦阻了我的剑上，我很可能会被艾九灵和俞秀凡合手围攻。”

金玉蓉点点头，道：“如若璇玑宫中不出手，你会有几成胜算？”

造化城主道：“十之六七。”

金玉蓉道：“只怕他们不会再听我的。”

造化城主微微一笑，道：“试试看吧！”他笑的很潇洒，有着一一种眉目传情的韵致，有着一一种使女人着迷的味道。

金玉蓉温柔地点点头，缓步行近飞钗荆凤，一躬身，道：“荆姑娘，小妹给你见礼。”

荆凤一皱眉头，但却也急急还了一礼，道：“宫主，奴婢不敢当，你有什么吩咐？”

金玉蓉道：“我知道，你们心中恨我，也看不起我，我有我的想法，道不同难相为谋，我也不敢抱怨你们。”

荆凤道：“什么事，你明说了吧！”

金玉蓉道：“你们帮我一个忙，咱们袖手旁观，不理睬他们动手的事，不知诸位，可不可以给小妹一个面子？”

荆凤道：“咱们对姑娘，一向敬重，也有着效死之心。只是这件事，叫我们有些为难。”

金玉蓉道：“怎么说？”

荆凤道：“我们不帮助俞秀凡等对付造化城主，但如造化城主胜了俞秀凡等，是不是要对付我们？”

金玉蓉道：“我想不会吧？”

荆凤道：“姑娘敢保证么？”

金玉蓉道：“好！我要他给你们保证。”回目望了造化城主一眼，道：“你听到了？”

造化城主点点头，高声说道：“我答应你们，只要你们不出手，本城主这一生不和你们为敌。”

荆凤叹口气，道：“宫主，你真的会相信他么？”

金玉蓉点点头，道：“我别无选择。”

荆凤道：“你信他一次，被他害了老宫主，你还要信他，只怕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了。”

金玉蓉道：“我失身于他，命该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神猿丁横一皱眉头，冷冷说道：“宫主一向言出法随，决断果敢，今日，怎的变成了这样畏首畏尾。”

金玉蓉道：“你们非我，怎知我心中感受，只望你们念咱们相处的份上，答应我一次请求。”

郭华堂朗朗说道：“姑娘，你可以不理睬你父亲的死亡，但我们放不下老宫主的仇恨，你可以为情所述，我们却不能不顾义理二字。”

金玉蓉道：“这么说来，你们不肯答应了。”

郭华堂道：“是！我们不能答应你，还望姑娘原谅。”

金玉蓉道：“咱们相处这样长久的日子，难道你们连一点情意也没有么？”

郭华堂道：“无情无意的是你金宫主，你不但背弃了老宫主，也骗了我们。”

金上蓉道：“我骗了你们，哪里骗了你们？”

郭华堂道：“我们来此之时，宫主是告诉我们来此是为老宫主复仇的，但到了此地，姑娘却变了主意。”

金五蓉道：“诸位和我相处了很多年，难道全无一点故旧之情么？”

郭华堂道：“没有故旧之情也是你姑娘。你不肯为父报仇，是为不孝，弃我们不顾，是为不义；不孝不义的人，叫我们作属下的，怎能够心生敬服呢？”

金玉蓉道：“为了帮助我的丈大，求求你们成么？”

飞钗荆凤一皱眉头，道：“金宫主，我们以往对你，极为敬重、但我们想不到，你竟然是这么样一个人，我们好痛心，好悲伤。姑娘，想不到你竟然会当这么多人之面，说出这不顾羞耻的话，叫我们作这属下的，听得好生为你羞愧。”

金玉蓉虽然极力在忍耐着，但仍然感觉到一阵无法忍受的羞愧浮上心头，双手蒙脸，突然转身而去，直奔到造化城主的身侧，掩面低位。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玉蓉，他们既然完全没有情意，咱们内心之中，也不用顾虑了。脱去今日之危，我们就血洗璇玑宫，一出今日之气。”

金玉蓉双手放下，抹一下脸上的泪痕，缓缓悦道：“但愿有此一日，才消我心中之气。”

造化城主脸上涌上了一片杀机，冷笑一声，道：“我相信必有此一日，你耐心等候吧！”

水燕儿缓步行到五毒夫人的身侧，道：“大姊，这个女人的脸皮之厚，可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五毒夫人道：“女人心，海底针。璇玑宫天下闻名，但你怎能想得到璇玑宫的女宫主，竟然是这样一副德行么？”

水燕儿低声道：“大姊，我看金玉蓉，怎么也不像一个糊涂人，为什么，她竟然如此不明事理？”

五毒夫人道：“情字误人，十分可怕，金玉蓉已为情所述，哪里还会顾及到父亲仇恨。”

水燕儿的声音更为低微，道：“大姊，我在想，一旦是他，处此情景，我又如何？”

五毒夫人道：“你说俞秀凡？”

水燕儿道：“正是说他。”

五毒夫人道：“不可能。俞秀凡如若不具有极高的品格、情操，你又怎会对他倾心相许？”

水燕儿沉吟了一阵，道：“姊姊说的也是。”

这时，造化城主已然下令，随行剑卫一齐出手。

红、黄、黑、白四色剑卫，全部亮出了兵刃，扇面一般，向前杀来，这些人，名不见经传，江湖上完全无人识得。但他们剑上的造诣，却是精深诡异，叫人防不胜防。

但见寒光如电，攻杀凌厉至极。未待艾九灵和俞秀凡的吩咐，群豪也一齐出手。

璇玑宫中弟子，也都是百中选一的精锐，是金玉蓉为复仇苦心训练出的人手。丁横、商标、荆凤、郭华堂四人一齐出手，方望，水燕儿。王翔、王尚、五毒夫人。汤兰、冷萍，再加上璇玑宫中带来的人手，论人数，水燕

儿等并不比对方人少，而且也都是一流高手，这一场惨烈的搏杀，实是武林中罕闻罕见的恶斗。

造化城主的剑卫，比起这些武林高手，毫不逊色，尤以那白色剑手，左手单剑，右手单刀，攻势怪异之极。剑影交错，双方都似乎忘了生死，忘了自己是血肉之躯，寒芒流转，血珠溅飞。只要是还有再战之能的人，纵然是身受了剑伤，也是不肯向后退避。倒下的，不是重伤的无法再动，就是早已死亡。有人死，但却无人退。

艾九灵冷眼观战，看的摇头叹息，道：“我一生身经百战，凶残搏斗，经过不少，但却从没有见过像这样惨烈的搏杀，真是舍死忘生之斗。”

俞秀凡低声道：“大哥，小弟要出手了，我们伤亡太重。”

艾九灵道：“他心已死，难再新生，这些剑手又都是他训练的冷血、亡命杀手，以杀止杀，情非得已，你既出手，也不用剑下留情了。”

俞秀凡道：“小弟遵命！”

突然长啸一声，飞腾而起，悬空打了一个转，疾向一群白衣剑士扑去。

原来，他发觉那些白衣剑士，在四色剑卫中最是凶悍，剑法诡异也是伤人最多的一样剑手。俞秀凡身剑合一，直扑而下。但见寒光闪转，立时把两个白衣剑士斩毙剑下。

紧接着剑势回转，划出了一道冷虹，又把一个红衣剑手拦腰斩成两半。

俞秀凡杀机已动，长剑绝招连绵出手。但见血雨溅飞，片刻间已被他连斩七人。

这时，针钗汤兰也开始施展飞针，只见寒芒连闪，又伤了三剑手。

这一来，水燕儿、冷萍等也开始施展飞针。

他们原还担心俞秀凡责怪他们心狠手辣，有欠光明，但见俞秀凡连发快剑，剑剑伤人，才知他已动杀机，暗器也连绵出手。这些飞针上，都已经五毒夫人淬过奇毒，中人必死。快剑。飞针，强烈的杀伤之下，不大工夫，四色剑卫，全数死去。

造化城主眼看着随行剑卫，没有一个活口，心中甚是惊骇，但他却没有出手援救。在他的计算之中，这些剑卫，就算全部牺牲了，至少也可换得对方十之八九的人手。

但却未料到，俞秀凡的剑招威力如此强大，一剑一个；连毙七人。这就是毫厘之差，千里之失。这些剑士们武功很高，但比俞秀凡差了那么一级，就无法封避俞秀凡的快剑。

造化城主很懊恼，懊恼他传授这些人的剑招时，未能尽传所有，留下了那么一点。就是那么一点，使这些人简直无法封闭俞秀凡的快剑。

虽然尽殉了造化城主的随行剑卫，但俞秀凡这方面，也有很大的伤亡。玻现宫中随来的剑女、武士，也全数死光，飞钗荆凤断去左手四指，丁横、商标，各负三处剑伤，郭华堂腿上中了两剑。王翔，王尚，也受了数处剑伤。

几乎是所有参与这一阵搏杀的人，都或轻或重的受了伤。

花无果。艾九灵没有出手，自然无伤；动手的只有俞秀凡和水燕儿，身上未见血伤。

目睹横陈的剑卫尸体，造化城主微微抬腕，软剑直挺而起，冷冷说道：“俞秀凡，又该咱们一决胜负了。”

俞秀凡点点头，道：“这一次，希望是不死不休。”

造化城主道：“不错。杀不了你俞秀凡，我今日也很难生离此地了。”

目光一掠艾九灵和花无果，接道：“两位是联手合上，还是等我杀死了俞秀凡之后，车轮大战。”

艾九灵道：“咱们不用合击。”

花无果却笑一笑，道：“艾九灵，名气大，不肯和人联手。但我老头儿，却不理这些世俗之见。你该死，我们就要杀死你，不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论多少人出手。你尽管先和俞秀凡拼命，我老头子该出手的时候，自会出手，用不着你担什么心！”

造化城主道：“人无信不立，你花无果也是一代高人，怎会说出这样的话？”

花无果道：“你居然还知道世上有信诺二字。你一生行事，不忠不孝，不信不义，师道伦常，和你全无关系，你乘隙蹈瑕，混出了今日这点成就，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一生中，哪一件事合乎了信义二字。”

造化城主还未及答后，大门外鱼贯行进来僧、道。俗三种不同的人来，目光一瞥间，造化城主心头大大的颤动了一下。这些人，都是武林中极有身份的人，鱼贯行来，足足有三十位之多。

一个身着青衫，白髯飘胸的老者，突然急行两步，走到前面，遥遥一抱拳，道：“这就好了，艾大侠也在此地。可以评断一下是非了。”

艾九灵道：“松老也出山来了！”

白髯老者道：“老了，老了！四十年未闻江湖事务，少林掌门玄庄，还未忘记朽，遣派弟子，送上了邀请函一封，想不到艾大侠的主笔点将之下，江湖上还有这等事情发生，当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艾九灵道：“在下惭愧得很。”

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人，越众而出，道：“贫僧玄庄，见过艾大侠。”

少林寺掌门大师合掌一礼，使得身后群僧十余人，齐齐躬身合掌。

艾九灵一抱拳，道：“不敢当。”

玄庄大师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道：“哪一位是造化城主？”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在下就是。你这老和尚，和我见过三次面，竟然还不认得在下么？”

玄庄大师道：“咱们见过？”

造化城主道：“不错，你一点没有记忆了？”

玄庄大师道：“老衲决没有见过你。”

俞秀凡道：“大师，他易容精妙，化身百变，经常在江湖上走动。”

玄庄大师双目注视在造化城主的脸上，缓缓说道：“俞少侠。这就是造化城主的真正面目么？”俞秀凡道：“不错，这就是他。他已练成了一种神功，返老还童了。”

玄庄大师叹口气道：“像他这样才慧武功的人，如是不为恶江湖，必将是极为受人敬重的才人。”

俞秀凡道：“大师，造化城主的恶迹，已经答竹难书，佛门虽广，只怕也无法度他了。”

玄庄大师道：“俞少侠，老衲不敢再妄动善心。”语声一顿，接道：“老衲奉命行事，已把四周通路封锁了。”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奉命，奉何人之命？”

玄庄大师道：“老初接到一种传书，一直还认为是俞少侠指导着我们的行踪了。”

俞秀凡道：“不是，在下不敢掠美。”

玄庄大师怔了一怔，道：“不是俞少侠，那是什么人呢？”

俞秀凡道：“这个，在下不知。”

花无果轻轻咳了一声，道：“娃儿，用不着说这些了，你不是要和造化城主动手么？”

俞秀凡哦了一声，抽出长剑，慢步向造化城主行去。

造化城主伸手拍拍金玉蓉，低声道：“玉蓉，你让开一些。”

金玉蓉没有让开，反而更向造化城主身侧偎近了一些，低声道：“你能够胜过他么？”

造化城主道：“玉蓉，我有十之七八的致胜把握。”

金玉蓉点点头，道：“那就好了。”

只听一声佛号，传了过来，道：“俞少侠，这一阵让给老衲如何？”

说话的正是少林寺中的掌门玄庄大师。但见他手横禅杖，大步而来。玄庄很快的超过了俞秀凡。

俞秀凡低声道：“大师，晚进如若不成，大师再请出手如何？”

玄庄大师道：“不，俞少侠，这一阵，让给老衲吧！我久闻造化城主之名，一直未曾会过。今日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人有何能耐，竟把武林中闹成这样一个局面。”

俞秀凡还待阻止，玄庄已单掌立胸，道：“老衲向阁下讨教？”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很好，很好，少林派一向被武林中尊为泰山北斗，一代掌门人，自属不凡，在下也希望见识一二。”

玄庄大师道：“施主请！”手横禅杖，凝神待敌。

造化城主道：“大和尚先打头阵，不觉着不自量力么？”

玄庄大师修养很深厚，笑一笑，道：“施庄胜过老衲之后，再夸口不迟。”

造化城主右手微振，不见他挥手抡臂，手中的软剑，已然笔直的飞了出去。

玄庄大师右手一抬，禅杖横击，封当剑势。那知软剑如蛇，忽然之间，缠到了禅杖之上。

玄庄虽然功力深厚，武功高强，但他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除了师兄弟们过招试功之外，可以说绝少和人动手，也从未遇上过这样诡异的武功。

眼看对方笔直的长剑，忽然缠在了禅杖之上，不禁心中大急，双手举杖，用力一带，一股强大的力道，连造化城主的人剑，一齐带了起来。

艾九灵道：“糟了！玄庄大师要吃亏。”

语声未完，耳际间已响起玄庄大师的一声冷哼，忽然间，双手松杖，人也向后退开了五步，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原来，玄庄大师挥杖摔动时，身前门户大开，造化城主借玄庄大师带动之力，欺进身侧，一掌击在了玄庄大师的胸腹之间。内家真力透出，震伤了玄庄内腑五脏。

造化城主却借势身子直拔而起，飞了两丈多高，半空打一旋身，才落着实地。玄庄大师那禅杖一甩之力，也十分强大，造化城主如非借那悬空一个旋转，卸去了大部分的力量，恐怕也要被摔出数丈之远。

少林群僧已然迅速地奔了过来，围守在玄庄大师身侧。一招间，击败了少林寺的掌门方丈，不论他用的什么方法、诡计，都是惊世骇俗的事。

造化城主冷然一笑道：“大师，得罪了！”

玄庄脸色苍白，僧侣扶他站起身子，说道：“你……”

花无果飞身而至，弹指间，把一粒丹丸送入玄庄大师的口中，接道：“吃下去！你内腑受伤很重，不宜说话，他武功已到炉火纯青之境，对付不易，大师任重道远，身体要紧。”

玄庄大师也感觉着内腑中气血翻动十分剧烈，立刻吞下丹丸，闭目调息。

俞秀凡缓步而出，道：“造化城主，咱们这一战，不宜再拖了。”

造化城主一招击败了玄庄大师之后，豪气大振，冷笑一声，道：“俞秀凡，艾九灵，花无果把全部的希望，都寄于你一人身上，你如败在了区区之手，他们只怕会很失望了。”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别认为你一掌击败了玄庄大师，那是因为他没有江湖经验所致，如若他江湖经验丰富一些，决不致败在你的手中。”

造化城主道：“但他已经败了，兵不厌诈，就算在下运用了一些手段，方法，那也不算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事。”

俞秀凡冷冷说道：“造化城主，咱们可以动手了，你先出手呢，还是让我先机？”

造化城主道：“咱们谁也不用让谁。”

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中，长剑出手。

一交手，就展开了一场以快制快的搏杀。双剑流转，有如电光石火一般。

造化城主的软剑，更是变化多端，忽而舒展如翼，忽而化作一圈光影，忽而长刺而出，忽而卷袭而至。但俞秀凡的剑势总能及时而至，或点、或封，挡住了造化城主的攻势。

这是武林中罕得一见的搏杀，剑势的变化，似是尤快过旁观人目光的转动。

百招交接，不过是片刻之间。俞秀凡由快剑的抢攻，逐渐的变成了一场有系统的剑法——惊天剑法。

剑法逐渐展开，威势也渐渐增加，数十招过后，绵绵的剑法，化作一团白光，隐隐间，挟带着风雷之声。好一场凌厉的搏斗。

看上去，似乎是造化城主已处于劣势，完全被俞秀凡那凌厉的剑势所包围。但在场之人，都看得出来，造化城主的软剑，收缩成一圈光圈，把全身都隐入了那一团光圈之中。任是俞秀凡剑如泼雨，但始终无法攻入那光圈之中。

花无果轻轻咳了一声，道：“艾九灵，俞秀凡这一套剑法，可是你传授于他的么？”

艾九灵道：“不是，老实说，我也很惊异他这套剑法。”

花无果道：“很像失传的惊天剑法……”

艾九灵点点头，接道：“嗯！不错，在下亦有同感。”

花无果道：“这套剑法凌厉无匹，全是出手攻人招数，但它真正的精华，只有三招……”

艾九灵接道：“惊天三剑式。”

花无果笑一笑，道：“看来，你对剑术一道，确有着非凡的造诣。”

艾九灵道：“好说，好说！你大部精力，用于医学，但对天下剑道，仍然有着如此精深的了解，那的确是一件不平凡的事。”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大喝之声，俞秀凡突然飞身而起，攻出一剑。

这一剑威势强大，一片剑影，直卷而下。

造化城主的绕身剑气，突然收敛，手中的长剑直挺而起，有如一把尖锥向俞秀凡迎击过去。

艾九灵一皱眉头，低声道：“一柱擎天，这是师父绝学之一，竟被他练会了。”

但闻铮铮三声轻响，俞秀凡向下疾落的剑势，硬被造化城主给挡了回去。悬空一个翻转，俞秀凡飘落在七八尺之外。

第一个段落的激战，就这样暂时停了下来。双方虽然未再立刻出手，但四道目光，却是互相凝注。经过了这一场激烈的搏杀之后，双方都明白了这是一场实力十分接近的生死之斗。

两个动手人，固然是神情严肃，就是观战的人，也都看的个个神情紧张。

俞秀凡突然弹剑一笑，豪气万丈的说道：“阁下！这一次。由你先出手了！”

造化城主道：“一念仁慈，留患无穷，看来，我的失策很大。”

俞秀凡道：“你不是一念仁慈，而是你算计错误，如是你早知今日，决不会留下我俞某人的性命了。”

造化城主道：“不错，早知你能有今日成就，我早已把你碎尸万段了。”

语声甫落，手中之剑，已到了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早已凝神戒备，大喝一声，横剑一封，身子忽然之间，欺近了造化城主的身侧。

左手疾探而出，一把抓住了造化城主的腕上脉穴，用力一带。

照常情而言，造化城主脉穴受制，这一带，必然会把造化城主带了一个跟斗。那知这一带，竟然未能带动造化城主，反被造化城主曲肘一撞，击中后脑，被震的摔出了八九尺外。

但俞秀凡身子着地，立时向右侧一翻，避开了造化城主的剑势，人却一挺而起。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好大的命啊。”

俞秀凡冷冷说道：“你左腕没有穴脉。”

造化城主冷笑一声，道：“俞秀凡，你可以学会这样的擒拿法，在下难道练不会移脉之功么？”

艾九灵高声说道：“俞兄弟，我忘记告诉你了，练过归元神功的人，都可以移脉穴。”

造化城主冷突一声，道：“艾九灵，你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处，练成了归元神功，又何至只能转移脉穴。”

艾九灵道：“师弟，我已经看到了俞秀凡和你动手的情形，如打下去，你未必一定能胜过他。”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艾九灵，你不用假慈悲了，你真的还把我当师弟看待，那就叫他们让开去路。”

艾九灵冷冷说道：“你如真的有悔过之心，那就请放下兵刃，束手就缚，我会尽力试试看。”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你不用试了，猫哭耗子假慈悲，我不领这个情。”

艾九灵道：“哀莫大于心死，你的灵魂已死，余下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了。”

俞秀凡长剑一挥，冷冷说道：“造化城主，咱们这一战还未分出胜败。”挺剑刺出，直取造化城主的前心，两个人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

这一战打的凶猛，更过上一阵。金玉蓉双目凝注着两人动手的情形，神情严肃。

艾九灵眉宇之间，也泛起了一片杀机。显然，他已经对这位师弟，失望、灰心，到了极点。

花无果淡淡一笑，道：“艾兄，如若俞秀凡死在了造化城主手下，你准备如何？”

艾九灵道：“俞秀凡的成就，已不在我之下，老实说，俞秀凡如若胜不了造化城主，我和他单打独斗也一样胜不了他。”

花无果道：“我的武功，虽不如你们也能瞧出一点苗头，这一场恶战，双方一直是一个平分秋色之局，老朽目下还瞧不出谁胜谁负，你在武功造诣上，强过兄弟很多，不知是否瞧出了一点胜负的关键。”

艾九灵摇摇头，道：“俞秀凡一代奇才，老实话，他的成就，似已凌驾于我之上。惊天剑法使他剑术上的造诣，更进入一层境界，如是我预料不错，俞秀凡在这场搏斗中，定然会施展惊天三式，这三招武功，如若无法胜得了造化城主，那十之八九必败。”

花无果道：“剑道上的修养，我自承不如你艾兄，但我想那惊天三式的威力，必可降服造化城主。”

艾九灵道：“花兄，归元神功，大约是当今武林之中，最为玄奇的一种内功了，可使人返老还童，脱胎换骨，比起达摩易筋经上代毛洗髓，大约还要高明一些。”

花无果道：“抛开武功上的成就不谈，单就医道而言，世上没有不会死亡的人，不论多高深的武功，也只能使自己多活几年而已。”

艾九灵道：“是的，人总是血肉之躯，不论什么精深的奇功，也无法把血肉之躯，变成金刚不坏之身。”

花无果道：“如若你能想通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人的体能，总会有一个极限，就算能打通任督二脉，返老还童，也不过是驻颜之术，但却不能完全把岁月留下的老迈带走。白日飞升，长生不老，我不敢断言没有，至少我自己没有见过。”

两人谈话之间，俞秀凡已然施展出惊天三剑。第一招“惊天动地”，剑招出手。长剑化一道白虹，直射过去。

造化城主突然一收剑势，漫散的剑气，突然收缩成一团白光。

两团剑光一接之下，交错而过。白光敛收，又恢复了一个对峙之局。

俞秀凡轻轻喘息，造化城主的顶门，也见了汗水。

双方相持了一阵，俞秀凡长啸一声，飞身而起，第二招“石破天惊”，连绵出手。

这一招剑势的凌厉，比起第一招更为凶猛。造化城主脸色凝重，右腕疾挥，化成了一团白芒。整个的身子，完全隐于那一片剑芒之中。

俞秀凡攻出的剑招，有如千钧一锥般，竟然冲破了造化城主的护身剑气。听不到金铁交鸣之声，但见白光闪了几闪，一切又归沉寂。这一下，见到了鲜血。造化城主的左臂；连衣服带肉被削下了一片。

贯注了强大内劲的凌厉剑势，已然破去那造化城主的护身正气。

造化城主虽然受了伤，但他的神情，却反而轻松了很多，笑一笑，道：“俞秀凡，惊天剑法中，只有三式最凶狠的剑招，我已经见识了两招，还有一招，你可以施出来了。”

俞秀凡道：“不错，还有最后一招，也是凶厉的一招，这一剑，是我们生死存亡的一招。”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俞秀凡，惊天三式，威力相似，你两招不能伤我，难道最后一式，一定能够伤了我么？”

俞秀凡道：“试试看吧！”

造化城主道：“如是你伤不了我呢？”

俞秀凡道：“伤不了你，我死；杀了你，可以为江湖除一大害。”

造化城主道：“俞秀凡，你杀不了我呢。我过去说的活，继续有效，你不妨再想想。阁下，人生不过数十年……”

俞秀凡厉声喝道：“住口！除非你立刻解散造化门，放出人间地狱中人，听候武林中公议裁决，咱们才可以免去这一战。”

造化城主冷冷说道：“俞秀凡，你认为我败定了么？”

俞秀凡冷冷说道：“没有，我只是不愿意见到你这种人活在世上。”

造化城主道：“哦！”

俞秀凡道：“这只有两个办法，不是我把你杀了，你就把我杀死。”

造化城主道：“这么说来，咱们是誓不两立了？”

俞秀凡道：“眼下的情势，确是如此。”

造化城主道：“好！我再接你一剑。”

俞秀凡一吸气，突然飞身而起。手中长剑，幻起了一道白色的光芒，直向造化城主卷了过去。这一剑威势强大，直似百丈巨浪一般，倒卷而下。

造化城主手中软剑忽然绕身而起，化成了一圈光芒，迎向了俞秀凡。

长虹白芒，接触一起。一场从未见过的搏斗奇观，展现在眼前。

俞秀凡的剑势，有如灵蛇一般，绕着那一团白芒转动。相持了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两团光影，突然分开，人影重现，两个人都变了样子。

两个人，都似从水中出来一般。是汗水，透湿了所有的衣服，这一阵缠斗，似乎是用了两个人所有的精力，一时间两个都失去了再战的力量。两张苍白的脸，四只失神的眼睛。

造化城主似是复元的较快，片刻间，脸上已浮起了红润之色。

俞秀凡也已够快，脸色很快的有了好转。

这时，站在造化城主身后的金玉蓉，突然快步行到了造化城主的身侧，道：“你怎么了？”

造化城主道：“咱们胜了。你此刻出手，一举就可以击毙俞秀凡。”

金玉蓉哦了一声，道：“我用匕首刺死他如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都是一样，你出手吧！”目光转注到艾九灵等的身上，接道：“俞秀凡完了。归元神功，能使一个人有着生生不息的内力。也能在极短的时间，使耗去的气力恢复。惊天三剑式，也不过如此罢了，我相信你们之中，再没有胜过俞秀凡的人了。”

的确没有，在场之人，心中都很明白。

金玉蓉取了一把匕首，一把金色的匕首。忽然间，金芒一闪，刺了过去。

但不是刺向俞秀凡，匕首却刺向了造化城主的前心。近在咫尺，全无防备，造化城主闪身欲避时，已来不及。但他一吸气，硬将心脉移开了半寸。

金玉蓉这一刀，用尽了生平之力，够快速，也够强劲。

如若不是俞秀凡早破了造化城主的护身正气，这一刀自然伤不了造化城主。金玉蓉这一刀刺入了造化城主的前胸，深没及柄。但却没有刺入造化城主的心脏。

这意外的变化，全场中人都看呆一呆。

造化城主也呆了一呆。深厚的功力，使得造化城主在重伤之下，仍然能保持着头脑的清醒，一怔之后，冷冷说道：“好贱婢！”扬手一掌，直劈下去。

金玉蓉这一刀用力太猛，但造化城主运气行功，全身坚硬如铁，金玉蓉一下子竟未能拔出匕首。

就在他拔刀一缓的一瞬间，已为造化城主左手的掌势罩住。

灵芝仙液，带给了俞秀凡超越的体能，造化城主体能恢复时，他也在迅速的恢复中。眼看金玉蓉被罩在掌势之下，救援已自不及，一侧身，左肩背硬接了造化城主的掌势，右手长剑，却直劈而下。

寒光闪动，鲜血溅飞，造化城主身体被斜着劈成两半。

但俞秀凡也无法避开那致命的一掌，被掌力击中了左后肩背。身子离地，直向前面冲去，正好撞向金玉蓉。金玉蓉放开匕首，一把抱住了俞秀凡，两个人摔跌在八尺之外。

金姑娘紧抱着俞秀凡的双手紧紧不放，本身完全承受了这一掉的撞击之力。归元神功果然是非同凡响，身躯被臂成两半，仍然被一股暗劲撑着，过了一盏热茶工夫，才倒摔下去。

这时，群豪才想起了俞秀凡，急急奔了过去。

金玉蓉已然扶起了俞秀凡，自己却吐出一口鲜血。

俞秀凡不见伤势，也未吐血，但他的脸色却是一片艳红。

花无果伸出手去，一把拉住了俞秀凡，道：“娃儿，你觉着怎么样？”

俞秀凡道：“晚辈并无不适之感。”

花无果怔了一怔，道：“内腑气血呢？”

俞秀凡道：“也没有翻动的感觉。”

花无果道：“这就奇怪了。”伸手按在俞秀凡的脉搏之上。

俞秀凡忽然间，感觉到站得好累好累，缓缓坐了下去。

花无果微闭着双目，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搭在俞秀凡的脉穴上，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缓缓睁开双目，这时，场中所有的人，都围在俞秀凡的四周，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花无果的脸上。

花无果神情严肃，缓缓说道：“归元一掌，垂死之击，力道奇绝，幸好俞少侠的身体未伤，”

四周彼起此落的响起了吁气之声，似乎都放开了紧张的心弦。

花无果黯然一叹，接道：“但这一掌，打散了他一身功力，封死了他任督两脉。”

金玉蓉接道：“璇玑宫藏了一粒十全大还丹，愿意奉献俞少侠，仗凭你花前辈绝世医道，定然可使他功力复元。”

花无果摇摇头，道：“不论有多少灵丹妙药，也无法使他功力恢复，从此之后，俞少侠不能再练武。”

艾九灵道：“用佛门开顶大法，可传薪人，如是他再练武也非难事。”

花无果道：“归元一掌，专破人身武功。造化城主那一掌，完全破坏了俞秀凡机能潜力，让他从此放弃练武。老夫一瓶丹药，可保他寿过花甲，若是勉强练武，只能促使他体内受伤的机能崩裂，速其死亡。”

五毒夫人缓缓说道：“难道，就没有医治之法了？”

花无果道：“没有。任何妙手，都无法重造他内体机能。”

五毒夫人道：“这么说，他无法再走江湖了。”

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潇洒一笑，道：“我原非江湖人，亦不恋江湖事，祸酋被歼，还我本来面目，是何等快乐的事！”

花无果低声道：“返璞归真，重读诗书。这一段江湖经历，给你帮助不少。以阁下之相，仕中极品，但愿牧民府州时，能多为民间洗雪埋恨沉冤，胜过你只剑天涯，行侠积善。”

俞秀凡笑一笑，道：“但愿如此。必不负前辈雅望，只可惜人间地狱中还有千百位被囚的武林高手……”

金玉蓉接道：“漩现宫是以机关埋伏扬名于世，贱妾对此，下过一番功夫，释放人间地狱中破囚之人，贱妾一身承担。”

俞秀凡一抱拳，道：“多谢姑娘，得此一言，俞某人心中无憾，我要去了。”对着艾九灵一抱拳，缓步向前行去。

望着俞秀凡的背影，艾九灵眼中有些湿润，说道：“侠心义胆，舍弟何人，艾九灵好生惭愧！”

水燕儿突然低声对五毒夫人道：“夫人，我要去保护他，他武功已失，一旦遇上了仇人，如何自处？”

五毒夫人笑一笑，道：“燕儿，你们已有夫妇情分，好好的去吧！我解散了湘西五毒门，也会找你们叙叙旧情。”

王翔，玉尚沉声道：“艾大侠，我们要跟着俞大哥。”两个人，一躬身，快步离去。

不知是什么人，突然举步向前行去，直到门口，群豪齐步相随。

凝目望夫，只见俞秀凡长衫飘飘，在落日晚风中，是那样轻逸。

他偶然的际遇，踏入了江湖，短短的两年时光中像一道强烈的闪光，照亮了武林。

不再是剑气漫空，但将会再听到那琅琅的读书声。

